

目 次

第一章	它來了.....	1
第二章	勞貝.....	15
第三章	瑪珂斯一個人先把會開起來了.....	21
第四章	在十點鐘的時候.....	32
第五章	一個一個釘着他們.....	39
第六章	兩條驅逐艦.....	52
第七章	對嗎，勒羅阿？.....	57
第八章	你瞧西多尼.....	66
第九章	造船廠.....	77
第十章	只到碼頭的大門口.....	85
第十一章	保爾在這兒呢.....	93
第十二章	魚、牡蠣、蛤蜊.....	105
第十三章	大樓裏的騷動.....	116
第十四章	在緊要關頭要掌穩舵.....	127
第十五章	束手無策.....	133
第十六章	第一塊石子.....	141
第十七章	總離不開生活上的細微末節.....	147
第十八章	一張黨証.....	158
第十九章	大清早.....	169

第二十章	在区委会.....	181
第二十一章	女同志們.....	195
第二十二章	化粧品商店的櫥窗.....	201
第二十三章	領導.....	210
第二十四章	一件使命.....	221
第二十五章	到省政府去!.....	227
第二十六章	德剛大夫的散步.....	239
第二十七章	省長的扶手椅.....	247
第二十八章	勝利得來不易.....	261
	巴黎和我們在一起.....	275
	附錄.....	289

第一章

它來了

最糟糕的是：這麼大的事情竟这样無声無臭地發生了。

人們原來也許期待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欢迎会：鼓号喧天，全班軍樂隊，外加市府的樂隊；更不消說還有省長，滿身勳章的腸肥腦滿的一些要人，震耳欲聳的歌聲……。可是，這一切都沒有，却……

“那末，就是這樣了？它來了？”

當人們听了鐘聲來到此地的時候，見面開口說的第一句話便是這句話。人們在港口的入口處跳下自行車，在朦朧的夜色中瞎摸着彼此握手的當兒講的也是這一句話；在工人食堂裏見面時講的也是這一句話；在碼頭勞工協會附近一個人也沒有遇見，白白等着的人們見面時講的也是這一句話。

只有那幾個老是糊里糊塗地過日子的傻小子才打聽是什麼事，是什麼東西來了。

自從那次卸砲事件以後，三四天以來，事情是那樣急轉直下，究竟要發生什麼事情，已經沒有懷疑的餘地了。的確，人們是生活在一切都好像要急轉直下的時代。不是嗎，星期二，報上登出雷蒙德·第安^①釋放的消息；第二天，便是朝鮮戰場上的許

多勝利和美軍慘無人道的轟炸；星期四，法國共產黨在冬季賽車場舉行週年紀念會，青年代表大會開幕。昨天呢，普利文^②又提出信任案，還有印度支那的激戰：蒙開戰役。

然而，在這一方面，就是說美國船開進港口的問題上，情形確實也十分緊張。正如有人在事件發生後當場所說的一般，卸砲那回事情不過是個警告；他們的目的無非是試探試探大家的態度……。從第二天起，大家就看出他們在怎樣利用那次卸砲事件的效果。起重機操縱手保爾·格拉耐被解雇了。其餘的人，在船上的那些人，像瑪珂斯、巴比雍、穆斯凱泰爾、符朗以及他們的伙伴們，同時還有亨利，他們的就業執照都被吊銷了。省長已宣布过好幾次，說必須來這麼一手。對於那些拒絕為美國人或印度支那戰爭工作的人們，這就意味着把固定工的一切“待遇”都喪失了，甚至連失業救濟金也得不到。小符朗說：“果不出我所料吧，我早就跟瑪珂斯說過的。”現在既然已經成了事實，他之所以舊話重提，與其說是感覺後悔，倒不如說是為了說明這一舉動具有多麼大的意義，這一舉動對他說來是十分不利的……。

省長為了殺一儆百，為了表示他要施展的手段並不止此，最厲害的還沒有使出來，就在星期三在各個報紙的港口欄內刊登了一個公告：“職業碼頭工人將有缺額”——這些傢伙，他們的說法是另成一套的！——“應徵者可書面向北碼頭勞工協會申請遞補。該會將進行審查，視缺額多寡，通知合格人員”。

星期四早晨，當鐘聲響的時候，工程師勒桑跑來高聲朗讀這張公告。他還想引用法律條文來說明這是省長權限以內的事，他

① 雷蒙德·第安是法國波爾多地方的一个少女，為阻止運軍火往越南的火車前進，曾身臥鐵軌。反動政府把她逮捕入獄。

② 普利文是當時的法國內閣總理。

一提筆，就能讓你失業。大家噓了他，然後一哄而散，就讓他一個人在那裏讀下去了。

目前，無論如何伙伴們的執照是被吊銷了。好像是故意似的，港口上連一隻船的影子都沒有，既沒有要裝的，也沒有要卸的。因此，為了表示支持這些伙伴們，就必須想罷工以外的其他辦法。本來有一條煤船要在星期三到的，後來聽說它又改了路線，開到盧昂去了。在这一切情況當中，可以預料人們正在陰謀策劃。

到了昨天早上，在勞工協會木板房子的閃爍的陽光裏，人們談論着“民主主義者”報上那幾個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傢伙所寫的文章。那篇文章向省長獻了一個計，保證可以把美國軍火卸下來：“招募一批決心不讓人家侵犯勞動自由的身強力壯的大漢，把他們編成類似警察性質的隊伍。”這些徵候是哄騙不了人的。幾天以來，人們就知道，這隻船是要來的，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罷了。大家都感覺風暴就要來了。

“警察真多啊！”

這真是惟一的異乎尋常的一件事情。早上三點鐘光景，整整一團共和國保安隊把港口圍了起來，拉起了鐵絲網，一個個探照燈照着各個進口，差不多到處都設了防禦坦克用的那種拒馬。這一切都是靜悄悄地搞起來的，連沿着港口的那條塞巴斯建—莫爾耐路上的居民都沒有被驚醒。城裏連一點兒消息也不知道。就在這時候，“弗萊德—麥克—格雷”號勝利輪，小心翼翼地有意不進港口，開到一公里多長的棧橋那頭的防波堤。它事先不通知任何人，也許甚至連所有的燈火都熄滅了。保安隊很容易切斷通到那兒的道路。

“怎麼看不見勞貝？這是怎麼回事？”

很顯然，他跟旁人一樣，也沒有能料到有这么一著。可是他

每天早上都是在港口的，為什麼今天却不在？偏偏今天不在。

*

对阿尔芳斯來說，这也不大很妙。当他認識到这是怎麼一回事，而給船上派工的任务又正好落在他头上的時候，他起初是想拒絕的。後來，还是那个老問題：如果拒絕的話，那麼他的工長的職務就完蛋了；同時同志們也再不能得到工作了，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或者跟共產黨員差不多的人。別的工長是不派他們工作的。至於在這種想法裏頭，是不是多少還有關於個人的考慮，那就要鑽到阿尔芳斯的腦子裏才能知道了。此外……保持一個位置，而且是像大夥所說的那樣，一個仔細盤算起來很有出息的位置……孩子們要教養，要教養得比我們更好一些；將來還得送他們上學校；還有瑪尔梯娜……如果必須要她走出家庭去幹活，那他是不樂意的。他一向以掙的錢能养活兩口而感覺驕傲。這種思想由來已久了，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父親讓他至少推晚兩年再結婚的時候，因為，那時候他父親曾說過：“如果你不能养活你的老婆，那就什麼都完了”。還有就是瑪尔梯娜，她老愛把自己打扮得年輕點兒……所以，昨天又提起了電燙的老問題……“過聖誕節的時候，我猶豫了半天。可是這回，新年來了，阿尔芳斯，你可得拿定主意了。我可要花錢了……”

不管阿尔芳斯腦子裏有沒有想起這些個，總之他馬上就不那麼堅強地拒絕那個任務了。如果勞貝在的話，那就不知道會怎麼樣了。他也許會跟他商量商量，討個主意。除了向他，還能向誰討教呢？一個人到了他那樣的地位，當上了工長，那是不樂意向隨便什麼人請教的，即使是向自己的一個同志。对阿尔芳斯這樣一個有點地位的人來說，等級的觀念依然還是相當重要的東西。一點也不假，即使在黨內，他對碼頭工人還是存着一點優越感，

尽管只是一丁點兒吧，也總是存在着的。這時他在黨內還不是個負責人，可是他只有跟那些負責人說話的時候才能和跟平等地位的人一樣說話。而且也並不是跟所有的負責人都一樣。比方那些年輕小伙子們，像克萊貝、瑪珂斯、以至那個大個兒弗蘭戈爾，對他們雖然談不到什麼威信問題，可是，正如他所說的，讓一些在他本行裏還處在最低等級的同志們指揮，總是叫他不舒服的。今天早上，他們都在那兒，可是阿爾芳斯是不會跟他們商量什麼的。他心想自己能夠想出跟他們一樣好的主意，至少是一樣好。還有瑪珂斯，他現在也不再是碼頭工人了，儘管這不是他的錯兒，相反地正是他的一種光榮，但是不管怎麼說，反正他連個碼頭工人都够不上了；現在他跟柔柔和尤瑟夫一樣，是以失業工人的身份應鐘聲而到港口來的，而且無寧是為了走走形式。在這點上，他已經跟同志們商量過：他來不過是為表明吊銷執照根本不發生什麼效力罷了。

真的，……瑪珂斯的執照現在已被省長吊銷，阿爾芳斯是不是還可以派他幹活呢？這又是一個問題。再過一會兒，對他來說，簡直一舉一動都成問題了。這正是同志們所不瞭解的地方。他們還以為他保持他現在的位置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呢！其實，他保持這個位置正是為了他們呀！老實說，這幾乎成了一項任務，不錯，簡直是一項任務了。有許多人只要一遇困難，就會撒手不管了。如果他們想幹活，讓他們自己想辦法去吧。那些自以為當起工長來比他強的人，倒讓他們去當一當試試看！他本來可以把這些話說出來的。可是他並沒有說，而且，說了有什麼用，那不是自己找罵嗎？……他認了。

說真的，誰也還沒有責怪他，理由很簡單，就是他今天早上跟誰都還沒有開過口。至於自言自語，他今天可特別起勁兒，一

个勁兒叫着自己的名字，自己發問，自己回答。

再說，真要是軍火，那倒也罷了。現在不過是汽油呀！而汽油呢，即使是美國來的，也不是第一遭卸呀！不久以前，在解放後……。而且，如果同志們認為不應該卸，他們儘管不幹好了。何必因為他阿爾芳斯負了派工的任务就……。歸根結蒂，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派工不過是一種形式。完全是一種形式。如此而已。在這宗事裏，可不應該隨便什麼都要他負責呀！無論從哪一方面說來也是不應該的。是的，無論從哪一方面說來也是不應該的。讓他擔負派工的任务，這並不會引起什麼後果，根本不會的。他並不逼誰幹活。就算他不擔負這個任务，那麼旁人也會擔起這個任务來的。那時候又有什麼好處呢？大夥還是要來，可就沒有當工長的共產黨員了。這可是最重要的一點。

當然囉……勞具既不在場，派工的任务又由一個共產黨員工長來擔任，這就很够使有些人猶疑不決了。

形勢已經不是十分明顯。確實，如果不是汽油而是軍火，那麼問題就很簡單了。既然偏偏是汽油，那就給那些還不能斬釘截鐵決心拒絕工作的人帶來一大串理由。那些認為幹這種活怎麼也不能算是件罪惡，認為汽油是商品的人就振振有辭地提出他們的藉口、遁辭，甚至有力的論點了。事實也是，勞工協會裏裏外外，人們所談論的主要也是圍繞着這一個問題的。

*

“軍火，他們可不敢。他們明明知道那是給自己找麻煩！”

“汽油，那也一樣。”

“這一次又是偷偷摸摸地幹了一手。”

“美國佬就是這個調調兒。”

“說來也是。他們搞的這一套對不起人的事，是不敢正大光

明地幹的。”

“当然囉，願意的話，什麼都是戰爭物資了！那就……”

“我相信你心裏不是这样想法，只是說說罷了，比方說你把汽油卸下來了，那它会給運到哪兒去呢？嗯？運到哪兒去呢？你回答呀！”

“我怎麼知道？”

“什麼？你怎麼知道？你真不知道？說老實話！”

“說就說吧。大概是送到營場去……”

“好了，你可說出來了。送到他們的營場去。这就够了。还用得着多說嗎？”

“為什麼送到營場裏去，那是誰都知道的。”

“送到那裏，他們有什麼事情幹不出來？”

“那不是普通汽油。”

“你怎麼知道？你去看過？”

“我的意思是說那不是給老百姓用的。不管是不是普通汽油，反正不是平常的汽油。連看都不用去看。”

“要是你，你怎麼辦？你贊成去麼？”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問題，要就全去，要就誰也不去。”

“真的，勞貝這會兒在幹什麼呢？”

“大家都不該去。再簡單也沒有了。”

“小心蒼蠅^①。”

“还不到時令呢。”

“可也擋不住保安隊已跟蒼蠅一般多。”

“我啊，我想什麼，就敢大聲講出來。他們儘管來好了。”

① 法文中蒼蠅為 mouches，其另一義為特務。這裏是雙關語。

“碼頭上確實有很多從來沒照過面的傢伙！”

“別糟踐人。也許只是失業工人吧。”

“他們是來應徵的。省長老爺的鬼把戲。”

“你要處在他們的地位，也許會跟他們幹一樣的事吧。”

“搶人家的活幹，我可決不幹。”

“搶活幹？也要看是什麼樣的活。”

“這個啊，我認為怎麼也不能算是活。”

“你沒有站在他們的地位想一想。”

“站在他們的地位想一想？得了吧，他們還想佔我的位置呢！”

“你又知道什麼呢？當你今天早上來的時候，你想到會遇見什麼事嗎？他們也是一樣想不到的。既然這樣，等他們幹出事來再責怪他們吧！”

“只要是到印度支那去的，那就跟卡車一樣。”

“就是白蘭地也一樣。”

“多少總有點不同。”

“不錯。確實要解釋一下，步鎗是造來殺人的，卡車是造來運送殺人的人和被派去送死的人的。”

“白蘭地是為了麻醉他們。”

“讓他們喝了酒就不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了。”

“嘿！一瓶白蘭地裏裝的鮮血有時候比一支步鎗還多呢！”

“至於汽油，那就更容易明白了。”

“不用上聖西爾軍校就能明白。”

“你，你明白。可是有人……”

“好，那末，如果有人來幹你拒絕幹的活，那又有什麼用呢？”

“我再說一遍：要就全去，要就誰也不去。”

“也許該去找找勞員。”

“馬上就派工了……已經太遲了……”

“天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如果這不是一件骯髒活，他們用不着派來這些……”

“你注意到沒有？他們站得多麼遠呀。今天他們並不挑釁。”

“可不是嗎!”

“其中必有道理。”

“他們一定還有旁的陰謀詭計。”

“站在柵欄後面，他們倒更像動物園裏的牲畜了。”

“我相信咱們還有什麼東西沒瞧見呢。”

“現在幾點鐘天亮?”

“現在天還亮得晚。”

“不知碼頭上又有什麼玩意兒!”

“還有棧橋上。”

“他們已經在馬路上準備了一輛囚車，在招攬顧客呢。”

“別開玩笑。我好像感覺到今天有什麼嚴重的事情要發生呢。”

“無論如何，勞貝可一點兒也不着急。也許他還在碼頭睡死覺呢。”

“我想總不至於吧!”

“瞧，行了，開始了。”

“那是阿爾芳斯!……”

“怎麼？你，你怎麼辦?”

“別着急。有人要說話的……”

*

當阿爾芳斯抓了一把銅牌爬上車廂的時候，克萊貝、弗蘭戈爾、瑪柯斯、巴比雍還有幾個同志感覺到需要聚集起來作個決

定。确实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再也不能一声不响地消極等待了。而且，阿尔芳斯已經看見了他們，向他們這面瞧着。

“好老天，勞貝倒是在幹什麼呢？”瑪珂斯輕輕地說。

“也許他已經以代表的名義在办交涉呢。”

“那他会事先通知咱們的。”

“即使是那麼回事，也不能就这样把咱們撇在這兒呀。不能讓伙伴們迷在霧裏，不知幹什麼好。看样子大夥都在猶豫。”

“也許他跟亨利他們見過面……也許他們已經有了什麼決定……”

“咱們既然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決定，要是过分冒進，可能和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剛好背道而馳呢……”

“我倒認為亨利並不知道什麼。如果他知道的話，据我的經驗，他早就到這兒來了。即使不來，也會送个信給咱們的。勞貝嗎……也許又當別論了……”

“不管怎麼着，至少總可以代表大家回答一声‘不’。伙伴們自然會明白的。”

“這可不够，”瑪珂斯說。“尤其是不像一個政治工作的做法。必須加以解釋。”

“等等，”巴比雍走上一步說。“阿尔芳斯，你倒說說看，你怎麼一下又替美國佬派起工來了？”

“我誰的工也不派！我又不在命令誰。谷林—巴萊要六十個人。我不过告訴大家一声就是了。這件事情裏並沒有我。大夥來不來，完全自便。”

他把手裏的第一塊銅牌舉了一下，甚至正想問巴比雍：

“你要嗎？”

真要是那麼問了，那倒至少會有幫助澄清形勢的好處，因為

巴比雍是会拒絕的，但是阿尔芳斯不願意讓巴比雍陷於这样的境地，因为要是那样，他是準会受到懲罰的。事实上，巴比雍也已經受到懲罰了。阿尔芳斯只把他手裏的銅牌向他那边摆了—下，歪歪头作为詢問。巴比雍聳聳肩膀。克萊貝、弗蘭戈尔和周圍另外幾个人都摇头表示拒絕。

“决不幹！”瑪柯斯說。

如果必要的话，他是会奋不顧身地出來阻擋的；不过这时候他先等待—下，四下看看動靜。他心想：我反正已經接上了，乾脆把全部責任都扛起來，天大的事情也不过如此了。

阿尔芳斯还是举着他手裏的銅牌呆在那裏。他沒有預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困难。平常，他只要挑挑人，叫叫名字就成了。今天要这么办，那就会使最好的伙伴遭到迫害。这时，誰也不向他的銅牌伸手。同志們的沉默的拒絕好像是不約而同的。阿尔芳斯顯然对这很满意。他甚至决意微笑—下，好把这份满意表示出來。可是他这微笑和他發銅牌的那个姿势却成了一个突出的对比。許多人倒看出他是在强顏作笑，不过除此以外他們就什麼也不明白了。

就在那时候，有一个傢伙从最後一排走向前來，神气非常坚决。

“好！我去一个！”他举起手來說。

另外有十來个人跟在他後面从後排出來，在人羣中撥出一條路，和他一起走到前面去。他們举着手，可沒吭声。

阿尔芳斯躊躇了—下，像是要把拿着銅牌的手縮回來。不过，他还是把銅牌發到向他伸來的那幾隻手裏。大夥都明白，那是有組織的行動，他們心想那準是警察、法蘭西人民聯盟、工人力量總工会……他們並且还瞧見足有一百多保安隊在黑影裏，沿着阿尔芳斯站在上面的那—列車輛悄悄地走了過來。因此，誰也不懷疑

这一夥自動報名的人是來幹什麼的。大夥瞧着他們。除了为首那一个以外，其餘的人也並不是沒見過面，只不过不太熟悉罢了。其中有兩三个甚至还是職業碼頭工人。由於周圍的人罵了起來，他們偷偷地向还在远处的保安隊那邊望着。他們也許在想：黑夜有好处，可也有坏处。人們開始擠他們。他們身边的三百多人在憤怒了。

然而，就在那些憤怒的人中間，也不免有人往阿尔芳斯的銅牌那裏挪動。要把當時每个人的動机一一講出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那个老思想在作祟：如果我拒絕，旁人就会來替代我；还是那个執照問題：如果六十个失業工人走去應徵，人家就会發給他們執照，而另外就会有六十張執照被吊銷，也許其中就有我的；為什麼偏偏讓他們吊銷我的執照呢？是不是会上當，会做人家的犧牲品呢？此外還有諸如此類的千千万萬種想法，而在一開始如果就有人代表大家乾脆响亮地回答一声“不”，比方說，假如勞貝在場，起來說了話，那末所有這些想法也就会連根剷除了。

自動報名的那一夥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指望着隱藏在這憤怒之下的這股暗流。他也並不存有其他什麼希望。他明白他跟他的伙伴們用不着再指望有什麼輝煌的勝利，絕不會的……。只要對方失敗，那就够了。別被他們收拾得粉碎了，這就是他惟一的奢望。

那時候，他跳到車廂門口，站在阿尔芳斯身旁叫道：

“同志們！……”

阿尔芳斯馬上把胳膊放下來。他甚至把那傢伙推了一下，想把他從車廂上推下去。這裏本來不是他應該站的地方呀！可是那傢伙站得挺穩，身體也比阿尔芳斯壯得多，看樣子也不是好惹的。阿尔芳斯自然也不會看不出那傢伙所以胆大無比，這時什麼都幹

得出來，那是因为他仗着有保安隊保護；並且毫無疑問，他是在他們收買之下前來……。你怎麼說都成，反正，阿尔芳斯不敢去碰他。他忽然像着了涼一樣，臉色變白了。在自己的同志們面前，跟這麼一個傢伙站在一起，而且有點兒像是在搞同一件工作，這使他羞愧萬分。

那一個在這時候開口了。他跟逃命一樣，急急忙忙地喊了三句話，把所有的問題都說出來了：“好不容易有活幹啦！……想想老婆孩子吧！……不過是汽油罷了！”等到有一個正派人伸出手來，十個，二十個人馬上就跟着來了。阿尔芳斯有一陣子會有那麼點希望，心想也許能把銅牌留在自己手裏，這時他又故意遲遲不再把它們發出去。他希望大夥不要上那傢伙的當，希望大夥知道他的心思。然而他究竟不敢再多遲延一會。那一個說完話，轉過臉來，像發命令似的，簡短地問道：

“怎麼樣？”

阿尔芳斯又屈服了。他把銅牌遞出來，讓他們一塊塊地從他手裏拿走。

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幾秒鐘的事情。就在這時候，瑪珂斯奔到車廂前面，跳到車門邊，把那傢伙從車上摔下去，說道：

“這小子居然以為隨便什麼人都能管咱們叫‘同志’嗎！……”

保安隊從四面八方出來，舉着鎗托向前進攻。驀地從黑暗中走進亮處，他們顯得多麼蒼白。

*

進攻也沒有繼續多久。他們接到的命令顯然不是要惹起衝突，甚至也不是要驅散碼頭工人。也許他們只是想支援一下講話的那傢伙罷了。結果當保安隊在黑暗中退回原位的時候，那傢伙也在

人叢中不見了。

逮捕瑪珂斯也許也是他們的目的之一。在這一點上，他們可失敗了。瑪珂斯又跳到地上，大夥把他团团圍住了。

至於阿尔芳斯呢，至少這一回他沒有搖擺不定。在保安隊和碼頭工人之間應該選擇哪一頭，那是很明顯的。他站到碼頭工人這一邊。他站在瑪珂斯身旁，把他手心裏剩下的銅牌指給他看，說道：

“我手裏原有六十個，他們才拿走三十來個。”

“這也不是虧了你！”瑪珂斯很嚴厲地答道，“你剛才幹了件好事情！你倒是怎麼回事？”

瑪珂斯生氣了。他生勞貝的氣，生每一個人的氣，其中包括克萊貝、弗蘭戈爾、巴比雍。他也生自己的氣。

“咱們真丟臉！”他說。“讓他們擺佈得跟……！一個個比什麼都不如！”

三十個人！如果他們終於把他們船上的貨卸了，那才是丟臉，才是最慘痛的失敗呢！

“唉！現在完蛋了。”巴比雍已經說了。“他們能找到三十，就能找到六十。他們隨便想幹什麼都能辦得到了。”

“要是有一條船給放過了，就會有第二條。”弗蘭戈爾添上一句。“瞧瞧瑟堡號的例子吧。”

聽到他們說這些話，瑪珂斯又反覆地考慮了一會兒，等到一切恢復了正常的時候，他說：

“不應該老呆在這裏。他們會又出別的花樣來繼續派工的。”

“那怎麼辦？”

“怎麼辦？全都上食堂集合。快通知……半個鐘頭以後咱們工會開會。”

他一轉到這念頭，馬上就說了出來。至於開會能有什麼結果，走着瞧吧。咱們已經過於注重形式，幹的傻事已經不少了！

現在必須去找勞貝。首先還得通知亨利。

“噯喲！我想咱們幹的事情真值得慶祝一下了，”巴比雍竟說了這麼一句話。

第二章

勞貝

至於勞貝，那比人們所預料的要嚴重得多。

首先就沒法子找着他。他家裏一個人也沒有。敲了門。沒有動靜。真叫人以為裏面的人都死光了。誰能睡得那麼死！

從院子後面來了一個街坊，手上提着一盞舊提燈。瑪珂斯認出是亨利。

“你儘管敲吧！我昨天晚上聽見他們都去上公共汽車了。連老婆孩子都走了。”

“這是怎麼回事？”瑪珂斯頓時起了疑心。

“公共汽車？”亨利說，“你敢不敢賭個東道？他大概上他兄弟家去過新年了。”

勞貝和他的女人都是五六公里以外的一個村子裏的人。他們全家還都擠着住在那兒的一條小街上。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勞貝時常回去跟家裏人團聚幾天。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元旦是星期一。也許他想多休息一天，提前回去了。

“我愈想愈覺得是這樣，”亨利說。

“那該怎麼辦呢？”瑪珂斯問道。

“我上他家去。想办法把他找回來。如果到時候我們還沒來，你就把會開起來。伙伴們認得你，而且你也已經負有責任，那末……”

“應該怎麼辦，我想先跟你取得一致的意見。”

“應該怎麼辦，你跟我一樣明白。對了，事情怎麼樣了？船上那三十個人已經幹起活來了嗎？”

“沒有，沒有。不到下午是開始不了的。就算他們已經把艙蓋打開了吧，還得等老大一會兒，把艙裏的空氣換過來，才能卸汽油呢。”

“那末，咱們還有些時間。你就再作一番解釋工作，鞏固一下早晨已經取得的成果。看看能不能組織一下罷工糾察隊。我認為即使在那些一時失足到船上幹活的人當中，咱們也可以拉回來幾個。雖然我認為應該發動各工廠的工人行動起來，不過我想你還是應該馬上派克萊貝先上區工會去一趟。今天是星期六，到了下午就沒有辦法了。必須在中午發動他們，時間是很緊迫的。敵人準會進一步實行他們的陰謀。”

亨利急忙跨上自行車。這時瑪珂斯抓住他的胳膊，說道：

“亨利，我覺得那裏頭也有我的錯……”

這不過是開場白，然而下文並沒有完全說出來。

“……我應該早點說話。你想還能挽回嗎？否則，亨利……”

“不那麼簡單，”亨利抓住他的外套搖擺了他一下。然後他又換了聲調說：“伙伴們是堅強的！一會兒瞧他們的表現吧！好了。對咱們來說，這是一個新的經驗。咱們在開頭的時候走錯了一步，不過後來……。也許要一個鐘頭我才能回來……。去吧！”

亨利的手沿着瑪珂斯粗壯的胳膊溜了下來，它好像也在說：

去吧！

在臨走的最後一秒鐘，他又說道：

“要是我們來不了，別忘了你不是以個人名義發言的。你代表勞貝，代表總工會。”

“如果勞貝不在，可能會有點麻煩，出些亂子……”

“正是因為這樣，我才親自去找他。要不然的話，你也知道，我在這兒還有別的工作要做呢。是不是？”

他騎上了車還轉過臉來添上一句：

“千萬記着，你能够把會開得跟他一樣好，沒有什麼理由可以不如他！”

蹬啊！蹬啊！將近有六公里的路。這是一條鄉下的土路。載重的大車走過以後，又鬆又軟的泥土上留下兩道半個輪子那麼深的車印兒，再加又上了凍。在這麼一條路上騎車，可實在是件苦差使。真叫你蹬折了腿，蹬折了車輪。好在已經快熬到頭了，天也慢慢地亮了。亨利一路上不時把他的怒氣發洩在這條坑窪不平的道路上。但願勞貝在家！那就再好也沒有了！當真，要不是有重要的事情，誰願意在這樣的時分，從港口跑出這麼老遠來？

“老天哪！出了什麼事兒啦？”勞貝走到門口的時候問道。他馬上顯出很窘的樣子，原來他穿了一件紅邊的短睡衣，亂七八糟地塞在一條農民穿的肥大的褲子裏。

“什麼事兒？來了條該死的船！”亨利立刻答道。“而你竟沒在你的崗位上。”

“伙伴們拒絕了吧？”勞貝很快又問道，那只不过是為叫自己放心罷了。

就在同時，他進屋去了一會兒，把百葉窗的插銷拔起來，然

後又出來把百葉窗打開，一扇一扇都讓它挨着牆，就跟在他自己家裏一樣。

“沒有完全拒絕。他們有指望你的習慣。”

“你這是什麼意思？他們現在還是可以指望我呀。”

“那你比誰都知道得更清楚，”亨利說道。

這時勞貝的老婆也起來了。她的長長的頭髮一直披到肩上，就跟一九〇〇年流行的那種高髮髻解開了的時侯一樣。這麼長的頭髮，味兒可濃呢！裏面另外又有一扇門開了，那是勞貝的兄弟。他也穿着同樣的紅邊短睡衣。這兩件都是他的。準是他借了一件給勞貝。

“又是什麼事兒呀？”勞貝的老婆說。“總是不得安寧！連過年都過不好！”

“你，你別管閒事吧！”勞貝趕緊高声向她喊了這麼一句，好叫亨利知道他的想法並不跟她一樣。

“你們總得等喝了咖啡再說吧！”她問道。

她真不懂事！……她說得那麼輕鬆，倒像那邊發生的事情多等一會也沒關係似的。就好比早走十分鐘晚走十分鐘可以隨他們高興似的。喝了咖啡再說……難道是出去釣魚玩嗎？

亨利不願意在他和勞貝之間還有這一男一女。勞貝的兄弟並不是黨員。不錯，他是一個很好的黨的同情分子，不過跟黨員總多少有點不同。亨利有相當嚴厲的話要跟勞貝說。在他們兩個人面前更不好開口了。

幸而勞貝先開了口：

“咱們馬上就走，想法解決一下。有什麼話，你在路上再跟我談吧！”

这一路上就跟賽車一樣。亨利一邊走一邊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說給勞貝聽。他們倆時常一前一後，勞貝老趕在前面。要想彼此談話，就得高声大叫。因此，从開頭起，与其說他們是在說話，倒不如說是在吵架。

等亨利說完了，勞貝趕緊先發制人地說道：

“咱們那些人呢？……他們就不能吭一聲？我簡直就不能走開一分鐘了，真糟糕！”

“他們吭聲了，只不过是在等你等了半天以後才吭聲的。那時候就已經有點晚了。”

“應該把大夥馬上集合起來。”

“已經集合了，不用你操心了，”亨利冷冰冰地說。

“得了，你瞧，沒有我也成呀！”

在這句話裏面雖然有點不高兴的意思，但是为了緩和一下這段過於急躁的談話，勞貝是勉强帶笑說出來的。

“所差就這一點兒了！當我們必須……”

可以看出亨利並沒有反駁他的話。但勞貝却在等待另外一個回答。他一方面希望同志們今天早晨在他不在場的時候把事情办好，另一方面却又希望他們認為他是沒人可以替代的角色。他突然住了嘴，而亨利也竭力避免再惹他不高兴。再說，大家也都知道，亨利總是儘可能少說話的……。還是讓勞貝自己去決定罷。說來說去，事情特別是跟他有關係……。听他說吧：

“這總不能算是我的罪過呀！難道就不能有一分鐘的休息！……”

“回到你家裏去，那不是罪過。可是事先沒有通知任何人就回去了，那可是罪過。又是在這樣的日子裏！……”

“可是你剛說過，沒有我也成呀。”

“首先，這句話是你說的，我並沒有說這句話。你總喜歡誇大其辭，而且是往不好的一方面去誇大。就算是這樣吧，那也得事先通知人家。再說，如果同志們準知道你不來，他們馬上也就說了話啦。不但是瑪珂斯，就是克萊貝和弗蘭戈爾，如果必要的話，也會代表港口各小組、代表黨說話的。主要的過錯不在他們。”

直到這時候為止，他們一直是一面高聲爭論，一面儘快蹬着車。忽然間，勞貝用腳後跟把車刹住，把一隻腳支在便道邊上，人却還仍舊坐在車上。亨利也學他的樣子。

“亨利，那你是說主要的過錯在我？”

“我沒有資格對你這麼說，勞貝。”

他幹嗎站下來呢？難道他猶豫了，不敢上港口去？亨利可不敢這麼想。勞貝又繼續說下去。

“如果我想得不錯的話，當我到那兒的時候，大夥多半是不會用好眼色來接待我的……”

亨利心想還是別吭氣吧。然而這卻不容易。他一面把車蹬了一下，表示該繼續往前走了，一面說：

“听我說，你還是把這當做你個人的事情，什麼我並沒有什麼罪過呀，什麼人家對我是怎麼看法呀，又是什麼人家會怎樣接待我呀。你就只看到這些。你好像是忘了這會兒船還停在那兒，也許已經開始往下卸貨了。得了，來吧，你還等什麼？”

勞貝一言不發，蹬起車來。沉默保持了好一會兒。現在亨利的車子蹬到前面，跑得挺快。他們已經到了美國營場周圍的洋灰路上……

“現在我还是要告訴你這一點，”勞貝又說道。“要是沒有那天那次倒霉的會，這些個事情也許不會發生的。”

由於亨利並沒有指責他，他好像是以試探的口吻繼續說道：
“你那天太嚴厲了。當人們工作不如意的時候……”

亨利用不着開口打斷他的話頭。他只是轉過身來朝着他一看。這回是他幾乎想把腳支在地上停下來了。

“你這是怎麼啦？……同志，你也不想想你說的是什麼話？”

第三章

瑪珂斯一個人先把會開起來了

瑪珂斯一個人先把會開起來了。既不用桌子，也不用講壇，他就在寬闊的食堂緊裏頭站着，身邊是工會執行局的其他委員。他話講得很快，因為一切都說明他們是不能長久這樣安安靜靜下去的。保安隊沒有設法禁止他們進入會場，這已經是相當奇怪了。保安隊可是已經把會場團團圍住，隨時準備進攻，而且附近的幾條街上還有增援的車輛，馬達都在發動着呢。

勞貝的缺席使大家議論紛紛。早晨呢，倒還可以說得過去，可是現在，他無論如何總應該得到消息了。誰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瑪珂斯來到的時候，有人問到了他，他只好勉強笑一笑說：“別為勞貝着急！”看神氣好像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出來……

除此以外，他還能說些什麼呢？即使是這樣說，也已經是相當冒險了。

說來說去，勞貝的缺席確實是件大事。大家並不好好地听瑪珂斯說話。他是在一陣嘈雜聲中講着話。看到並不是所有的面孔都朝着他，他非常不自在。當他盡量解釋的時候，有的人却早已

三五成羣，開起爭論不休的小組會來了。他還看到，早晨第一個自動出來的那個壞蛋，和他十來個伙伴站在門口，顯然是在打算挑釁，也許還準備想法反駁呢。要是願意的話，他本來是可以隨時把他們攆出去的。可是，毫無疑問那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因為那樣保安隊就會再來干涉，阻礙會議的進行。而且，直到目前為止，引起混亂的主要根源並不是在他們那邊，而还是在勞貝的無法解釋的缺席。

因此，人們可以想像出，當他和亨利到來的時候，會場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最令人驚訝的是：還不只是在會場裏發生了變化，外面在那批保安隊中間也起了騷動，那邊還站着幾個當頭兒的。誰都可以猜得出來，其中有一个人是指着勞貝在說：“就是他。”

他們還是讓亨利和他進了食堂。就在這時候，那一夥挑釁的傢伙不知怎樣得到了通知，離開了會場。他們剛走出去，警察派出所所長就到了門口，來找勞貝，通知他不准舉行會議，請他叫大家退出食堂。

勞貝這時站在亨利身邊，整個會場的人都在他背後，他毫不客气地答道：

“我們看吧。”

很不幸，這所木板房子的結構逼得他們不得不退讓。保安隊在這板房裏可太容易對付他們了。他們只要從緊裏面的窗戶扔進幾個催淚手榴彈，就可以毫不費事地把大家趕出去了。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還沒有這麼辦，為什麼不一開始就來這一手。往常，他們是沒有這麼客氣的。幹嗎今天從早起到現在，他們一直是這樣彬彬有禮呢？更奇怪的是：他們竟讓每一個人都出來了，並沒打算逮捕誰，連亨利、勞貝、瑪珂斯也出來了。

每次有什麼舉動，總有这样的意料之外的事情；任何事情從來不會完全一個樣子地重覆出現。總是有些叫你莫名其妙的現象。

“事已如此，只好這樣了。”等到勞貝和瑪珂斯走到一边的時候，勞貝很親切地對他說，不過話聲裏多少還帶着點酸溜溜的味道。

“有些事情我真想不通。那些保安隊……”瑪珂斯說。

“他們避免激怒我們的伙伴們，”亨利說。“他們還希望不用衝突而用別的方式來進行他們的勾當。因此，我們應該嚴密提防。”

“這我是懂得的，”瑪珂斯說。“可是他們幹嗎直到你們到的時候才打斷咱們的會呢？”

“那個啊！”勞貝只說了這麼三個字，顯然有些為自己的能耐而洋洋自得的样子。

“什麼？那個什麼？”瑪珂斯問道。

其實，他心裏早已有點明白了，只是他還沒有勇氣當着勞貝面前直率地說出來……。亨利是不是感覺出來了呢？

亨利這時倒像是來給他解圍似的。

“會開得怎麼樣？”亨利問瑪珂斯。

“一團糟，”瑪珂斯說。他然後又轉過臉來對勞貝說道：“說實話，勞貝，剛才大家都不明白你到底為什麼老不來。我說話的時候，誰也是心不在焉”。

“這是難怪他們的，”亨利說。“像這樣的一個會！……”

勞貝的臉色整個兒變了。他的臉扭轉了過去，就像是一陣風掠過水面一樣。只見他的眼睛濕潤了，嘴唇突然乾燥發白，微微顫動起來……

“同志們……”他突然說道，“那就是說，敵人可能想在我身

上打主意，他們對我存着一些幻想！他們以為我會在这样的時候退縮！”

他不再說下去。大家也都瞭解了。

*

“老兄，”瑪珂斯挽着勞貝的胳膊，也許有點過於興奮地對他說，“你瞧，咱們會把這一切都挽救過來的，是不是？”

“當然，咱們經歷過旁的鬥爭呀！”

“並不那麼有把握，”亨利指出。“別小看了這件事情，更不應當這麼快就把這一次的鬥爭跟過去的鬥爭相提並論。因為他們的汽油也許已經開始往下卸了。什麼艙裏換空氣呀，發散味兒呀，他們才不管這一套呢！”

“而且，”克萊貝說，“說這次鬥爭沒有從前的鬥爭那麼困難，又有什麼作用？說了又有什麼好處呢？”

“用不着拉桌子了。在這裏呆不久的。”

他們剛走進潤喉酒舖的餐室。在離開工人食堂的時候，上這兒來集合的通知已經傳達給大家了。亨利、勞貝、瑪珂斯、克萊貝、弗蘭戈爾和另外幾個同志，都從不同的道路來到這兒。為了使警察晚一點知道他們在這兒聚會，他們故意在路上多繞了幾個彎。開會充其量也不過需要十分鐘。這不是長篇大論的時候。只要找一個安靜的角落，花片刻的時間，大家在應該怎麼辦、怎樣分工、怎樣組織這些問題上取得一致的意見就行了。

女掌櫃的卻已經把那張腿上帶小輪的舊圓桌拉到屋子中央，把兩邊的活動板撐了起來，蓋上一塊印着紅黃兩色大花、發出香味的新漆布。

跟那天在康斯坦士酒舖裏一樣，這樣的餐室顯然也是從來沒有人來吃飯，只是擺擺樣子罷了。它主要是用來開今天這樣的非

正式的會的。只有一扇小玻璃門，門上掛着稍微縮短了點的帘子，把這間餐室和酒舖的前座隔開。前座是馬上就會客滿的。有時候，有人把帘子掀起一角，馬上又放下。準是女掌櫃的在櫃台裏對他說了：“別進去，裏面有人。”平常時候，如果要上後面小便的話，必須穿過這間餐室。當有同志在那兒開會的時候，誰也不打這兒過了，或者憋着，或者出屋外到街上撒去。因此這間屋子倒像是享受着一種“治外法權”似的。它跟酒舖根本沒有什麼關係。女掌櫃的從來不來問問誰要喝點什麼。甚至有一次當會議已經開始，同志們要講些不願意立刻公開發表的話的時候，她那還不大知道其中情形的女兒還在那兒慢慢地收拾盤碗。同志們只好以極客氣的口吻請她出去。那個女孩子當時覺得很奇怪，可是女掌櫃的心裏可明白。不錯，酒舖是她的，可是這也不能怪他們呀。

因此，人們至少可以在這兒安靜一會兒。他們有的坐下，有的為了省得麻煩，就乾脆站着。克萊貝是從區工會趕回來的，為了讓兩條腿歇一會兒，找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同志們，”亨利首先開口說道。“在咱們中間，有些話連說都不用說了，是不是？總而言之句話：我們應當克服困難。我們是共產黨員。我們能被困難嚇倒嗎？……”

他聳了聳肩膀，把緊握着的拳頭向桌面虛擡一下，強抑制住不拍在桌上。就這樣奇妙地回答了自己剛提出的問題。他放低了嗓音，儘量想跟平常說話一樣，可是說出來的話卻依然叫人打冷顫。

“真倒霉！”勞貝把手搭拉在膝蓋上，像是只跟自己講話一樣，突然說道。“要是我當時在場的話！我是見了什麼鬼，偏偏在這樣的時間走開了！……”

亨利抑制着自己，不插進話來。他很快地向其餘的同志遞了個眼色，暗示別人也別插話。如果勞貝能自動再前進一步，說出他的責任並提出補救的辦法，那就太好了。尤其是像勞貝這樣的人。而且，要叫他說出這樣的話，他內心裏一定是受到了極大的刺激！……

好。馬上就決定了應該採取的措施：目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在工作還沒有開始以前，想法把那二十來個被人家引誘去的正派的伙伴找回來。可是他們在哪兒呢？哪兒都有幾個，他們已經被分散了。其中只有兩三個人剛才到工人食堂去開了會，說明他們改變了主意，不再到船上去了。應徵去工作的人們中間確實有不少是總工會的會員，算上在失業以前曾經是會員的人，該有十五六個。他們早晨既然參加了工作，就憑這一點，已經感到不好意思來參加工會的會議。這可是一個危險。用不了兩個鐘頭……。坏事總是比好事發展得快的……。要是不留神的話，不用多久，在這些人和工會之間就會出現一條鴻溝，並且逐漸擴大起來。那邊的那些傢伙自然也會進行挑撥，對他們說：“好啊，你們是對的。工會攻擊你們。我們支持你們！”當然，像這樣的濫調也可能生效，也可能不生效。如果不生效，如果引起聽話的人的反感，啐他一口，或者給他一個清脆的耳光，那就……

被人家很恰當地稱做“霹靂火”的拉烏·葛朗岱就是一個例。他回到了潤喉酒舖，告訴大夥說，人家派他跟幾個人去開貨艙，其中就有早上第一個自動應徵的那傢伙。葛朗岱獨自一個人走着，因為他沒有跟隨便什麼人都交談的習慣。不過在狹窄的防波堤的棧橋上，可就只能跟人並排走了。就在那時候，領頭應徵的那傢伙走到他身邊，為了先談點高題比較遠的話，說道：

“活總是活。裝的是什麼跟咱們有什麼關係？”

葛朗岱沒有回答。他倒是想把這傢伙一脚踢開，因為他明白他是什麼用意。不過他還不能借這個題目來發作，因為在這一點上，他的想法實際上是跟他一樣的。再等等也沒有什麼妨礙。

“這些個啊，都是政治，並且是骯髒的政治。”那一個又繼續說。

說到這兒，葛朗岱覺得這可越來越有意思了。他還是贊成這種說法的，不過自己跟這傢伙意見相同，這一點使他不痛快。可是葛朗岱還是努力安慰自己，這樣想：這個混蛋根本是沒有什麼思想的。他說這句話，只不過是跟買賣人招攬顧客一樣，信口說說罷了。想到這兒，他又心想：這一回，他的顧客可就是我，他打算用花言巧語來籠絡我……。可是他還是不吭聲。

第三下刺激又來了。那傢伙又說：

“如果那些共產黨員不來搗亂，那麼咱們……”

倒不是因為講到共產黨員的問題……。正相反，如果這句話出之於另外一個人的嘴裏，葛朗岱多半還是會同意的。葛朗岱是這麼一種人，他們對共產黨員說：“我啊，我比你們一百倍，一千倍地更共產主義者！”他是個老牌的反政府主義者，就是他從前看過一陣的“絕對自由報”，他也看不上眼。因為這個報跟旁的報也沒有什麼兩樣，它也有它一定的思想，例如反共就是它的一個固定的思想。而在葛朗岱看來，一旦你固着於一個思想，你就不再是一個自由人了。而且反共思想也不比其他的思想高明些。不錯，葛朗岱瞧不起共產黨員……。說真的，也並不是全都瞧不起，只是差不多全都瞧不起罷了。然而既然以反政府主義者自居，而又要特別攻擊共產黨員，在他看來就是矛盾的了。這使他感到煩惱。不過，在現在這個場合，那傢伙想怎麼說共產黨員，

儘管讓他說去，葛朗岱也不會動一點兒感情。

只是，那傢伙剛才說了一個“咱們”。葛朗岱可就站住了腳，一把抓住他的皮帽子說：

“‘咱們’？誰跟你是‘咱們’？听着，我可跟你沒有一點關係，明白不明白？我來幹活，自有我的道理。我不是來給你取樂兒的。你啊，只要瞅你一眼，誰也看得出你是個‘便衣’，錯不了！”

腦子裏的事兒，誰又能說得上來呢？開頭嘛，他只想訓他一頓。可是當他說話的時候，他覺得他那股霹靂火冒上來了。也許是因為那傢伙讓人當面申斥一頓，連生氣的膽量都沒有吧。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只聽到啪的一聲，一個反手巴掌，把那傢伙打出去老遠。幸而有當欄杆用的木梁把他擋住，要不然的話，他早就在海水裏跳上舞了。天氣這麼冷，那可就完蛋了！

當然囉，不能說就這麼了事。立刻三個保安隊的士兵撲到葛朗岱面前，端着鎗托，就要把他砸成肉醬，想逃跑是不行了的。自然，不消說得，他是馬上就想逃跑的。

說也奇怪，那傢伙爬起來後，臉還鐵青，卻對保安隊的士兵嚷道：

“不，不，讓他去吧！”

他又轉過臉來，強顏作笑對葛朗岱說：

“唉！同志，你這是怎麼啦？”

這會兒葛朗岱心裏說：“忍着點兒吧。這可不是幹傻事的時候。”他剛才一心只想溜走。很明顯，這兒不是他該呆的地方。必須離開才對。不過，這時候只好隨它去了，你就是下了決心要溜，他們也準把你追回來幹活。如果他現在說聲不幹，那就準要嚐嚐保安隊的拿手好戲，因為那傢伙所以攔住保安隊，無非是

因为葛朗岱要上船幹活的緣故。只要他說一声“我要走了”，那時候可就完全不同了。因此，葛朗岱一声也不言語，繼續向防波堤走去。在那兒，他跟其餘的人一起，在这条众人注目的船上把艙板揭開。这是一条嶄新的輪船，一条按照自由号的样式但把以前的缺點改過來的新造的輪船……。幹完活，他們回到港口去，从棧桥口保安隊設下的封鎖線經過……。在那兒，一个跟葛朗岱有點面熟的小伙子臨分手的時候跟他說：

“一會兒再見嗎？”

“不！我覺得我快‘生病’了，”葛朗岱說。

从他以这样一句問話的形式來跟他道別這一點來看，說明他的身体也有點受不了啦。

“真的嗎？”他又問道，一面瞧着葛朗岱的臉色，想从中看出真情实况。他倒並不注意葛朗岱回答些什麼，再說，葛朗岱也並沒有開口。

結果呢，他們並沒有分手，反倒一起上潤喉酒舖去談談他們这档子事，喝杯白蘭地來解解愁悶……

*

當他們兩個人到酒舖的時候，弗蘭戈爾他們剛開完一个小會，正要出來。

“走吧！幹吧！”弗蘭戈爾說。“食堂裏原來有三個，現在又來了兩個。他們那兒的人快走光了。”

“別那麼說，”瑪珂斯糾正他的話。“我倒覺得事情不是那麼容易。得特別賣點力气才能把他們拉回來呢。当初要是稍微不那麼太自信，就会多加提防，也就不会有今天早上那幕醜劇了。”

“即使从有利的方面來看，那也免不了有一番爭鬥……”弗蘭戈爾為自己辯解道。“正相反，那是必然會有的！事情當然不是

那麼容易。”

亨利這時緊挨着葛朗岱坐在櫃台旁邊。葛朗岱現在確實為他剛才所幹的事情感到驕傲。他一面敘述，一面為他退出工作這種舉動找出（我們倒不能說是“造出”）許多新的理由，雖說是為了更好地解釋他的舉動，却也多少有點為了強調它的意義。大夥聽着他，瞧着他，使他確實感覺到他和這些有信心的、堅定的、他剛才重新博得他們同情的人是一家人。他甚至忘了他自從今天早晨以來曾經失去了他們的同情。大家都知道：當你在正確的方向上做了一點小小的事情，這一點小小的事情就會引你更往前進。人們很少會就停留在那兒。它需要你做出一個結果來，才能顯出它的全部意義，也才顯得更自然。葛朗岱正是處在這樣的境地。

“如果我是你的話，”亨利對他說，“我今天下午還是到船上去。”

在這一點上，葛朗岱卻絲毫也沒有這種意思。他知道亨利是什麼人。

“這不是跟我開玩笑嗎？”他說，可是他並沒有高聲大叫，只是跟亨利剛才那樣輕輕地說，好不讓旁人聽見。

“我說的是正經話！”亨利把手按在他的胳膊上說。“為了去說服別人，讓他們全別幹。”

“不，不，這可不合我的脾氣。”葛朗岱打斷他的話頭說，“我嘛，不錯，是拒絕了；可是幹這檔子事，不成，這不合我的脾氣。”

“什麼？不合你的脾氣？這不是什麼合不合脾氣的問題。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我就是堅決拒絕了！每個人只要都像我這樣辦就行了。要是有人還不明白，可不能指望我拉烏去向他們解釋。”

他举起酒杯來要喝，可是还没有沾上嘴唇，就把酒杯又放在桌子上，把酒弄洒了一半。他繼續說道：

“首先，即使我去了，我知道我是忍不住要發作的。我不是个搞政治的，我只是条好漢。不管是特务也好，是别的什麼人也好，我都会撲到他們身上去，那是準的！”

他一面繼續搖手說不，一面把酒杯裏剩下的酒一口嚥了，然後接着說：

“那是準的！你說的那件事我可办不了，办不了，办不了，老兄！”

“光是拒絕是不够的……”亨利还想說服他。“你該明白……”

可是在这当兒，葛朗岱又找到了一個理由。

“就算这样，”他問道，“幹麼單要我去呢？今天早上旁人幹麼全都溜了呢？你們應該給幾个人派上工，那就可以安安靜靜地跟船上那些人解釋了。”

亨利不能当面說他講得对。可是，這麼一听，他馬上也就想到了這一點，因此，他找不出話來回答。过了一会兒才說：

“今天早上可不是同一回事兒。那時候所要的是大夥一致的拒絕。因此，我們同志們應該做个榜样。”

“哎呀！”葛朗岱冷笑了一下。“像你們那位工長阿尔芳斯那样的好榜样。他是你們的人吧？市选举名單上不是有他嗎？”

“阿尔芳斯，那是另外一回事，”亨利作了讓步。

“哈，你們真是了不起！”葛朗岱笑了。“你們總有办法給自己開脫。沒法子跟你們談論。你們總是对的。”

亨利也不再辯解。跟葛朗岱一起來的那位伙伴站在他背後，把他們兩個人那一番話全都听了，這時候向亨利做了个手势，那意思就是說：讓我來！然後他又把食指按在嘴唇上：先別吭气！

过了一兩分鐘，他回到亨利身边。他是个臉色蒼白的小个兒，比剛才那一位要討人喜欢些。

“用不着嚷嚷開來，”他說。“我願意去。只是……”

“只是什麼？”

“我不知道該給他們說些什麼。我從來沒有想过这些个。我沒有參加工會。說實話，我倒跟那邊更接近些。所以，你得跟我解釋一番才行。”

“你是个好样兒的，”亨利不加思索，就攬起他的肩膀說。

第 四 章

在十點鐘的時候

在潤喉酒舖的小會上決定的首要任務是進行個別聯繫，而在十點鐘的時候，離開完成任務還遠着呢。其餘的工作倒已經佈置得不錯了，不過這些工作只有到後來才能真正有用。也就是說，如果竭力把早上被人騙上船去的人找回來這第一個步驟沒有達到什麼結果的話，那末這些工作才能有用。

*

其餘的工作是哪些呢？譬如說，在港口的進口，特別是防波堤的棧橋附近設流動的罷工糾察員的問題。有幾個同志已經在那裏徘徊了。他們臉上裝做若無其事，兩個、至多三個一羣，使保安隊找不到藉口把他們趕開。他們將作最後的努力，劝阻那些還想去幹活的人。如果不幸勸說不成，他們將另想辦法。除了像保安隊那些不通人性的傢伙，誰也不喜歡動手打人；可是當我們為

了保衛千百万男女老少的生命而反对这条船的時候，那麼問題就很簡單：必須想一切办法阻止这条船上的东西卸下來。當我們只有我們的身體可以用來攔擋的時候，只要不是个最卑鄙的胆小鬼，我們準會躺在地下，說：你要過去，就从我身上踩過去吧。歸根結蒂，能狠心踩過去的畢竟還是少數。倒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這點膽量。實在他們來的時候心裏也並不是那麼堅定。听了最後這些道理，他們就更動搖了。當你為了去幹一件你自己也覺得是骯髒的活，而要跟一个你認識的伙伴打架，你是不会感到理直氣壯的。因此，即使力量相当，一个有自尊心在後面推動，另外一個却有羞耻之心在後面扯腿。當這樣兩個人眼瞪着眼的時候，一个將會是鋼鐵般的堅定，一个却像蠟一般軟弱無力。這不再是一件個人與個人間的事件。即使我們碰到一个準備不顧一切，从人身上踩過去幹壞事情的硬心腸的人（这样的人也不是沒有），我們也只好躺下。

其餘的工作當中也有中午工廠放工的時候跑去跟工人联系的一項工作。克萊貝來到潤喉酒舖的時候曾經說過，區工會正在進行工作。只是不知道在這樣短促的時間裏能辦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究竟可能採取什麼方式。這是事先無法預料到的，要由各工廠裏的同志們來決定，看他們認為什麼方式最相宜。亨利考慮到一切條件，不敢存什麼幻想。他把他們的行動特別看成是給剛才決定在明天下午舉行的大示威遊行的一種動員，一个準備。

在大除夕舉行示威遊行，當然是不合乎理想的。可是這並不由你挑選。對方已經挑好了，而且也不是隨隨便便挑的。跟上次卸砲完全一樣。星期六上午派工，一連雇用三天。平常每逢兩頭放假而當中夾一个照常工作的日子，當中那天總也帶着放假，名為搭橋，現在呢恰恰相反，連當中應該休息的那一天也不休息，連幹三天！這叫做反搭橋！這三天是工廠放假的日子。這三天正

是年節，不容易集合羣眾，迅速採取對策。但是不是便應該拿這點作為藉口，咳聲嘆氣，听其自然呢？也許不錯，等到星期二，會有一個規模更大的示威運動，不過那就跟我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消防隊一樣，它等人家都在蓋新房子了，才趕來救火。當然並不是說就不需要這麼一個星期二。如果汽油不幸給卸下來了，那時候就必須退後一步，另想辦法來補救。譬如說，阻止把卸下來的汽油運走，鼓動美國營場裏的工人罷工等等。準有把握嗎？那得走着瞧了。

在這期間，很明顯，必須儘快採取行動。如果他們利用黃色工人和士兵之流，竟能在今天下午或者夜晚，再加上明天早晨，把汽油卸下船來，那就更不容易办了。那就將是他們的一大勝利。

勞貝起初對明天的遊行並不怎麼熱心。他認為伙伴們是不會替他們幹活的。這就跟探囊取物一樣，有絕對的把握。就是早晨被僱用的那些伙伴也不會幹的。甚至咱們在這段時間裏不能讓他們改變主意，不能阻止他們，那也沒有關係。他對這點是這樣地深信不疑，他說：

“首先，要卸汽油，先得把艙底的空氣換過來，而他們一定還沒有做，因為如果換空氣的話，臭味兒很大，我這兒能聞得出來。再說，他們人不够。他們總得把各組的人數減少。十有九成，那是不會很順利地過去的，而且那些小伙子們會覺得對美國佬的忠誠應該有個限度。更甯提這樣會引起增加工資的要求了。好吧，就算對方很有可能馬上答應他們這樣的要求吧。可是，小伙子們知道了對方很有可能馬上答應，他們還不利用這點，一再提出要求，那可就是傻瓜了。經驗證明：在這樣的場合，黃色工人的胃口可是大得了不得的。好。還有特別重要的是安全問題。汽

油桶，那可不是孩子們的玩具。看樣子並不难，一头鈎上一隻鉄鈎，叫声‘走吧’就行了。可是那鉄鈎就只鈎住多麼寬啊？噢，也就是六七分寬的桶邊。馬虎一點都是不行的。他們那裏幾乎就沒有職業碼頭工人。就算在失業工人当中有四五个人幹过这样或者跟这差不多的活吧，可汽油桶也不全是一个样兒的，有的可比旁的更爱滑，更爱掙盪呢！要讓那些大兵來幹，他們才想不到这些呢。汽油桶準会到处掉下來。更甭提他們在船艙裏是怎麼搬的了。汽油桶啊，那可是会滾的。小心上面的桶跟雪崩一样倒下來！所有这些，只要有人稍微提醒一下，我敢向你打賭，伙伴們决不会隨隨便便就幹起來的。想想開到印度支那去的那些船吧，情形也差不多。他們也找了些黃色工人和警察，可也擋不住每次都至少呆上兩三天才能開始裝貨。既然这样，明天下午万一要是出點錯，我想是弊多利少。等到星期二呢，有各个工廠和所有的人參加，又有三天時間可以準備，咱們就可以在適當的時機好好地來一下子……”

然而亨利最後还是把勞貝說服了。克萊貝在跟區工会的同志們討論过以後，也被說服了，对中午要幹的工作当然也顯得有點兒起勁了。他說今天中午要幹的这一手，也許可以爭取一天的時間，使遊行可以在星期一就举行。这样顯然可以使得在進行準備的時候有些旋迴的餘地。只不过星期一是元旦，那並不更妙，也許比星期天还要困难。他建議等到下午再决定：是明天还是星期一？

亨利在忙着考慮的是怎样应付对方可能施行的一切陰謀詭計，包括那些事先意想不到的在內。譬如說，像今天早上那样，我們遇到了意外，然而这也並不是不能預料的。我們既然早已明白他們在聖誕節企圖進行的事情是一个警告，那麼只要我們徹

底想一想道理，也許就會預料到：在不到一星期以後，在新年的時候，跟聖誕節那時同樣的情況會重新出現。當我們在熱烈地談到他們的船的當兒，就該把新年和聖誕節的情況比較一下，提高警惕，注意一切。

亨利自己現在也不敢說他當時是否曾經想過這一點。說真的，他想倒是想過的，不過只是在腦子裏閃了一下，起了一下疑心，並沒有把它看得跟現在在事後所看到的那樣重要。那就是說，他自己起初還是過於自信了。尤其是他只看到對方也會遭遇到的一些困難：星期日和星期一都不能派工。對他們來說，能找到人就是天大的喜事。當然，他當時應該想到，星期六早晨是可以派工的。事實可不就是這樣？

事情過了，人們總是想到很多事情。可是無論如何，亨利不願再一次遭到意外。勞貝的想法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即使他對船上下午要發生的事情有把握這一點是對的——當然這還有待於事實來證明——但是他的缺點在於以為這樣就可以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印度支那是個問題，不錯。可是，那是一回事，而現在是另外一回事。現在是美國人，而這是他們第一次嘗試。這是與他們直接有關的事情。印度支那當然也和他們有關係，可是比較間接。他們以前是讓法國政府來處理，來跟我們打交道。今日他們顯然要親自出馬了。他們準備用一切辦法，使他們第一次運來的汽油能過去，給以後的軍火等等開一條路。他們緊逼着法國政府，讓它明白這比上印度支那去的軍火還重要，應該更加努力去幹。如果保安隊和法國軍隊還不夠的話，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出動他們自己的憲兵和軍隊呢？這是很可能的。也許他們在等待能夠出動更多的人的時候再來這一手。這會兒，他們倒是採取慎重的態度。

不过……有誰能保險呢？还是應該預防万一，否則等到他們來干涉的時候，咱們又要驚慌失措了。咱們在事後，總是在事後，又要後悔不及了。如果老是比音樂慢一拍子，那還有什麼用呢？

“既然是這麼回事，那麼即使他們連一個碼頭工人也沒有，他們也會盡量想旁的辦法來卸船上的貨。他們會使用士兵，也許就用他們自己的士兵。他們是不是已經把所需要的裝卸工人也帶來了呢？這還不知道呢！六十個人，又不是上千上萬！今天早上派工可能只是個幌子。也許就是他們自己的水兵呢。你以為是普通的水兵嗎？他們在報上都登過了，他們是為了幹這樣的工作而特別訓練和佈置起來的。他們也從咱們開頭幾次鬥爭當中吸取了教訓：無論是到印度支那去的船也好，是到阿爾及利亞的港口去的船也好，船上的人員，有時連美國人也在內，都是跟碼頭工人站在一邊的。現在他們該特地訓練自己的碼頭工人。

“克萊貝的想法也差不多有同樣的缺點。他只停留在拒絕的問題上，認為只要辦到這一點，就算萬事大吉了。而真正的問題已經和印度支那戰爭初期不同。不錯，人們看得更清楚了，可是事情同時也已經向前發展，變得更加困難。單是拒絕可就不夠了。現在的問題是看我們能不能在我們國內，在我們的海港阻止這個骯髒的工作，是看我們能不能阻止別人來替代我們，甚至假借我們的名義來幹這個骯髒的工作，因為到了明天，所有那些骯髒的報紙全說是我們把船上的貨卸了；他們是不斤斤較量這些小節的。是不是還會有個部長，在他下星期日的演講裏，以感謝的形式順便啐我們一口。事情就是這樣，他們利用無線電廣播和其他工具，使得即便在本地，甚至在碼頭工人中間，也會有人信以為真，以為當真是我們幹的了。因此，問題在於阻止卸貨。不只是我們碼頭工人說個‘不’字，也不只是像今天中午或者下星期

二、星期三那样表示表示我們大夥的力量和意志就算了。只要还來得及，我們就應該在汽油还没有卸下來运到美國营場去以前，立即集合我們最大限度的力量，發動工廠裏的工人、正直的人們、全体爱好和平的人們，來看看以这样的力量能办出怎样的事情。当然我們还不能作任何預言。不过必須試試。我們沒有权利不去試試，沒有权利不去把一切办法都試試！

“而且是满怀信心地去試。每次我們發動羣众，總要強調這一點：成績压倒一切。不錯，这是跟往常不一样的日子。今天是一年最後的一天，好吧！可是这也差不多就是舊世界的末日。难道能設想人們不知道這點，不想到這點嗎？這一點就可以彌補那一點！到明天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一切当然也看对方怎麼辦而決定。但是，至少我們不会再是措手不及了。每一个人都將站立起來，站在自己崗位上，迎接戰鬥。”

*

但是最迫切的工作是把早上誤入歧途的人們找回來，而这却並不像勞貝所設想的那麼簡單。首先必須找到他們。一切跡象都表明，他們並不怎麼想出头露面。除去跟着为首的那个搗乱分子出來的六个人不算，在十點鐘的時候，在十五个要找回的人中間，不多不少还只碰到了三个。

而当碰到他們的時候，也远沒有達到我們的目的。他們在早上沒有能抵抗誘惑，而那時只需要大夥說个“不”字，在人羣裏面，誰也不比誰更多冒一點危險，可是現在他們已經報了名，就得要他們个别脫身，就得要讓他們下決心單獨面臨迫害。誰都明白，这是困难的。

当然，這裏面也有他們的錯处：誰也沒有逼他們落到这个坑裏。他們当初只要跟旁人那样坚持就行了。大家都知道，一時失

足的人，到後來總是要有許多煩惱的。就跟在作戰的時候一樣，被打死的總是怕死的人。

可是也不能一味責備他們，應該原諒他們，減輕他們的責任，那時的形勢不明朗，我們自己也有缺點，也應該明白他們現在是處在怎樣悲慘的境地。一方面是他們個人所冒的危險，另一方面是全体伙伴的譴責，不久也就会變成全國人民的譴責，同時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譴責是愈來愈肯定了，而在早晨，他們所幹的事情還不大顯得是一件罪惡。人們現在已經可以料想到那譴責是愈來愈嚴厲了。真正的混蛋當然不會感到由於受人譴責而產生的那種可怕的孤立的感覺，那種陷入荒涼的感覺，因為他早已沒有廉恥之心，也就無物可失，然而那些剛剛失足，在迷途上才走了第一步的人却有所不同。他們所要選擇的是陷入上面那種荒涼境地呢，還是陷入另外一種荒涼境地：失去工作的荒涼境地？——他們所在的地區裏準備戰爭的工作正在扼殺一切工作。

其中還可能摻雜許多其他的問題，有些是無法猜想的，因為要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底去——加以探索，那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時間的。下面就是一個例子。

第五章

一个一个釘着他們

“你以後再別登這門了！”弗洛爾叫道。

門在格魯背後砰的一聲關上了，直震得像要裂開似的。他現在還感覺到弗洛爾的小拳頭在他背上打的那幾下，那真是不痛不

癢的幾拳。如果他真的不願意走的話，顯然她也沒有那麼大的勁兒推他出來。可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賴着不走，那就未免太不害臊，比討飯的都不如了。格魯故意讓她推幾下，表示他不願意出去，是她硬把他推出來的，同時也表示他認為她有點小題大做，為這點小事原值不得使他們之間的一切關係都斷絕了。至少可以商量商量，講講道理呀。唉，娘兒們簡直沒辦法！

在門外，格魯還自問是不是應該回去，想法再說幾句……。他拿不定主意，臉半面朝着門，站在走廊盡頭，那種皮佑住宅區的房子所有的那種小台階底下。他這時耽心的是這個：表面上看起來，他好像只是留戀這所房子似的，而實際上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他瞧見隔壁房子的一個窗戶的窗簾動了一下。有人聽見他們吵架了，也許還看見弗洛爾把他趕出來呢。格魯覺得有人在瞧他，想故作鎮靜，甚至还微笑一下，做一個小動作來表示他並沒拿這次吵架當作一回事，好讓那位女街坊以為他們多半是吵着玩，一會兒就過去了……。等他晚上回家的時候，也就沒有什麼了。

格魯臉上雖然有那麼一絲漫不經心的微笑，心裏可是够亂的，實在是笑不出來。他走下兩旁有着兩個在冬天裏光禿禿的花壇的那三級台階，用手在矮門上一按，不作一聲就把它打開了。女街坊可以憑這一點看出，事情並不像她所想的那樣嚴重。可是當他把矮門鬆手，而由於有斜坡的關係，門自己又關起來的時候，他却想到弗洛爾這會兒該在屋裏哭了。娘兒們就是這樣。脾氣一發過，怒氣就化成了眼淚……。她是坐在椅子上，坐在床上，還是靠門站着呢？一個人在屋裏，怒氣就失去了對象。

依然還是因為那個窗簾的緣故，格魯又躊躇了一下，把正在

關回來的矮門擋住，心不在焉地把插銷扣上，用手掌推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經關好。他可不敢轉回屋去。太早了，又會重新吵起來，而這下子那位女街坊可就完全明白了。因此，他若無其事地走開了。可是，現在弗洛尔一定在哭呢。讓她哭去吧。

要是格魯的哥哥讓在家的話，也許不會鬧到這步田地。即使他哥哥跟他嫂子意見相同，兄弟總是兄弟。他該會把事情弄得圓滿一點。只要他當時在場，他就可以給勸一勸。人們就可以有一點時間，想一些適當的話。讓是個局外人，她也許會聽他的話。而他，讓·皮埃尔自己呢，不管你樂意也好，不樂意也好，在這樣的時候，是不能和弗洛尔處在平等地位說話的。

一反掌之間，他又成了外人，成了小叔子，成了被接待的客人。雖然已經好幾年了，可是不管怎麼樣，他還是有些不自在，從來也不是跟在自己家裏完全一樣。因此，只要有這麼一點意外，像今天這件事情，他的好處就會被忘得一乾二淨，壞處都擺在頭裏了。弗洛尔在發脾氣的時候，是不是也知道她說了難聽的話？而且這只是發發脾氣呢，還是有心的呢？什麼他們借給他房子住啦！什麼他吃了他們的飯啦！……反正總是他夾在他們兩口子中間！……他本來可以回答她說，他經常把所掙的錢全部交給她，完全就跟自己是讓一樣。可是跟她結婚的是讓而不是他啊。儘管他把所掙的錢全部拿出來，甚至在他掙的錢比讓還多的時候，他顯然也總是被撇在一邊的。可是這正是他不願意也不應該提出來的。在他和讓之間，在他和讓和弗洛尔之間，而且在骨子裏——正是因為他不承認，所以更是在骨子裏——在弗洛尔和他之間，總還有些什麼日常生活問題以外的東西。也許正是這點東西使得讓·皮埃尔到了二十八歲，不管跟他們在一起是享福也好，受罪也好，卻不想過另外一種日子，不想結婚，也沒有離開他們

的念头。至於他們呢？她呢？那就難說了，不過他們三個人相處得很好，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互相瞭解！沒有一個家庭，日子比這見過得更順當的……

就說把這些都算作是借房子住、吃飯、交不交工資的小事情，就算這是她在生氣的時候才說出來的……既然她已經說了，怎麼還能收得回來呢？正是這樣才使問題變得更困難了。找讓去？跟他談談？即使能說得和好了，他們中間總還不免從此存了芥蒂。又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呢？老早以前，就在日子過得最好的時候，當大家儘量少談這些瑣事的時候，當弗洛爾數也不點，什麼也不問就把他的工資接過來的時候，當讓·皮埃爾忍耐着不對飯食發表什麼意見，而讓也不為飯食操心的時候，這些瑣事已經有不小的重要性了。

証據是很多的。例如當讓·皮埃爾帶回家的錢比讓多的時候的情形就是一個證明。讓比他大兩歲，從來就不肯當碼頭工人。他在造船廠當個小工，向來就掙錢不多。讓·皮埃爾在父親去世，來跟他們住在一起的時候就開始在碼頭上幹活。那時是四六年，正是海港有點兒起色的時候。工作慢慢恢復，而且那並不是令人有所躊躇的工作，而是真正的、正派的、可以毫無內疚地坦然去幹的工作。多賣點氣力，每星期可以掙到很優厚的工資。老工人們說，看樣子要比戰前都強了。不難瞭解，那時讓·皮埃爾帶回家的錢多，比起現在有時整整好幾個星期幹不上一個鐘頭活，就靠失業工人証過日子，要感覺更自在些，更像是這家庭中的一個成員。人的情緒和一切願望，即使是最崇高的，也不能是沒有來由的。很久以來，無論是弗洛爾也好，讓和讓·皮埃爾也好，在他們所過的那樣的生活裏，都從來不大會有產生這種與實際無關、憑空而來的情緒的餘地。一種情緒並不會阻礙另一種情緒，欣幸的是恰

恰相反，有了某種情緒還會促成另外一種情緒。當你從童年時代起，每一天裏頭就沒有一分鐘沒有所謂生活的困難擺在面前需要你來克服，很明顯，當日子過得好一點的時候，心情自然也就好一點。在那時候，至少就讓·皮埃爾來說，就是這種情形。至於讓的心情是不是恰恰相反呢？不管怎麼樣吧，他反正是守口如瓶，他把在家裏，在他老婆面前可能有的那種隱隱約約的自卑感深深地藏在自己心裏。想到外面準在說他們過的好像是兩男一女的日子，也許不免還有那麼一點點吃醋的意思，可是他也藏在心裏頭。他們三個人都是這樣年輕，而讓·皮埃爾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可還是出門總跟着他們倆，又不找妞兒，倒像是……。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比這些“倒像是”來得更方便了。很明顯，在這些“倒像是……如此……這般……”中間，那怕是一鱗半爪呢，總有些情形是真的。儘管人們否認，賭神罰咒地說並沒有什麼。也許其中當真只有那麼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丁點兒吧。譬如說，讓·皮埃爾不是總覺得弗洛爾跟讓是那樣不同，而他們居然能夠合得來，實在是太不可理解嗎……？

確實，生活這個東西有時以很奇特的方式使某些事情慢慢地也就習以為常了。弗洛爾長了一頭黑頭髮，人挺活潑，跟那些比較矮小，比較溫柔的意大利女子有些相像。她有個哥哥叫文桑，比她大兩歲，和她相像得令人難以相信，那就是說，在有些特徵方面是他倒過來像女孩子。他的頭髮乾硬，緊緊地捲着，差不多是波浪形的，而她的頭髮可又平又軟。他們的肩膀和眼神像是用同一塊石頭刻出來的，意志是極端堅強。誰也說不上這些是從哪兒得來的。不錯，他們的父親有點意大利血統，不過他的姓可是個法國姓——達米安，而且是盧昂出生的。當弗洛爾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她把她哥哥看成是個偶像。在三八年夏天村神節把她帶到

本街的鴻運廳去參加她第一次舞會的也是他。这个小廳堂就緊靠着港口，現在已經被炸彈炸毀了。他們兩個人總是在一起，兄妹互相引以為榮，以兩個人如此相像為榮，儘管他是那麼健壯而她的体态却是那麼纖弱。

讓·格魯跟文桑从小学起就是同学。他們之間又是另一种不同。讓並沒有怎麼變，無論是氣力和其他種種方面，他都是在中等以下。他所以在造船廠做個小工，那是因為他從來就沒有什麼更高的打算。當有什麼大一點的事兒落在他的時候，那就跟穿上一件過於肥大的大衣那樣不合適。話又說回來，他却是個富於感情心地善良的人，也許如人家所說的那樣，有點善良得太過份，不過他的感情是不輕易流露的。他很少說話，要激他半天才開口。他在家是個愛幹幹這幹幹那的角色，因為在外面幹活掙的錢少，就成天在家裏做些小玩意兒貼補貼補家用。雖然如此，他跟文桑也是形影不離的朋友。他跟弗洛爾之間相同之點確實也是那樣的少，以致在一塊過了好幾年，她都沒有注意過他。在她看來，他不過是她哥哥的一個影子而已。

戰爭起了。他們家裏都反對德國人，反對貝當，不過也就止於此而已。父親从前多半是社會黨員，是個誠實和沈默的工人。他說他並不是害怕起來抵抗侵略，只是不信任那些過激分子。直到文桑接到參加強迫勞役的通知那天為止，他們就止於反對而已。到了那天，他們打听一下。接到通知的並不是他一個。譬如讓也接到了一份。他們在三十公里以外的鄉下找到了一個可以躲藏的地點。文桑和讓兩個人就一起去了。文桑已經訂了婚。他的未婚妻跟那時的弗洛爾一樣，也在拖鞋工廠幹活。文桑是在工廠下工時去接他妹妹的時候認識她的。他常去接他妹妹，而在認識這位雷蒙德以後，接妹妹的次數也就增加了一倍。雷蒙德和弗洛

尔一起等他回來，她們成了知心的朋友。有一年多之久她們得不到他的消息。

後來到了四四年夏季，讓獨自回來了。他說文桑參加了抵抗運動，參加了叢林游擊隊。又說他自己也很想陪他一起去，不過他想念父母，而且有人告訴他，像他弟弟讓·皮埃爾那樣躲在這裏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還可以重新找到活幹。不錯，他父母已經很老了，他要不在家，他們是要受苦的。家裏那些人，弗洛爾、父親、母親，起初都認為讓比文桑辦得對。抵抗運動嘛，當然誰都贊成，可是在這個具體情況下，人們不免有些自私……。他們想，文桑大概是給旁人撥弄了去的。父親說得更明白：“一定是共產黨人。”很奇怪，他說這話倒多半是懷着一種敬意的，可總還有點弦外之音：這是他們的事兒；既然是他們組織的，那總是为了他們的利益，如此等等。

只有雷蒙德熱烈贊成文桑。弗洛爾起初並沒有什麼光榮的感覺，後來听雷蒙德說了，才知道有一個哥哥在地下進行反對佔領者的鬥爭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讓也常談文桑的優點，談他去參加游擊隊的決心。不過有一點他可沒說出來，就是文桑和他吵了一架。文桑也許是到後來才明白的，不過他總是明白了。讓要是把什麼都說出來的話，他應該承認他是有一點懦怯，而文桑也曾經罵過他懦怯。父母年老不過是個推托，這點他自己心裏也明白。不過他想並不是一切都已完結，也許在文桑回來以前，他能有機會做點他現在有膽量做的事情，也好叫文桑能夠再瞧得起他。這樣的机会並沒有來到，而文桑也沒有回來。他給德國人逮住了，跟一個同伴一起被他們隨便綁在一棵樹上就地槍殺了。讓心裏想，如果他跟他去了，這個同伴準就是他，因為他們是形影不離的啊。

讓的这个秘密那時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起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作用。法國从納粹压迫下解放了，他还是把这个秘密藏在心裏，决心私自跟那个所謂“胆小如鼠”的脾气取得妥协，文桑在生氣的時候曾大罵过他胆小如鼠，弗洛尔也这样罵过他。他还恬不知恥地，竟在旁人面前假裝着他还是忠实於那早已徹底破坏了的女誼。

就这样，在弗洛尔心目中，讓代表着她对她哥哥的全部怀念。他們还是在在一起，就跟他們在不久以前，在战前跟他在一起一样。也就是这样，他們結了婚。弗洛尔同样也跟雷蒙德非常接近，而雷蒙德繼承了文桑生前对戰鬥的那种真正的忠誠，和他在犧牲以前發現了的、選擇了的那种生活方式。文桑在生前加入了共產党。雷蒙德也成了法國妇联的積極分子。由於她，弗洛尔也加入了妇联。

結婚以後，弗洛尔把她哥哥的全部照片鑲在鏡框裏，把報上有關他的消息和圖片剪下來，把法國人民义勇游擊隊支隊、法國共產党或者其他团体售賣的上面印着他的肖像的紀念章和餅乾陈列起來，就这样在家裏表示了她对她已死的哥哥的真正崇拜。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讓的良心一种强烈的譴責。一个人心裏要是老叨念着这样的事情，还能当真走向正直的道路，正視生活和一切問題嗎？事实上讓從來沒有喜欢过共產黨員，也不喜欢他老婆参加的那个妇联以及其他一切類似的組織。如果他在心裏樹起了這麼一堵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他和他老婆之間的高牆，那麼他和共產党之間还能有什麼旁的呢？不好的思想意識是一定会断送一个人，从內部腐蝕他的。不能正視外界事物的人，更沒有力量抵禦內心的誘惑。也許有些黄色工人正是这样变成的吧。

在造船廠幹活的讓很快就成了一个黄色工人。只要再稍稍走錯一兩步，那就完全毀了。他在尋找同盟者，尋找那些不但不以

为那是邪路，甚至还以为那是正道的人。他們甚至把你自己起初感到是卑怯，認為是你謀生的意志中的漏洞的东西称做勇敢。就这样，在造船廠裏，他虽然不是積極破坏罢工的先鋒隊，却經常是消極的黄色工人中的一个。他們想办法去上工，如果有人阻擋，也不坚持，就回家繼續做他的床头粘灯或者攔板——總能掙點兒錢吧——等明天早上再去鑽罢工糾察隊的空子。

至於弗洛尔之所以脫离妇联，主要倒不是因为她的丈夫的嘀咕。雷蒙德在四七年結了婚。弗洛尔也明白，她不能一輩子做文桑的未婚寡妇。她也並不認為她應該多等些日子。結婚這類事情是不能这样來決定的。雷蒙德遇到了一個愛她的人，在他身上重新找到了過去文桑在開始被她愛上時所有的某些優點，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更勝一籌。那是一位青年碼頭工人，就是克萊貝。而克萊貝是這樣一種人，已死的文桑決不會成為她和他之間的一種煩惱。大家都可以理解這一點。也許弗洛尔是例外。她由於雷蒙德的關係而參加妇联，也由於同樣的關係而脫離。她在後來碰見雷蒙德的時候，也並沒有責怪她。她把話藏在肚裏。因此，她不知不覺地就和她丈夫接近了。當她碰見雷蒙德的時候，還是繼續和她說話，不過從來也不想把那一下子破裂了的關係恢復起來。她對妇联並沒有什麼可反對的。然而年初有人去找她換領新會員証的時候，她拒絕了。妇联的報紙她也不經常買了。她說她不滿意本地妇联裏的某些人，說應該來次清洗，然後再說……。為了讓她說下去，人家還是想法……。然而她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也知道自己是誇大其辭，中傷人家……。對於共產黨，她也沒有什麼可反對的。她甚至還能繼續投我們的票，因為在這一點上，永遠對得起她哥哥這個問題變得再簡單也沒有了。

在這些問題上，對讓·皮埃爾特別起影響的是他哥哥。要不

然的話，他是會好一些的。他這個人跟吸墨紙一樣，最容易受人的影響。他的意志也不堅強，然而在外表上倒看不出來。他身體結實，相當魁梧，相貌也端正。在骨子裏呢，卻跟他哥哥是半斤八兩。他說，政治害死人，我才不管呢。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實在是因為他聽他哥哥說過這樣的話。讓也許並不當真這麼想，不過他可以很方便地拿這當作一個掩飾。在很多方面，他們兩個人之間的差別就是這樣。讓·皮埃爾即使走邪路，還比較公開坦白，也許正因此而沒有成為黃色工人。不過也得指出，在港口當黃色工人可比在造船廠難受得多。可是對他來說，這點並不是最主要的一點。如果你要鼓動這個小伙子，而又沒有考慮到這一個事實，那麼你第一步就走錯了。

讓·皮埃爾總認為帶回家的錢比他哥哥少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今天早上當他動搖不定，覺得還是不去的好的時候，正是這種思想使他下定決心去了。後來他又猶豫是不是該回家。這並不是因為他已經感到他所幹的工作當真有罪，而是因為他知道弗洛爾那時候一個人在家，而只有他跟弗洛爾兩人在家，讓看見了是不高興的。事情就是這樣。如果是兩個共產黨員工人的話，這樣的想法絕對不會在他們腦子裏閃過。在他們這種人家裏，可就不是這樣了。當人們墮落到認為奮勇當先去卸美國軍火是件正常的時候，即使他們還不能真正算是社會上最要不得的渣滓，即使人家可能給他們找出一大堆的藉口，但是在這種人的一切作為、感覺和想法當中總不免有些精神失常的情形……。自從讓·皮埃爾整整幾個星期沒有活幹以來，他哥哥竟比當他帶回家大量工資的時候還要妬忌他。讓·皮埃爾不是不知道。他慢慢地也就習慣了。是的，這些個事情是不足為奇的。不過也許他心想他哥哥的妬忌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他很明白，只要他稍微說句過分的話，

弗洛尔一定会發作的。她想，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即使她日後可能想到她這輩子是嫁錯了人啦，她也不會再有什麼改變。可是他不能完全自己欺騙自己。儘管他並沒有什麼行動，也沒有說什麼，可是他知道他是多麼夢想跟她朝夕相處，因此他總覺得对不起他哥哥。怀着這樣的心情，日子能過得好嗎？你能辦到嗎？可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跟你一樣……

想了半天，讓·皮埃爾還是決心回家歇一兩個鐘頭，先吃點熱的東西再回船去……

當他回到家的時候，果然不出所料，她正在廚房裏。家裏有兩份工資收入，弗洛爾便不必再出去幹活。單憑這一點，讓·皮埃爾就會想盡辦法別跟他哥哥有什麼不和。她那時正在削馬鈴薯。他問了聲要不要幫她的忙。她的兩隻手被涼水泡得又濕又紅。可是她馬上說道：

“怎麼樣啦？”

現在在事後想起來，他想到在這個“怎麼樣啦？”當中已經有了疑心，而他當時本應該感覺出來的。可是讓·皮埃爾從來就沒有那麼往深處想過。誰能料到她會突然提起文桑呢？他旁的事情倒全都能想到，想到一切可以責備他的話，想到他跟讓之間的什麼事情，可決沒想到這一點。

“來了一條大家嚷嚷了很久的美國船。所以我回來了……”

她很和藹地瞧了他一眼，像是放了心似的。

“沒有去是辦對了，”她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是讓的話，也許就什麼都不說了，就讓弗洛爾錯下去，而自己却暗中慶幸。讓·皮埃爾也許有很多缺點，可是沒有這樣的毛病。听了她的話，他的臉都已經有些發白了。他吞吞吐吐地說道：

“什麼？弗洛尔？可是我已經去了呀。我很难受，很久沒有……”

他想說出他的理由：很久沒有帶點像个样子的工資回家了。她起初有些驚訝，因为也許有些事情她沒有馬上听明白，譬如說，她剛才怎样会弄錯了，以为他沒去？他又为什麼在这个時候回來？……後來她就發作了：

“好吧，那就給我滾出去！”

“可是……”

“給我滾出去，別廢話！”

他看出他如果再多說一句話，她準会不再加任何解釋就把他推出去的。他張大着嘴巴，倒退幾步，实在半點也不明白这是怎麼回事。那样子比犯了罪还倒楣。也許正因为他这样子，她才又接着說下去。她指着牆上的鏡框說道：

“我哥哥！他就是为这个死的。你呢，你住在我家，会給他們幹活？”

这一下子可就引起了一大套乱七八糟的話來，可是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那些从來想不到，或者只有在發脾气的時候才想到的难以入耳的話。

現在，小門鬆了手，到了街上，先上……倒是先上哪兒去呢？……当然是上港口，要不，还上哪兒去？……讓·皮埃尔感觉冷得厲害。从昨天起，那是海洋边上極少遇到的难以想像的冷天，一片沉默，完全靜止，这一年像是要在滴水成冰，奇寒乾冷中結束……。他还沒有完全明白。給“他們”幹活，这“他們”是誰？美國人？文桑跟美國人又有什麼關係？“強迫勞役”？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可也躲了沒有幹。有人說什麼新佔領者；說得倒容易，究竟總还不一样！除非——大家也这样說——她認為汽油是

运給德國人的？也許是因为这个……。不管怎麼樣，要就是因为这个，要就是因为那个……或者兩個都是。

他又心想，要是我依了我的第一个念头，我就不回家了。吃點早晨帶去的簡單的飯食也就算了。可是往後呢？往後到了晚上还是会有这档子事兒。而且会更加嚴重，因为那時就沒有挽救的餘地了。而現在呢，还可以挽救。这是当然的。既然要到下午才正式幹活，那麼現在還沒有办坏什麼事情。沒有什麼？可得把弗洛尔嘴裏蹦出來的罵人的話除開。如果他們以为他要靠他們的錢过日子，以为他就是为了這點才一定要在他們家裏生活，那末不如馬上一刀兩斷，不再回去。要是这样的话，到不到船上去也就沒有關係了，而且隨便幹旁的什麼事情也都沒有關係了。不。應該听弗洛尔的話，还是不去的好，也應該做點什麼事情，來証明他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只是金錢和飲食而已。

当大个子弗蘭戈尔毫無把握地上他家去找他，而在半道上碰到他的時候，讓·皮埃尔心裏正在嘀咕着这些个事情。弗蘭戈尔性情急躁，總愛指手劃脚地說話，劈头就責怪他，顯然沒有想到他脚下踏的是脆弱的东西，过分使勁是要碎的。然而弗蘭戈尔留心保衛不讓它破碎的是千百倍更重要的东西，决不会注意到这个曾答应从美國船上卸猛火鮮血的讓·皮埃尔·格魯的不足輕重的顧慮。

格魯讓他說了不大一会就打断他的話头：

“这些个啊，我剛听說了。我贊成。”

“什麼？贊成？是誰跟你說了？”

“我嫂子。”

听到这样一个回答，人們總免不了怀疑那是不是開玩笑，那傢伙是不是在拿我取樂。在这样一个場合，大概不只是弗蘭戈尔

一个人会有这想法。大个子是尽量想法跟他討論，尽量想法不像人們所說那样“宗派主义”，可是这下可真是個極端的意外。不……格魯說的是真話。他最後相当調皮搗亂地說道：

“我不去了。但並不是看在你那套政治的面上。”

“那听便，”弗蘭戈爾讓他一步。他已經因为能把第一个碰到的人挽留不去而感到滿意了。“可是，你現在是上哪兒去呢？”

“跟你有什麼相干？”

弗蘭戈爾讓他過去。就算他撒謊吧，反正在罢工糾察線还能找着他。难道这会兒該一个一个釘着他們，一直釘到下午嗎？

第 六 章

兩条驅逐艦

这是亨利很熟悉的一个情况。为了紀念文桑·達米安，使他的名字不被玷污，必須防止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防止和他有親屬關係的人誤入歧途。为了克萊貝的關係——他跟他有時談起雷蒙德和弗洛爾，也應該如此。仔細盤算起來，在格魯家三个人当中，还是弗洛爾最值得關心。

讓·格魯呢，簡直不能把他算个活人了，他是不能容易挽救的了。讓·皮埃爾·格魯呢，由於这条船的關係，人們今天才对他注意得多些；在平時，他簡直是不大存在的，至少人們認為他是不大存在的。現在發生的事情却証明，並沒有什麼叫作不存在的人。

弗洛爾呢，那可不一樣。这也是因为她父親的緣故。她父親

甚至在四五、四六年還到我們黨裏來過，而他現在雖然不來了，甚至也許不投我們的票，可是依然還保留了許多好的地方。黨如果懷念他的兒子和她的哥哥的時候，就應該保護他們父女。他們是值得照顧的。首先是弗洛爾。如果她家裏發生什麼事情，那會是很不幸的。必須注意。即使把追念文桑這個問題拋在一邊，她也大大值得照顧。她是一個思想健康、誠實坦白的好女子。至於缺點，誰都有的。

當我們仔細觀察類似這樣的情況，看到其中千千萬萬的因素，有時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素，都能影響人們採取這樣或那樣的立場的時候，實在是會感覺驚訝的。真叫人相信，儘管你把問題考慮得再周密，也總還有例外，總還有特殊情況。除非你鑽到這個或那個人腦子和心裏，是意想不到會有那些曲曲彎彎的小道的，而你又沒有辦法在任何場合都能親自把他們一個一個都找來，把他們帶上正路。除了像和平、民族獨立、重新武裝德國、法西斯主義這些相當明確的大問題以外，其他的一切也都起着作用，都交織在一起，引導人們去保衛這些個，反對那些個。為了爭取他們，帶動他們，就必須面面都顧到，首先必須瞭解他們共同的生活，瞭解他們個別的生活。確實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是落伍的！應該照顧每一個人。

譬如格魯兩兄弟吧，我們說他們不是最值得關心的人。好吧。可是當我們稍微觀察一下一個工人怎樣有時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日積月累，互相影響而誤入歧途，當我們看到怎樣他還在許多方面跟我們接近的時候，也會做出壞事情來，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感覺到應該也關心他們。如果我們對他們注意一點的話，也許……。而且，人們有一天會明白，敵人除了那一小撮大家都認得、愈來愈騙不了人、單獨幹不出什麼了不起的事情的壞蛋以

外，还是需要人手的。他們会引誘誰呢？难道是我們当中最出色的那些人嗎？他們当然打算向弱的地方進攻。因此我們必須注意每一个漏洞。这是一场永無止境的鬥爭：一个一个地來保衛每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領導者……不，亨利馬上就打斷了自己的話头，打斷了他心裏所想的這句話。那是夢想！最优秀的領導者也決不会像亨利瞭解格魯一家人和達米安一家人那样徹底瞭解每一个男女，來一个一个領導他們。怎样解决這個問題呢？那就要党，要各个支部，还有各个羣众組織真正深入到生活裏去。还是大家听厭了的那句老生常談：不要閉關自守。希望我們的積極份子永远不要失去熱情，不要在雲端裏生活，不要在政治上採取“路过此地偶尔管一管”的态度，希望他們到羣众中去，做一个跟羣众一样的人。有了这样的党，那末每一个角落都將被我們耕耘到了。我們終於会做到这地步的！我們正在向这目标邁進！在皮佑住宅區的某些街上，我們的同志們認識每一个人，知道每一个人会做些什麼，不会做些什麼。在这些街上的伙伴們当中，今天早上是一个也不会走錯路的，一百个裏可能有一个。而且就是这一个，这时候也肯定地已經觉悟過來了。

要想每一个人都这样臨到最後關头急遽地懸崖勒馬，那就必須大規模地進行这样的工作，因为那十五个人当中，誰的問題也不比讓·皮埃尔更簡單些。除非你知道当这条倒楣船在我們港口的時候他們每一个人的生活情形，否則是想像不完他們的問題的。

*

就这样，在十點半鐘的時候，好不容易找回來了六个。勞貝已經洩气了。

幸而对方也做了傻事。

亨利和勞貝剛到潤喉酒舖來跟大家聚會討論当前的形勢，門就突然開了。這扇門只要稍微使勁一推，那邊上掉了油灰的玻璃就乒乒乓乓地直响，因為門的下緣已有點兒挨蹭着地面，尤其是在冬天。真叫人以為有人在砸什麼東西。

“你來看看！”

那是個很年輕的小伙子。剛跑了一陣，他這會兒連氣都喘不過來。他這話是對亨利說的，可自然也是對大家說的，因此大家都跑去看了。

這時有兩條美國驅逐艦，一前一後，從遠處海面上向港口駛來，帶着十分自信，儼然是這兒的主人的那副神氣。

“他媽的！”勞貝說道。“這是怎麼回事？”

旁人誰也沒有說話。他們在更仔細地瞧着。沒有疑問。他們已經看出在船頭上黑底白字的大號碼、四門對着他們的大砲，以及雷達。還沒有看到機關鎗，不過那是可想而知的。也還沒有看到什麼明確的標誌可以說明那是美國軍艦，不過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旁的可能呢？總不會是法國軍艦吧。而且，現在是不是還有法國驅逐艦，誰也說不上……

“這倒是新鮮事兒。”亨利說。

大家又是一陣感覺到寒氣颼颼。

“會發生什麼事兒？”勞貝又說了一句，他還在想着那檔子事。

那兩條軍艦走得很快。等到亨利和其他同志跑到港口，像在一个比較熟悉的磨坊裏那樣不顧一切地跑了進去的時候，那兩條驅逐艦已經開到防波堤尖頭上，在堤和岸中間拋錨，船頭對着棧橋。第一艘軍艦就窩亨利和勞貝那天在那兒釣魚的那隻破船不遠。這回把機關鎗都看清楚瞭，他們還看見水兵已經在演習起來了，其目的顯然是來吓唬人。他們把鎗口對着岸上從右至左掃了

一下，轉過來對着棧橋從這頭到那頭又掃了一下，再按反方向又沿着棧橋橫掃一次，又轉過去，這一下光顧了防波堤，再抬起鎗口瞄準那條勝利號輪船的甲板掃了一陣，然後低下鎗口瞄準碼頭，對準倉庫的一個個的大門……。他們把咱們當成是什麼人？他們敢情是發了瘋啦！

自從離開潤喉酒舖以後，亨利一直沒有說一句話。很明顯，他挺擔心。他最後說道：

“只要這裏面不是包藏着一件新的大事情，有時候它倒可能給我們有幫助呢”。

“當然囉，”勞具有點開玩笑似地說，“事情總有兩方面。”

“不，”亨利轉開話題，繼續嚴肅地說道：“首先，他們為什麼決定在現在開進來呢？很明顯，這兩條軍艦是護送那條勝利號的。它們本應該跟那條船一起開進來，或者至多晚一兩個鐘頭。他們也明白，要那樣做的話，就會引起怎樣的反感。那就會妨礙他們用正常的辦法來派工。這兩條軍艦在很遠的海面上等了很久。他們現在所以改變策略，那是因為他們對於用誘說的辦法所得的結果並不滿意。依我看來，這就等於他們承認今天早上儘管用盡了一切辦法，還是已經失敗了一大半啦。他們打算用另外一種辦法來進行。咱們預料得不錯。他們要拚命幹下去。他們要想法強迫卸貨。這麼一來，我覺得他們可是一錯到底了……”

“真的嗎？”上潤喉酒舖去通知他們的那個小伙子問。

“怎麼？怎麼不是真的？……啊！好吧，就算是錯到底吧，小把戲！”過了一會兒，亨利覺得這種說法並不解決問題。倒像這會兒還是說俏皮話的時候似的！他接着說：“是的。首先，全城這會兒應該都看到這兩條軍艦來了。這不是件小事情。一刻鐘以後，你再看看馬路上的人吧！他們即使是為了瞧熱鬧，也都

要從頭到尾地仔細瞧瞧這兩條軍艦。要是不來軍艦，咱們要讓大夥參加遊行還得拉拉汽笛，而且所得的效果也許要小些。現在這樣，等到造船廠和各工廠放工的時候，情形可能完全不同了。本來就沒有人能忍受得了，這麼一來，可就要引起眾怒。而且，對那些在船上幹活的伙伴們來說，如果以為事情現在還不夠明顯，那末還要怎麼樣呢？在美國大砲的保護之下幹活，真得這兒一個人都沒有了才成！瞧吧，單憑這一點，就準有人撒手不幹。”

“我早就這麼說過，”勞貝附和了這麼一句。

“只不過當你說的時候，情況可不一樣，”亨利糾正他的話。
“這個啊，這是個新的事實。”

第七章

對嗎，勒羅阿？

亨利一路上把克萊貝、瑪珂斯、吉東和呂西安一個一個聚合起來，他們也是去看軍艦的。——“不必啦。你們不是看見了嗎？這就得了。還用看什麼呢？有事兒幹，來吧！……”——在回到潤喉酒舖的時候，遇見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省委會那輛四匹馬力的小汽車停在門前。省委第一書記安德烈·戴西烈和亨利不認得的另外一位很年輕的同志就在門口。至於省委書記呢，他倒是挺熟悉的。在代替吉貝爾擔任區委書記以前，他曾經和他一起開過幾次會。他還不到三十歲，可是亨利在他面前卻總感到有點腼腆。另外那位同志歲數跟亨利相仿。平常見面的時候，安德烈·戴西烈總先問一句：“怎麼啦？事情怎麼樣啦？……”這回

他還沒問這句話，就把另外那位同志介紹給大家：“來，這位是保爾·維里埃，省委執行局委員。”——然後他把手按住維里埃的肩膀，像是加一個光榮的稱號似地添上一句：“是鋼鐵工人，在……”在哪个廠幹活？亨利可沒聽清楚。真糟糕，以後再說吧。

“怎麼啦？”安德烈·戴西烈問道，“怎麼樣啦？進去吧。”

他們一個接着一個走進餐室。安德烈可不是個肯規規矩矩坐下的人。他是個所謂急性子的人。跟他就不能講究，不能把椅子搬到桌子邊上圍成一圈再坐下。他已經一屁股坐在桌子上了，一隻腳就踩在椅子背上。他這樣一來，馬上就使大家一點兒拘束也沒有了。不過在開頭的時候，由於他的姓名的關係，大家還是覺得有點兒不好跟他說話。大家在聽到人家叫他安德烈或者戴西烈的時候，不知道到底哪是名字哪是姓。即使加上同志兩個字吧，那也不大合適。有一天，人們聽到有人叫他烈烈，這下子可把問題解決了，裏面又有姓又有名字，大夥就採用了這個稱呼。

亨利還是有點急躁——那是改不了的——三兩句話就把事情的經過說完了，也不加什麼自己的意見，不過事情的經過倒是沒有什麼遺漏。叫人有點傷腦筋的是：當人家講話的時候，烈烈老是沒完沒了地在幹些什麼事兒。他那兩隻手不能有一秒鐘安靜，一會兒從口袋裏掏出幾張小紙條，打開瞧瞧，又疊起來放回原處，或者扯成碎片，在身邊堆成一個小堆，一會兒又在面前的報紙上塗上幾筆。今天他掏出“工人生活報”印製的小記事本，翻翻弄弄，像是在找哪一天有空。如果你以為他也許不在好好地聽你說話，因而停頓了那麼一下，他就馬上會說：“不，不，說下去吧。我就是這樣子。”甚至連頭都不抬一抬。

保爾站在他身旁，一隻手扶在桌子上，聽了這話微微笑了一下，引得大家也微笑了起來。

他这一套必須看慣才行。在烈烈方面，那既不是漫不經心，也不是毫不在意。正相反，那是他的工作方式，總是同時做好幾樣事兒，而且來得那麼快當。要學他那樣，真得跟電流一樣。

可是他也好幾次把眼睛從記事本上抬起來瞧瞧勞貝，然而又沒說什麼。大概是要留到以後再說吧。

他一下子把記事本閤了起來，倒不攔進口袋裏去，却把它放在桌子上，一隻手按在上面。他痛快地把頭抬了起來，注視着還在跟他說話的亨利的兩隻眼睛。

他要是開頭就這樣看人，那倒也罷了。現在突然來這麼一副眼神，確實有點異乎尋常。真像是他在低着頭看東西的時候聚好了這麼一股子勁兒似的。這樣一來，就突然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亨利覺得自己所說的話得到他的贊同，更受到他注意傾聽。他可同時又想，這種同時用耳朵又用眼神聽人說話的樣子，這一對炯炯有光的眼睛筆直地注視着他，也可能恰恰相反，是在責備他，在挖掘、在探索他是不是有什麼話沒有講出來，或是有什麼話忘記了，隱瞞了。他仔細考慮了一下。不。烈烈這會兒的眼神還是表示同意自己所說的話的。烈烈甚至还稍微點了一下頭，倒像是他猜到亨利心裏在想什麼，特地來証實他的想法似的。亨利這就說得更俐落，眼睛也看得更清楚，用更少的話更快地說完了。

“好吧！這些我覺得都挺好。”烈烈把本來一直按在記事本上的手移到腿上，像是感到寬慰而嘆了口氣，把身子又挺了起來。“開頭走錯了一步，總是容易挽回的，不過……”

說到這裏，他情不自禁地瞧了勞貝一眼。確實是不由自主。他馬上又看看旁的地方。亨利也看出來了。

“……不過，你們好像也未免……。因此，咱們現在確實得努一把力，很大的一把力才能挽回了。大家在開始的時候都有點

措手不及。咱們應該從中吸取教訓。事實是這樣：咱們這個港口今天早上成了一件在某些方面具有世界意義的事物的試驗台這件事是千百倍地超出我們的範圍的。好，這點咱們以後有機會再談。現在不是單在這兒就能把什麼問題都一下子解決的。如果有人事先沒有充分想到這一點，那現在就該想到。千万不要有片刻的疏忽。這會兒，我看應該吸取兩個教訓。第一，不要像釣魚竿上的浮子那樣飄浮不定。情緒過於激昂或過於低落，都應該避免。照你所說的看來，很明顯，有些同志，也許差不多是每一位同志吧，有一陣兒過分自信，過了一會兒又洩氣了，再過一會兒，如果發生什麼事情，過分自信的情緒又來了。這有點兒像是全憑一時的衝動。這就說明咱們對整個事件沒有嚴肅的看法。咱們沒有能像風向標那樣反映客觀現實。同志們應該認識，咱們進行的是一場嚴肅的，非常嚴肅的鬥爭。譬如說……”

烈烈把膝蓋上的小記事本打開，看了一下剛才寫下的字，繼續說道：

“譬如說，也許不錯，來了兩條驅逐艦這件事情會對咱們有幫助，咱們也許能把早上被派了工的人找回來。此外還有更多的理由可以相信這一點。這也許不錯……。可是，却不能因此就認為萬事大吉了。有一件事情應該注意，那就是永遠不要低估敵人的一切手段。不錯，咱們有力量，有羣眾支持，也許不錯，敵人做了傻事，他們一般地總是過分忽略法國人的民族意識和覺悟，特別是我國工人的階級意識。在他們看來，法國怎麼會有那麼多共產黨員，那是不可理解的。他們未免過於容易自信了。他們太像是大老爺，以為咱們已經是個殖民地。但是在咱們這一方面，可不能因此就像他們一樣。戰鬥的時候永遠不要像入無人之境一樣，相反地應該隨時準備受到新的襲擊。因為事情永遠也不會跟過去

的幾次完全一樣。他們總會找到一些新的花樣。應該總是這麼想：如果咱們，咱們忘了些什麼，他們可是什麼都考慮到的。他們那一套東西整個兒就是為這些個事情而設的。即使事情不是這樣，咱們也應該當做是這樣來辦事，預防萬一……”

這種時常用“不錯”、“也許不錯”、“可不能因此”等等相同的字眼和語句說話的方式，使人覺得他所說的話都很自然，很親切，使人覺得說話的人也更平易近人。

“就拿失業工人來說吧，你們想到他們沒有？”

“確實沒有，”亨利不是沒有一點兒詫異和不安地瞧着其他的同志，坦白地這樣說道。

“好啦，他們可是會想到這層的。他們從前就幹過這麼一手。他們可能在港口或者在市政府把他們召集起來，對他們說：幹活吧，要不然的話，停發家庭補助金！那就不是失業而是拒絕工作了。”

“我可以說句話嗎，烈烈？”亨利問道。

“當然。”

“也許他們已經這樣辦了？克萊貝，這附近有哪些同志是失業的？”

“比埃隆、辜佛勒爾……”

“你馬上就去看看，好嗎？問他們是不是接到了集合的通知。總能打听出來的。”

克萊貝遺憾地走了，因為他想听烈烈繼續說下去。然而他沒有躊躇。那是一個任務。

“咱們怎麼竟把這樣一件事情忘了？”亨利還在說。“對，如果他們被召集過，那就得馬上想辦法跟他們談談。”

“我也正想到這一點，”勞貝說。

“好，一會兒再說，”烈烈接着說。“这就証明，必須隨時考慮對方，隨時記住，什麼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而我們是在跟強大的敵手打交道。好，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也是我到這裏來的原因之一。由於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这个海港的範圍，省委会作出了一些決定。明天下午舉行示威遊行，那是好的。不過光是这个區組織是不夠的，還得發動本省的其他部分，例如鐵路工人啦，其他工業中心區啦，農民啦。目的還不只是為了聲援，同時也是為了採取行動。這工作當然馬上就要組織起來。至於用什麼方式來進行，那得由咱們去找。譬如說鐵路工人們吧，咱們還拿不穩他們是不是把營場裏的工作都停下來了……。除此以外，我還打算在今天下午給明天的報寫篇文章。我要請他們登在第一版。‘人道報’當然甬提了，我就叫人打電話去。這是一件有全國意義的事件，要不明白這一點，那就什麼也不明白了。‘人道報’大概會派個探訪員來。所有這些行動都是因為這是一件有全國意義的事件。咱們碼頭工人應該懂得，咱們並不是孤立的。”

瑪珂斯心想，他今天早上就該把這一點說出來。很多碼頭工人，甚至是共產黨員，確實耽心會孤軍作戰，實在有說出來的必要。既然他沒有說，他就不禁自問是不是因為他自己對這一點也沒有充分的認識，他對這有一點兒懷疑。不能說他必須聽到烈烈肯定了這點，才算是有了把握。倒還不到這地步！不過……

“我想應該馬上先就這一點印發一份傳單。”他打斷烈烈的話頭，甚至沒有打個招呼就無拘無束地說，為的是彌補工作的缺陷。

“不過，”勞貝提醒道，“該上……”他很警惕地四面看了一下，看是不是可以說出來。“該上大樓呂西安家去。我早就想到把工會的油印機藏起來。工會周圍都是保安隊，他們會把油印機抄走

的。”

“油墨呢？还有旁的那些东西？”瑪珂斯問道。

“这些可还在工会放着呢。該去找出來，或者上旁的地方去想办法。”

“交給我來办嗎？”瑪珂斯又問。

“只要你願意。”亨利說。

“还有傳單的稿子？”瑪珂斯再問。

“特別要注意的是，不應該只是說到咱們並不孤立，也不應該只是說到要予以声援等等，”亨利補充道。“首先也應該說幾句話，解釋这件事情的本質。同時也說幾句話，談談咱們碼頭工人的特殊的責任。不應該矯枉過正，犯相反的錯誤。”

“如果你們同意，我就來起个草，完了再討論……”跟烈烈一起來的那位同志——也就是保尔——这样建議。他都已經準備坐到桌子邊，一隻手在衣襟裏摸索着找鋼筆。烈烈轉过头來看他，向他點了點頭：好吧。

亨利連回答都不回答。省委執行局委員，那还用徵求同意嗎！幹嗎不同意呢？但是保尔还是又問了一次。

“行嗎？”

“当然，”亨利答道。“当然。这是个好主意。”

等到瑪珂斯走了，保尔開始動筆的時候，烈烈接着說道：“好，剛才我說到什麼地方啦？对了，剛才我說这是整个省組織的事情，甚至是全國的事情。好吧，這裏的港口，那是非常重要的。而港口是你們的事情，是你的事情！（這句話是對亨利說的）有人有的時候甚至說：勒罗阿，他就只看到港口；區組織的其他部分就有點兒被撇在一邊了。歸根結蒂，你还是对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時期。要是把港口丢了，这區組織还剩下什麼呢？港

口嘛，你比我，比我們大家都熟悉得多。省委領導方面就在你們身邊。如果你們認為它能够在某一方面幫你們一些忙的話，它總是樂於幫忙的，但是它可不能把舵掌得跟你們一樣穩，對嗎，勒羅阿？”

在說這一声“對嗎，勒羅阿？”的時候，他把拳背輕輕地拍了一下亨利的胳膊，亨利也嚴肅地注視着他，回拍了一下。

“我們試着辦吧，同志！”

“你繼續領導，”烈烈鼓勵他。“現在我再說一遍，如果你需要什麼東西，你只管言語。為了這樣，我們想可以派一位省委領導同志跟你們在一起，以便更好地保持聯繫。這也是保爾·維里埃同志跟我一起來的原因。同意嗎？”

“同意。”亨利說。

烈烈更目不轉睛地瞧着他。難道他看出來了嗎？事實是這樣：亨利在心底裏稍微動了一下，好像是人家要給他來一個保護人，來一個跟在背後的監視員似的。他心底裏那一動與其說是不樂意保爾從此跟在他身邊，倒不如說是為了要擺脫這個愚蠢的念頭。保爾聽到人家說到他，也抬起頭來，瞧着亨利。這兩條集中在他身上的視線的份量可真不小哩！

“很好，”他想應該補充這麼一句。“他可以隨時指導我們。很好。”

話儘管這樣說，他可還不免要懷疑烈烈是不是有點兒耍手腕。他剛才那樣強調地說港口是他的事情，這是絕對誠懇的話嗎？是不是倒是為了使他更加容易接受這個監督，至少可以說是這個幫助呢？這麼辦可不好，因為如果他沒有能力，如果人家認為他沒有能力，儘可不必拐彎抹角，只管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好了。當保爾毛遂自荐要起草傳單的時候，誰知道他是不是已經有

这样的意思？……啊，亨利啊！你这是怎麼啦！你这是見了什麼鬼？像这样的想法，在党裏是不存在的。監督，這是什麼話？為什麼你倒沒有說是爭權呢？還有什麼？而這會兒，船還……。你罵勞貝，你也許還不如他呢。這兩位同志在瞧着你……。他們如果猜着你心裏所想的這些事兒，那你可就不用做人了！你这自命不凡的傢伙！

“很好！”烈烈接着說。他的眼睛還盯着亨利，帶着點微笑。
“現在……”

第 八 章

你瞧西多尼

現在……他可沒有再說下去，因為克萊貝回來了。

“烈烈說得對！……”他幾乎是喊了起來，連氣都喘不過來了。確實，不管事情是大是小，他從來不能平心靜氣地辦一件事。因此，猛一听這句話，也不知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們真想到了，真想到失業工人了！另外有一點，烈烈說得也對。他們還想出了一套手法。他們不把他們集合在一起，却上他們家去，挨家提出那個問題。這可太毒辣了。去排隊去吧，你！要不然的話，就取消家庭補助金。他們已經到辜佛勒爾家去過。這樣看來，他們當然也到旁人家裏去過。辜佛勒爾嘛，他倒是說了個不字，不過對他，這也是件嚴重的事情。帶着五個孩子，叫他怎麼辦呢？該給他們設身處地想想！”

“辜佛勒爾怎麼沒有想到早點來送個信？”亨利說。“旁人也一

样，真奇怪。”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烈烈說。“当他們这样着急的時候，他們就想：算了吧，別人準已經告訴他們了。”

亨利彷彿觉得这話裏还有弦外之音。不过这种感觉一会儿也就过去了。他不該再这样胡猜乱想，不是嗎？跟往常一样，克萊貝所說的那一番話倒是引起他反躬自省的一个机会：既然如此，当人家派一个人在你跟前的時候，你又有什麼可抱怨的呢？……幸而有人替你想起了失業工人……你还要怎麼樣呢？……得了，你要是个男子漢，今天晚上倒把这些事跟波萊特說說吧……。人家要看你的工作……不是叫你演万無一失的角色！……

“那該怎麼辦呢？”他高声說道，然而這個問題的確並不是对任何人發出的，从哪一點看來，他也是在問他自己。因此烈烈也就沒有回答。

“好了，他們这一下可把咱們这半天重新贏到手的東西一筆勾銷了，”勞貝嘴裏溜出這麼一句話。“他們还賺了呢。”

“你看你又洩气了。不是自滿就是消沉。”烈烈開着玩笑說。

“不是這麼說，”勞貝为自己辯解。“我这是觀察事实。是对还是不对？”

“这样子，”亨利繼續在自言自語，“就沒有办法跟他們接头了。沒有可能讓他們一起拒絕。那些答应了的人多半会个别地去。他們会小心提防，不在海港的進口，甚至也不在棧橋口上集合他們。他們準讓他們分散着一直到防波堤。真他媽的！怎麼辦呢？”

他先靜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始有条有理地思考，就跟人們扳手指算數目似的，而他也当真扳起手指來了。

“好。当然有罢工糾察隊对付他們。不过，還有什麼特別的办

法跟他們進行個別的接觸呢？再來一份傳單？……”

保尔驀地停了筆，抬起頭來。亨利繼續說下去。

“……再來一份傳單，當然啦，還有怎樣散發的問題……。即使只能交給罷工糾察員散發，總還是可以發得出去……。然而只要保安隊稍微干涉一下，他們是不是能安安靜靜地跟伙伴們談談，就很難說了。如果你把傳單塞在他手裏，塞在他衣兜裏，倒只要一秒鐘的工夫就行了。然而還是應該馬上印出來，比那一份還得早出來。幾點鐘了？十一點欠五分？再遲可要糟糕。只有打蠟紙的時間了。小阿麗娜用兩個手指頭打字，打得可不很快呢。”

“喂！”烈烈說，“在省委會打，可以快些，你們可以在這兒繼續起草那一份傳單。文字可以很短。可以省些時間，省些紙張，被人閱讀的可能性也更大……。坐上‘西多尼’，走大馬路，只消五分鐘就到埃彼路……”

埃彼路，那是省委會所在的那條馬路。至於“西多尼”，大家不難猜到就是那輛四匹馬力的小汽車了。

“這就行了，”亨利繼續說。“那麼……”

“那麼，我先來寫這一份？”保尔打斷他的話頭。

“不，”亨利說。“如果你贊成的話，這一份我來寫。”

他就坐到桌子邊上。但是他要寫了，可就得費些時間，不能繼續思考旁的問題了。為什麼不讓保尔來寫，却要自己寫呢？……難道不又是剛才那個糊塗思想作祟嗎？幸而瑪珂斯剛回來了。

“想來想去，”他站起身來說道，“我還是不寫的好。瑪珂斯，你來寫好不好？這位同志可以繼續把他那一份寫下去，嗯？”

“我來試試，”瑪珂斯說。“短短的就成了吧？”

“所以，”亨利又合起手，把食指伸出來，繼續說道，“傳單，那不過是最低限度的工作。此外還得研究怎樣能最好地散發出去。

時間倒還有。可還有什麼事呢？還有什麼事呢？”他從牙縫裏迸出這幾句話，一面輕輕地敲着大腿，好像這樣才能够帮助思考似的。

“當然不容易……哈！我可想出一個主意來了！咱們在市政府裏還有幾個同志，至少是同情份子吧。找一份帶住址的失業工人的名單。他們能够挨家跑，咱們有了這樣的名單，難道就不能也挨家跑嗎？咱們還有足足兩個鐘頭工夫。你們看怎麼樣？”

烈烈，你只要瞧他那副神氣就行了。他覺得這主意妙極了！保爾也是一樣。只有勞貝覺得不大好辦。克萊貝可生氣了：

“怎麼不好辦？又不是有成千上萬。幾個人分頭一找就行了。”

“騎自行車，”吉東說。“比這難辦的事情都辦過。”

“如果你們同意的話，我去，”克萊貝接着說。“該找誰要名單呢？”

亨利把他們的臉一個一個端詳了一下。都是好同志。巴比雍不是黨員，但是……。他可以放心地把名字說出來：

“保爾·勒辜爾、老克呂雄——注意，克呂雄是綽號，不過那是一樣，他的姓是蒲戴伊翁，還有皮爾·薩爾維，你是認得的，在戶籍處工作。他是個社會黨員，不過是個好樣兒的。也許倒是從他那裏拿到名單的可能性大些。”

克萊貝那股狂熱勁兒，還有亨利那副比較含蓄的興奮勁兒，感染了烈烈和保爾。保爾站起身來，傳單已經擬好了。

“現在，”烈烈說，“咱們就來討論這份傳單，過一會兒那位同志——他指着瑪珂斯——寫完了，再討論那一份，然後我就走了。不過我先還有個主要的問題，我正是為了這個問題來的。你們看怎麼樣，今天晚上開區委委員會好嗎？”

“我也有這意思，”亨利說，“不過不忙通知。只要下午一忽兒

工夫就通知過來了。”

“也許雷翁·桑戴爾能來。這裏發生的事情，他大概還不知道，不過無論如何今晚是可能來的。他要知道了，當然更會來了。”

雷翁·桑戴爾是負責省委會工作的那位中央委員同志。

這時候烈烈發現他手上還拿着那本小記事本。他所以這樣拿着，正是怕忘了什麼事情。

“啊！我忘了。”他說。“這事情原不那麼急迫，因此更容易把它忘掉。剛才當你說話的時候，我在我的記事本上看了看因為這件事而要耽誤的那些會。尤其是反對武裝德國的簽名運動的會。說耽誤，那是不完全妥當的。相反地，咱們如果換換想法，也許還能利用機會，拿所發生的事件做中心，來進行動員工作呢。不過我倒要問問你們，你們是不是想到，不要因為這個就把其他一切都忽略了。隨便什麼都是有用的。”

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這末一句話是他的口頭禪。每個人都有他的口頭禪，那是思想的延續。當人們開始執行某個計劃，那並不是說就永遠也不能稍微改變一點，不過在可能的時候，不要把計劃一古腦兒都推翻，這總是好的。不要隨隨便便抓住一個藉口就放棄這個計劃，另起爐灶……

“對了，我要參加今天晚上在木板房裏舉行的青年舞會，我們還要喝杯咖啡呢。”克萊貝跳起來說。他還沒有走。他得費很大的時間來穿他那件皮夾克。那件可憐的衣服，兩隻袖子的裏子都開線了，手都不知往哪兒伸進去好……。不過這回他倒利用穿衣服的時間，把烈烈所說的話從頭到尾都聽了。

“我們那條街啊，”弗蘭戈爾說，“明天早上要挨家挨戶徵集反對武裝德國的簽名。我不能參加，真可惜。”

“还該多想想，也許能有办法，”烈烈又說。“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着的，隨便什麼事情都是有用的。”

*

至於傳單，發生了一點小小的麻煩。当烈烈把記事本放回口袋的時候，瑪珂斯起草的那一份已經完成了。他們就打他那份討論起來。还是为了那个道理：最迫切。一切都很好。只有一兩個無關緊要的字要改一下。烈烈用拉丁文說了声“音普利馬都尔！”大夥猜想那就是可以付印的意思，可誰也不知道这个字的來歷。他們又都笑了起來。

保尔手上拿着他的稿子。他先遞給烈烈。烈烈說：“不，不！給亨利。”

亨利接過來看了。等他看完了，他不作一声，遞給烈烈。

“看样子你好像不大痛快。”烈烈这个人，什麼也躲不过他的眼。他一面開玩笑似地对亨利說，一面面帶微笑瞧着保尔。保尔自然也微笑了一下。最窘的还是亨利。

“你先看了再說吧，”他說。

“不，你先發表意見，”烈烈坚持。

“我同意，不过还是你先看看，看完了，可以討論得更好。”

亨利确实希望能有時間先想一想。这份傳單一點也不中他的意。这並不是一份坏傳單。一般地說來，是还过得去的。要說的話上面大概都有了。不过今天所要的……。也許不是旁的，而只是語气的問題。無論如何，对碼頭工人來說，这可不合要求。應該更簡單，更明瞭，直截了当，不繞弯兒。就跟要印得快，發得快一样，傳單上所寫的也應該能看得快，瞭解得快。

然而在發表这个意見以前，亨利一定要自己先盤問一番，弄个一清二楚。等一秒鐘吧，不会再多：这个批評的意圖是不是会

被解釋為別有用意呢？是不是又是剛才的那個……？不。倒是不会。然而却不應該自命不凡，老兄。老老实實，还是不說吧。

除此以外，還有一層：批評一個省委委員，這可……。儘管可以說，在咱們中間，批評是一種習慣，是日常生活，然而說這又有什麼用呢？當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除非你自以為了不起，在開口以前舌頭總得先打幾個轉……

幸而當烈烈抬起眼睛的時候，倒是保爾本人來為他解圍了。

“這回該你不痛快了，”他笑着說。

亨利把他的意見說了出來。

“我想亨利說得不錯，”烈烈加上一句。

“我也是這樣想，”保爾也加重語氣地說。“碼頭工人嘛，我可是一點也不熟悉。而且這不過是份草稿，寫出來就是準備修改的。同時這是在你們談話的時候，倉促搞出來的。現在咱們一起來修改。來，亨利，該你執筆……”

批評一份傳單、一篇文章，總比修改來得容易些……。結果亨利還是脫身了。還是那句老話做救星：你們知道，我沒有上過幾年學！

“你知道，我們也是一樣呀！”烈烈說。

在家裏，總是波萊特把錯的地方改過來，把一切都整理得好好的。這還不算，有時候她差不多整個都重寫一遍。她就有這一手。這會兒波萊特可不在……。幸而還有瑪珂斯，他把腦袋探過亨利的肩膀來看……。他也沒有上過幾年學，然而他可挺能讀書！當然不是什麼都能看。對了，說到波萊特，她是不是已經通知了婦女們呢？

在分手以前，亨利又跟烈烈私下談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把烈

烈拉到一边，站在四匹馬力的小汽車後面。

“什麼事情？”烈烈問。他也許不喜不喜欢这样喊喊喳喳地低声說話。

“勞貝那档子事，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一个字兒也沒提。”

“我想还是不提的好。你不是已經跟他談过了嗎？既然这样，那就行了。他自己知道該怎麼想法。我的意見跟你一致，這一點他是不会怀疑的。在目前，这就够了。應該隨時提防別鬧决裂，尤其是今天。”

“用不着决裂，你說句話就行了。說了也許能幫助他当天就加以改正，而且也就不至於看起來只是我跟他之間的事情了，你明白嗎？”

“就最後這一點說來，也許……也許你是对的。不过也許你也應該自己問一下，在你这方面，你是不是也有那麼點兒意思呢？啊！可別以那样的形式，別把事情表現成为個人間的事情。我說得不对嗎？那你為什麼先看受批評的人是誰然後才看應該解決的問題呢？個人的过失從來總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决不應該做得好像是在跟一個人糾纏，把什麼都集中在他头上。”

“你很清楚，我並不是跟誰过不去。不过勞貝，由於需要的關係，我跟他一直共同工作，而很久以來，我就看到这位同志在走下坡路。我不能眼看他倒退而不吭一声。”

“十分同意！只是再沒有什麼事情比这个更需要小心的了。你瞧‘西多尼’。虽然並不怎麼舊，看样子可老得不得了，是不是？哪兒都不合轍了。瞧这个……”烈烈用脚踢了踢後面的橫档兒，它的一头是用一根線吊起來的。“旁的地方也跟这差不多。然而你知道我們是怎样利用它的……”

是的，亨利是知道的。省委会這輛可憐的小汽車，舊得簡直什麼顏色都帶上了。糟糕的是沒有什麼別的办法。一輛汽車是需要的，而為了買這輛車，大家已經竭力節衣縮食了。從前那輛很舊的小卡車，現在雖然還在，然而它經常拋錨。跑長途的時候，老要耽誤時間。尤其是在送好些同志到不同的地點參加會議的時候。時常是四五个同志半夜裏給拋在荒野裏，到第二天再乘火車或者公共汽車回來，身上又冷，肚子又餓，沒完沒了的花錢又實在不便讓省委会開支。

有了“西多尼”，情形多少好一點。是同志們好一點，而不是車好一點。有時裏面一擠就是六個人。至於五個人，那是常事。理由是總有一個人走得不遠就要下來的。

當他下車的時候，別人伸伸腰幹說道：“下回可決不能坐上這麼多人了。這十公里路上我一直渾身發麻，現在都不知道怎麼待着好了。”或者是：“老弯着头頂住車頂，我準要得歪脖子病。待會兒你瞧我在會上歪着脖子講話吧！這麼弯着头頂住車頂，走不了五十公尺就碰上一道溝，還不是小溝呢，真够你受的。”碰巧車上有個當省議員的同志的時候，那真該讓他談談他對公路的看法！真該讓他坐在人家膝蓋上，叫他也把头頂着車頂！說到車頂上的燈，還有邊上的小燈，那當然早就碰壞了。幸而一路上大家都是興高采烈。要是勞貝在車上的話，他逗人樂的本事可大了。上一次在一個縣裏進行補選競選運動的時候，車裏那些擠得跟罐頭裏的沙丁魚一樣的人們笑得直不起腰來，叫人想起勞貝的故事……。且聽他的故事吧……

去年冬天，勞貝擠在那輛小破卡車裏。外面下着好大的雪！凹地裏的雪都能沒到你脖子。狄德祿跟他在一起。勞貝開車。那是一條高出地面的凸道。兩邊是陡削的凹地。從前是採石坑。

正好在這地點——要出事情也總是在這樣的地點——喀！前燈滅了！狄德祿馬上着急了：“剎車！剎車！”——“好，”勞貝不慌不忙地說：“你不知道車閘不靈了嗎？”好。車子在黑暗裏繼續前進，碰在雪上自己停住了。——“哎唷！”狄德祿打開車門說道：“咱們差點兒沒掉下去！”勞貝想看看他們是停在什麼地方，從狄德祿剛下去的車門探出身子去。呵！他忽然听到底下深处有喊聲發出來！他們正好停在一個窟窿边上。我的狄德祿哪，在下車的時候……

再過一兩個村子，等到第二個人下了車，車上的人稍微舒服一點，開始時的一切痛苦就給忘記了。可是這時候“西多尼”雖然載重減輕了一些，可得把速度加快了，因為不是在臨開車的時候等人，就是在路上找一個報上沒有登出地址的會場，總得耽誤點時間。在後面這種場合，就得借重“西多尼”的前燈在黑暗的村子裏找佈告——如果有的話。在牛走的小路上，在這麼高的人行道上，倒呀，倒呀！有時候，佈告上倒不光是寫着“節日廳”或者“市府廳”或者“杜福廳”等字樣，也還寫着地址，可是路上就沒有人可以打听打听。跟着人羣去？在某些村子裏，所謂人羣有的時候就是四五個人。怎麼辦呢？只好讓第一個下車的人在開會前一個多鐘頭就下來。這樣就有時間讓他獨自在村子裏想辦法，讓他在回來的時候帶來談笑的資料。

回來的時候就更妙了。走得最遠的人把旁人一個一個接上車，“西多尼”就又擠得滿滿的了。照規矩，上車的地點是預先約定好的。可是譬如說，在最冷的天氣，在人行道上冷得直跺腳等了那麼兩個鐘頭——就說是夜裏十二點到兩點吧——而在你身邊的那位同志或者同情份子已經跟你嘀咕了十來遍，說你簡直是瞧不起他，不肯利用等車的時間上他家去吃頓便飯喝杯酒。他隔不了三秒鐘就抱怨一次天氣太冷，咒罵一切鬼神，而為了安全等等的

關係，又不肯把你撇下，这就使人更加覺得寒氣徹骨，而他家离這兒只有兩步路，上他家廚房裏去吃頓便飯喝杯酒，總該舒服得多。說來說去，你終於答应了。他說，你瞧，你早就該听我的話，現在嘛，他們說來就來了，你不得不吃得飛快……。塞呀，塞呀，而你本來有的是時間可以慢慢地吃，不用打嗝兒，同時還可以嚐嚐我家的酒的。來吧，再來一杯潤潤喉，好吃得快些。你隨時隨刻都得把門打開點兒，听听是不是有在村子裏找人的汽車的馬達聲音，看看是不是有車燈的光亮掠過漆黑的夜晚。等到有了消息，而看樣子車子還沒摸清方向的時候，你就得趕緊撿起你的衣服和提包，時常還有帶得太多而沒有用了的文件，或者是沒有賣出去需要退回的報紙，有時候像個馱滿了東西的小驢似的，按照你的判斷，朝車燈或者馬達聲音的方向跑去。你早就耽心同志們會找得不耐煩，不等你就走了，讓你自己想辦法，讓你帶着不眠的一夕，帶着渾身的寒意，帶着糟塌了的時間回去，而第二天每個人都毫無表情地瞧着你……。這樣的夜晚哪！……真有說不完的故事。

而“西多尼”呢，它可一聲也不吭地忍受這一切。沒有辦法，差不多每一個人都用它。這一個愛忘記加油；那一個倒是常想得到，可那時候並不需要；另外一個以為車上的牌檔跟那輛破小卡車上的一樣地沒用，想用三檔開車，結果不行，心想有什麼毛病，就獨自在街上把它推了三百多公尺，送到汽車房去。大家還不敢有什麼說什麼。說了也管不了什麼用。問題可是嚴重的。用到“西多尼”的時候，總是為了重要的事情，而事情是這樣的重要，“西多尼”的健康就從來只能算是小事情，只能算是附帶的問題了。大家把“西多尼”的問題提出過一百次，也作出了大有英雄氣概的決定，懲辦了“破壞文化的野蠻人”和“損壞車輛的兇手”，討論

了“器材的死亡”！可憐的“西多尼”，它是現實情況的犧牲品……。哪怕只要有兩輛車呢，那就好辦了！……光這一輛，即使是小心保養，仔細照料，它肩膀上扛的份量總是太大了，總是喘不過氣來。這個嘛，亨利是知道的。至於“西多尼”那檔子事兒跟對勞具的批評有什麼關係，他可不知道了。

*

“好了……咱們人，有時候也跟這一樣。當他們犯了一些錯誤的時候，應該看看他們扛的担子是多麼沉。咱們的錯誤，即使是嚴重的，也跟那些一輩子什麼也不幹的人的錯誤不是一回事，你明白？勞具即使在走下坡路，你只要看看他的生活，看看他過去的生活，也看看他現在的生活，你就可以看出他依然是個不可多得的人。你可以想像得出，他還會做許多好事情……。當一個人做過許多好事情的時候，你就更加感覺到他在走下坡路。如果你發現一個有勞具那樣的品質和知識的青年，即使有他的一切缺點，你也會高叫起來，說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不是嗎？你會撲到他身上去，錯不了。就是這樣，人們有時把好材料扔在垃圾堆裏，真浪費。”

“你所說的這些，我都能想得到，”亨利有點不耐煩地說。“不過問題不在這兒。問題是他今天早上犯了很嚴重的錯誤。是勞具也好，是別人也好，你可別以為我跟他有什麼私人的意見。事實既然是這樣，如果咱們不吭聲，那就要黨和總工會對這個錯誤負責。連最好的工人也都不会瞭解他的。到明天，這問題還是要提出來的。他們不会要他當工會書記了。我甚至可以相當肯定地這樣說。照我看來，咱們到時候還不能違反工人們的意思。”

“當然。”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我想，就今天來說，你說過的那番話就夠了。得讓他自己去反省。你想一想，如果我跟他說些什麼，他把門砰一下關上就走了。那就使咱們很尷尬了，尤其是在當前的情況之下……。咱們需要他，是不是？明天，後天……”

“照我看來，這裏頭總多少得玩些花樣，”亨利說。“咱們總可以好好地把它說的話說出來，並不一定須要決裂。”

“我很遺憾，沒有把你說服，不過這有什麼辦法呢？……再考慮考慮吧，你看看……”

第九章

造船廠

“我真不明白，”巴比雍說，“省委會派人下來，直接掌握工作，這還說得過去……可是中央委員會……真奇怪！各有各的崗位呀！……”

他可沒有打算明確地說是怎樣的崗位！光看他那隻擺動着的手就夠了。那天在各支部聯席會上他對勞員說：“你這是怎麼啦！”那時不就是這個姿勢嗎？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我們一家人了，”亨利對他說。“你失去了習慣。你對什麼事情都大驚小怪。總是這樣子的呀：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就有人到咱們這兒來。黨從來也不把咱們拋在一邊。”

“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人？我馬上就要請你重發黨証給我，我可還要那麼說！”

“我說啊，那也不會使你恢復你的習慣。你得重新學習。”

“你啊！你在開我的玩笑……”

亨利懂得，要讓巴比雍回到黨裏來，最好的辦法是千萬別勸他。他會自以為是人家在求他。倒是該裝做沒有他也行。要是有什麼事情缺了他也辦成了，那他簡直是跟被人抽了一條肋骨似的那麼難受。

“已經到中午了嗎？不對吧？”

海軍造船廠的大汽笛在吼。

“才十一點。”

“這是怎麼回事？”

“我敢打賭，他們準罷工了。”

“那就有兩個鐘頭了。這麼看來，那兒可熱鬧了！”這是勞貝的註解。

按照正規，汽笛叫兩次，一次在十二點，一次在一點放工的時候。

“要是這樣，一會兒就可以知道了。”

果不出亨利所料，整個一條塞巴斯建—莫爾耐路邊的鐵柵欄上開始攀滿了人，遠遠地瞧着那兩艘美國驅逐艦的晶藍色的側影。瞧着，當然還不只是瞧着而已。

這時亨利從衣兜裏掏出一張紙片。他沒有記事本。“工人生活報”印製的記事本可真適用。真的，能不能得到這麼一本，可就全看這會兒的工作幹得好壞了。哈！你就是為了這個才想起“工人生活報”！……真的，造船廠參加罷工的有多少人呢？嗯？……一點也不知道。要是“工人生活報”的那位老前輩加斯東知道了，你會看到他捩着鬍子，耍弄着手杖，說：哈，你這廢物！就這樣還想得“工人生活報”的記事本？你立了什麼功？你

說！如果你遞了立功的決心書，那麼……那麼也許可以商量商量！……加斯东在上次省工会開代表大會的時候到這兒來過。前一次，那是貝諾瓦^①。說真的，勞貝那兩次早已引起人家的注意了。既然如此，那倒不能說亨利現在是言過其實。勞貝有問題並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真的，當貝諾瓦注意到……他却並沒有發脾氣……。貝諾瓦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比較婉轉的。在當時，好像並沒有什麼，一下子就過去了。直等到稍微過了一會兒，你才開始感覺到他是批評了你；或者才開始想到你應該高興，而且還不是普普通通的高興——如果他談到了你的優點的話。就這樣，貝諾瓦好像純粹出於偶然一樣，那次提出造船廠工會書記路易·魯波作為大家的榜樣。魯波剛當選為全省五金工人代表大會代表。他那時可不是共產黨員，現在也還不是。然而從那時起，他一直照着貝諾瓦的話做去。貝諾瓦說的話真有遠見！今天造船廠發生的事情就見了效。此外，還有可能……因為直到現在為止，這次汽笛聲還只是一個標誌呢！

“你一個人在笑什麼？”巴比雍問。

“沒有什麼……”

是的，亨利一面把紙片打開，一面想到那些往事，尤其是想到加斯东，情不自禁地微笑開了。上級同志們……。可以設想，明天早晨，在看報紙的時候，也許甚至就在今天，在無線電廣播裏，當他們知道這兒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上級同志們……還有莫理斯^②，雖然遠在外國，哎喲！……他們就會想到咱們在這裏，想起咱們的面貌，咱們的名字，咱們的姓。他們會說：海港上有誰呢？噢！是了……有他，還有他……。他們是放心呢，還是……

① 加斯东·孟慕梭、貝諾瓦·佛拉商都是法國總工會的領導者。

② 莫理斯·多列七，法國共產黨總書記，當時在蘇聯養病。

亨利不再微笑：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莫理斯，虽然远在外國……

路途尽管是万千公里，然而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当莫理斯上次到這裏來的時候——真好像就是昨天一样——有人把亨利介紹給他，把他做过的工作簡單地告訴了他。

莫理斯一面緊緊握着他的手，很快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後只讓亨利一个人聽見，輕輕地說：你是个好同志……

不，亨利不再微笑了。

莫理斯，他虽然離開那麼远，也許會想起这件事情，心裏想……

“咱們上級的同志們信任咱們，”亨利在站起來的時候相当高声地說。

這句話是突然脫口而出的，前後沒有联貫，也像是無緣無故說出來的。由於它是衝着巴比雍說的，人家还以为那是繼續他們兩個人剛才的談話呢。

只有巴比雍大致猜到是怎麼回事。他走到他近旁，近得連他喘气的声音亨利都聽見了，悄悄地問道：

“亨利，你怎麼了？你这是怎麼回事？”

“沒有什麼，老兄，沒有什麼……你不要胡琢磨。……”

*

亨利重新坐下，在他那張紙片上簡單地寫下“妇女”兩個字。然後又在下面寫下“起重機操縱手”幾個字。

那就是說，有兩件事情不能忘記：第一，應該通知克萊貝的老婆——妇联書記雷蒙德。她还在拖鞋工場幹活。那邊在中午工人都要走出來的。雷蒙德是个最可寶貴的活動分子，現在是區委執行局的委員。克萊貝得她的幫助不少。他之所以進步得那麼快，

那是因為……他想趕上她。就活動分子的家庭來說，他們夫婦是與眾不同的。他們兩口子當中，是女的走在前面。人家可能說她自己對這種情況有點感到不自在。到底為什麼呢？……反正事實是這樣吧。她盡一切力量促使他走到自己的前頭，自己可也不慢下來……。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的，我們擁有很多這樣的活動分子。我們常這樣說，說的次數愈多，事實也愈變成真的了。

第二，跟去找失業工人一樣，也該去找那些起重機操縱手。他們雖然只有十來個人，可是起着決定的作用。尤其是當對方找不到碼頭工人的時候，那就完全仰仗起重機操縱手了。要沒有他們，當兵的和美國人就會毫無辦法。而起重機手呢，那可不是隨便拿一個失業工人或者黃色工人臨時可以訓練出來的……

紙片擱進衣兜裏……手絹上打一個結，這就更有把握不至於忘記了……

上級同志們的面貌、眼神、他們的風度，都活生生地浮現在他眼中。他們再也不會離開亨利；他們就在他心裏，跟他在一起，永遠在一起。他意識到這一點，明白這意味着什麼。

關於造船廠那一方面，他們是猜對了。

布拉撒爾來証實了這一點。

“行了，我們離開工廠啦！”他老遠就叫着。他在跟他們握手的時候又說：“我拿得穩，知道準能在这兒找到你們。你們碼頭工人哥兒們愛喝的是白葡萄酒！”

“你說得倒好！我們從今天早上到現在剛喝上這一杯呢，是不是？”

這句問語是對潤喉酒舖的女掌櫃的說的。

“可不是嗎！”她回答道。還是她那句老話：“那年初頭啊，也許……可是現在呢……”

她說這話的時候心裏大概在這樣想：什麼都完了。或者是在想：一九〇〇年哪，那是好光景！……再也沒有……。

布拉撒爾看看他們人是不是太多……五個。

“那麼，給他們再斟上酒吧，”他說，“算是過年我請客。

這些個都是一霎時的事情，因為他急急忙忙地來，想馬上說幾句話。

“嗯。事情有點突如其來，一下子就罷半天工，一直罷到中午，是不行的。要不然的話，運動就只能強迫命令的了。這跟要求改善待遇畢竟不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同意。要不是星期六，也許會罷整個一下午，第二天如果不是星期日，甚至還會再罷上一整天呢。你要是一直解釋到中午，那就成了。可是這兒中午一離開廠，就好比面前擋起一座牆。把原來能辦到的事都限制住了。我們決定罷一個鐘頭，從中午到一點，再也不能更多了……。不過等到驅逐艦一開到，船塢裏，船廠裏，大夥全都惱起來了。我們稍微試探了一下伙伴們的意見，看看是不是這個樣子——他把大拇指和中指跟捻一粒穀子那樣比劃了一下——嗨！沒有一會兒功夫就決定了。決定，這還說得不大恰當，大家甚至沒等到決定就動起來了，誰也不再留在工作崗位上了。實在應該規定一個時間一起離開工廠，應該組織一下，免得大家零零落落地走開，各走各的路……。那時快到十一點了。十一點，不過是說說罷了。即使早一個鐘頭，也必須這樣辦。”

“你看……”亨利對其餘的人說，“那兩艘驅逐艦。”

“情況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成熟，”布拉撒爾說。“伙伴們馬上就排起隊來。我們原來以為會在大門口碰上保安隊的。結果沒

有。大概是我們行動得太快，他們還沒有得到消息吧。他們只知道我們要在中午罷工。因為這會兒比較平靜，我們把工會的旗幟扛出來了。有人說：‘也來一面藍白紅！’^①當然總有人反對。七月十四那一天在街上，扛面藍白紅，那已經是習慣了。甚至五一偶爾扛上一面，也行。可是在工廠裏，他們只願意拿紅旗。他們說只要紅旗。尤其是在停工的時候。但是這一次可只消兩句話就把他們說服了。把藍白紅三色旗在美國船面前舉起來，意義是很明顯的，跟紅旗差不多有同樣的戰鬥性。這兩面旗也並不互相妨礙……而且，這樣一來，還可以來一面銅鼓，一支軍號，只要不把这些擱在隊伍前面也就是了……。住在郊外的伙伴們因為怕沒有汽車回去而有些猶豫。‘他們可不能不等我們就開走了啊。’‘請放心，我們跟着你們，’司機們說。真的，你知道，我那天晚上在會上講起過的那個支部的司機，他申請入黨了……。情緒就更高啦，因為這裏面牽涉到領導問題！嗯？領導問題？……謝謝，大家情緒都很好……。對，他提出光榮的要求，他要緊跟着隊伍走，你就會看到他，他們馬上就到了……”

“該迎上前去，”亨利說。他又問保爾：“同志，你來嗎？”

布拉撒爾把他的自行車跟旁的同志的車都存在潤喉，在路上他又接着說道：“我說，你們那位魯波，真是個好樣兒的！儘管是個教士，他也挺起勁呢。”

在布拉撒爾嘴裏，所謂教士實際上只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而已，顯然並沒有什麼惡意。

“我跟你說實話，我挺喜歡那位伙伴。雖說他不是黨內的同志，可是事實上我和他之間却有着特殊的關係。你可會看出來嗎？”

^① 指法國的國旗，因為法國的國旗是藍白紅三色。

“对啦！正是这样才给人家的花言巧语迷上了，”巴比雍说。

“跟他可不是这么回事，”亨利纠正他的话。“你是对的，当我们清楚地认识跟我们打交道的人是誰的时候，就不用怕把情感流露出来……。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不是从海港来的吧？”

“不是，打塞巴斯建—莫尔耐路来的。”

“看，他们到处都站起岗来了，”亨利说。

他说的是保安队。这时他们在塞巴斯建—莫尔耐路上走着。在这条马路上的两个海港入口处，保安队正在集合，以便在必要的时候阻止游行队伍进入港口。至少……。人们还沿着路边的栅栏站着，不过现在已经转过脸去，瞧着马路那一头。很明显，他们已经知道游行队伍将从那裏过来。这下子，保安队可不能像往常那样，沿着人行道摆开阵势挑釁了。他们在马路那一边的栅栏后面排成一行，每隔四五公尺站一个，拿着枪，防止游行群众从那裏爬过栅栏上海港去。在通到塞巴斯建—莫尔耐路，面对海港的那两条小街——其中有一条通到克莱贝家，那晚去写标语就是打这条街逃走的——每一条都有五辆塞满大兵的大卡车在等待着大家知道的那档子事儿……

“他们想把咱们当夹肉麵包那样两面夹起来呢，”布拉撒尔说。

“到时候要小心，”亨利说，“该好好地组织组织，然后再通过这儿。光是造船厂，当然不是没有力量，可是恐怕也还不够呢。”

“你知道，我们哥儿们可跟狮子一样勇猛！他们已经叫敌人大吃一惊了呢！”

“我们也一样，也跟狮子一样勇猛，”巴比雍说这话的时候多少带点刺。“不过亨利说应该小心还是有道理的。”

他们走到围着海港的栅栏的尽头。马路在那儿拐了个大弯，离开港口远一点儿，不过仍然通到海边，通到潜水艇基地附近的

造船廠。

“你瞧，他們來了……”

第十章

只到碼頭的大門口

遊行隊伍遠遠地來了。傳來片斷的歌聲。那得看風是怎麼樣吹，可是當所見的時候，歌聲可是挺响亮的。人真不少。三百個五金工人，穿着工作服，外面罩着帶有點點銹斑的連帽子的舊皮夾克，可真是一大羣呢。誰也不掉隊。他們緊緊地靠在一起前進，就跟在戰鬥中一樣。

“你就可以看出來，”布拉撒爾說，“一會兒可得小心，有些伙伴有點過於激烈。是好伙伴。他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早上，他們就已經想先出來，不肯再等那些需要鼓動一下的人。當時不得不向他們說明，全體一起出發比較好，即使耽誤一個鐘頭也無所謂。當魯波跟他們說這話的時候，咱們自己人當中還有不贊成他的呢。真激烈！當時我不得不幫着他向他們解釋解釋。”

“當然，”亨利說，“不過這也並不就表示他們有什麼惡意。”

這樣子說話可真有點古怪。好像只有兩片嘴唇在嘟嘟囔囔地動着，而其餘各部分，頭、眼睛，却在看着旁的地方，在凝視着。尤其是亨利，總是在琢磨會發生什麼事情？該怎樣应付？……儘管這樣，他們還是說着話，還是禁不住要說話，那怕並不是真要說什麼。也許只是神經在說話吧！就跟一個動物一樣，腦袋給砍下來了，神經可還活着……

自从离开润喉以来一直保持缄默的劳貝这时候说道：“有些人就跟吵嘴的夫妻一样，打架的时候什麼也不顧，打完了架再一齐來撿破碟子。”

“不管怎麼說，”巴比雍說，“激烈分子是需要的。幸虧有这样的人呢！”

亨利和保尔站在布拉撒尔的紧後面，这时互相遞了一下眼色。保尔自从离开润喉以後，也沒說过一句話。他在酒舖裏提过，他这是在一个他所不熟悉的环境裏。他注意听着和瞧着，也許……

“瞧，”亨利說，“他就是魯波，工会旗子前面第一个人。”

“那是当然囉，”布拉撒尔說。

兩边都走得更快，因为現在离得很近了。

当他們走到遊行隊伍头裏的时候，他們遇到的是兩隻歌或者兩句口号中間的那种古怪的沈默，只听见在凍硬的瀝青路面上像海水般澎湃的脚步声，而在幾秒鐘以前人声还喧嚷着呢。人們老远就看見亨利迎着他們走來，他們把他認出來了，你指給我看，我指給你看。

当他們会師的时候，馬上就有一声高叫發了出來，來回答那“嗨、嗨、嗨、嗨”的喊声……。人們不大明白是向誰叫的，也許是向碼頭工人們吧……

“万歲！万歲！”

“敬禮！敬禮！”魯波先後对亨利和劳貝說：“你們跟我們在一起，好極了。”

“一一一致一行一動！”

“一一一致一行一動！”

是的，亨利、布拉撒尔、劳貝虽然都是工会會員，可是人家

更知道他們是共產黨員。大家也知道魯波不是共產黨員。叫喊的聲音愈來愈密，馬上就像一片熊熊的大火。在這般寒冷的日子！……

“——致一行一動！——致一行一動！”

魯波、亨利和其他的同志們都跟大夥一起高叫。後來魯波又補充幾句，表示他的意思還不僅是這一點。在他看來，不管是共產黨員還是非共產黨員，不管是基督教徒還是社會黨員，一致行動是理所當然，是早就規定好的。他想說的是：你們碼頭工人的領袖們，你們跟我們在一起，好極了。他說：

“鬥爭當中是不分行業的，不是嗎？”

“對了。再也不能蹈四七年的覆轍了，”巴比雍說。

不管怎樣，巴比雍有點兒誤會了魯波的意思。他所瞭解的是另一個意思。他大概以為魯波說的是戰爭不是在行業與行業之間進行的。因此他聯想到四七年冬天為礦工進行的同情罷工。那時候，人們不管條件怎樣，也不經常從工人們的要求出發，就想把這兒的每一個人都提到同樣一個水平。那樣是否正確，姑且不去談它。不管怎麼樣吧，反正碼頭工人是盡量前進了，而造船廠裏却恰恰相反。由於工會方面一直存在着的宗派主義的領導，一下子就為所有的錯誤付出了代價，突然遭遇最嚴重的困難。工人們紛紛退出總工會。工會書記後來轉到黃色工會工人力量去了，很多事情可以從這個事實得到解釋。幸虧這樣一來，因為他不僅給總工會帶來了損害，在別人面前留下了不良的反應，因此沒有很多羣眾跟他走。不幸的是有許多工人，跟在旁的地方一樣，徘徊在兩個工會之間。無論如何，在三天的罷工以後，一半工人回到總工會，有四分之一猶豫不決，另外四分之一是我們自己的同志，

他們在困難面前鍛鍊得更堅強了。

碼頭工人上造船廠去強迫他們罷工，當時還以為這辦得挺對，實際上却做了一件荒唐的事。原是可以預料到的：到了造船廠先有些小爭吵，後來擴大起來了。在狂熱的行動中，人們竟沒有能馬上想到在這麼大的一個工廠裏會有這麼多黃色工人！差不多有一半！……原是不可能的！……不，他們實在是太過分了。工廠裏幾個罩棚裏面存放的自行車全都用繩子掛起來了。誰能想到在這樣的時候會幹出些什麼事來，誰又知道是誰先動的手？也許是有人故意搗亂從中挑釁。為了不讓他們第二天來幹活，把所有的自行車都……這也太過分了！……可是後來工廠也並不見得就好些。差不多還是那個老樣子，參加罷工的、不參加罷工的、共產黨員、社會黨員和其餘的工人還是弄得四分五裂……。現在呢，這些全都是過去的事情了。這會兒大家握緊拳頭，整齊步伐，緊緊地跟隨着，手挽着手，肩並着肩，一起高喊“一一一致一行一動！”他們亂糟糟地唱着歌。你隣近的人唱得跟從木桶裏發出來的聲音那樣低沉，你要是把音調降低下來和他取得一致，過了一會兒，那位隣人可又變了調子。這會兒他只有一絲細聲，有點像是從鼻子裏哼出來的了，唱得又走調子了。你們一齊停下來，笑着把音調弄一致，等到大致差不多的時候再重唱。結果要唱一隻國際歌總得來這麼三四次……。不過，當然囉，就整個說來，一共有好幾百人，兩三個人唱得有些漏洞，那是誰也感覺不出來的。這並不是說就沒有漏洞，不過既然現在跟四七年不同，他們來了，全都來給碼頭工人助一臂，甚至有幾個人還推着自行車，這就標誌着一條道路——一條已經走過而且應該繼續走下去的道路！

*

“你可不要這樣，這不是重提這樁舊事的時候！”

指責巴比雍的是魯波。話說得这样乾脆，这样嚴厲，就像他是黨內的同志一樣，毫無拘束。非共產黨員時常過分客氣，即使是負責同志也是一樣。倒像是他們不敢完全自自然然地跟我們說話似的。從這一點足以證明魯波是不錯的，他光明磊落，思想裏沒有什麼保留。跟我們在一起就感覺跟自家人在一起一樣。

結果巴比雍話到嘴邊又收了回去，沒有吭聲。

歌聲馬上又起來了，這回是衝着保安隊唱的。遊行的人們現在可以遠遠地隔着那兩排柵欄——一排沿着馬路，還有一排和它垂直，過了路角也沿着馬路伸展過去——隱隱約約地看到他們。不過还是非常模糊，甚至把排在人行道上的人羣也都當作保安隊了。即使他們全都是保安隊，那又有什麼關係？我們，我們也不是好惹的！

歌聲是那麼嘹亮，差不多要臉靠臉才能談話了，而且還免不了要做些手勢。

“你是什麼計劃？”亨利問魯波。

保爾雖然探過頭來，但是顯然什麼也沒聽見。

“看情形……！到那兒就能明白了！”魯波答道。他的肩膀和他那舉起的兩條胳膊比他的話更足以表達他的意思。為了明確他的意思，他乾脆不說話了。他伸出手來，表示要拐過街角，沿塞巴斯建—莫爾耐路直到海港的進口，然後他伸直手指，把兩隻手罔起來，表示到時候可能停下來，也許——他點了點頭，把嘴唇噘得高高的——如果可能的話，再往前去！

亨利大致同意这样做，他也做了魯波剛才做過的手勢：在柵欄門前面停下。他接着又做了一個表示要衝進去的手勢，一面擺頭詢問：不嗎？而這一個“不嗎？”却已經表明他是不贊成衝進去的。

“不！”魯波搖頭回答，同時把腮幫鼓得高高的，更明確地表示：我不認為應該……也許還噓了一口氣，不過人家當然是聽不見聲音的。

人真是一種怪物，在這樣的場合居然還能做出這些滑稽的舉動！這種打手勢說話的方式，仔細瞧一瞧，真有點兒像是沒有音樂伴奏的舞劇演員那一手……閒話少提，亨利瞧着魯波那副臉相，不禁微笑起來，魯波也就點頭表示同意。

當正歌唱完要唱疊句的時候，有一剎那的休止，亨利乘機趕緊搶說一句：

“現在也許有點冒險。明天也許……！”

他說的時候把下巴和手向後一指，表示他所說的是力量問題……

在轉彎前五十來公尺的地方，塞巴斯建—莫爾耐路突然變為一段上坡路。坡相當地陡。人們停止歌唱，氣太急，要唱也唱不好的。遊行隊伍裏又一次出現了那種驚心動魄的沉默。尤其是因為到了這個地方，從柵欄上可以俯視港口的一部分，給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馬路本來有點兒向上爬，柵欄也一直沿着路邊往上爬，到了這裏高崗底下，柵欄却往下了，順着路邊的斜坡斜伸下去，最後就跟港口一般平了，這就使對比的效果更加鮮明。轉過彎以後，塞巴斯建—莫爾耐路就要再往下伸，直到將近第一進口的地方，才和港口一般平。在這裏，人們有爬得跟潛水艇基地一般高的感覺。

突然間，他們看到了那兩艘驅逐艦。在造船廠，必須爬到停在船塢裏的大船的甲板上才能看得見呢。

同時，也更清楚地把羣眾跟保安隊區別開來了。在警戒線的一端守着馬路拐彎地方的柵欄的那個保安隊士兵，就站在路邊斜

坡底下。他抬头往上看，大家也都瞧着他。他跟身边另外一个保安隊員說了句話，那一个就把話傳過去。这就跟一条鎖鍊一樣，向柵欄門這裏傳來，向遊行隊伍行進的地方，向班長們和黑压压一片的大隊保安隊守着的地方傳過來。

“同志們，縮短間隔！”魯波轉過臉來叫道。

这也跟一条鎖鍊一樣，像列車上各个車箱的緩衝器似的，从这一列傳到那一系列，傳到最後，声音虽然減弱了，却早已化成一片熙熙攘攘，互相推挤的嬉笑声了。

到了拐角，遊行隊伍就比在坡上緊密些了。这也是为了在羣众面前顯得更好一點，他們開始在欢呼了。当然，“十七团之歌”^①總是要唱的。那並不是說他們希望說服保安隊。對他們，那是不能存什麼幻想的。他們跟正規軍的士兵情形不同。對他們唱“十七团之歌”，那是控訴他們，向他們示威……。为了使唱歌的意义不至有所混淆，已經有兩三个举起的拳头在點綴歌声，与此相应也發出了一些叫喊的声音：十七团可是倒到勞動人民一边的。你們，你們可是給人挑來，收買來幹相反的勾当！幹吧！只要你們不顧廉耻，不怕後果！……

路边的大多數老百姓也跟着唱歌，到处都在喊叫鼓掌。

兩面旗子走在前面。掌旗的是兩位老工人。这差不多是一种权利，一种特权了。他們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兩個年輕人跟着。他們虽然走得稍微後一些，却也像親自拿着旗子一样地感到驕傲。

大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保安隊却依然还没有動手，听任這裏

① 二十世紀初，法國葡萄酒業遭受危机，葡萄酒產區農民瀕於破產。一九〇七年夏季，南部葡萄酒業農民中間爆發了嚴重的騷動。克萊孟梭政府予以嚴厲鎮壓，在那蓬城發生了流血衝突。當時第十七团的士兵極大多數是葡萄酒產區的農民，有五百人举行軍事起義。

一切事情發生。他們是不是換了一幫人了呢？這不可能……

他們在鉄絲網後面听着，瞧着。听着我們的喊叫，瞧着比喊叫更有力的手勢。到處都是：

“美國佬！”

“美國佬！”

有位老工人每走三步就固執地對他們叫一聲“Go Home!”^①覺得這樣挺好玩的。

旁人馬上也就跟着叫。人們笑。他們雖然笑得有點不自然，總還是在笑着。

直到海港進口的地方，一直就是這個樣子。

在遊行隊伍前面派些人佔住人行道，真是個好辦法。以前還沒這樣做過，其實早就應該想出這個法子來。當然，如果保安隊有意的話，他們可能預先把他們擠走衝散。不過既然他們沒有這麼做，他們現在差不多就不可能和遊行隊伍正面衝突，把它擋住了。

就在柵欄門前面那個地方，也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遊行隊伍還是停了下來。他們看出擋住柵欄門的大隊保安隊在準備防禦，而還不準備進攻。他們簡直有點莫明其妙了。應該承認，我們的缺點是在決定戰術的時候，往往總是盤算敵人的時候比較多，考慮自己的時候比較少。這個缺點在今天充分暴露了。只要看一看就能明白：在這十字路口，那兩條小胡同裏剛才發現有大卡車，現在正在發動馬達，我們很容易落入陷穽，惟一的出口就是剛才進來那條路……。跟在一切陷穽裏一樣，這下子可……。

① 英語，意思是“滾回家去！”

第十一章

保尔在这兒呢

在遊行隊伍当中有了類似參謀部的組織，这是勢所必然的事。他們就是亨利、勞貝、瑪珂斯、弗蘭戈尔和克萊貝。为了从背後赶上遊行隊伍，避免在警探面前單獨走上塞巴斯建—莫尔耐路，克萊貝繞了一个大弯剛剛回來，还直喘着气。他不得不以比这股人流更大的速度，跟在遊行隊伍中間游泳似的，邁过一个一个人往前去。……“借光，同志”……“那傢伙要幹什麼？”……“他一个勁兒往前跑，莫非後面有人在追他嗎？”……參謀部裏当然还有魯波、布拉撒尔和別人还不大認識的另外幾位五金工人同志。在他們周圍还有好幾羣人，要一一列举姓名那就沒个完了，因为參謀部跟遊行隊伍是不可分的整体。

亨利有心事，不大痛快。最糟糕的是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为什麼。

“要想硬衝進去，突破他們的防線，实在办不到，”魯波說。

“可不是！”

遊行可真熱鬧！人們还繼續在歌唱，在喊叫。“馬賽曲”的歌声在十字路口沸騰起來，沿着保安隊的防線此起彼落，離開他們只有一公尺光景，等於就衝着他們的鼻子一样。

“美國佬！滾回去！”

“美國佬！滾回去！”

儘管如此，確實沒有办法進去。保安隊這麼多，排得這麼緊

密，真像一堵銅牆鐵壁。今天多半是失敗定了，毫無收穫……。
這團烈火找不到什麼可以焚燒，只好憋在肚子裏了。

錯不了，總是有那麼十來個小伙子一直跑到保安隊士兵緊跟前，跟他們的前幾排像短兵相接似地，胸膛頂着胸膛；那些傢伙的步鎗直舉在他們頭頂上，而他們背後的遊行隊伍又開始擁向前來……。這就跟幾條火舌一樣，在找尋目標，然而又……。要說他們沒有決心，那是不對的。一旦衝突起來，他們是甘願英勇地當場犧牲！……然而必勝的信心却是缺乏的。事情是明擺在這兒：光靠造船廠的工人，甚至再加上人行道上的人們，以及從各處自動前來參加遊行示威的碼頭工人們，要想對付這樣的敵人，人數還是不夠的。

令人難堪的就是這一點。

所有這一些，包括那幾下除了挽回面子以外再也沒有什麼真正目的的突擊在內，都是令人難堪的。

在第二排士兵和增援大隊當中笑着的保安隊的头子們也都令人難堪。他們剛才顯然是在把遊行隊伍前頭的領導者們你指給我，我指給你看。首先是亨利。其次是瑪珂斯。在他們看來，自從早起以來，瑪珂斯比旁的許多人都重要，無論是在派工的時候，是在工人食堂開會的時候，顯然他都……。現在他們在笑着。不錯，老是在嬉笑着，這是他們的調調兒，即使當他們馬上快要退却，甚至快要做俘虜的時候也是那樣。在四八年，他們當真做了俘虜，不過那時候他們可不再那麼嬉笑了！……今天，人們可以覺察到他們看出我們在他們面前那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緒，看出我們的遲疑。

亨利所耽心的就是這方面。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定要有所行動，千萬不能虎頭蛇尾！”他說。

是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在造船廠那方面，同志們已經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也獲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就，這是顯然的。從他們那裏組成這麼一支隊伍，即使是五一節，也是了不起的，從來沒有見過的。往常他們至多也不過有今天的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而這種熱烈的情緒，又有這樣的組織，這些旗子，甚至後尾還有三輛大卡車……。真的，咱們就不能利用一下子嗎？把車子開到前面來？要想這麼辦，當然可以，不過車子總不能替代人。以後又怎樣呢？即使進了港口，又能怎麼辦呢？即使到了防波堤的入口，還是這麼一個問題。在防波堤那邊，船還沒有開始卸貨。你去攔擋什麼呢？從何着手呢？那也只能是象徵性的行動罷了。慘就慘在這裏：從某一個意義上看來，遊行示威簡直是落了個空。更慘的是你還一點旁的辦法也沒有。正是年節，他們當真挑得好……

“現在就跟在食堂開會的時候一樣，”瑪珂斯說，“保安隊不來干涉是因為他們還並不怎麼害怕咱們。他們希圖避免刺激咱們的情緒，這對他們有利……”

這一回，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勞貝要是把這話當做是又一次重提他的過失，那他就未免太沒出息了……

還有慘的是，所有這些伙伴，假如他們有點兒洩氣的話，可能就不來參加明天的全體遊行大示威，而明天的遊行示威却很有可能不出什麼錯。有些人會說：我們算是彼此兩清誰不欠誰了，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一份力量。另外有些會說：有什麼用呢……

“必須說幾句話……好把遊行好好地結束。隊伍裏有些動搖，你看出來沒有？明明白白地說：今天只是五金工人……不過是下一個警告！而且是多麼有力的警告！而明天，那是全體人民的遊行。五金工人也參加，嗯，同志們？他們今天做了個榜樣。

他們明天更不能袖手旁觀。喊三句口號：不要戰爭物資！和平萬歲！美國佬滾回去！”

“我完全同意，”魯波說。

跟變戲法一樣，在這類的場合通常也都是這樣，在路中央不知從哪弄來了一把相當高的椅子。魯波站了上去。

“同志們！同志們！”

首先得讓大家聽到他的話，要大家安靜下來，轉過頭來，往前靠攏……

這是對的，確實是結束的好方式：一個警告，是的……然後是响徹雲霄的“馬賽曲”的歌聲……要不然的話，大家很可能就各自分散了……

一點兒也不錯，保安隊所不樂意的正是那三句口號。就在那喧嘩聲剛澄清下來，稍微安靜了一點兒，五金工人們走到他們的工會書記身邊的時候，那邊的命令已經下來了：馬上就有十個保安隊士兵緊緊地靠攏一起向他衝來。其餘的保安隊，連增援大隊在內，都在後面掩護他們，而在他們前面已經有五六个催淚彈落在魯波身邊，落在亨利、瑪珂斯、保爾腳下，在人堆裏造成了一個空隙。好傢伙！保爾還不大熟悉這地方呢！亨利趕緊把他的胳膊一把抓住，拉着他往後，一直退到毒氣外面，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布拉撒爾那時在他們身邊。他也抓住亨利的胳膊，當然是要幫他忙，然而再也沒有比這樣子三個人在一起更不方便的了。亨利把自己的胳膊掙脫出來。作為感謝的表示，他對布拉撒爾說：

“來！打這兒走！”

他們往外走了幾公尺，看得清楚些了。

那十個保安隊士兵所組成的尖端已經到了魯波剛才在椅子上

站着的地方。他現在在哪兒呢？那兒的戰鬥可真激烈。保安隊的这支先鋒部隊也差不多跟後援部隊隔斷了，左右兩边都受到猛烈的打擊。戰鬥最激烈的地方是那支先鋒部隊的後尾，在那裏，它有被鉗住的危險。

“上那兒去！”亨利說，說完他就朝那個方向奔去。

可是保尔把他的胳膊一把拉住。自从遊行開始以來，差不多这是第一次聽到他說話。

“你的崗位不在那兒，”他說。“捲進去，可就不容易擺脫了。”

“什麼？”亨利說。他明白保尔的意思，然而他還想掙脫他的胳膊。

“你要給他們逮住，那就等於幫了他們的忙。”

是的，亨利挺明白，然而他却抑制不住自己。人們在戰鬥，我怎能不去！……布拉撒尔已經在那兒啦。亨利有點兒失去理智了。催淚手榴彈的氣味，還有嘈雜的聲音……沉濁的打擊聲、腳步聲、叫喊聲、皮帶碰在鎗托上的清脆的響聲，以及催淚手榴彈爆裂的聲音……腳底下又有什麼玩意兒在滾動，又有烟……。亨利掙脫了保尔，趕到布拉撒尔那兒，可再也瞧不見保尔了。

“小心！”布拉撒尔叫道。“亨利！小心！”

他們往後退。那是可以預料到的。他們也許可以把幾個保安隊士兵揍個半死，把他們孤立起來。然而要衝進他們的大隊，那可休想。他們往後退。

“打這兒走，”布拉撒尔說，因為他瞧見有個空子。他抓着亨利的胳膊把他往前推。

“保尔呢？”亨利問。

“哪個保尔？”

“剛才跟我在一起的那個小伙子！”

“喂，弗蘭戈爾，喂！……”

他們遠遠地瞧見了他，當然是從黑壓壓一片腦袋上面看過去的。

“對，打這兒走，”弗蘭戈爾說。他也瞧見了他們。

那裏比魯波剛才站的那張椅子，地點稍微靠後一點。

人們就在他們身邊互相推擠。稍微往右一點兒，那簡直是……。人們好像是在一條走廊或者一條壕溝裏彎着腰疾走，免得把腦袋露在外面！

“魯波、瑪珂斯和勞貝呢？”

“魯波，他們把他逮走了。”

“受傷了嗎？”

“沒有，不是他。”

“該把他救回來。”

“我們原想那麼辦，”弗蘭戈爾把手舉得高高的指着剛才戰鬥最激烈，也是亨利撲向前去的那個地點說。“我們差一點就把他救回來了。現在，已經太遠了。他們把他帶走了！”

“保爾呢？”

弗蘭戈爾不知道。

亨利有點兒手足無措。他心裏想道：老兄，你可亂了步驟了。遊行隊伍也是一樣，現在是全盤混亂。衝突是平靜下來了，可是到處是一批一批的保安隊。兩條小街上的保安隊已經向前推進，來挑釁來了，四處都布置下四人的小隊來追人揍人，然後又回到行列裏去。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人趕散，讓遊行示威結束。亨利他們覺得四面八方都被人包圍着。從哪一頭可以挽回，可以補救呢？也

許哪一头都不行……

“旗子！”

旗子就在他們進來那地方的幾輛卡車中間。現在落到卡車背後去了。可以說它們是藏在卡車背後了。

“在這兒給他們螫一口，那可太傻了，”亨利說，他又想起了保爾。

從四面八方衝到路口來的保安隊小隊現在愈來愈擴大。八個，十個，甚至十二個人一隊。再過一會兒，他們在這裏就將為所欲為了。

亨利、弗蘭戈爾和布拉撒爾碰巧聚在一起了。亨利看出弗蘭戈爾和布拉撒爾對他比對他們自己還要關心。尤其是弗蘭戈爾，他在後面揮舞着兩條長胳膊，在左右兩邊擋住人家。

他們終於到了卡車那兒。他們在車子背後找到了保爾，他這回可又是說話，又是出主意，並且還比劃着。他沒有怎麼注意亨利，好像是一個很忙的人，沒有這份功夫。

卡車往後退，好像它們在這兒再沒有事兒可幹似的，事實上也確實沒有事兒可幹。兩輛卡車走在前面，一輛在中央，稍微靠後一點。看起來這真是一條巧妙的計策。贖下的同志們在卡車前面擋住保安隊，不讓他們衝到司機那裏，在卡車後面，遊行的人們又相當密集地重新排列起來……。兩面大旗……“國際歌”的歌聲一下子爆發開了！……

“這是最後的鬥爭！……”

到了一定的時間，保安隊就不得不停下來。他們不能跟他們的基地隔得太遠，因為他們背後那塊地方還沒有清乾淨，咱們同志們還能十個、二十個一撥，排除障礙，打開一條路來。咱們

雖然有時候停了下來或者一時被衝散了，然而馬上又重新集合起來……

那時遊行的人們還跟着公共汽車一起後退。汽車夾在人羣中間，裏面空着，安安靜靜地，可真是件新鮮事兒。再也沒有比一輛光有一個司機坐在前面，只有幾張什麼“請勿吸煙”，“太平門”，“禁止和司機談話”的小標語的空空如也的公共汽車更安靜的了。

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有和司機們談話的迫切要求！真應該深深地感謝這些司機的……

當他們跟保安隊隔開二十來公尺的時候，他們就停了下來。那是在馬路拐彎前面不遠的地方。在右面，有一條跟對着海港進口的那兩條小街平行的第三條小街。

研究一下情況。數來數去，後面足足還有二百來人。保爾、瑪珂斯、克萊貝、勞貝……亨利把他們都找到了，他們好像是一家人家的常客，而他雖然從外面來的，可也不是外人。事實上，他也只不過跟他們離開了不大一會兒工夫。

“巴比雍呢？”

“受傷了，我瞧見有人把他帶走了。”

“什麼人把他帶走了？”

“咱們自己人。”

“傷重嗎？”

“抬着走的。”

當然，挨打的總是那幾個。他們心地單純，一顆心赤裸裸地，就捧在手心裏：來吧！來吧！揍吧，只要你敢！那还用說，他們還能不敢？！……

“來個‘馬賽曲’吧！”保爾說。

兩百個人異口同聲高唱着的馬賽曲在一剎那間響了起來，在

開始的時候還像金字塔一樣有點參差不齊，過了一會兒就聲調協和，响徹雲霄！保爾的那句話只是以普通的嗓門說的，並沒有高声喊叫，可是兩百個人當中離得最遠的跟離得最近的一樣，好像都聽見了。

暴政血腥的軍旗已高高豎起向我們進攻①

司機當中有一個甚至把馬達停下來了。馬賽曲的歌聲好像是陷入了一剎那的沉默。事實是這樣：歌聲停止以後，人們重新開始說話和活動之前，總有這麼一個間隔，一段空隙。甚至今天也是一樣。尤其是今天。

“上車呀同志們！”保爾說。

這句話馬上就傳開了，差不多到處都在高叫。

“住郊外的！上車！”

“住鄉下的上車！”

“上車呀！”

有些人不在。隨他們去吧……誰趕得上就上車，趕不上的只好自己想辦法了……

汽車已經準備好了……。它們以步行的速度在小街上前進，旗子跟在後面，在地下走的人也排得整整齐齊。

“上西蒙—戈東廣場，離這兒五十公尺。該跟他們說幾句話，”亨利說。

“已經關照過了，同志，”保爾說。

“誰？”

“他。”

保爾碰碰就在他身邊走着的那位同志的胳膊，亨利只記得他

① “馬賽曲”中的詞句。

的名字，而且还是简称：里西安，大概是费里西安吧。

“不，”里西安說，“布拉撒尔現在來了，还是讓他說吧。”

“說什麼？”布拉撒尔問。

“亨利剛才跟魯波說的話，”保尔答道，“你也听到了。”

“还有啊，明天一定要想法把魯波救出來。这次被逮捕對他們可能也是凶多吉少。”

遊行示威終於就这样在不平常的气氛中，在戰鬥的气氛中，甚至差不多是在勝利的气氛中結束了。應該如此。

負責幹部們为了共同研究从这次遊行示威中獲得的結論以及應該採取的措施，决定分散着到附近克萊貝的家裏去。潤喉酒舖現在一定被監視了。今天已經在那裏聚会过兩次，而在那裏所做的一切事情，对方过了一会兒就会知道的。

除了弗蘭戈尔以外，每个人都到了克萊貝家裏。他被派去打听巴比雍的消息去了。当然还有旁的伙伴的消息。同時也必須通知他們的妻子，要她們小心提防……

他們看看鐘。剛十二點半。再也沒有比这样一个戰鬥進行得更快的了。

“我不明白的是，”布拉撒尔說，“你們怎麼沒有把碼頭工人跟我們同時發動起來。大家在一起，咱們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人多了又有什麼用呢？”亨利解釋說。“就算人多了一倍，在这样一个時候实际上又能幹出什麼來呢？这不是隨便比劃比劃就行的事。就碼頭工人來說，这会兒無論如何不只是遊行示威的問題。打今天早上起就把他們忙坏了。到底什麼時候算完呢？这不是鬧着玩的事……”

布拉撒尔沒有再說什麼，不过，顯然心裏總還有點不高兴，

因而皺起了眉头。

“你还不以为然嗎？”亨利問他。

“好，鬧着玩……那麼五金工人呢？……也不該鬧着玩。”

他把這話說出口的時候是很猶疑的。亨利看看身邊的人們，好像讓他們作為這種糊塗看法的見證人似的。

“你這是說的什麼？你聽我說，這是另外一回事。事情再明顯不過了。你已經看到他們了。你難道認為他們只要做到十一點鐘罷罷工就算了，認為他們就可以滿意地走開，明天再听候咱們去動員？即使咱們的成功並不大，即使在當時的條件之下還不能算很大，然而你就看不出咱們剛才獲得的成就？你就看不出咱們今天的成就對於明天和以後的事能起多麼大的作用？你認為還有什麼更值得做的事情呢？噫？還有什麼呢？……”

布拉撒爾沒有回答，他在考慮。他該明白過來了。然而沒有在場的其他同志可能有跟他剛才同樣的想法，認為人家為了一點不相干的事情，讓五金工人單獨搞了一陣。這是一個要產生糾紛的徵候，就跟上次鐵道工人那樣。那可能与明天的遊行示威有些不利。

“要說失敗，”瑪珂斯說，“那可一點也不能承認，咱們還沒有動手打呢。問題不是那麼簡單！除非是每戰必勝，那還……”

“正相反，”里西安說。當魯波和布拉撒爾不在的時候，他被指定來向羣眾說幾句話，因此感到非常光榮。倒不是為了過了說話的癮，而是為了大家對他的信任。這有事實為証，剛才布拉撒爾回來的時候，是他先說：不，還是布拉撒爾說吧……。他對什麼事情都有独到的看法……“……正相反，我敢說我從來沒見過造船廠能集合這麼多人呢。”

“三六年呢？”布拉撒爾說。

“如果你一直追溯到三六年，那可就另當別論了。”

“不說別的，只看能跟三六年相提並論這一事實，”瑪珂斯說，“還能說這不是件大事情嗎？”

自從亨利回來跟他們在一起以後，保爾又開始緘默不語。他甚至看起來比剛才還要冷靜。這時他可說了話，然而是一句無關緊要的話，是一個領導者僅僅為了帮助大家作一個結論而說的一句簡短的話：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很好，都是我們很顯著的收穫。”

“當然！”亨利表示贊同他的說法，也有點兒像是給他自己說的……“當然！咱們不能幻想這就當真能讓那條該死的船有什麼改變……”

“什麼船？”克萊貝的老媽媽那時問道。寫標語那天晚上，他們沒敢驚醒她。一場重病之後，使她看來像是七十歲，甚至七十五歲的老人。她坐在火爐邊的一張嘎吱嘎吱發響的舊式柳條大扶手椅上，肩上披着一件領子把整個脖子都圍住，甚至高到耳朵邊的毛線外套。

“……什麼船哪？又是一條船？”

大夥差一點笑了出來。又是一條船到了港口！……可是他們想到當克萊貝上回被捕入獄的那兩個星期裏，她是孤零零一個人在家裏的……

只有保爾一個人笑了出來。顯然他不知道有那檔子事。

老太太還在瞧着他！

那雙眼睛！……

第十二章

魚、牡蠣、蛤蜊

“吃嗎？越早吃越好，”亨利說，“尤其今天下午还有不少事要準備呢。”

傷腦筋的是波萊特不在家，不能預備點什麼。難得一次請人在家吃飯。她今天到她那位肉舖老闆，她那位吉賽勒家做半天工去了。

“你跟我來嗎，同志？吃頓便飯。”

“好，”保爾說。“可別破費。隨便吃點……”

亨利想稍微搞好點兒，然而却一無把握。

“大個兒，你是不是打那兒走？請你給保爾帶帶路。我現在上弗雷多那兒去看看有沒有什麼吃的。”

弗蘭戈爾擠擠眼，答道：

“繞不了多遠。”

弗雷多是一位同志，在皮佑住宅區邊上開了一個帶酒和飯食的小雜貨舖，另外還帶賣魚蝦。要是黨裏來了什麼人，上級黨委有同志下來，亨利或者省委會儘可不必猶豫，儘管上他家去要好了。要什麼他都供給，不取分文。更好的是如果你不去拿，他還真不高興呢。

“魚、牡蠣、蛤蜊。你看多新鮮。兩個鐘頭以前還粘在石頭上活着呢。嚟，拿多了總比不夠強。兩個男子漢，還有波萊特。她也抵得過一個男的……哎，等等……”

有人按鈴。

“瑪賽爾去瞧瞧！喂……”

他下了地窖，馬上又像小偷似的跑了上來。

“……該找點東西蓋上，別讓我老婆瞧見了。天哪！你沒帶個口袋！那就塞在你褲腰裏吧，對，對，快點吧，老天爺，你要害我吃離婚官司了！”看到亨利把酒瓶塞在夾克裏，他放了心，笑了。

“……你長胖了點，不過沒關係。”

*

從弗雷多那兒拿東西，總是一拿就太多。保爾說的是隨便吃點。現在是大打牙祭了。而時間又倉促……

對了，只要波萊特在家就好辦……。魚跟蛤蜊都得收拾……。幹嗎女人準比男人強呢？想雖是這樣想，然而白搭，還是有個習慣問題。而且也並沒有禁止分工呀！開牡蠣，那倒總是亨利。可是其他的工作……。他現在刮魚鱗的時候把自己的手也當魚鱗刮起來了。

“我來幫你，好嗎？”保爾提議。“我的本事不比你差。”

那就是說：一樣地不行。等到波萊特回家的時候，她將像個公爵夫人一樣，發現什麼都準備停當了。也得讓她忙一會兒。除非是等她不及，我們先走了……

一陣沉默……。確實，除了刮魚鱗、做飯、弗雷多的慷慨以外，他們還有旁的許多事情要照管。兩個人都在想該從哪裏開始才好。

“當我剛才在汽車背後找到你們的時候，看樣子你不大很痛快，是嗎？”

是亨利先展開攻勢。魚鱗也不刮了，魚和刀面對面地在手裡攥着。保爾也住了手，答道：

“確實，我認爲你當時的行動不對頭……”

他們已經跟多年的老朋友一樣開門見山地談話了。在黨裏這是常事。儘管他們一個是南方的馬賽人，一個是北方的敦蓋尔克人，那也沒有關係，第一次見面就……。在旁的地方，當兩個人第一次碰頭的時候，雙方總有所保留。那傢伙是怎樣一個人？他做過什麼事？歷史怎樣？在這兒，黨就是一個保證。兩個人中間，沒有什麼隔閡，儘管自由交談。

是不是也有例外呢？……是的，不過到時候馬上就看出來了。馬上就明白，該有所糾正。

“你知道，那是很難抑制自己的。再說，又有什麼危險呢？結果不是沒有事嗎？”

事實上，亨利在路上就已經盤算過了。他說這話的時候是缺乏信心的，因為人們總是有爲自己辯護的習慣，那怕只是形式上做做呢。他自己也明白，保爾反對他是有理由的，剛才反對他是有理由的，可是現在再反對他就沒有道理了。說實話，他剛才不是他自己。他失去了抑制自己的能力。

“危險！危險！”保爾聳聳肩膀。“這並不是惟一的問題。有那麼一陣子，是誰在領導遊行示威，是誰在領導？誰也沒有！爲了滿足你揍人一拳或者挨人一脚的樂趣，你在最艱苦的時候把遊行示威拋在一邊了。顯然亂子總是在最艱苦的時候發生的。

亨利可沒有他想得那麼遠。在這以前，他所看到的不幸事件就是被人逮捕去，到了下午和明天不能在自己的崗位工作的危險，而那就幫助了敵人。既然他並沒有被捕，既然並沒有產生什麼後果，雖說不能因此就把他的錯誤抵銷，然而也不必悲劇式地來看這問題。照保爾所說的那樣，事情可就不一樣了：並不是沒有產生什麼後果。亨利從來不需要人家強迫他承認粗心大意。恰

恰相反，他自己倒太過於小心謹慎一點。他这一下可感覺有點兒突然，有點兒出乎意料。真想辯白兩句——人們總是想辯白兩句，以表示嘴並沒有給人堵上。然而不，還是別開口。這不是鬧着玩的。當嘴給人堵上的時候，就得承認是給人堵上了，就得听着應受的批評。這會兒也是這樣。亨利在保爾面前啞口無言，眼神裏顯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而心裏可是嚴肅的，他默默地說道：說下去吧，別遲疑。我準備听着。

魚跟刀那時候就一直在他們手裏等着他們動手。

“冒險，那是容易的。每個人都會。你可忘了領導，忘了目的。如果咱們的目的是突破保安隊的防線，到港口裏面去，然後再看是不是跟大夥一起動手，再往前進，或者到了港口裏面再研究情況，來決定行動的方針，那麼，這還猶可說。而這一次的目的可不是這樣。你自己剛才也說過，今天的目的是動員大家參加明天的總遊行示威。要這樣，就得設法保持最低限度的秩序，好在什麼地方說兩句話，鼓動鼓動。而秩序是不能自己生出來的。你自己如果陷入混戰裏面那就算完了。大夥東奔西跑，都快要潰退了。遊行隊伍可能弄得七零八落，沒有個結果。混亂，怕挨揍……”

保爾住了嘴，留出時間給亨利說句話。這陣沉默就等於一句問話。然而沒有得到回答。亨利不想插嘴，不想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要那樣可就太可笑了。他只想說：你說下去吧！可這句話也沒說出來。他說了句具有同樣意思的話：

“是誰出來糾正我的錯誤的呢？”

他以為準是保爾。可是保爾說：

“你不知道是誰？運氣還不壞，事情好轉了……。幸而有在我身邊的那位同志，那位年紀很輕，體格很壯的小伙子……”

“瑪珂斯？”

“……他可沒有忘了咱們的目的。他對我說，不能讓它就這樣子下去。我們談了一下。按照事情的發展和当地的地形——人們在分散以後可以通過四條街重新聚在一起，我們分配了工作，派四個人到那幾條街上去。目的是號召大家參加明天的遊行示威。還是你那個意思：今天只不過是個警告，明天都來……。號召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口說、耳語，甚至就地用目光示意。同時提出建議，希望在可能範圍內把大夥在塞巴斯建—莫爾耐路高頭重新集合。瑪珂斯說，在汽車後面集合。是他出的主意，一個漂亮主意……。結果怎樣，你是看見了。而且，即使大夥沒有能像那麼好地集合起來，我們也預先定出了補救的辦法，就在每一條街上進行工作。該說的話也就可以在街上說了……”

“是的。不過真要那樣，那也不是全為了我，”亨利微笑着說。然後他又認真地說道：“不過我當時也並不是完全憑一時的衝動，而感情用事的；無論如何不能老呆在後面呀！……”

保爾笑了……

“可不能因為這個就把魚給忘了，”他一面重新工作起來，一面說道。亨利也照他那樣子做。他幹活，他也跟着幹起活來，可並沒跟着他笑……。保爾依然笑着說：

“不用再多說了，我懂得這是怎麼回事。我啊，我雖然跟你那麼說，可是自己同樣也犯過這個毛病。而且一有機會，我還可能重犯。總是沒有抑制自己的功夫……”

他這樣來一下是好的。他大概是怕過分把自己顯得自命不凡，以糾正錯誤者自居，認為自己永遠不會犯錯誤……。他這是在讓自己處在跟對方平等的地位，無疑地過分誇大着自己的缺點，也許那缺點還是杜撰出來的呢，誰知道？……結果亨利更被他剛

才那番話深深地感動了。易於引起反感的障礙去掉了。誰也不喜歡別人高高在上地跟自己說話。誰要過分以上級的姿態批評人家，人家就知道他是在那裏故意做作。他總不能那樣與眾不同呀，人家也就不那樣認真看待他了……

“不脫離羣眾，”亨利說，“和他們同冒危險，往往就情不自禁地……”

“這些事，”保爾打斷他的話頭，“總多少有些像是戲劇和電影！……”

這是他特有的說話的風格。可以猜到他的意思該是：這還是有點誇大其辭，有點浪漫色彩，有點炫耀自己等等。

“就拿冒險來說吧，你以為在你自己崗位上工作所冒的險就小些嗎？你沒有看見他們是怎樣注視着你？他們巴不得把你一把抓去……”

“冒險固然也冒險，然而也不能誇大其辭，”亨利表示贊同，“總還不至於送命吧。”

一陣沉默。現在他們刮魚刮得起勁，要補上剛才耽誤了的時間。

“說來說去……”亨利接着說。“你顯然是對的。我那時的行動跟個孩子一樣。這又是一個教訓……”

保爾可沒說他誇大其辭。在接受批評的時候把自己錯誤誇大的人總比拒絕批評的人強些。為了使空氣比較輕鬆自然，他說：

“好傢伙，這魚还真不好弄……手都割破了！”

“那怪你拿得不好，喂，你瞧。你在魚背上揭魚鱗，那就得割破手。要是這樣就只會割破手了……要末你刮刮蛤蜊上的泥吧？”

“這樣也許能少糟蹋點東西。”

“你愛吃生蛤蜊嗎？”

“我從來沒嚐過。”

“試試好不好？”

“當然好。”

“你會打開貝殼嗎？拿一個試試。兩個手指攔在這兒，在邊上捏一下。喀哩一下，它就張開點兒。把刀尖攔在縫裏，你瞧，只把刀尖攔進去，拿刀一轉，輕輕地把殼打開，到了四分之三的時候，你就碰到那合得緊的部分，稍微一使勁，它就自動地打開了。現在再从下面來那麼一下，那就整個兒都打開了。你看，裏頭一點兒也碰不着。來吧。不，別使手指捏！拿着殼邊一口吞下。嘟嚙一下！怎麼樣？”

“真好吃……”蛤蜊吞進肚子，保爾馬上說話，強自放開那皺緊的眉頭。“只是有點兒苦……”

“那就表示這是新鮮的。那是碘質。”

是真是假，反正保爾認為不錯。

“再來一個？”

“不，呆一會兒再吃吧，該趕緊點兒了，”保爾說。

“對，咱們預先打開幾個，跟牡蠣一起擺在桌上。”

“這比牡蠣味道好，肉也厚些。”

“味道再好也好不過酒糟牡蠣了，你吃過嗎？”

“沒有。”

“可惜今天沒有時間。你哪天要沒有事兒，我們請你嚐嚐。不但肉好吃……汁更好吃，老兄！……”

這些隨便聊天的閒話並不是毫無意義的。看起來沒有什麼，可是在兩個人中間却起着調劑的作用。在閒談背後，其餘的事情，也就是重要的事情仍然繼續在進行着。譬如保爾說的“該趕緊點兒了”，亨利說的“今天沒有時間”，“哪天要沒有事兒”，都是正經

事。像怎样開蛤蜊殼这样的閒談，在旁的時間確實是微不足道，可是在今天……那就好比同样的一滴水，滴在沙上跟滴在石头上就有不同的效果……。談些小事情，自然就彼此接近起來，去掉拘束。你看，他們兩個人肩並着肩，那可不是戲劇和電影！……

“我說，”保尔忽然說道，“其实我倒樂意你老婆这会兒不在家，虽然有这些活要幹……”

“為什麼？”

保尔遲疑了一会兒才答話。他先講了幾句沒有什麼意思的話。

“嗯。咱們談了一談，相互瞭解了……而且，說實話，要是你老婆面前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見，那就好像是在批評你，我会感覺不便的。”

亨利覺得這番話又要讓他回想起什麼。但是究竟是什麼呢？現在可沒有時間去想它。

“啊，波萊特哪，你要是在她面前感覺不便，那可就錯了。跟她在一起就像跟我在一起一樣。我什麼都告訴她……。对了，你結婚了嗎？”

“沒有，不過……”

“啊！啊！你有對象……。一位同志？……”

“當然囉。”

“什麼？當然？她要不是黨員，那就不……。波萊特跟我結婚的時候並不是黨員，然而……”

就是这样。船、遊行示威、一切該做的工作，他們一上午都不停地談着，整個一下午也將繼續談下去。花半个鐘頭吃頓飯，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而且跟保尔所說的那樣，他們互相瞭解了。這並不跟所想像的那樣沒用。

真的，剛才我想告訴波萊特什麼來着？說良心話……

那是在潤喉酒舖……。當時有烈烈。那是當烈烈說……。對了！那種嫉忌的心情。好吧，留到晚上再說吧。這可不能當着保爾面對她說……。當烈烈說他要呆在我身邊的時候我心裏不痛快，要把這件事情說出來，那可太丟人了。

“我注意到，保爾……你是叫保爾吧？……”

“對了，維里埃是我的姓。”

“我注意到，自從今天早晨起，尤其是在遊行示威的時候，當我在的時候，你一句話也不說。可是當我手忙腳亂的時候，你就什麼事情都管起來了，你代我領導隊伍，我瞧見了。後來你又一句話也不說。那是為什麼？”

亨利需要鼓足勇氣才能問到底。這本是難以啓口的。

“那不是我的事情，而是你的事情。我那樣辦才好些。”

“可是你知道，你跟我未必拘束。”

“當然！如果我有什麼不對，你儘管說好了！烈烈說過，你比我們熟悉情況。我要是發現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我會對你說的。如果我沒有看到什麼，或者只看到些小小不然的事情，我就不會無緣無故來插上一手。我明白……”

然後他幾乎不間斷地接着說：

“……咱們動手吃牡蠣，好嗎？”

也許這又是為了緩和空氣。生活，日常生活。不是戲劇，也不是電影……。這時亨利忽然想起——不管什麼念頭總是忽然想起的——保爾是省委執行局委員。他也感到驚訝，從早上到此刻，居然才第一次想到這一點。他跟亨利比起來，他是地位高得多的負責幹部。他自己連省委委員都還不是呢。在本地，吉貝爾也是省委執行局委員。大家都知道亨利的性格，當他在一個比他更堅

强，比他更有鍛鍊的積極分子面前，換句話說，也就是当他感覺自己受到監督的時候，他太容易感覺不自在，太容易失去自信，可是今天他却破天荒地第一次喪失了自己的这个特性。这是不是与保尔的态度有關呢？还是因为这一早上亨利是在熟悉的环境裏游刃有余，而保尔却不是呢？是不是因为今天早上亨利改了保尔所寫的傳單而得到烈烈的贊許呢？也許三者都有關係，事情确实也是如此。亨利剛才得到了突然的啓示，对什麼都有了新的看法，首先是对保尔。

“像这样生吃，”保尔說，“先得吃上四五个習慣 習慣，到後來才開始真正愛吃起來。得吃到第五个才算開始吃！先吃的那幾個虽說不錯，味道總還有點特別……”

果然，他愈吃，他那眉头就愈來愈不那麼皺得厲害了。樂趣慢慢地來了。

波萊特好像一時还不会回家。

“人們有時还是免不了有些不好的反应，噫，保尔？就像我今天早上那样……”

人家听了还以为这話是突然而來的。其实是他想到了波萊特，想到要跟她講的这档子事……。把事件講出來是个改正自己的錯誤的办法，也許是最好的办法。要不依靠一个人，怎麼能得到改正，得到改進呢？这样相親相愛，双方都要無愧於所愛，也算是一种隨時進行自我批評的方式吧。确实，还有誰能比波萊特更可依靠呢？依靠……自然不是依賴；波萊特也不是个可以依賴的人。那麼為什麼恰恰是波萊特，而不是一位男同志呢？愛情能是一个保証嗎？不。一种鼓勵？他敢於把不敢对另一位同志說的話對她說，譬如心裏碰到的困难啦，那些錯誤啦，那些在他認為是隱衷而不可告人的弱點等等。这样子，愛情就總會是他內心深

处和党的生活之間的一座桥梁……。爱情藉着两个人的共同力量，是可以帮助一个党员进步的……。当然，然而为什麼僅僅只是……？要把今天这些事都告诉波萊特，已經得鼓一股子劲，找點兒勇气才行。促使人們往前進的動力主要也就是這點勇气……。幹嗎不再前進一步呢？譬如說，今天早晨，跟保尔那档子事……幹嗎藏在心裏不讓保尔知道呢？……有这样的共產黨員嗎！对老婆呢，勉勉强强敢說出來……而在跟这件事情有關的一位好同志面前，却成了秘密！你还要裝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有話不說，实际上就等於撒謊，至少……就跟耶穌会那些伪善者一样……。有这样的共產黨員嗎！实在是……。好吧！……

“人們有時还是免不了有些不好的反应，嗯，保尔？就像我今天早上那样……”

就这样，亨利甚至在还没有十分下定决心，还没有鼓起全部勇气把他就要說的話說出來以前，就吐出了那麼一句話。这也有點兒像是自逼自的一种办法。第一句話出了口，你就得說下去。像这样把自己逼到牆根，自断退路，也不是第一次了。在惡与善在一个人的内心裏無時無刻不在展開的戰鬥当中，善也会运用巧計的。亨利有時这样做了而心裏並不認為是运用了巧計，那就更好了。

他站起身來掩飾他臉上的表情，因為他的心裏確實有點兒跳得七上八下的。最現成的藉口就是去把火上鍋裏的魚翻翻身。反正，也該翻一下了……在這同時，他繼續說道：

“……今天早上，当烈烈說你要跟我在一起的時候，我感到不舒服。我差不多把这看成是一种監視，認為烈烈以為我一個人辦不了事……”

遊行示威時的混亂景象又映上他的腦際。如果保尔不在的

話，那就……。是不是該補上一句呢？是不是該說明他現在對這些事情的看法不同了？也許吧，不過首先該看看保爾的反應怎樣……。是輕視我嗎？

“翻魚的時候可得小心，別弄碎了，”保爾說，一面站起身來走到亨利跟前來瞧他在微火上煮着的那幾條魚。“……你所說的那一點，能夠加以克服，那是好的；好；可也不要把它當作什麼了不起的事兒。我敢說大家都多少有點那樣……”——他好像是漫不經心地說出這句話來，好像重要的事情還是別把魚弄碎。——“我，有一天也……”

第十三章

大樓裏的騷動

“她要回來嘛。咱們不能強迫一個孩子；那總歸是不好的。”

呂西安跟喬治特都不是那種時時刻刻找碴抬槓的人。他們沒有這種毛病。

“你也許說得對。然而‘總歸’！……你怎麼知道那總歸是不好的呢？”

“大家總那麼說呀，”喬治特說。

“也許跟那些故事一樣，你說我說就成了真的了。大家所說的事情很多都是這樣來的。喂，你瞧你……”

“什麼？”

“你剛幹的事兒。”

怎麼能自己瞧自己呢？喬治特吃了一驚，看她究竟幹了些什

麼而自己沒有覺察。她左手拿着個黑麵包，切下來的那一片靠在她肚子上，右手拿着一把舊得刀口都磨成了一條深深的弧形的切麵包刀……。原來如此……。她笑了……。原來她剛才用刀尖在麵包上画了個十字呢。

“你在說傻話，”她說。“我不過把刀磨磨罷了。再說，那跟孩子又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關係就在於你也要她回來。什麼孩子離得那麼遠啦，那可不行啦，又是這，又是那的說了一大套……。差不多老是那些話。又是能怎麼辦啦，又是不能怎麼辦啦，說個沒完……”

“你儘管說去吧！儘管說我要她回來吧！你要是沒有說夢話的習慣，你也許可以……。可是昨天晚上，我可聽見你說要她回來。你也不比我強。”

“我，我可能夠抑制自己。你以為她在巴黎不好嗎？”

他們趁着只有兩個人在家，趁着在一起吃飯，就談一會兒……。他們的三個孩子被皮佑住宅區的一位女同志留在家裏吃飯。他們是上那兒去跟她的孩子們玩的。假期幸而快結束了。那位同志特地從家裏來告訴一聲，說是她把他們留下了。他們一起玩得那麼高興，碰巧今天她家裏又有吃的。不錯，皮佑住宅區離這兒只有兩步路，但是今天天冷得出奇！老五，最小的那一個，幾乎一直睡着，簡直就沒吃東西。硬灌他吃一點，他都吐了出來。

“無論如何，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先前你什麼也沒說。”

“先前沒有這條倒霉船。”

“好了，先前我也沒有想到這一着，”她說。

是的，只要交談兩三句話，就不會錯怪對方了。昨天，知道孩子快要回來，真是件喜事。他們指望她可以在新年到家。

“要沒有这条倒霉船，她確實可以回來。可是現在，也許她還是在那裏再呆一個時期好。有什麼辦法呢？不能摀住眼睛不看事實呀。只要船沒卸貨，甚至於在事後一個時期當中，為了收拾我們，他們會跟往常一樣，什麼活也不給咱們幹。他們會說是我們的錯，說是船都不願進這港口。反正老是這一套！更不用說就業執照了，現在……沒有執照，還得把褲帶勒得更緊些呢。”

“不！他們也許不會把你的吊銷……”

“我難道能跟旁人有什麼兩樣？”

“我不是那意思……”

她說話無非是表露出她還有一些天真的想法。有一些話之所以說出，其目的不過是聊以自慰，想能躲開那場危險罷了。她那話就屬於這一類。這些人可不能來這一套。無論如何，他們也是個男子漢。不但如此，呂西安反而還預料到另外一個危險。他甚至不願意在他們兩個人之間提出他怎樣對待這條船的問題。這根本不成其為問題。因為根本就沒有問題可言。那是已經定規好了的。她也許也不願意提出這問題。可是當他一疑心到她有這意思的時候，他就立刻加以防範。

“又是過不了痛快日子的年頭……”他作結論似地說。“把孩子送了出去，現在領回來的時候，光景却更糟了，真不湊巧……”

“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再說……女兒跟船是哪個重要？”

這又是一句現成話，一個現成的問題，生活裏就是佈滿着這些玩意兒的。這些話總是不完全符合我們真正的想法的。喬治特原來的意思是這樣：說到末了兒，如果咱們要孩子回來，那什麼也攔不住的。

“當然是瑞乃特了！”呂西安聳聳肩膀答道，他很不高興她這種說法。然後他又把話說回來：“話雖如此，然而問題不是這樣提

法。在我看來，瑞乃特跟那條船完全是一件事情。當然，不光是瑞乃特，還有那些小的；你是明白的……”

他知道用不着再跟喬治特解釋：為什麼咱們什麼都缺？就是因為戰爭，尤其是戰爭給孩子們帶來了……。這些日子朝鮮的戰事就足以說明這些了。

“你想她什麼時候能到？”

“不會早過明天晚上十一點。今天晚上也有一班車，不過我看她來不及趕上。明天早上七點也有一班。我想喬治不會讓她在車上過夜。那就要在半夜光景離開巴黎。雖然……可也說不上。”

“這孩子一定挺高興吧！”

“那还用說！”呂西安被喬治特的沉默的笑容感動了，這樣說着。

“可是在明天晚上以前有遊行示威，”她說，“你可多加小心，別讓人逮走，也別發生什麼事情。”

“那有什麼辦法呢，喬治特，我剛跟你說過，我並不能跟旁人有什麼兩樣……”

“你也許看錯了吧。你要一個勁兒地自尋苦惱，那可就沒有完了。”

瑪爾梯娜的話等於白說，阿爾芳斯認定他並沒有看錯。越想越是那麼回事。弗蘭戈爾當時明明把臉轉過去，免得跟他見了面打招呼也不好，不打招呼也不好。

“沒錯。我長着眼睛呢。他甚至还和跟他在一起那小伙子說了些什麼呢。不消說是悄悄地說：‘就是他！’或者是：‘裝做沒看見他！’这样的话。我可不認識那小伙子是誰。他在地上走，弗蘭戈爾推着自行車。當我到家的時候，我又瞧了一眼。他們還在等

着。亨利來了。弗蘭戈爾就走了。那一位就跟亨利走了進來，我還以為他們會上這兒來呢。他大概在亨利家。”

“閒言閒語，什麼時候都有，你以前不斷聽過，今後也少不了！我也一樣，就只為了我的頭髮，這一早聽了多少閒話……還有沒有親耳聽到，然而可以猜想得到的話呢。那總也算不上是件罪過……”

她所指的是這回轟動一時的電燙。當然，燙頭髮不是件罪過……不過，看你攔得住攔不住人家說閒話，不信你就去阻止那些婦女、街坊，尤其是那些一輩子也沒上過理髮館的女同志們說話吧，儘管她們是笑着說的。在大樓的走廊，在住宅區的小胡同，在雜貨舖裏：

“瑪爾梯娜，你中了頭彩了？”

“你是怎麼跟你當家的麻煩來着，他才肯掏腰包？”

“有些人可真捨得花錢！”

“真不錯，你可找着了一個好伴兒呀。要是有錢人的婆娘，那倒是沒有什麼稀罕的。”

“哪兒的話！瑪爾梯娜的頭髮是自來捲着花的，嗯？”

“時髦着呢，美國式！”

除此以外，她們並沒再說什麼了，然而瑪爾梯娜自己可很容易想像到她們憋在心裏沒說出口的話：要是我啊，我那口子半個月的工錢算完蛋了……阿爾芳斯，不管他怎麼說，他有好差使。儘管是共產黨員，他可什麼也不落空兒；腳踩兩頭船……。不錯，八個孩子，不少。然而他有補助費呀……。他們至今還活得好好的呀！……他們有辦法……。當工長，他可沒有什麼為難的地方……。比當碼頭老工人還強呢，他們還得賣力氣，累得慌，還會出人身事故送命呢……。

这是那麼自然，那麼容易想像出來……。瑪尔梯娜所以一直是遲疑而又遲疑，也不是沒有原因。花錢倒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瑪尔梯娜生來就不願意一個人呆在家裏，她喜欢跟大家夥聊聊，喜欢得到大家夥的尊敬，喜欢說个笑話，逗她身边的人笑笑。在舊城裏已經就是这样，到了木板房子，那就……。搬到這裏來了，那就更別提了，這裏是門挨門，她的門老開着……。只要話說得稍微响一點，不必走出自己的厨房就可以聊起來。这当然不是說她們就不一陣陣地把腦袋探到走廊裏來：有些話究竟不能大声嚷嚷啊……。

今天，在回來的時候，阿尔芳斯把門關上了。瑪尔梯娜也沒把它再打開。

“別为那些莫須有的事情伤腦筋，”她最後說道。

她可沒說她今天早上从雜貨舖回來的時候所……，她並不像一般的女人那樣大驚小怪。要是旁人的話，很多人是会哭的，她呢，却只是生气……。她一怒之下真想把腦袋浸在一桶水裏，馬上就把頭髮泡直……。然而糟糕的是發脾气沒有对象。不能对自己發，也不能对旁人發，這點她是非常明白的……。对荒唐的，不合理的事情發吧！……当人家对你說“哎呀！瑪尔梯娜，你多漂亮啊！”的時候，难道就該馬上臊得滿臉通紅，就該以为人家話裏有話嗎？愛漂亮……

她可什麼也沒对阿尔芳斯說，因为尽管都有心事，她猜想他的心事可更重。她臉上裝做若無其事，好來安慰安慰他——这是他所需要的。他却說：

“真不湊巧，你正好在這個時候燙了頭髮。要是有人認為我有什麼应当責备的地方，那他們就更抓住理了。”

“得了，我要是你啊……唉，趁早拿定主意！……既然亨利

在家，你就馬上去看他。你就可以徹底弄個明白！如果你問心無愧……”

“問心無愧，你可不明白；我都快要莫名其妙了。”

事實是這樣：雖然阿爾芳斯在今天早上所發生的事情當中沒有看出什麼鬼來，但是從早起到現在的一切事情却使他睜開了眼。他所沒有參加的在食堂舉行的會，他所聽說的黨裏的一切活動，還有造船廠工人舉行的遊行示威，特別是那兩艘驅逐艦……

在這裏，阿爾芳斯從窗口看着它們……。是在剛才掀開窗簾角看弗蘭戈爾和另外那個小伙子的時候發現的……。那兩條軍艦停泊的地點是這裏所能看到的最遠的地方，然而還是看得見。不過除了那兩條軍艦以外，旁的什麼都看不見。看起來倒像是整個背景釘在那兩條軍艦上似的，就跟是一幅在右上方用兩隻別針，兩隻沒有經過電鍍的鐵圖釘釘起來的照片一樣……

“不，我不去。如果他們有什麼話要跟我說，那該他們來……。你看我跟他們怎麼說吧！……”

“他們”，那就是黨裏的同志們。瑪爾梯娜不是黨員，然而這樣子稱呼他們可使她不高興。在她看來，“他們”首先指的是街坊，日常的朋友們，也就是她心裏所謂“跟咱們一樣的人”。

再說，他要跟他們說些什麼呢？說當時黨裏沒有一個人作決定？說勞員在一個勁兒睡覺？把他今天早上給自己編出來的那些個理由都說出來？……這些理由在今天早上還有道理，可是現在呢？……阿爾芳斯再也沒有膽量把這些理由在人面前提出來，譬如說是在受了傷的巴比雍面前吧……巴比雍，正是他……。在碼頭工人中間，巴比雍是阿爾芳斯感覺最親近的一個。這還有些難以啓口的原因……大概特別因為巴比雍是個碼頭老工人，掙的錢多，有點特殊地位吧……。然而連巴比雍今天早上都說了：怎麼

啦，阿尔芳斯，你怎麼給美國佬幹起活來了？……

“最叫人受不了的是，”阿尔芳斯繼續說道，“如果你不是个共產黨員，人家对你的要求就低得多。一个同情分子只要做一點微不足道的好事，人家就覺得他了不起！……如果你是黨員，那恰恰相反，只要你做一點小小不然的坏事，人家就把其餘的事都忘得一乾二淨……。所以必須……”

他離開了窗口終於找到了力量，眼對着老婆說：

“……必須十全十美。”

*

“我來了！你看，我沒有死！”

“哎呀！雷蒙！”

雷蒙就是巴比雍。很久沒有聽到人家叫他的名字了！……連他老婆也跟旁人一樣叫他的姓。然而這一次，看到他突然出現在門框子裏，雖然帶着勝利的微笑，臉可蒼白得厲害，看到他头上的繃帶，看到輕輕地扶着他胳膊的那位同志……看到他這樣站着，斐南德大吃一驚，坐了下來，倒在身邊的一張椅子上。

“哎呀！雷蒙！”

然而她还是馬上站了起來，趕緊跑到他的身旁。是的，緊靠在他身旁；她一個人把他抱住了。她早就得到消息，知道他受了傷。人家說傷並不重，然而話總是這麼說的。直到聽到確實的消息以後，她才稍微放心一點，打消了上東西南北城醫生們家裏去找他的念頭。人家說他只受了一處傷，雖然在头上，然而只有一處……。到後來，看他還不回家，她確實有點着急，然而當她聽見有一輛汽車在大樓前面洋灰地上停下的時候，她可決沒有想到會是巴比雍，決沒有想到需要用輛汽車把他送回家來。因此，看到他腦袋包紮得那麼大，臉色那麼蒼白，可又還能站着，她大吃

一驚。

“你受了幾处伤？”

“五处！”巴比雍說，他不知道人家曾經瞞着他老婆……“头上開了五朵花！”

他開玩笑首先为的是安慰斐南德，向她表示伤势並不嚴重。在說出這數目字的神气当中可也有一點自豪的情緒。

他当然還有點兒發燒，这就使他說話特別多，人也特別兴奋，話說得还特別快。他得極力忍住那陣使他的眼皮不由自主地要垂下來的劇烈的頭痛。要不坐車，他怎麼也回不了家。然而他在樓下的時候可說道：“如果叫人把我措上去，斐南德又要吓一跳的。不，不。而且这还会引起整个大樓裏的騷動。”当他被那位同志和那位給他治療、把他送回家的德剛大夫扶着下車的時候，他說：“我的腿可軟得跟白奶酪似的！”他的声音也是微弱的。然而他还是說了一句：“还是能行，媽的！”他对德剛說：“您还是少露面的好。已經給您添了不少麻煩了。”可是得爬整整一層樓梯，還有一條走廊。幸而那位同志一個人能抵兩個。与其說是他攙着他走到門口，倒不如說是他措着他走到了門口。

“哎呀，巴比雍，你該馬上躺下！”

“大夫也說了，”那位同志附和她的話，“一到家馬上就得躺下。”

“照料你的那位大夫是誰？”

巴比雍和那位同志裝做沒有聽見。

至於大樓裏的騷動，倒不是那麼容易避免。任什麼事兒也躲不過別人的耳目。他們知道巴比雍回來了，馬上就來打听消息。

“我們正在吃飯，”乔治特說。“我們聽見汽車响，馬上就想到是……”

亨利和保尔也來了。巴比雍这会兒給安頓在一張扶手椅上等着，他從來沒有像此刻那麼愛說話的。

“你冷嗎？”斐南德問道。“你这是發燒呢。等会兒……”

她这会兒用熨斗把床燙暖了。只听她在隔壁屋裏說道：

“你待会兒就穿着衣服睡下吧。能暖和點兒。”

等她回到廚房裏，看到已經有那麼多人，不禁大吃一驚。巴比雍說道：

“那帮王八蛋揍人揍得可重了……。我挨的那下子可真够勁！揍得我兩眼直冒金星！咱們有時說着好玩，可真冒金星呢……”

“現在你睡下吧，”亨利扶着他的胳膊說，“別說得太多了。”

“你真是個英雄，”老任善說。“你瞧，我們大夥全都跟你在一起；斐南德，你要是需要什麼的話……”

巴比雍被扶到臥室去，這時他最末一次地看大家一眼……

“都在……”他氣呼呼地說，“……就差那工長。他究竟沒有胆量上這兒來！因為我，完了！噫，亨利？完了！……”

“得了！睡吧。”

“是德剛給我縫的傷口……”巴比雍說，那時只有亨利在他床頭。他身上的毯子一直蓋到下巴。头上的繃帶一直紮到眉毛。臉上露出的那部分一片灰白，長滿了好像長得特別快的鬍鬚，可還一直勉強在微笑着。

“……只是不該說出來，否則會給他添麻煩的。跟往常一樣，警察給各個醫生家打電話，打聽有沒有人把受傷的人送到他們那兒去醫治。他當然說沒有……”

“老兄，睡吧，什麼事都有我們呢……”

亨利把臥室門關上，把陪巴比雍來的那位同志帶到一邊。

“那麼德剛什麼證明文件也沒有給他開？怎麼能領社會保險

金和其他補償費呢？”

“沒有開。很難說成是工傷事故。”

“這事也得好好辦一辦。”

亨利轉過臉去看巴比雍。

他已經睡着了，筆直地躺着，臉蒼白得跟死人一樣。

*

大家都住在大樓裏，彼此幫忙的機會是多的。他們剛從巴比雍那裏出來，就得跑到雅克的老婆弗朗西那裏去。

她開始感覺到第一陣肚子痛。

孩子出世總是挑好時辰！

只要早半個鐘頭，就用不着再去找德剛大夫。他那時候還在這兒呢。

“你那時候當真一點也沒有感覺什麼嗎？”雅克問。

“這是突然來的，你們男人不懂，”弗朗西說。她開始感覺到劇烈的疼痛了。

他們比旁人更需要幫助。她呢，身體軟弱得厲害。只要一點小小不然的事情，汗就直冒到她鼻子尖上，鼻子馬上就變得雪白。他呢，胳膊上的繃帶還沒解下，也幫不了什麼大忙。如果還要服侍她躺下或者起來的話，那可就……

這些個事情是在波萊特來到的時候開始的。她連自己屋裏都沒進去，一直就到弗朗西這兒來了。直等到弗朗西第一次陣痛過去，坐了下來，不再感覺什麼的時候，她才飛快跑過三個門，把自己的衣服送回自己屋裏，然後馬上回來。

看到亨利跟兩位她不認識的同志正正經經地坐下吃飯了，她自然很驚訝。第二位同志就是帶巴比雍回來的那一位。亨利請他上屋裏來，打听打听詳細的情形。

這些消息是從大夫們家裏打聽來的。很明顯，儘管巴比雍腦袋給砸破了，他們還是會想法把他逮起來。等他睡醒了，就得把他送到旁的地方去，好安安靜靜給他醫治。另外七位受傷的人也一樣，據說他們的傷幸而也不太重。相反地好像有一個保安隊士兵在醫院裏，他被碼頭工人用鐵鈎狠狠地砸了一下，受傷不輕。嘿，就讓他自作自受吧！……“得小心看着巴比雍，”那位同志說，“看樣子他一點勁兒也沒有，他在車上可還說要參加明天的示威遊行，說是只為讓大家瞧瞧他的腦袋。”

波萊特一陣風似的把亨利擁抱起來，都沒聽見他把那兩位同志介紹給她。

“对不起，我沒有時間嚐嚐你做的菜。當你們不慌不忙地在這裏的時候，我們女人可……”

第十四章

在緊要關頭要掌穩舵

確實不應該為表面的現象所迷惑。雖然有牡蠣、蛤蜊和魚，可不是一次宴會。亨利和保爾是匆匆忙忙地吃了一頓飯，能多快就多快。

當波萊特對他們那樣說話的時候，她一心只想跟他們開開玩笑。關於那條船的事情，她一點也不知道。她一直是在吉賽勒家的臥室裏幹活，腳並沒有踏進肉舖，因為正趕上過年，肉舖裏的人太多了。肉舖掌櫃和吉賽勒呢，港口有沒有一條油船，對他們並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想到要跟波萊特提起這

个事。古賽勒自从她那件事情以後，覺得什麼事情都不足为奇。她对什麼都悲觀，都不感觉兴趣。波萊特直到回到弗朗西那裏的時候才知道这消息。那時她立刻回到自己屋裏，倒不是为了糾正她剛才所說的話——她都已經忘了。

“你們通知妇女們了沒有？通知雷蒙德了沒有？”

“通知了，”亨利說。“然而你也許还是應該去看看她。她可能要人帮忙。”

“对了，我就去跟弗朗西說一下。这兒的旁的同志可以陪着她……”

“隨你便，”亨利說，“你看怎麼好就怎麼好。”

就是吃飯這點時間也沒有白費。有好幾個理由。首先是這麼一个理由：这样一來，下午的做法就可以有所改变。如果一分鐘也不停，就可能繼續在錯誤的方向上發展下去而自己还觉不出來。休息一下，尽管什麼也不想，或者只是想一些無所謂的小事……你心裏所想的事情也会恢復正常的秩序。

整个一上午，亨利情緒不好，不大痛快。他在示威遊行時的心理状态就是这种情緒所產生的結果。他为看不出事情進行得不順利的根源何在而生气。当你看出根源的時候，你就可以想法克服。譬如說，劳具的錯誤……。当你不冷靜的時候，你就只知道一个勁兒發脾气。現在，就跟睡了一覺一樣，片刻的休息使他的情緒起了变化，他明白了。他相信是明白了。这也許对他將要做的事情發生不了什麼了不起的影响，然而至少可以不那麼消沈……。今天早上，他一直在感覺鬥爭的困难，而且这种感觉幾乎可以說是流露在外了。他只有那种自己不能控制事件的發展，反而被事件淹沒的模糊的情緒。現在，他在研究这个困难。他在正視这个困难。這點是不容易弄清楚的，然而一旦看清楚以後，这个無

情的真理却能比那糾纏着你好幾個鐘頭的隱隱約約的沮喪情緒更好地把你武裝起來。

在当前这个情况中，我們並不处在攻势地位：敌人選擇了与他們最有利的地形、時間和条件。他們利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手段和另外好些个鬼把戲。这就說明了我們当时那种混乱、一团糟、張皇失措的情况，無論幹什麼總是这边在使勁而那边却洩了气……。当然，任何戰鬥都是艰巨的。然而在有些戰鬥当中主動权操在我們手裏，我們可以準備，組織，一句話，可以領導。譬如罢工就是这样。一般說來，即使罢工不是每次都以勝利結束，然而總有那麼一段時間，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總有从大家共同作出的決定中產生出來，而由最初的成功滋長起來的那麼一股子熱忱。

当敌人先下手的時候，这一切都还没有呢。全部鬥爭經驗都因此而受到影响。最近幾次与印度支那有關的船隻事件就已經証明了這一點，我們在那幾次事件当中所得的只不过是完全的勝利，然而还从來沒有像今天这样深刻的感受……。因为今天，敌人先下的那一手是多麼厲害！那条油船就在近旁，在那被那麼多的保安隊封鎖着的一公里長的棧桥头上，事实上簡直不可能走到它的跟前。乍看起來，在開始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好像他們愛卸什麼就能卸什麼，愛裝什麼就能裝什麼……。除了阻止卸貨以外，我們的鬥爭的目的還能是什麼呢？还能有旁的什麼目标可以令人滿意呢？就算你在旁的地方到处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績，譬如像五金工人的示威遊行，还有明天的示威遊行，如果对那条船絲毫不能有所改变，那就跟亨利剛才所說的那樣，有點兒像是無用的開支，像是浪費，像是撒在地上沒有人願撿的假錢那樣的勝利……。然而有那麼多人站立起來參加鬥爭，畢竟也不是毫不足道。当然絕不能算是失敗……但是那种面臨絕境，或者差不多是絕

境的情緒，却形成了在已得的最好的成績和欲達到的目的中間的一堵不可逾越的高牆，以致有時就使人忽視了這好的一方面……。不，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戰鬥。預料到戰鬥中的失敗——無論這失敗是多麼可怕，多麼恐怖——並不能因而原諒任何恐慌。失敗，那是在今天一開始的時候就應該提出來討論的。一點一滴地加以挽救的一切工作，使這失敗往後推延的一切工作，都應該算在好的一面，都應該使我們增加信心。熱忱……熱忱應該滿足於此，能這樣想嗎？

我們可能這樣想：在這樣的條件下，鬥爭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人民的力量從來不會團結到這種程度而會得不到結果的。這麼多人動了起來，這至少是一件具有深刻意義的工作……

我們可能這樣想：在全世界各處，時常也在法國的其他地方，我們是採取攻勢的。

亨利現在是能有這樣的想法的。可是其餘的人呢？許多人首先看到的是眼前的事情，也只看到眼前的事情。

烈烈今天早上說得實在對，他說要勝而不驕，敗而不餒。事情就是朝着這樣一個方向發展的。這一回，我們每一個進展差不多都不能抵得過對方的所得。我們總是在事情過了一會兒以後才認識到這一點。如果我們得意忘形地熱中於這個進展，跟在我們佔着優勢的戰鬥中一樣，把它跟先前的進展都算在我們的收穫項內，那麼，我們馬上就要栽筋斗。我們感到像是在填補窟窿，剛補上一個，边上卻又戳了至少同樣大的一個。洩氣的情緒就是從這裏來的。因此，我們應該正視事物，這比什麼都要緊。

這就要求我們沉着、冷靜，比今天的天氣還要冷靜。要老老實實地估計一下所有足以招致失敗的可能性，這不是一個輕微的

考驗……。應該善於保持內心的寧靜。如果你是個堅毅的人的話，特別應該善於控制在你心頭起伏的千百萬人的憤怒和仇恨；應該防止他們妨礙你耳聰目明，而你的耳聰目明正符合於他們的利益。

在嚴重的關頭掌舵的時候，即使全船的人都因為恐懼或興奮而狂呼，你也得注意你的心，讓它跟岩石一樣堅定……

*

亨利飯後按預定計劃回到克萊貝家裏去的時候，心裏感到平靜了。他需要這個平靜，因為鬥爭繼續在動搖不定，順利和困厄相繼而來，下午大概還會是這樣。如果說我們當真打擊了敵人，我們挨的打可也不比他們少些……。隨着時間的推移，在某些同志看來，風勢無寧是吹往陰暗那一面的，而正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曾存着幻想。

先是那兩艘驅逐艦果然比咱們進行的個別聯系起了更大的作用。它們一下子就使十來個在早晨應徵的人下了決心……。因此，早晨應徵的人現在留在船上的就只有十四五個了，其中只有兩個是職業碼頭工人。好。

對於失業工人來說也是一樣，驅逐艦的出現有着決定性的意義。在許多人家，當你去的時候，用不着再說話，他們的主意已經定了，不管會有怎樣的遭遇……。這也好……

然而可也擋不住在全體工人當中，至少有二十五個人去了，這就使在船上幹活的人達到了四十個人左右，比開始的時候還多了……

同樣，我們對罷工糾察隊有很大的指望。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布拉撒爾中午對碼頭工人提出的批評確實沒有什麼根據。所有的碼頭工人都整裝以待，充分達到了我們的希望，甚至还超過

我們的希望。但是……又是一個但是……保安隊並沒有等被派上工的人和失業工人來到才展開對罷工糾察員的進攻。他們先就動開了手。只要他們肯付出代價，這對他們並不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他們利用機會逮捕了我們十來個同志。而且還不是胡亂逮捕的。在最優秀的同志當中，吉東、格里農、皮爾·魯歇、勒·巴伐爾……。他們開始認識哪些是所謂“煽動分子”。他們所做的事情証明了這一點。結果呢，當被派上工的人和失業工人來到的時候，什麼事也沒有，他們暢行無阻地過去了，除了在離開港口相當遠，保安隊的巡邏隊照顧不到的那幾條胡同裏被我們碰到的幾個人……。至於給失業工人的傳單，散發的情形糟得不能再糟。可以說實際毫無效果……

另外一個例子：起重機操縱手。那是空前的勝利。全都被我們找到了。一個人也沒有動搖。起重機操縱手可是比較難辦的一種人哩。他們人數很少，其中只有幾個是我們的同志。只有一個人我們沒去管他，就是保爾·格拉耐，他因為上次卸砲的時候把砲掉在碼頭上而被解雇了。我們心想他絕不會有什麼問題。首先，他被解雇了，其次，他所幹的事情就是一個保證，因為我們很知道那門砲的事件並不是出於偶然的。然而，不管偶然不偶然，大概無論誰也永遠不會知道其中的真情……。如今，所發生的事情表明，無論什麼事都應該隨時想到。他們去找了格拉耐，讓他自己選擇：你上船幹活去，我們就認為你是將功折罪，把起重機交還給你使用。要不然的話，你就離開港口另外去找營生。像你這樣的歲數，又有個小家庭……。而格拉耐一個人在他們面前，就聽他們擺佈了。如果有人事前去看了他，甚至是後來去看了他也好，他準是最容易明白道理的一个人。然而直到遠遠地看到起重機開動了，人們才問是怎麼回事……才知道他被兩個保安

隊士兵像押小偷似的帶到了那裏，然而他並不是被人硬拉，而是自願去的。他那部起重機在開動起來了，這就是一個證明。

說過了每一聲“好”，後面都得來一個“但是”。

其他工廠在中午放工時的情形就遠不及造船廠那麼好。造船廠差不多已經和港口融為一體了。那裏的情緒比哪兒都要高漲。這點情形跟那些極端困難的條件可以說是拉平了，甚至還有餘呢。

一切的結果是：打下午三點鐘起，就再也沒有什麼疑問了；從老遠所看到的情形看起來，那邊在開始的時候經過一陣摸索，以後卸得可得勁了。

由於只有格拉耐那一部起重機，為了幫忙起見，許多裝卸吊桿也不斷落在貨艙裏，轉過去，再落下來，重新抬起，再落在貨艙裏，就像是一把扇子的扇骨，悠閒地一開一闔。

人們知道有士兵在那裏幹活，他們的任務是把汽油搬上那些列隊開來，排在棧橋上，沿着碼頭擺開的美國卡車。

相隔一公里的海，看來卻像就在身邊。冬日黯淡的小太陽從這幅圖景上升了起來，這會兒照在驅逐艦的龍骨上，像是在苦笑。

第十五章

束手無策

相反地，在遠處的海上卻升起了濃霧。夜晚很快就要降臨了。隨着夜晚來的將是這個戰鬥的嚴重的關頭，最嚴重的關頭。

大家束手無策，只能瞪眼瞧着。到不了五點鐘，至多是四點半，天就要黑了。

今天算是完了。

今天算是完了！

卡車已經裝上了，沿着碼頭在等待着。等待什麼呢？還不就是天黑？你又能拿它們有什麼辦法呢？人們還在轉到那個念頭上：要是換一天……工廠一放工……可是今天……還是那個無濟於事的哀嘆。人們急得团团轉。

至於船上的事，那就只好指望已經回到正路上來，決定去鼓動其餘的人的那幾個人所做的工作了。然而應該說的是，除了兩個失業工人，兩個特意上船去的好同志以外，其餘的人並不是什麼能手。那兩個失業工人就是皮爾·桑（人家可叫他聖彼得）和瑪塞爾·薛伐里埃。

無論如何，就今天來說，很不幸的就是這樣：船上的事已經不再是主要問題了。

必須要有這樣的看法：今天晚上和夜裏，咱們差不多是沒有辦法阻止的了。夢想旁的事情畢竟只是夢想。當對方在你面前有所警戒的時候，夢想可是危險的。

兩隻眼睛瞪着船，或者瞪着卡車就要走過的公路，念念不忘今晚不可能實現的，或者是冒險的行動，等待着奇蹟出現；一個勁兒只在這上面轉圈子，如同克萊貝所說的那樣：為了害怕被人當作是不識時務的人，誰也不敢自告奮勇地出來打破這個局面……要是這樣子的話，對另外一件工作就可能錯過寶貴的時間了。那件工作就是準備明天的示威遊行——人們這會兒在做這件工作的時候却只懷着“捨本逐末”的想法呢。

眼看着這兒的事情這樣發展下去而毫不動作，却在準備明天

的事情，看起來是不合邏輯的。儘管這不合邏輯，有時候却不得不那麼辦。最糟糕的是，在這樣的時候，堅持邏輯的是感情而不是理智……。這就叫做別把願望當作現實。

如果只是一個人的話，當他沉住了氣，保持着清醒的頭腦，保持着正常的情緒，當他能控制自己，採取行動的時候，那還說得過去……然而現在是好幾百個人！……同一件事情在他們眼裏決不是同樣的明確。

就大多數男女來說，今晚壓倒一切的是“一切都完了”這麼一個情緒。

沒有什麼明天。

明天根本就不算數了。

突然間，人們旁的什麼也看不見，就只看到：船已經在卸貨了，還將繼續卸下去，而你对它毫無辦法。

他們那麼早就準備好把通到船上的路封鎖起來。現在還是早晨呢，他們已經做了那麼多的工作，真是又細心，又捨得賣力氣。現在忽然出現這麼一個一剎那間——無論是勝利或者失敗總是在一剎那間來到的。在那漫長的時日裏，他們處心積慮地做了那麼多的工作，這幾分鐘好像是給這些時日作了最後的評定……

像是為了加深“一切都完了”的印象似的，保安隊解除了對工人食堂的包圍，離開了潤喉門口。人們可以自由地回到這兩處地方去，尤其是上潤喉，從那裏可以看到防波堤和在那兒發生的一切事情……。儘管有潮濕的寒風在空中飄蕩，儘管有一陣陣的濃霧襲來，他們都不想進入那差不多是空着的酒舖裏去。他們一羣一羣地呆在門口和近旁的土台上，好仔仔細細地一直看到白天的最後一分鐘，同時在等待着……天曉得是等待什麼。

那边卡车的前灯亮了起来。探照灯照到船上。

在场的不仅是码头工人，而且还有五金工人、营场裏的工人、妇女……。好像是敌人一面把我们拒之於海岸以外，一面却早已佈置好一切，使我们能目睹这个场面。一切进行得好像他们是那麽自信成功，竟决定要在我们眼前，把卸货点缀成为一个夜晚的盛典。

这就招引更多的人沿着那条可以“看点热闹”的线上蜿蜒地排着。这条线起自塞巴斯建—莫尔耐路最高的地方，那兒可以自在地从界於潜水艇基地和港口本身的栈桥之间的那段毫无遮掩的地方看个痛快，而那兒的人们甚至可以坐在坡上，毫不费力地看着，只不过需要费点劲把胳膊紧紧抱着身子，好使身子暖和点。在马路下坡的那一头，那就得站在人行道上，或者倚在窗口，或者把脚钩在柵欄的第二第三层铁环上，跟笼子裏的猴子一样……。尽管这样，那边还是有不少人。再往底下去，在过了港口的两个入口处以後（马路到了那兒就离着港口越来越远了），柵欄就沿着那一带满是断垣颓壁和石子堆的廢墟伸展过去，人们就伸着脖子排在断垣上，或者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地好歹爬在石子堆上……。石子並不缺，也不是沒有把它扔过去的念头。然而保安隊已經看不見了，他們一直退到港口裏面去了，確信現在單靠鉄絲網就能把我們擋住……。再往前去，圍着港口的柵欄到了尽头，到了从前那条“無人地带”。在沒有架上鉄絲網以前，大家都可以隨意从这兒往港口去。說也奇怪，就跟边境上的某些作为走私者遮蔽之所的房屋一样，工人食堂正橫跨在鉄絲網上，大門在港口以內，後門在港口以外。而朝港口的大門甚至已經沒人監視。从那兒，要什麼時候進去就什麼時候可以進去，用不着打一仗……。然而進去以後呢？咱們人數既不够多，組織得也不够

好，任何阻碍作用也起不了……。因此，只好呆在台階上头看个差不离，或者簡直站在窗口，因为食堂是座盖在洋灰地基上的木头房子，相当高，站在窗口就更高了。上次第也普号船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在这兒設过防禦工事，对保安隊是居高臨下。可惜只有兩個窗戶。早上在裏面開会的那个大廳跟地面一般平，窗戶太低，今天就看不見什麼。在食堂後身，就得往後退一點才有人，他們跟在馬戲場的看台上一樣，一層一層地站在那条高崖的斜坡上，那裏還是一片廢墟。在崖頂上，後面那排房屋的灯光照了過來，倒像它們也佔着最好的位置在瞧着似的。在那排房屋的尽头，馬路直通到崖頂，那一边还有幾座低矮的破房子，其中就有潤喉酒舖在內，边上是酒舖那个凸起來的小院子。再往前去，那是一望無际的一条海岸，岸上光秃秃的，暴露在海風面前，毫無遮擋，只有那座水塔和水塔脚下那些木板房子，还有再往远去的那座現在已經住上人的大樓。大樓裏已經有幾盞灯亮了。如果有人願意回去，从那兒也可以看得見。沿着海岸的那条公路边上有路灯，在大樓後面二百公尺光景的地方拐了一个大弯，卡車就要經過這裏開進就在附近的营場裏去。多远呢？總共只有一公里。公路在荒僻的海岸中間通往远处，只經過一个在四四年被美國飛機炸平了的只有十來家人家的小村子。在其餘的房子的瓦礫堆裏有三座房子还勉强站着，好像是为了做美机轟炸的見証似的。这也就使公路不得不拐了一个S形，不得不改得跟原來的土路一樣地窄。这三座房子却还有人住着，有一座大概是一个農民，另外兩座就不得而知了……

是的，这就招引了更多的人，然而他們聚起來就好像是來看熱鬧似的，他們看了之後，跟那些呆在家裏的人一樣地感到难受伤心，他們也知道今天晚上死亡在从船上卸下來。然而他們還沒

有难受伤心到能够自發地，或者在一声号召下就像在那幾次偉大的勝利的日子裏一樣，結成一個強大的、明智的隊伍，不可抑止地往港口那兒衝進去，一直衝到防波堤上，像打在桌面上的拳頭那麼堅決地擺在那裏，說一聲“不”，把貨艙關上，把那狹窄的棧橋封鎖起來。

話又說回來了，他們和她們當中却也不止一個人認為站在那兒就好比站在一個戰鬥的崗位上！誰知道是不是呢？誰也不知道。

一等大堤上的燈塔亮了起來，照得天空在我們頭頂上直轉的時候，驅逐艦上的那些探照燈也就轉了起來，在天空找什麼東西，倒像他們要探探這個黑夜，看它是不是夠結實安定。天還沒有完全黑下來。天空還是乳白色的，探照燈只畫出幾道蒼灰的線條，只是在岸那一面，在北方，黑森森的岩壁上的天空佈滿了烏雲，探照燈的光芒看得分外清楚，只見它們在摸索，躊躇，跟蝸牛的觸角一樣。

所有這一切挑釁的神氣又是对我們精神上的一个打擊。挑釁，而我們却沒有辦法回答他們！

我們從來沒有感到過黑夜是這麼沉重地壓在我們的肩頭。世界的暗影也整個地落在我們心上，還有今天地球上的一切最陰暗的東西……朝鮮人民的鮮血；稻田和稻田裏的游擊根據地中的泥濘；婦女、兒童、老太太和長着稀疏的鬍鬚的老頭兒隱藏在裏面過日子的森林；那邊的同志們，那些用不着一一列舉姓名，比別的弟兄還要親密的同志們；那些差不多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偉大的黑種弟兄們，他們的貧窮也許不那麼看得出來，因為他們是赤着身子的；塗炭印度生靈的飢荒；資本主義國家一切海港和一切大城市裏的貧民窟；還有柏林，那埋在歐洲心臟的定時炸彈；美國

的原子彈試驗；據說還有別的武器的試驗……

有一艘驅逐艦打出一發照明彈，飛得很高，令人悸慄不安。它好像也在每個人的寂寞的心裏直往上升。

……今天這一夜差不多就是這樣了。今天，世界的陰影整個地落在這裏，成了一個橋頭堡。

照明彈炸裂了，像雨一樣落了下來，馬上就有另外一個從那一艘驅逐艦上射了出來，好像算是答禮。現在真像放煙火了！……據說省政府大客廳所有的窗戶都跟過節一樣燈火輝煌，在招待美國老闆。他們將用香檳酒為汽油舉行洗禮。

有些人很奇怪怎麼沒有更多的照明彈跟着上來。

在朝鮮的天空中飛行的轟炸機裏隆隆作響的就是這樣的汽油；在凝固汽油彈的凝固的火燄裏，在火燄放射器的駭人的火舌裏的也就是這樣的汽油；澆在柴堆上對黑人施行私刑的也就是這樣的汽油……。剛才是誰說汽油不是武器？

*

“大家心裏在說：這可擋不了啦……”

“其實是：事實明擺在眼前，可就是誰也不信。”

“尤其是大家就叉着手在那兒呆着，瞪眼瞧着他們為所欲為！”

“你有什麼辦法？”

“我，我怎麼知道？又不是我在領導！”

“真是比什麼都不如：看！看！現在馬上就要卸光了！”

“還有明天呢。咱們能……”

“明天！明天！老是明天！他們現在幹的這些事，那就不算數啦？”

“今天一下午，再加一夜，就能卸不少！……明天，該幹的就

都幹完了。卸下的東西可就一去不復返了。”

“明天，他們就能幹完。一下午加一夜，能幹不少活！……”

“無論怎麼說，咱們今天擋不了的，明天可更擋不了啦。”

“他們一開始，那窟窿就堵不住了。”

“別的都不說，他們要卸的都快卸完了。明天能有什麼用？”

“抗議抗議，叫叫，喊喊，舉舉拳頭？有個屁用！”

“明天可要給他們恥笑了。你等着看報吧！”

“他們還要說咱們的遊行是擺擺樣子，挽回面子呢。”

“我看哪，只有今天才算數。今天就這樣過去啦？我要睡覺去了，你可別再找我。”

“再說一遍，今天可完蛋了。你看得明白，那是擋不了的！……”

“可不是嗎！既然無能為力，咱們還有什麼用處？像咱們這樣節節後退，究竟要退到什麼地步為止呢？”

“咱們要是只有听人擺佈這麼點能耐，那馬上就要回到三九年那光景了。”

“要是不願意給逮走，馬上就只剩下躲起來這條路了……”

“什麼？馬上就只有這麼一條路？現在你就可以這麼說了！下午給逮走的，你敢說他們呆一會兒就能出來？那可不是一次普通的示威遊行。”

“这回是美國佬。眼看大禍就要臨頭了。如果咱們還讓戰爭進行下去……”

“這是決死的鬥爭。”

“還要死多少哪！”

沿着整整一條海岸，在這些軟心失敗和被寒冷所侵襲了的人們，在這些平常就不愛多說話，今天晚上更不願意多說話的人們

中間，發出了一陣陣喁喁嚶嚶的混亂的語聲。他們所說的只是心裏所想的一小部分，只是那些憋也憋不住，實在控制不了，不得不吐出來的一些話。以上所舉的顯然不是全部，可說只是其中最悲觀的論調罷了。

在每一次艱巨的戰鬥當中，總有这样的時候，那時總有什麼跟退兵的鼓聲一樣的東西在心底响着，總有远方驚惶的号角聲跟一滴醋一樣在心底顫動着。

第十六章

第一塊石子

大家都知道，特別是當事情進行得不順利的時候，人們總是抱怨自己。一個人是如此，一批人也是如此。有幾個人甚至走了極端，竟責備起黨來了。

謝格爾剛才就把黨証撕了。

那時卡車正出發上路。

他既不是由於害怕或者帶着一種可鄙的心情偷偷地撕的，也不是像經過充分考慮才下了決心而安安靜靜地撕的，而是在好幾個人面前，憤怒地一撕兩半，一邊高聲叫着：“咱們真是飯桶！……”一邊哭得跟個孩子一樣。不，簡直跟個瘋子一樣！

要說他本來就是個黨內的敵人，這不過是乘機發作，那是不對的。顯然，他也並不是個最堅定的黨員。這樣一種舉動，一般地說來，自然是個不好的表現。然而在今天這個具體情況當中……該怎麼說呢？……應該明白他的心情。

在任何別的通常的鬥爭中所不能體諒的事情，今天却可以體諒。這些個人忽然間像一塊燒得過熱的鋼鐵一樣，這麼辦是好還是壞，都顧不得了。一切都出乎正常的習慣。遭到這樣一種失敗以後，他們覺得空氣突然變得稀薄，喘不過氣來。他們覺得每況愈下，人類在往後倒退。

譬如說：誰要敢於稍微給美國人說一句話，那就會給別人剝成肉醬。儘管那是一句毫無所謂，嚴格說起來，在旁的條件之下可以加以討論的話。這樣也許是好，也許是壞，反正是有這麼一回事。憤怒到了某種程度，就談不上什麼理智了。而這一回是更甚於憤怒，與憤怒迥然不同，簡直無以名之的一種東西。也許正因為這是某一種情緒的極端，所以歷史上還不常有機會給它起一個名稱，也許永遠不會有這種機會吧，誰知道呢？

老杜彼依這會兒來了。當謝格爾瞧見他的時候，就幾乎像逃跑一樣走開了。他裝着沒瞧見他，若無其事地夾在眾人當中走了。在黑暗中，往前走幾步就夠了。誰都知道他是故意的。

當人家把這件事情告訴老杜彼依的時候，他沒有像平時那樣激動。他什麼也沒說，只是把肩膀稍微聳了一聳，那樣子與其說是表示輕視，毋寧說是表示憐憫。

那時他的視線落在人行道上那四片紅白相間的黨証上。他彎下腰來，把它撿了起來，馬上在手指裏撥弄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湊成一整張，然後一面把上面的土擲一下，揣進兜裏，一面站起身來。

直到那時候，他才說了這麼一句話：“一張黨証……”，有點兒像是解釋一下他那過於突然的動作，然而他却同時也直瞪着身邊的人們的眼睛。

杜彼依老爹是不是注意到了那些人的臉色了呢？他應該能夠

看出，就只因为他那句話，還有他說話的時候的那副神氣，在好幾個人臉上已經顯出失敗情緒以外的一種表情。不管怎麼樣吧，反正他把今天晚上至少已經說了二十遍的那些話對身邊的人說了。

“咱們受了他們的暗算啦。挑了這麼一個日子，工廠不幹活，沒法子發動人員。他們贏了一著。可是下一著，可該咱們贏了，還要贏得更漂亮。明天下午兩點，大家都上勞工介紹所，噫，聽見了沒有？你們到時候瞧吧！儘管已經卸下來了，也不應該以為就算完事了，以為他們就全贏了。到時候瞧吧！”

在這時候，他瞧見有一位黨員同志走過，就把他叫住。

“嗨，費爾南！我說，你該上潤喉去。有你的工作。”

“啊！”費爾南說。“有工作要做？”

他立刻就顯得挺高興，把這當作是一件意外的喜事而接受了。他馬上轉過身來，往潤喉那邊奔去。往常他可從來不是那麼痛快的人。

杜彼依身邊那些人當中也許還有人愛從他嘴裏多打聽一點消息，然而他沒有逗留，馬上就上另外一堆人那兒去了。在那裏，他又把同樣的話說了一遍，幾乎一字未改。話雖簡單，然而已經足夠使他背後的人們談論起來，有些人贊成他的看法。在這些人裏面有許多正是在一分鐘以前還什麼都看不明白呢。

每一個人都看得出來，共產黨員都被動員了……黨大概在作戰鬥的部署。雖然話並沒有說出來，然而今晚誰也不能無動於中。

幸而有一大批像杜彼依這樣的同志，他們跟一隻航行中的船一樣，在背後水面上留下一道一道的航跡。他們穿梭似地從這一個人堆跑到那一個人堆，不久就跟熟練的裁縫在衣樣上先粗粗

地繃上幾條線一樣，把原來只是一片片的布連結起來，成了件東西，扎住了根，變得牢固了……

在他們的召集之下，有幾位同志就上潤喉來了。亨利親自在人堆裏轉了一圈，試探一下大家的情緒以後，也回來了。他多半已經在心裏重新盤算了一番，他已克服了這一切情形所可能產生的那種潰亂的感覺。這就給他指出了一條應該遵循的道路。應該讓全體黨員同志們糾正那種感覺，使他們能夠迅速讓廣大羣眾糾正那種感覺。

他忽然想起：情況已經改變，今天早上跟烈烈決定召開的區委會議就不再是最迫切的事情了。當前最迫切的事情是衝破一切障礙，來保持並儘量加強基層同志的動員狀態。保爾贊同他的意見。然而顯然用不着通知取消區委會議。同志們如果來了，即使只把他們集合十分鐘或者一刻鐘，來決定一下行動的方針，總是有用的。假如沒有這次閃擊的會議，他們能不能全體動員起來，也並不那麼有把握呢……

因此，當晚就得把各支部都集合起來。能辦得到嗎？只有幾個鐘頭的工夫呢！在這樣的氣氛當中，什麼都能辦得到。除此之外，還有旁的什麼辦法呢？即使只有集合幾個同志的把握，也必須嘗試一下。不由你挑選。必須幹點什麼事兒，而這就是首先要辦的事情。

要不然的話，那又要犯同樣的錯誤：咱們在場的十個人挽起袖子拚命幹，自以為單憑咱們十個人就能把所有的包辦下來。和表面現象恰恰相反，發動羣眾一起來幹却是一個最簡便的方法。不錯，咱們十個人就已經能幹出漂亮的工作。然而更正確的是：同樣是賣力氣，如果咱們把力量用在發動羣眾上面，即使羣眾當中每一個人還做不到咱們一個人所能做的工作的十分之

一，即使他們每一個人只能担任一丁點兒任務，然而羣眾所發揮的力量總是大得多，這不僅是在長時期才能體驗出來，而且可以立見實際功效。

最後，在這樣的場合中，當人們看到同志們多麼迅速地響應黨的號召，他們總可以看到他們過去如何低估了羣眾的力量。這是顯然的。

而且，問題並不在於召開一連好幾個鐘頭的正式會議。讓所有的積極分子今夜就準備起來，迎接工作，這才是問題的所在。像這樣一個夜晚，哪一個共產黨員還會想到睡覺呢？會上要講的話可以很快就講完，大致跟杜彼依和另外幾位同志對羣眾講的話差不多。由此不難看出，為了保證明天下午的成功，為了恢復消沈下來的鬥志，咱們馬上可以幹些什麼。

馬上該有大量的標語，大量的參加示威遊行的號召，寫在牆上，寫在馬路上……此外還有省委會傍晚發表的示威遊行籌備委員會的傳單和通告。等到明天早上，那就太遲了。這些傳單能往哪兒散發，就往哪兒散發，趁着今天晚上就從各家的門縫裏塞進去，這總會爭取到不少的時間。不錯，平常大家不喜歡在夜裏發傳單。那好像是在幹地下工作。大家寧願在白天。然而平常是平常。今天，死亡可不管這一套。相反地，黑夜也擋不住人家繼續把死亡從船上卸下來。咱們不但要跟它爭奪白天，同樣也必須跟它爭奪黑夜。現在是在它跟咱們之間看誰跑得快的問題。

最後，還得把明天早上重新設置罷工糾察隊的工作事先佈置一下。預定在明天早晨打上工鐘的時候為這個問題而召開的工會會員大會也不是一次尋常的會議。不能單靠一個決定就能籌備就緒，就能開得起來。必須在晚上就到各處去通知……

來到潤喉的同志們因此必須立刻出發，分頭去找旁的同志，

首先把分散在各个角落的男女共產黨員的隊伍集合起來，他們就會在今天晚上，今天夜裏，明天早晨，以他們那種時常不為他人所看見、所覺察的努力，逐個、逐街、逐區地聯繫成千上萬的羣眾，他們團結起來就會做出偉大的事業。在這第一塊投進水裏的石子周圍，波紋將在勞動人民中間不斷地擴大起來。

亨利知道，在出發到各處去的同志們中間有些人原來期望着另外一回事，他們所以趕緊到這兒來，原以為人家將對他們有其他的請求，而沒有想到是要他們傳達集合的通知，他們認為這點工作和在港口所發生的，而且還在繼續發生的事情比起來實在渺小得厲害，可憐得厲害。誰要不考慮到這些，那麼他就準是根本不瞭解碼頭工人，不瞭解他們的傳統，不瞭解他們由於極度的貧困而在心裏殘存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思想。然而……

亨利向他們解釋，加強他們的信心，勉勵他們，鼓舞他們，使他們每一個人都易於進行工作。

但是將近六點，烈烈回來問他事情辦得怎麼樣的時候，亨利向四面瞧瞧，看看有沒有人聽見，坦白地低聲答道：

“真難啊！我可費大了勁兒啦，費大了勁兒啦！”

看到烈烈沉默不語，他又說：

“伙伴們感覺咱們要求他們做辦不到的事情。”

他在烈烈臉上看出他並不怎麼明白他的意思，似乎有點驚愕的樣子：烈烈也許在他身上發現什麼悲觀思想了吧。烈烈本想把他自己剛跟旁人說的那句話——並不是這樣！——對他說，然而話到嘴邊又收了回去。他說道：

“當然，咱們在盡咱們的力量做最大限度的工作，不能再大的最大限度的工作，然而問問保爾吧……”

“是的，”保爾馬上說道，“……在沒有來到這兒仔細觀察以

前，我決沒有想到他們所進行的，他們所应当進行的工作是那樣令人欽佩……”

第十七章

總離不開生活上的細微末節

在戰鬥進行當中總是會插入些生活上的細微末節，像水面上的風一樣，把水流加速或者使它倒退。

瑞乃特乘十一點鐘的火車回來了。

呂西安在開過那次不平凡的支部會議以後回家吃點東西。從早上起，他肚子裏一直空空如也，因為每次的衝擊他都參加了。中午的時候，他本來不打算回家，想呆在那兒參加罷工糾察隊。他差一點兒跟吉東和其他幾位伙伴一起被捕。因此，在開完會以後，他的胃蠕動得實在叫他難受。

開會。呂西安雖然不是黨員，然而他總是願意對黨盡些力量。今天晚上，用不着克萊貝一再邀請，他就來了。

“至少總該有人到會了吧？”喬治特問。

“怎麼？至少總該有人？你又來了！看什麼事情總是那麼悲觀……。我看到會的人還從來沒有這麼多呢。而且是這麼活躍！異乎尋常的活躍！……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情。當然，有些人是專門為了反對而去的，為了說這麼辦不成而去的。開始的時候，大家意見很不一致。直到後來，各方面還同時紛紛在講話。”

“安安靜靜地吃吧，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回頭再說？我一會兒就走啦。有事情要辦。為什麼你以為

是開會呢？在沒開會以前，對於要辦的事情，先得徹底瞭解一下。我敢說一切都已經够火候了。雖然跟你煮芸豆不一樣，喬治特，可也……”

“我不知道你幾點鐘到家。只要你別那麼着急，你可以等一會兒，我再拿上火上熱一下。只消一會兒就行。首先，別抱怨這是吃剩下的，我招呼吉東家的小把戲們先把飯吃過了。珍娜出去打听他們把吉東抓到什麼地方去了。她還沒有回來呢。”

“瑞乃特要回來，你告訴了保爾^①沒有？他說什麼來着？”

“他滿臉通紅地笑了一笑。你知道，他不好意思說出來，可是咱們的孩子不能跟他在一起玩，他心裏準是挺難受的。你還不知道呢，我還沒告訴你，那天瑞乃特來信，還問我有沒有問他好呢。”

“這些小把戲！”呂西安說。

這是這裏對孩子們的由來已久的親熱的稱呼。

“酒瓶裏還剩了點酒，你把它喝完了吧。晚上……”

“對……剛才我跟你談開會的情形……。好傢伙！首先是阿爾芳斯那檔子事。他沒有在場。然而每一個人，幾乎是每一個人都提出同樣的要求，最後大家作了這一決定：開除他的黨籍。”

“阿爾芳斯過於想躲避打擊了。你要躲避敵人的打擊，那就免不了要受同志們的處罰。雖然……最不幸的還是瑪爾梯娜。最難堪的是她。”

“咳，他也一樣。倒不是說他人怎麼不好，這是他作繭自縛，弄得自己進退兩難。不過也得設身處地替他想一想。其次是勞貝。一提到他，也有人要求把他開除，另外有人說那不是支部的

① 保爾是吉東的兒子。

事，說他是工会書記，首先應該把這個問題交給工会去處理。克萊貝反對這種說法，他說他首先是共產黨員，首先是黨內的問題。另外還有旁的事情……形形色色，什麼樣的意見都有。最後因為勞貝不在這個支部，而在‘亨利·蓋伊亞’支部，他們只能提出意見。他們贊成給他警告處分，大家最後同意了。”

“照我看來，這樣可不妙。難道這樣的事情還不夠多嗎？難道你們還要在你們自己當中找麻煩嗎？”

“有些人也這麼說，說是最好再過幾天，等到安靜下來以後再討論這個問題，說是現在討論會增加困難……。然而絕大多數人回答說：事實恰恰相反，如果黨不在這個問題上明確地表示態度，有很多人，尤其是黨外的人，就會產生不滿的情緒，就要袖手旁觀。”

“那些當真想惹點事情的人，這樣也並不能就擋住了他們。”

“也不盡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鉄打的，你有什麼辦法呢？後來會快開完的時候，亨利跟安德烈·戴西烈還有省委會的另外一位同志來了。他們仔細研究了一番。好了，他們自己也說這樣並不壞。應該讓同志們把心裏所想的話說出來，有什麼就說什麼。他們說，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參加鬥爭，因此首先要大家取得一致的意見，什麼話也不要藏在肚子裏不說。他們還說，就在明天早上工会大會上，如果有人覺得有什麼問題在阻礙工作，也別害怕提出來。工人們不是小孩，會作出恰當的決定來的。”

“反正這也够慘的啦！”

“那有什麼辦法。不把雞子兒砸碎，就做不出炒雞子兒來。重要的是別把自己變成雞子兒就行了。”

“遇到這樣的事情你還有心說笑。你真是改不了你的老脾氣。還是一股孩子氣，真是的。”

她也笑了，一面像揮灰塵一樣，把她的圍裙朝他肩膀拍了一

下，算是对他的责备。

“那末，我給你把酒倒上吧？”

“得了。該走了。”

“好吧。我也睡不了覺。第一是珍娜還沒有回來，她的孩子們，我得去照顧一下。其次是弗朗西在哼哼。我總以為她就要生了。也許我有點過慮，不過我總替她擔憂。我看有點像是難產。早晨第一次陣痛是過去了，可是那麼久沒有動靜……。她的身體並不算太好……。還有，對面的斐南德也睡不了覺，尤其是……”

“對了，剛才我忘了說啦。支部會上有人宣布，巴比雍重新申請入黨了。”

“……同樣也有人說，儘管他腦袋給砸破了，他們還是會隨時來把他逮走的。也有人說，他們會利用現在發生的事情，再像那天那樣來一下，把咱們的大樓封鎖起來。當然，也許這不過是人們那麼說說罷了。”

“他們當然少不了有这样的打算。”

“還有那些卡車的聲音！一直沒有斷。當它們在對面開過的時候，連這兒都感到震動。等它們開到那個拐彎的時候，每過一輛，車燈的燈光正好照在窗戶上。這樣我就可以點數了。”

“得了！這就更應該去開會了。再見。”

呂西安把上衣的扣子扣上，把衣領子掀起，把帶簷帽的耳朵放了下來，然後跟每次離開家的時候一樣，吻了一下他愛人的雙頰。

“你可也得小心點兒。別遇上什麼事，或者給逮到監獄裏去了。可別幹那不應當……”

“別說傻話。瑞乃特快回來了，我還願意去坐監嗎？得了，再見。”

就在那時候，走廊裏傳來了脚步声音。要是再晚那麼一點兒，他就走了。有人敲門。跟國民議會議員乔治住在一条街上的一位同志走了進來。他們並沒有馬上把他認出來，因为門犄角裏是相當暗的。

“公主回來了！”他說。

从他背後，走進來一个男孩，一身嶄新的服裝，長褲子的褲腿掖在皮靴裏，穿着一件漂亮的大衣，戴着一頂便帽。他們不知道他是誰，还在等瑞乃特跟着進來呢。

然而那位同志已經把門關上了。他們馬上恍然大悟，那个男孩子原來就是瑞乃特。

而且嘛，她已經往前走了一步，現在已經站在灯光底下。还是那样腼腆。可是这回除了腼腆以外，却还有些旁的什麼。

“他媽的！”呂西安气得臉都發青了，“我女兒竟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走到她面前，把她的帽子摘下來。

美麗的头髮都給剪平了。

“天哪！”乔治特說，差點兒哭了出來。

要是个男孩子，那還沒什麼奇怪。可是一个女孩子家，這麼个光溜溜的腦袋……

“她的头髮……”呂西安对乔治特說，好像是叫她來做这樁不能置信的事情的見証似的。然後問孩子道：

“他們幹嗎要把你的头髮剪成这样？”

“他們怕我長虱子，”她說。

呂西安举起手來，攥緊拳头，恨不得要找點什麼东西給它一下子……。眼前什麼也沒有，……他只好把拳头在空中攪了攪，那

動作就好像是在咒罵：

“真他媽的！”

他猛然轉過身去，往前走了一步，把他那攥得緊緊的大拳頭按在那口小舊衣櫃上，雖然忍着沒有使勁捶下去，可也使得那衣櫃直晃蕩。

“他們的虱子也許比我还多呢！”

“別嚷嚷。你要把人家都吵醒了，”喬治特說。她已經把孩子抱在懷裏，吻了她。呂西安好像還沒有想到這上面。瑞乃特哭起來了。

“你，你就不會不讓剪嗎？”父親只轉過半個身子朝着她，這麼說。

喬治特把她輕輕地推到他的身旁。他感覺她就在他的背後，一動也不動地等待着，也不敢說些什麼。

“啊，是了，”他說。“我的瑞乃特……”一面把他的胳膊撲着她的肩膀，把她撲在胸口，然而還沒有吻她。

門口那位同志有點發窘。他覺得有點受到慢待，感到驚訝，也許還有點不高興，然而他是應該諒解的。他很自然地說道：

“現在我要告別了。行李在車站的咖啡店裏，你們該在明天早晨去取。錢都付清了。一共有三件。”

“什麼？有三件？”呂西安氣沖沖地問道，他想起孩子走的時候只帶了那個礦工的鴿子籠……。那個礦工的孩子們，我們可沒有把他們的頭髮剃光！

“那是一輛自行車，”瑞乃特說道，不免有點喜形於色。

“得了，他們可以留着自己用吧！”呂西安叫道。“告訴他們，我並不依靠他們！”

顯然他是有一點不知所云了。那位同志怎麼能把這樣的話傳給

他們呢？

“那個，我可……”他聳聳肩膀答道，同時馬上就把背後的門打開，心想並用不着再添上這麼一句話：那可不關我的事。

“別走哇，進來呆一會兒，”喬治特說。“喝半杯咖啡吧……”

“不啦，不啦，別客氣！……”

他已經走了。

“他準得說：多麼不講禮貌的人家！這是他第一次上咱們家來。”

呂西安沒有答話。他說：

“明天我就給他們寫信，你瞧吧！他們把咱們當做了什麼人？”

他忽然發現孩子還在他身邊，而他還沒有吻她呢……

“你，”他又把身子探到她那邊說道，“我當然不是生你的氣。”

他用力吻了她的雙頰。

“把衣服脫下來吧，”母親輕輕地說。

孩子為了把大衣脫下，掙脫了父親的懷抱。父親可還張着兩隻手跟隨她，好像是不敢一下子就鬆開，怕她摔倒似的。當他看到自己那兩隻有點傻里傻氣地向前伸出的手的時候，自然不免把自己責怪一番。

“我也得脫衣服了！”他說，一面粗暴地把上衣的扣子解開。

“怎麼啦？”喬治特問道。“呂西安？……”

“得了，我不去了！不該自以為是少不了的人物。”

“呂西安，這可不是理由。”

“管它是不是理由，根本就沒有什麼理由可講。虱子！還有什麼可說的？你看我怎麼給他們寫信吧！”

他把帽子和圍頸摘下，掛在臥室門背後的鈎子上。

喬治特心裏明白，她是無法叫他改變主意的了。她就幫助孩

子把大衣脫下。她裏面穿的也是新衣服。一件漂亮的毛衣。乔治特不自觉地拿在手指間觀賞一番，就跟在舖子裏買東西一樣。瑞乃特看她这个样子，对她微笑了一下，多少有點驕傲。

“呂西安，你可已經答应了人家。他們要等你的。他們跟这件事情毫無關係。”

“我呢？我去了又有什麼用？他們能把我当什麼人看待？你知道我的脾气，我說了不去，就是不去。”

*

孩子心裏不怎麼痛快，勉强吃了點東西，这会兒該睡覺了。

一直等到她上桌吃飯的時候，她才前後左右看看，說道：

“咱們的新家可好一點了吧，是不是？”

对了……从這一點可以看出，剛才她一到家，父母对她的那種样子，把她弄得那麼暈頭轉向，不知所措。這是她第一次進這新家的門。照說，那句話是門一打開就該說的。

呂西安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当孩子吃了飯把碟子推開的時候，他就跟往常所喜歡做的那樣，叫她站在他兩個膝蓋中間。他尽可能地只跟她談些開心的話，那怕只是些心不在焉的家常話呢。

“你又能看到爸爸了，高興嗎？你看吧，你那大个子朋友①，他可又長高了。等着瞧吧，他还跟我比拳呢！”

乔治特也竭力助興。她當然不難看出他心裏所想的是什麼。

所以，有那麼一會兒……她从他眼神裏就看得出來他又想起那念頭了：虱子！

他的臉甚至还紅了起來，這種臉紅當然在剛才是看不出來的，因為那時它被怒容遮蓋住了。

① 指吉東的莽子保爾。

正是这样。因此乔治特就打起譯來：

“你可瞧見了你的爱菲尔铁塔？”

“还上去了呢！……我的媽呀，真高啊！汽車就這麼點兒，小得都看不出來了！它們走得那麼慢！……慢極啦！……”

瑞乃特已經忘了她的長頭髮給剪了去了，她也差不多已經習慣了。虱子呢，她也許並不認為這是一種侮辱。她使勁跟她父親和母親擁抱。

這麼一來，上了床，她就可以高高兴兴地睡着了。

呂西安也差不多消了气了。剛才那些開心的話，雖然當他說和聽的時候並不怎麼在意，慢慢地也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乔治特想利用这个机会：

“你是不是当真不去了？”

她倒並不是非叫他去不可。然而她知道，如果他在這樣的情況下呆在家裏，那是對他有害處的。她並不怎麼想到該做的工作，而是想到他——呂西安。

“不管怎麼說，現在已經十二點半了。太晚了。”他說。他嚥下一口唾沫，又添上一句：

“他們都走了。”

珍娜·吉東回來了，沒有得着她丈夫的消息。呂西安和乔治特已經躺下了，然而也睡不着。他翻過身去，臉衝着牆。她只低聲跟他說了兩三次話，怕把孩子們吵醒。孩子們跟他們睡在一個屋裏，只有瑞乃特是每天晚上把床搭在廚房裏睡的。

“我說，呂西安，他們也許有什麼原因，咱們不知道。除了那一點以外，他們確實是好人。只要看看那些衣服就行了，你看，值不少錢呢！……不光是衣服，還有她那副神氣，一看就……。他們也許並沒有什麼惡意。”

他並沒有回答。她從被子上可以感覺到他在聳肩膀，或者是做類似的動作。

“我說，呂西安，孩子的頭髮很快就可以長出來了。”

“問題不在這兒，喬治特。”

他說得對。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這不過是問題的最顯露的部分，是表面，是外形，是光潤而金黃色的外形。

“呂西安？……你睡着了嗎？”

“你明知道我還沒睡着。”

“你晚上為什麼不去？你跟同志們怎麼說呢？”

“你知道，當時可把我氣壞了。然而我到黨裏還是要對他們說，我對他們不滿意。我原是把他們託付給他們的。”

斐南德大概是睡了。巴比雍屋裏一點響聲都沒有。對面弗朗西屋裏却還有人在走來走去。也許是瑪麗，不，多半是雅克，腳步相當重。他們數着每隔一刻鐘就從走廊那一頭不知什麼地方傳來的連打好幾下的一隻座鐘的響亮的聲音——也許正是阿爾芳斯家裏。

將近早晨三點鐘的時候，是呂西安先開的口：

“喬治特，你聽不見嗎？……卡車不過了。我聽了老半天，聽不見了。錯不了。”

他站起身來，穿上長褲，上窗口瞧去。他看了一陣子。

“披上衣服吧，”她說。“這樣的月亮，準上凍了。”

她也從床上起來，給他把上衣披在肩上，然後自己也穿上點衣服。

“沒錯，”呂西安說。“倒是怎麼回事？”

“他們也許都運完了吧？”

“哪有這麼回事！要不然就是他們的貨沒有像大家說的那麼多。”

“莫非是你們同志們幹了點什麼？”

“他們能幹出什麼來呢？現在決不會幹那樣的事情。除非是個瘋子才會幹這種傻事情……。而且，總該聽見什麼聲音啊……”

“說話別太大聲。听。瑞乃特也給吵醒了。”

“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可真驚扭死了。但願裏面不藏着什麼……”

“安靜點。你沒有聽見什麼嗎？”

他們听了一听。

“好像有人在敲門。”

“对了，有人在敲門。”

那是瑪麗。走廊裏另外有幾家的門也已經打開了。出來的多半是婦女。可也有阿尔芳斯、柔柔、任善和雅克。

“你們聽見了嗎？卡車？……”

他們又都聚到平台边上，从这兒，白天最远可以看到港口对面的公路，可是現在，尽管天空懸着一輪像是为了結束舊歲而特別皎潔的明月，还是分辨不出什麼东西來。

任善自動提出要假裝沒事似的出去看一看。他說，像他那麼大歲數，可以裝傻，他們不會拿他怎麼樣。大家不讓他去。不應該忘記，这座大樓就在美國營場旁边，不管是老头兒也好，小伙子也好，都可能平白無故地挨上他們一鎗送了命。只好这样糊里糊塗地挨到早上了，有什麼法子呢！

第十八章

一張黨証

早晨第一个來到的是老杜彼依，他把謝格尔也帶來了。

据他們打听到的消息，有好幾輛卡車在舊村的進口，在公路最窄的地方互撞在一塊了。是怎麼一回事呢？看样子大概是第一輛卡車拋了錨，在公路左側停了下來。後面那輛想从边上繞过去，却和路边耕地的界樁撞了个滿怀，結果被摔在第一輛車上。第三輛車刹車又刹得不够快，这一下可熱鬧了。真是再好看也沒有了，小兵們就是故意來这一手，都撞不了這麼巧……

“去看看是不是咱們自己人……”列阿娜·布瓦說。

後來，他們还打算从路旁的耕地裏開过去。只是昨天下午出了點兒太陽，地上有點兒解凍了，昨天夜裏天气又很暖和，头一輛想过去的車就陷了下去，爛泥一直沒到車軸。連往後退也退不了啦。这輛車現在还在那兒。这就一共是四輛了。一幅好看的圖画……。

“只要每一輛車都这样就好了！”柔柔說。

他們可是还忙着想把这幅圖画搬走。其餘的卡車這時候都一直退回防波堤。貨倒还在卸着，可就沒法运走了。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

杜彼依一整夜都跟謝格尔在一起。

“老兄，你們幹了一个通宵哪！……”任善說。

“对了，比选举的時候还來勁呢！而且……”謝格尔說。

是在昨天晚上支部會議結束的時候，杜彼依裝做沒事似的把謝格爾拉在他身邊。謝格爾到會遲了一點兒，那時候他心裏還沒有完全平靜下來。不過他还是到了，這是主要的一面。杜彼依老爹在整個會議期間一直觀察他的一舉一動。同時謝格爾也平靜了一點兒。會上的解釋差不多馬上就使他明白過來。後來，他就不再是一個旁觀者，而開始積極參加會議了。他一会儿跟身邊這個人講句話，一会儿又跟那個人講句話。臨了兒分配工作的時候，他顯然是最主動爭取工作的人當中的一個。這會兒却又有點兒矯枉過正了。他那樣子簡直打算把全部工作都由他一個人包辦，給人分走了，還有點不樂意。如果每一個人都跟他一樣，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到時候你瞧吧！他那一舉一動可不就是這個意思嗎。好的。

“謝格爾，你可跟我一起來啊，”杜彼依說。

是杜彼依還是旁人，又有什麼關係。謝格爾可不曉得杜彼依已經知道他撕黨証那件事情，也不曉得他还把黨証的碎片撿了起來。他还以為至多只有三四個人看見他撕呢。現在他可後悔起來了，然而他还是想寬慰自己。他想：反正那張黨証只有一天的有效期間了。再過幾天，五一年的黨証就要發下來了。既然舊黨証就要到期，支部的財務幹事又認識他，也許就沒有人會問他要那張舊黨証。然而，假如人家問他要，那可怎麼辦呢？

杜彼依也沒有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告訴人家。他在支部的時候也憋在肚子裏沒提。不管是對還是不對，反正他要先看看謝格爾的行動。

在夜間，謝格爾好幾次幾乎要把事情對杜彼依和盤托出。杜彼依也看得明白。尤其是到了最後，當謝格爾所做的工作越來越使謝格爾恢復信心的時候，謝格爾更可以從而估計到旁的同志所

做的全部工作：他們也都在城裏各个地方像他一樣地忙着。他心想：对了，这就一定能成功了，决不会不成功的。

到了早上，謝格尔还是沒有說什麼。他提議在上港口參加全体大会以前先上他家去隨便吃點東西。

“好吧，”杜彼依說，“不過我得先趕到大樓裏去看看。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咱們可以順便上巴比雍同志那裏去一會兒，跟他說聲幹得好。他一定會很高興的。”

“當然可以，”謝格尔說。

因此他今早就跟杜彼依到了這兒。杜彼依是那麽精神煥發，笑容滿面，當他問呂西安的時候，呂西安實在不好意思再拿話頂他：

“你怎麼啦？昨天晚上怎麼沒有見你的面？睡覺了？”

“我女兒回來了，”呂西安只說了這麽一句。

“啊！那末……”

杜彼依和謝格尔到了巴比雍家裏。

“能見他嗎？”杜彼依問斐南德。然後毫不客气地帶了謝格尔走進巴比雍的臥室。

“別害怕，”巴比雍說，“我腦袋給包得跟個夜壺一樣，看樣子挺可怕，其實並沒有什麼。剛才我都要起床了。对了，有些什麼事呀？”

杜彼依又把卡車那件事情給巴比雍說了一遍，為了使他高興，自然不免稍為渲染幾分。

“這還不能就算完呢，”巴比雍說，“咱們要讓他們看的還遠遠不止這些呢。”

“对了，不久就要給他們好看的了，”杜彼依說，“我可給你帶來樣東西，算是年禮。”

“虧你想得出來！”巴比雍說。

杜彼依故意把身子轉過點兒，以免往謝格爾那邊看，因為他心裏真恨不得往那邊看一看才好。他在兜裏掏出巴比雍的黨証。這張黨証是在支部裏的其餘的黨証沒有填發以前，在昨天晚上提前填好的。

“原來是這個！”

巴比雍馬上喜出望外。他把那張紅白分明，鮮艷無比的黨証接了過來，放在被子上面。他把它打開一點，然而在沒細看以前，先叫了起來：

“斐南德！過來看看噢！……”

他把黨証藏在手裏，對杜彼依和謝格爾眯眯眼睛。

“又是什麼事啊？”斐南德在門口說道。

“走近點兒，走近點兒，”巴比雍滿面笑容說道。

他讓她走到跟前，突然翻過手來，一言不發地把黨証露了出來。

“啊，”斐南德說，“成了？”

這一句話裏頭什麼都有了。

“對了，成了，”巴比雍說。“我以前有時候多少有點這樣想，有黨証沒有黨証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區別。現在，那可恰恰相反。說真的，究竟是大不相同，是不是？而且，躺在床上，像這樣子，腦袋上包着這玩意兒，這張黨証對我就有點兒像是……像是一枚獎章，嗯？對不對？”

他停了一會，想了一下，又說道：

“……獎章是因為一個人做了好事情而給他的。我這個獎章卻是因為有待於我去做些好事情而給我的。”

不消說，謝格爾是不大自在的。儘管旁人也許不知道，他自

己反正覺得有點不安。所有一切事情都使他感到尷尬，呆在這兒而找不到一句話可說，也是使他感到尷尬的原因之一。他勉強找了句話：

“是全新的呢！”他對巴比雍說，“我都還沒有見過呢……”

這句話可說得不妙，甚至引起了巴比雍的挑剔：

“你難道希望人家給我一張已經用過了的？新的！那是當然的啦……”

謝格爾說出那句倒霉話，可也不很容易呢。杜彼依用不着抬起眼來看他。他還能繼續裝得對他完全漠不關心。他只要聽他那非常急促不自然的聲調就夠了。

這就使他下了決心。他把這樣一種幫助的方式所冒的危險看得很明白，這種方式甚至是对党不忠實的一種表現；而如果謝格爾也是這樣看待的話，這種方式簡直就是一個同謀的犯罪行為。然而他有信心。他可能估計錯誤，然而他有信心。他也許將犯一個重大的錯誤，但是他還是冒險一試。他這樣做，謝格爾並不因之而受到什麼束縛。這就全看他自己了，要看他自己決定怎麼辦，对党說些什麼話了。到時候再說吧。

過一會兒，當謝格爾掏手絹的時候，他會發現他那張舊党証的碎片就在他口袋裏。

呂西安當然在責備自己沒有跟杜彼依解釋清楚……

瑞乃特起床了。她馬上把她那頂便帽戴上。這孩子也是一樣，後半夜醒了以後就再也睡不着，心裏一直盤算來盤算去。她覺得一進門的時候她父親待她的那副模樣有點不大公道。倒不是對她不公平，而是對克萊爾太太和她的丈夫。因為，把那件事情撇開不論，當她想到他們在她身旁忙得团团轉，給她無微不至的照

顧，日日夜夜完全是為她才過日子，為她所做的事情顯然比為他們自己的親生女兒還多——如果他們有力量的話，這時候，她還有點戀戀不捨呢。而父親竟要寫信給他們！……他要給他們怎麼寫呢？

她父親可沒有改變主意。他剛對喬治特說：

“我就要去參加工會全體大會。如果我在會後不回來，那封信今天也許就寫不成了。然而信還是要寫的。你明白，我不願意把事情憋在心裏。對亨利也是一樣，我也不必瞞着他。”

“爸，你知道，”瑞乃特鼓足勇氣，下定決心說，“他們對我是那麼好，那麼好啊！……”

“我也沒有說不，”呂西安說，“那是看得出來的，然而……”

孩子是不會解釋的。他們不多說話，相信這就夠了。對她來說，她算是把要說的話都說了。她不再補充什麼。

過了一會兒，有人敲門。

“我親自把東西都送來了，”昨天晚上那位同志說，手裏拿着一口手提箱和一隻大紙盒，“我改變主意了。”

“啊！不應該又打擾你……”呂西安說。

昨天晚上，這位同志馬上去找了喬治，把這兒所發生的事情說給他聽。

“要是我，我是料得到這一著的，”喬治說。“呂西安這個人我是知道的；我跟他常交往……。”

喬治又說道：

“我該去看看他。你最好去把行李帶給他們，那會使他高興的。你難道沒有想到？這麼一來，一定能使他消消氣，不至於受不了那檔子事。你可樂意嗎？”

“昨天晚上的事情請你不要見怪，”呂西安對他說。“我發了一

陣兒火。真氣死人。”

“自行車呢？”瑞乃特問。

“我馬上就去取。”

“不，我們去！”呂西安說。

“既然是我去了，還是我去吧。只消一分鐘就行了。”

“噯，你怎麼沒有把鴿子籠帶回來？”等他走了以後，喬治特問。

“籠子太小了。克萊爾太太換了那口手提箱。”

“那隻寶貝籠子，”喬治特對呂西安說，“你還記得嗎？那小礦工要是還在這兒，他倒無所謂。然而他現在在巴黎。怎麼辦呢？……”

“那是一隻裝通信鴿用的籠子，並不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當那三個沒病的孩子起床以後，他們一窩蜂地跳着撲住瑞乃特的脖子。

最小那個小妹妹雷娜打算把那頂便帽摘下：“你把頭髮剪了，讓我瞧瞧！……”

“別管閒事，”喬治特阻止她。“別鬧啦。坐下吧。”

她硬把她按在一張木椅子上。也許是使的勁稍微大了點兒，稍微重了點兒，孩子非常驚恐地呆在那兒。

“我還帶來點東西給你們呢，”瑞乃特說。

紙盒子裏甚至還有玩具。

“並不都是克萊爾太太給的。還有旁人，街坊……”

“有些都已經用過了，”賽爾奇說。

“當然啦，”瑞乃特說，“……可也有新的。”

“簡直太多了，”喬治特對呂西安說，“咱們並沒有要那麼多。”

“咱們什麼也沒有要，”呂西安答道，“要的只是尊敬。”

“信裏可也該謝謝他們。”

“當然。和旁的事情比起來，這一點甚至还是最主要的一點。然而可也擋不了我還要提那件事情。恰恰相反。咱們不能讓他們這樣看待咱們，你明白不明白？”

“她真是個女老師嗎？”霍拉爾問道。

“是！……”

“她厲害嗎？”

“不，一點兒也不厲害。”

“我啊，我可不會喜歡她！”

“你多傻！怎麼呢？”

“是這麼回事：女老師，在學校裏，那還沒有什麼。可是整天跟她在家裏，那可太可怕了。”

“嗨，”雷娜說，“那末，自己媽媽當老師的那些孩子又該怎麼辦呢！哎呀，可真够噲呀！”

她把兩隻胳膊交叉起來，身子直挺挺的跟撲克牌上的黑桃一樣，腮幫子鼓得高高的。那樣子可真伶俐，真滑稽！

喬治特和呂西安都笑了起來。

當他離家去開全體大會的時候，他對那些事情已經是另外一種看法了。至於昨天晚上發的那陣脾氣，喬治特說得對：那檔子事兒跟黨有什麼關係呢？即便跟黨有關係，又能怎麼樣呢？就說對那邊的人吧，你發脾氣，好，然而當真是他們的錯嗎？那麼是誰的錯呢？是誰的錯呢？總不是我的錯！除非是我昨天夜裏沒有能說服他去開會……那麼錯就正好出在這兒了！好傢伙，總是這麼回事！

太陽已經很高了，瑞乃特又想騎她那輛漂亮的紅自行車出去

顯露一番，又怕人家在看到她那光溜溜的脖子，看到她那戴着便帽的小腦袋瓜和她那副可笑的男孩神氣的時候所現出的驚訝目光。

至於對保爾，她也懷着同樣的恐懼。要不然的話，她早就去敲吉東家的門，問保爾在不在家了。

她可沒有這膽量。如果他在樓梯上碰見她，那當然……。然而要這樣去找他，看到他那雙眼睛……。不，她可沒有這膽量。

然而還是自行車戰勝了她。

她就親自把車搬下樓梯。到了底下，一走上道到營場的洋灰路，她就騎上車，相當快地蹬走了。

保爾在窗口也看見有人過去。他可不敢說準就是瑞乃特，這簡直難以置信，然而……

“瑞乃特還沒有回來嗎，喬治特？……”

小保爾心裏跳得撲騰騰的，也把車搬下樓梯，走上剛才瑞乃特過去的路。只要別不是瑞乃特就好了……

等他在那空無一人、情形跟往常大不相同的舊城裏看見她的時候，他故意從一條小道拐一個彎，裝出並不是在趕她的樣子。他正好在水塔底下和她碰上……。他們兩個人同時下了車。兩個人都是不久以前才有車子，都還不大熟練呢。

“你回來了？”他找出這麼一句話來說。

她笑了，也只好笑一笑。

“沒有，你瞧不見？”

保爾嘴上並沒有說她跟以前有什麼兩樣的地方，可是他那對眼睛，顯然是……

“啊……你當真回來了，還是……？”

“我當真回來了。”

“你這一向好嗎？”

“好！……你呢？”

“我啊，那天你一早走了，我晚上也走了。”

“啊？也走了？上哪兒？”

“沒上哪兒。我想逃走。”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不只是为了那个，而且……特别是因为一个人呆着。”

“这可不成理由！”

“现在当然不成理由了，这我明白，然而我不知道那时候见了什麼鬼。可是皮埃罗……。我要皮埃罗跟我一起走，他可不願意……而且他还要阻止我……”

“後來呢？”

“我半夜裏在一个莊子裏停下來了。就是这样。”

“你害怕嗎？”

“不太害怕。那是一個好伙伴。”

他又指着自行車說：

“這就是他……”

“我的的是从巴黎帶來的，”她瞧着自己的車說。

“一看就看得出來。真漂亮。要沒有這些個事情，咱們倆下午就可以騎車兜一兜圈子了，是不是？”

“既然有這些個事情，她們準不會答應。”

她所指的顯然就是他們的母親。

沈默了好一陣。

太久了。

“保尔，”瑞乃特下了决心說，“你為什麼沒有問起我的头

髮？……你這點倒是挺可愛的，然而……”

保爾臉紅了，嚥了一口唾沫又嚥一口唾沫。

“我不願意叫你……。而且，這也不關我事……。你有你的自由！”

“這可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人家強迫我剪的。”

“啊！……是誰？”

“他們以為這樣辦得對呢。”

“啊！”

不！不能讓她哭起來。

“我說，”保爾說，“長起來也挺快的，而且比以前的還更好看，不信，你瞧吧！……這會兒你要幹什麼？”

“咱們蹣跚個彎？……”她說。

蹣跚着車談話可不方便。他們差不多馬上就停了下來。所謂蹣跚個彎，恰恰只是沿着水塔繞了個圈。他們還是步行着。

“下午跟你爸爸一起去遊行嗎？”

“我爸爸在監獄裏，你不知道？”

“當然不是因為做了壞事情。”

“當然囉。因為昨天的事兒。”

“你母親，她也去遊行嗎？”

“這不是個遊行。正因為不是個遊行，她才不肯讓我去。這是個示威。而且還不是個普普通通的示威……。為的是那些船，你知道，那總是……”

他把兩個拳頭互相衝擊一下。

“那麼，我，他們也準不帶我去了。可是……”

“你也很想去，是不是？”

第十九章

大清早

全城的人都起了床，準備行動。情緒有點兒急躁，那是因為昨天晚上沒有睡好。整整一夜，他們在床上翻來覆去。而且還有沒上床的人。一會兒在街上，這兒響起人們奔跑的脚步聲，那兒傳來叫喊的聲音，那兒又有一羣人在牆腳下低聲談話，手按着花園的門好像在想法把它打開。另外一個地方，一隻桶掉了下來，在馬路的斜坡上滾動……引起一陣笑聲……然後又有人跑了起來。在港口那邊，甚至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一聲鎗響。也許是朝天放的，然而也說不定是……。然後是那從來沒聽過的汽笛聲。接着，原來聽得很真的從遠處傳來的卡車的聲音突然停止了。

直到半夜以後，省政府裏還在舉行着招待宴會。只有二樓燈火輝煌的大玻璃窗和窗前來來往往的男男女女的黑影保持着這一段街區的熱鬧氣氛。在下面，終日不見陽光因而還積着雪的廣場上，許多開得又慢又輕巧的大黑汽車一直來來往往，然而幾乎不出一點聲音，倒像是挺懂得規矩似的。後來，將近十一點鐘光景，在這陣沉默中間，突然傳來一陣唏哩嘩啦的玻璃破碎的聲音，簡直就像一串的鐘聲。那是省政府的一扇大玻璃窗，大概是誰用胳膊肘把它碰碎了，也許是個美國佬喝醉了酒……。然而不是。只聽街上在叫喊：那邊！那邊！快！快！幾扇車門砰然作響，一輛汽車趕忙發動。原來是有人從底下扔了一塊石子；有人看不慣他們在這樣一個夜晚，無恥地展覽他們的賣國行為。在樓上，

在那被風吹動的窗簾背後，可以看見有個人影過來察看損壞的地方，彎下腰來像是撿什麼東西……然後，這扇窗戶和旁邊那扇的燈光熄了，宴會只好躲到那兩間大客廳裏去舉行了。剛才那件事是在省長辦公室發生的。在屋子裏面，人聲嘈雜，所談的大概無非就是這檔子事兒。矮小的省長驚慌萬狀，站在屋子中央。樓下只有省政府平常的衛兵。在中午的示威遊行以後，他本想找保安隊來，然而他又想這樣可能在美國客人面前顯出不必要的更多的不安情緒。在懷有敵意的國家，才應該日日夜夜，時時刻刻都那樣嚴加防範。然而他們是在友好的國家裏呀。應該讓他們有這樣的感覺。

自然，還是他那位主任秘書旭雷的主張不錯。他是主張找保安隊來的。

“您看！……”他偷偷地跟省長說。省長的眼睛往四下一掃，看看這犄角裏是不是當真沒有旁人，然後輕聲答道：“唉！去你的吧！別來麻煩我！”其餘那些話倒是笑容滿面地說得挺客氣。他們在大家面前不厭其煩地互相稱呼着的“省長先生”和“主任秘書先生”只不過是表面文章而已。省長很明白，旭雷為了想升官，從來不會錯過任何機會向上級打小報告的……

然後他跟他那位最親近的助手回到客廳中間，還是為了安定美國人的心，說道：

“你們知道，這是個孤立分子，過激分子幹的。甚至可以說不是共產黨員。他們沒有這種作風……”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不必把這當成一回事兒，然而當他看到那些美國軍官你看我，我看你，也看着旭雷的那種驚訝的樣子，他就不再往下說了。準是旭雷在他背後做了什麼手勢。他們怎麼了？總不至於懷疑他會對共產黨示弱吧！……去你的吧，你們

明天瞧吧！

街上又恢復平靜了。追趕扔石子的人的那輛汽車一無所獲，已經回來了。只有那些衛兵現在不再站在暖烘烘的過道裏，而站在人行道上把皮鞋後跟碰擊地面取暖，免得再有什麼新的意外。

然而還是發生了一件新的意外。有一輛汽車的電喇叭響了起來。準是有人開了車門。衛兵們馬上奔到那兒。那是那排汽車當中的最後一輛，離開大門足足有一百公尺。當他們跑到的時候，自然是一個人也找不着了，可是喇叭還在響着。必須請車主帶鑰匙下來。這又是件大失體面的事情。正當衛兵們拿不定主意該怎麼辦的時候，那一頭忽然又有一個喇叭響了起來，一會兒又有第三個喇叭響了。三個喇叭聲音不同，湊在一起就抵得過一支汽笛，一支讓你听了牙發酸的汽笛聲。怎麼讓喇叭聲音停止呢？想不驚動車主們是不行了，只好請他們下來吧。那幾個車主走到這條充滿喇叭聲音的黑暗的街上，自然不免有點提心吊膽，而且他們的眼睛在大廳裏被那幾盞吊燈的光芒照得直到現在還有點發昏呢……。那幾盞燈是省長太太頗引以為榮的，好像也有她的成績在內似的。車主當中有兩個是本地人，有一個是美國人。喇叭響得那麼厲害，要是有人對他們說，他們將在街上看到有幾千人來給他們送行，他們也許信以為真呢。他們下來了就不再回到客廳去了。宴會就此結束了。在省府的衛兵為照亮車門鎖孔而搬出來的電燈的光芒下，人們在好幾輛車上發現用石灰，更糟的是用油漆寫上的字，有的寫的是“Go Home”，有的還畫了美元的符號……

跟夜裏在牆上所寫的比起來，那可真不算什麼。全城的人睜開眼睛就看到幾十處號召大家下午參加示威遊行的標語。圍牆、廣告牌、十字路口、橋欄杆，所有引人注目的地方都在說話，說着它們的話，各處都是一樣。一個汽車場的長大的白圍牆成了一

張訂約会的字条：今日下午三時請到勞工介紹所。

將近早晨五點鐘光景，亨利回到家裏。在冬天，這時候夜还很深，离天亮还早着呢。这时候的冷气也用不着多厲害，就能鑽進你的骨头縫裏。無論如何，在出太陽的時候，还是別在街上讓人看見為妙。在上港口參加全体大會以前，總得上哪兒呆一会才好。每个人当然都這麼想：还是先回家吧！

然而亨利一點兒也不想睡覺。工作既然開始了，还是繼續幹下去好。他頗為他這點空閒時間，為這不得不浪費掉的幾個鐘頭而焦急，在這一段時間裏，實在想不出能做點兒什麼正經事兒。

看到大樓裏有些人為卡車那檔子事都已經起床了，他真有點感到驚奇。他原以為大家一定都在熟睡，就跟他有時在深夜裏回家看到的情形一樣。尤其是在从前住在舊城還有活幹的時候，那是常事。

還有活幹的時候……。說真的，事情完了以後，應該馬上再找個活幹了，他這麼想。不能再這麼繼續下去。靠波萊特掙來的錢過日子，這不是正常現象，尤其是对一個積極分子來說。倒不是完全為波萊特着想。無論怎麼着，要想把日子維持下去，她都必須工作。然而看來好像是由老婆養活着，一連……是的，尤其是一個積極分子。近來他还多次聽到關於他的一些流言蜚語，說他可能在黨裏領取大量的津貼。這種流言總是傳播得那麼快，使得人們竟不以為是敵人散布的。確實還有一些人，他們並沒有惡意，然而却想像不出共產黨員，即使是他們最熟悉的共產黨員，怎麼會毫無代價地賣這麼大的力氣。這話可又說回來了，說毫無代價，那只是說不是為錢。因為能夠使自己心安理得，能夠跟自己的良心毫無愧色地談話，這已經不是毫無代價的了……我們看

得明白，敌人就鑽这个空子來造我們的謠言。前天晚上，柔柔幾乎要跟一个也是失業工人的傢伙打起架來。那傢伙說：

“唉，亨利嘛，他說話又怕什麼的。他有可靠的收入。無論遇上什麼事，人家總是有辦法的。”

柔柔來了。

“你說什麼？ 嘿？ 你是什麼意思？”

那傢伙雖然固執己見，可只含糊地一再說：

“我說人家對咱們並不是有什麼就說什麼。你啊，你跟我一樣，也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是退一步說：

“請你別誤會，我這並不是指責他。各人能想什麼辦法就想什麼辦法。我並不嫉妬。”

那傢伙可一直投咱們黨的票，以後多半還繼續投咱們黨的票。別人就更不用提了。

也許是疲倦，再加上突然剩下一個人未免感覺寂寞，使他精神上有點兒疲塌。骨子裏還是那條正在卸貨的船所給他的沉重的打擊……。從昨天到現在，費了全副力量來給所有的人打氣，現在是亨利該給自己打氣的時候了。他心裏這點小小的煩惱要是從正面來打擊他的話，那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大體說來，他對這一夜所做的良好的工作是滿意的，對黨的力量和人民是有信心的。然而那煩惱卻從側面來打擊他。亨利一面走着，一面又想起那天晚上老安得烈雅尼上他家裏來的那情景。他也許也以為他掙的錢多，等到發現他家裏是這樣的窮苦，才現出那麼驚訝的眼神……

說真的，自從吉貝爾走後，把責任都放在他肩上，這一個多星期以來，亨利沒有怎麼努力找工作；他不大想到自己。

可也應該指出，像最近這幾個星期這樣的情形，也不是經常有的。即使在這兒，以前也從來沒有見過同樣的情形。

好吧。以前幾次像這樣大清早回家，那或者是因為乘汽車出去做競選工作，或者是像今天這樣出去寫標語或者貼標語。自從搬到這大樓來住以後，只有過一次。那天清早他覺得大樓比在舊城還要寂靜。這有事實為証。在那漆黑的走廊裏，为了不吵醒別人，他不得不踮起腳尖，手指摸着牆走，而在舊城的時候，他儘可以在路上的小石子上發出腳步聲來。這兒灰暗的高牆也使他產生面臨水塔那黑壓壓的一堆的感覺。

可是這一回，到處都是亮光，每個人都準備好迎接戰鬥。亨利從這兒看出了今天下午的示威遊行的吉兆。如果到處都是這樣……那就用不着費多大的事就可以舉行一次熱火朝天的大遊行了！

他跟旁人在走廊裏只呆了一會兒。既然誰也猜不透那些卡車究竟是哪檔子事，那就不如回自己屋去。

在他回家以前，波萊特曾經也在走廊裏呆了一會，後來又回去睡了。亨利悄悄地把門打開，馬上就聽見孩子們呼吸的聲音，尤其是那小的，還有點兒打鼾呢。

他踮着腳走到臥室門口，把頭探進去看看。幸而他不必把電燈打開。从那扇朝着走廊的小窗戶射進來的光相當亮。現在他感覺到回家的幸福。波萊特仰臥着，跟往常一樣，把右胳膊墊在頭底下。亨利可以隱隱約約地辨出她的臉來。想像到床一定被她身上的熱氣燻得暖和和的，他禁不住想躺一會兒。倒還不是想睡，只是想舒服一會罷了。也許這是怪現實的，然而他突然感覺到他的兩個膝蓋是冰冷的，這是問題關鍵所在……。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在躺下去的時候可別把波萊特驚醒。他小心翼翼地將外衣

脫掉，一面想到她呆一會兒在醒來的時候可能發生的驚訝而獨自在暗中發笑。他跟一條鱈魚一樣一寸一寸地溜進被子裏去，屏着氣，提防着不要碰到波萊特。

不幸的是波萊特根本沒有睡着。她半睜着眼皮，一直忍住笑，看着他那些細心的動作，心裏倒是挺高興的，他對她的那種關心，他在暗地裏，單獨地，不是為了故意討好她而表現出來的那種體貼溫存，她看了真是說不出來的感動。然而她還是讓他繼續鑽到底。一直等到他滿意於自己的成功，也仰着躺好，等到她感覺到他開始慢慢地把剛才抑制住的呼吸緩了過來，感覺到如釋重負的時候，她才跟逗小孩兒一樣，兩隻手掐住他的脖子，“啊”的一聲，把他吓了一跳。

要在旁的時候，他也許會生氣呢！……這一回他却把她一把抱住，緊緊地摟在胸口，故意佔了點她的熱被窩，算是对她的懲罰。

“過來吧，沒有關係，我要起來了。”她說。

嘴裏這麼說，她却把她裸露的胳膊伸到他的頭底下。他喜歡這樣，說這是世上最好的枕頭。

“你起來？別馬上就起來。我把你趕走了？”

“你該睡會兒，”她說。

“得了吧！我還能睡嗎？”

“這時候才回家，你這人真不老實。好在我一點兒也不吃醋！”

他可明白，恰恰相反，要是真有一絲一毫嫌疑，她却挺容易吃醋，而且吃得多麼厲害。

他懷疑地說：“是嗎？……”

他感到舒服，跟一個順流而下的游泳者一樣地聽其自然。他

甚至不想說話。然而他还是開始告訴她工作進行的情況……。後來他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大概是第一句話正說到半截就睡着了，他的聲音跟鬆了弦的留聲機上的唱片似的停了下來……。他很沉地入了睡啦。这下該波萊特獨自微笑了。

她讓他再睡熟一會兒。眼睛瞪着天花板，她慢慢地習慣於這半明半暗的朦朧景色。不一會，她就差不多能把小女孩的面貌分辨出來。小男孩總愛整個兒鑽在被窩裏，只剩點頭髮尖露在外面。

她然後使個巧勁兒，把胳膊抽出來，站了起來。

她把咖啡放到爐子上熬着，馬上就到走廊去打聽消息。她起來得痛快極了，覺得自己跟鑽石一樣晶瑩。她真想輕聲哼一支歌。走廊裏所傳的還只是杜彼依和謝格爾帶來的消息。但是，又一次看到已經起了床的這些同志們，使她好像更加精神百倍了。是的，使她精神百倍的還有這半天以來的一切戰鬥準備。她可一刻也沒有把這忘懷，只不過在她入睡的時候以及在亨利身邊躺着的時候，這一切稍稍退後了一步就是了。

她現在儘管很快地回到廚房裏，低聲哼着一支歌，儘管打算等一會兒如果亨利比孩子們醒得早，還要上床去在他身邊睡一會，在這一天裏再偷點兒閒，然而情緒跟以前不同了……

等咖啡煮得的時候，她聽見弗朗西屋裏有聲音，就給她送了一杯咖啡去。還是沒有信兒。

“然而我相信今天準要生了，”弗朗西說。

“我想你是故意說這話，不讓我去遊行，”雅克似笑非笑地說。

“怎麼樣啦？”波萊特指着他那裹着繃帶的胳膊問道。

“唉，還是不怎麼好。然而這可擋不住我，我还是要去。”

她接過那隻空杯子，對雅克說：

“要知道你在家，我也給你帶一杯來了。”

雅克心想莫非這是責怪我嗎？他知道，頭天晚上旁人的閒話說得可真不少。他冷冷淡淡地答道：

“你甭費事。我不喝。”

走廊裏，婦女們開始忙着把頭探到人家門縫裏。斐南德、喬治特……

“我的咖啡煮得了，”波萊特對她們說。“你們來吧？喬治特，也告訴瑪麗一聲。”

當她們三個走了進來，她對她們做個手勢，告訴她們亨利和孩子們還睡着呢。她們馬上就蹣起腳尖走，說話的聲音也放低了。

“我還沒見着珍娜和列阿娜呢，”喬治特說。“也許她們還沒起床。”

波萊特遲疑了一下，然後問道：

“瑪爾梯娜呢？”

大家都明白，那意思就是說：“不管怎麼樣，是不是也該邀一邀她呢？”

斐南德不高興地搖搖頭。

“他幹了那樣的事兒，還邀他哪？”

“我說的是邀她，不是邀她男人，”波萊特悄悄地說。

“再說也不該咱們去邀她，”斐南德接着說下去；“該她先來找咱們。還不知道她是不是會罵咱們呢……。她為什麼打昨天起一直還沒露面？她一直關在屋裏！”

在倒咖啡的時候，波萊特不時小心地瞧瞧咖啡壺的底。

“我至少得給亨利留上一滿杯頭一壺熬的，”她說。

“放心，”喬治特說。“我的就要開了。一會還給你點。”

波萊特笑着說：

“啊，不，我要把我自己熬的留給他！……”

“真是恩愛夫妻哪！”斐南德說。

瑪麗也笑了，臉不免紅了起來：原來自從搬到這兒以後，翟拉爾待她又好起來了。好像他跟從前不一樣，不大想再滿處胡跑了。

“我啊，”斐南德說，“巴比雍的腦袋傷成那樣，今天下午他還想去遊行。到時候我只好把他鎖在屋裏了。”

“弗朗西說，孩子準在今天生，”瑪麗說。

“對了。”

“我耽心的是他們乘此機會又上這兒來給咱們找麻煩，”喬治特說，“難道你看不出來，這種事情多半在這樣的時分發生？……”

現在鄰居們走了，波萊特一会一会地從半開着的門往臥室裏看。當她看見亨利睜開眼的時候，就對他說：

“別動，我把咖啡給你端到床上來。”

“你瞧！”

他也不再說什麼。她原是把侍候他在床上喝咖啡當做一件大事。她以為他會十分高興的，然而她看出他有點心不在焉，腦子已經想到旁的地方去了。當他喝的時候，她就坐在床邊，她覺得他喝得未免太快。她也不想再睡一會兒了。

“你在想什麼？”她問道。

“當然是今天的事兒。”

當然是啦。那末，她也無須告訴他，說她剛才感到過失望。她非常瞭解他。他一心只想他的事兒，一跳就起了床，把她撇在床邊。她也馬上站了起來。

“你今早上哪兒去？”她裝做是隨便問一聲。“我……”

“先上港口，再上區委會。”

“……我，我要把孩子們打扮得跟過星期天一樣。瑪麗會給我照顧他們。我答應了老討厭鬼，今天等舖子關了門，在十點半、十一點光景去一個鐘頭。”

“今天上午關門？”

“老討厭鬼貪得無厭，他不讓自己有一點空閒。昨天他已看出市上缺肉。他正在找肉預備明天賣呢。”

“你可有肉嗎？”

“有，明天我要讓大家意想不到地高興一陣子。”

她父親跟她說過，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一早要她去拿一隻兔子來。是隻剝好皮的，因為波萊特從來沒有膽量自己動手剝兔子皮。只要一想到在星期天早上上她祖父家去吃飯的時候，在他小園子裏，那四腳朝天掛在晾衣服的鐵絲上的翻過來的血淋淋的兔子皮，她就……。她祖父餵着十來隻兔子，花很多時間照料牠們，給牠們找青草……。亨利呢，如果一定要他剝兔子皮，還能勉為其難；只是他沒有這習慣，缺乏技術。

“不過，明天到時候你得一定回來，免得把兔子肉在微火上靠着，連湯都給耗乾了。”

“當然，最好能跟孩子們一起吃。”

“他們會穿得乾乾淨淨的，你瞧吧！咱們的大女孩也長高了，我給她添置了點新的，你明天瞧吧！”

她就緊挨在他身邊，他雙手捧起她的臉，把她的嘴都弄得鼓起來了，然後吻了她：

“要是我沒有你的話……”

“傻瓜！”

她並沒有走開，却拿住他的手，緊貼在自己的面頰上，輕輕

地撫弄着。

“咱們明天是不是可以順便請我父親來吃兔子肉，好嗎？”

“好！”他說。

她看見他的臉色又沉了下來。他的心又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她本來已經要把他的手鬆開，走開一會兒。然而，這時却反而把他的手捏得更緊。倒是他把她推開——不消說是輕輕地推開的，然而好像也有點要發脾氣似的。這多半不是對她，然而也多少與她有關。為什麼呢？儘管這幾天是年節，可擋不住有那條倒竊船在港口！當你把它忘了的時候，那怕是一秒鐘，馬上也要責怪自己的。明天請老头兒來，當然很好，然而明天也許會出什麼事情……

她像是猜中了他的心事。

“明天下午預備怎樣進行？”她問道。

“那得由許多方面來決定……。看他們預備怎麼幹，尤其是看咱們的力量。”

“不過你看呢？……”

“這一回發動得很好。大夥反對美國人，反對運軍火的情緒很高……。然而正碰上過年的日子，誰也不敢說準怎麼樣。不過我還是有信心的。”

“要是一切都進行得很好，那預備怎麼辦？”

“那，那还用說……”

幹嗎要把對誰也不是秘密的事情不告訴她呢？

“那個……要是力量足夠的話，咱們就上港口去。到了那裏，那就得瞧着辦了……”

第二十章

在區委會

亨利在區委會辦公處差不多一刻也脫不開身。

他知道整個上午準有很多同志源源而來，探听消息，請求指示，或者只是跟往常一樣，來取“人道報星期刊”。

第一個來到的是保爾，他昨晚住在郵遞員狄德祿家裏。

“你是一個人來的？”

“嗨！我認得路了。”

“不管怎麼樣，他總該能陪你來呀。”

“他在工作，今天值班。”

然後擺出一副挺瞭解底細的樣子，彎下腰來對坐在辦公桌邊的亨利說：

“咱們兩個人說說不要緊，我想他不願意把今天這一班讓給別人。今日是給年賞的日子啊。”

“真見鬼！我就不懂他怎麼就不能到這兒繞一下。就在他值班的時候，他也得做工作。他知道該跟人怎麼談！……我們不是無緣無故叫他當宣傳幹事的。”

“對了，來的時候，我在路上瞧見有個市場在準備開門，是在一個小空場上。該派人去談談。”

“我也想到了。是不是中間有個噴泉的那個？”

“對了。”

“有幾位同志就要去。還有幾個地方也得這麼辦。”

“教堂門口做完彌撒的時候，”保尔好像是開着玩笑說。

“幹嗎不去？不過咱們去不合適，該……”

对了，还没有想到讓搞和平運動的德剛做點事呢。應該馬上……。亨利這會兒瞧見勞貝進來了，那念头也就中斷了，而且勞貝一進來就開了口。当他發現亨利身边还有人的時候，他停了一會兒，連忙叫聲“你好，你好！”過來拉手。

“呃，我昨天晚上召開了局裏的會議……”

他說的是工會執行局。好。這證明他工作情緒又高漲起來了。

“怎麼樣？”

“好！這一回人都到齊了。這就能把工作很好地組織起來。”

“非黨委員們呢？”亨利問道。

“好得不能再好。跟咱們一樣堅決。”

他很有信心地笑了起來，然而那笑聲突然中斷了。

“不幸的是咱們自己的同志們，那些年輕小伙們，在會上又惹了些事情。別人倒沒說什麼，一切都挺順利，忽然咱們自己人挑起了爭論……”

亨利和保尔讓他說下去。

“……你是明白的，不管怎麼說……”他看他們兩個人沒有答話，就提高嗓門，有點生氣地說下去，“你是明白的……他們竟不知道咱們為了爭取團結，保持團結費了多少勁兒。好，他們插進來了，差點兒把咱們的成績破壞得一乾二淨。他們可不知道，当你跟非黨員一起工作的時候，住兩次口都比說一次話強得多。”

“倒是怎麼回事？”亨利還是問道。

“是這麼回事：我們把什麼事情都佈置好了，眼看要散會了；大夥全都滿意，也沒有不同的意見，都快要回家了，這時候

我那位瑪珂斯突然說道：同志們，還剩下一個問題呢……”

他學着瑪珂斯那副神氣。

“你這是怎麼啦！”亨利說。“你知道，瑪珂斯，他為你死都樂意呢。”

“誰想就是他！……”

勞貝的眼睛忽然一陣發暗。

“……我，我待他比待我兒子還好，我把他教養成人，教他手藝。這你都知道得很清楚！誰想就是他。他那時候說道：‘今天早上，有人沒到。咱們有責任追查一下。’”

他不再學瑪珂斯那副神氣了。

“……而且，你們得承認，這樣說話的方式也不夠直爽。因為既然是我沒到，他的話明明是針對着我說的，那就……。至於那件事情，我並不否認，我做得不對，不過……”

“後來呢？別人怎麼樣？”

“後來啊，那簡直就跟開了閘一樣。每個人都要發言。每個人都添上一把鹽，加上一勺醋。不久啊，敵人好像不是那條船，倒是我勞貝了。”

亨利和保爾禁不住微笑了一下。

“勞貝，你這種看法太主觀了，”亨利說。“可是……非黨員也一樣嗎？”

“那还用說！他們能說我幾句閒話，未嘗不樂意吧。這是個機會。”

“得了，勞貝，我想你儘管這麼說，心裏未必這麼想，是不是？……並且，你不是剛說到要團結嗎……”

保爾這時站在亨利旁邊，點頭表示贊成，就像他猜出亨利就要把他自己剛想到的念頭說出來似的。

“……如果我理解得不錯的話，這裏面就有加強團結的意思。對進行得不好的事情加以批評，這就是團結。目的是為了前進一步。為什麼要把能夠推進工作的事情認為會破壞團結呢？”

“然而團結起來反對我，反對工會書記。你們就看不出這裏面的危險？”

“你這是什麼話？反對你？是反對你犯了的錯誤。這是另外一回事。就算是反對你，那也是為了幫助你。這樣說來，又有什麼危險呢？只要批評是正確的。要是妨礙同志們把心裏想的話說出來，那才是危險呢。另外還有旁的什麼危險呢？”

“得了！你一個人去做你的工作吧，說了這半天，你，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

他忽然覺得他剛才說的那句話份量太重了。在說出這句話以前，他還沒有考慮成熟呢……

“……當然咯，至少是大夥不再耍我了。多半是大夥覺得我太老了，覺得我服務的年限已經够了。”

“這不是歲數的問題，”保爾說。“你也不是不明白。”

這句話對勞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起先他還是有點生氣。

“我可以老實對你們說，我早就感覺到會有這麼一著，感覺到有人在給我安排這一手！早在大家讓瑪珂斯進執行局的時候，我就明白了！”

後來，就跟昨天早晨當他領會到敵人曾把希望寄托在他的離開的時候完全一樣，他心裏不安起來了。人們這時可以看出，他的脾氣只不過是抵禦和抗拒他內心的某種情緒的表現罷了，就像是臨下雨前的最後一陣狂風，比起以前的幾陣還要猛烈。他這時徹頭徹尾變了另一個人。儘管他的聲調和神氣裏還有點挑釁的意

思，然而那只是为了掩飾他的改變罷了。他說：

“無論如何，我可以對你們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勞貝決不給黨添麻煩！我敢這麼說！”

“結果那個會怎麼樣呢？”亨利假裝沒有注意到勞貝的轉變，故意問道。“……你該沒有把門砰的一下關上就走吧……”

勞貝笑了，簡直有點像是跟亨利串通一氣在捉弄自己似的。

“那倒沒有……。你是知道我的。可以說我並沒有怎麼介意。我只說，這些個事情咱們以後有功夫再討論。這會兒該進行的是鬥爭，是着手去做咱們剛才所決定的一切工作。”

“這一點大夥都同意了吧？”

“那还用說！”

說到這兒，小沙羅東來分發報紙了。今天他有雙份的工作，在每一捲報裏要加上一捲傳單。

亨利那時正要問勞貝，他們倒是作了些什麼安排。然而他想還是等會兒再問罷，這會兒先問問他和沙羅東，看他們知不知道卡車那件事情。

沙羅東知道他們派了帶起重機的大卡車來，除非有什麼意料不到的事情，他們的道路至多在一兩個鐘頭以後就可以通了。此外就不知道了。

“就算是這樣，”勞貝說，“在咱們遊行示威以前，他們搬運完還差得遠呢。”

“他們好像連貨都不卸了，在等卡車，”沙羅東說，“不過我不敢肯定。”

“啊！對了！亨利，你過來！”

勞貝把亨利拉到一旁，低聲跟他說話。沙羅東不怎麼喜歡人

家背着他說話。保尔倒不見怪。他明白勞貝是把他当外人看待的。

勞貝告訴亨利的是那些得到黨的同意而到船上幹活的同志們所說的話。勞貝夜裏去看了他們。他險些忘了說起。那些个事情也並不怎麼重要。亨利沒有轉告保尔就又坐了下來。

“無論如何，”沙罗东說，“大夥都站在咱們這一边。”

有兩位同志來了，是來分送報紙和傳單的。有一位已經上了歲數，留了點花白鬍子，兩隻滿是皺紋的大耳朵看着令人奇怪，因為說話的時候耳朵有時會顫動，就跟有的人說話的時候擠眼睛或者皺眉頭一樣。他馬上接上沙罗东的話頭。

“大夥都站在咱們這一边。不錯。然而並不是一個例外都沒有！可別存幻想。昨天夜裏，阿尔西德·莫梯埃……。他的想法可跟他老闆一樣……”

“也並不完全一樣，”亨利說。“我知道他的想法，阿尔西德跟我談過。”

“什麼時候？今天早上？”

“啊！不，那是……”

“那就得了吧，你還不知道底細呢。我要說瞎話，你就砍我的頭！……我跟你說，是昨天夜裏。他、我、還有一個年輕小伙子，我們三個人寫標語。說實話，標語差不多是年輕小伙子一個人在那兒寫。我們呢，阿尔西德提着油漆罐，我在巡風。我們正在一個犄角裏，就在他的工廠那邊。有一會兒，小伙子正在對面一堵長牆上寫着標語，阿尔西德對我說道：‘瞧那窗戶。’他把那窗戶指給我。那個犄角稍微有點亮光。五十公尺以外有盞燈。那窗戶啊，也說不上是屋裏頭的亮兒，還是那盞燈的反光。‘我說是屋裏頭的亮兒，’阿尔西德說：‘那是通宵點着的一盞小燈。一點

沒錯，我瞧見窗簾動彈來的。’‘那麼咱們怎麼辦呢？趕緊走開？’因為你們知道，我兩條腿可沒有什麼勁兒啦，可經不住意外的驚險。阿尔西德却說：‘不！不！等着。我不敢肯定他是不是會阻止咱們……’‘誰？他是誰？’‘他家的兒子，最小的那個，那是他的臥室。’說實話，我當時以為他居心不良。我歲數這麼大了，忽然要我逃起命來，那可……。阿尔西德也並不怎麼年輕了。我就對他說：‘只要你想寫，別處有的是地方。’難道不是嗎？然而不。阿尔西德的意思，還是寫下去，等到這一個寫完了，再去寫預定寫在街那一面工廠牆上的那個。為了寬我的心，他說他也不敢說窗簾準動了，又說在街那一面，牆本身就把它們擋住了……。而且……。而且，這個標語是必要的，因為街在那裏拐了個S形，如果你從這面來，你就面對着工廠的牆，如果你從那面來，你就面對我們剛寫了的那堵牆。因此兩堵牆上都得寫上標語。好吧。我們就動手。我那位阿尔西德可一直盯着那個窗戶。從那裏看過去，屋裏真有盞燈亮着。也許有人起床了。他這時候說：‘這一回，我敢肯定地說，窗簾動了。’我都準備跑開了。可是他還說：‘不！不！別着急！’等到標語平安無事地寫完以後，我對他說：‘一點事兒也沒有，你看花了眼了。窗口根本連個鬼也沒有……’那時候他就反駁我的話，說道：‘我不像你說得那麼肯定。我可有我的道理。’他就跟我說，勃朗家的大兒子昨天回家過新年來了。據說他們弟兄們在家裏很不和睦。然而新年總是新年。就在新年，他們竟也會吵得個天翻地覆。老头子還不得不把他們拉開。他們吵起來是因為醫院對面的一個肉舖老闆的女兒，我可不知道是哪一個。據說那小兒子看上了她。他哥哥為了故意使他難堪，有一天對他說，那女的跟美國佬睡過覺，而且還是那個美國佬對他說。那女的甚至還收了他的錢；從這裏你就可想而知了！看來這倒是真的。

阿尔西德說：‘他看了咱們在对面寫的標語，不消說，是受不了的。’我啊！……”

老同志做了个鬼臉表示怀疑，耳朵也動眉头也皺。

保尔和亨利都大笑了。

“那傢伙的‘民族遺產’多少是被玷污了……”保尔說。

保尔說這話的時候帶着點狂放不拘的神气，也許這句話裏並沒有什麼坏的意思。

亨利這時只是微笑了一下。保尔剛說的這句話裏似乎有些什麼东西使他覺得不順耳。他明白那不过是說笑而已。他也明白，保尔所以這麼說，因为所涉及的不过是个資產階級分子，而一般地說來，資產階級对这方面是不大在乎的。然而他不大喜欢人家在这方面說笑。他之所以微笑了一下，那是因为他自己也很可能不經意地說出類似的一句話。說實話，他那時也正裏說出口來了。当党指出共產党是維護民族独立的唯一的政党，指出为此而必須有最廣泛的團結意識的時候，我們自以为是深信無疑，也打算在行動中貫徹这个指示，然而这个指示的精神還沒有深入我們的心底，还只是停留在理論的階段。因此就說笑了。怀疑便往往隱藏在說笑之中。这是对党不忠实的殘餘。有時甚至还更糟……

那時門忽然開了。進來一个十分年輕的小伙子，还有杜彼依老爹。然而那小伙子特別引人注目，因为他激動得了不得。

“那些混蛋！”他叫道。“你們不知道他們幹的什麼事情嗎？他們把木板房子毀了！”

大家都明白他所指的是法蘭西共和青年聯盟的會址。那是一長条木板房子，有一間辦公用的小屋子，還有一間開會、跳舞和其他文娛活動用的相当寬敞的大廳。

“昨天晚上，他們跑來禁止舉行舞會。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開

始跳呢。我們就把舞會改為集會。他們就說：‘既然你們開會，市政府就向你們收回這地基！……’”

這座木板房子是解放以後在屬於本市的一塊地基上蓋起來的。那時的市政府的委員還都是共產黨員。後來市政府雖被他們搶去，但他們還不敢馬上就拒絕出租這塊地基。六個月以前，租期滿了，當局才拒絕續租。這座木板房子現在雖屬於青年們，然而從那時起，他們就失去了合法的契約關係。他們雖得到當局的默許，但不斷地受到昨晚那樣的威脅。當局也許就希望藉此來挾制他們；而事實上青年們為了不至喪失他們的會址，也似乎有“小心翼翼”，一再退讓的趨勢，他們在那裏開大會的時候越來越少，只是舉行些文娛活動、舞會和慶祝會而已。有些同志甚至以此創造出一種理論，說是這樣可以“擴大”組織……

“……他們說：‘趕快解散！快着點！聽明白沒有？’就在這時候，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對青年男女們叫了起來：‘咱們怎麼答覆他們？’大夥就異口同聲地喊了起來：‘去——你——媽——的——蛋……’你們知道，在場的人挺多，那喊聲連你們這裏都能聽見。光憑這喊聲就差點兒把房子都給震塌了。”

有什麼辦法呢？跟那些傢伙就不能講文明話。

“後來呢？”

“後來啊，等着……。當然囉，他們就把我們衝散。他們是好幾車的保安隊。我們呢，我們就三五成羣地呆着，我們組織起來，把原為跳舞來的小伙子們也帶動起來。這些小伙子看了這情形也憤憤不平，跟我們一樣地生氣。好。我們就去寫標語，做橫幅大旗，做扔上電線去的標語牌。後來我們大家回去睡個把鐘頭，約定這會兒再在會址見面。就是這樣子，我頭一個回到會址，可是我看見了什麼呢？房子沒有了！”

“沒有了？”

“……只在一個犄角上剩下一大堆木板，堆在雪地上。另外一头是一堆傢具。所剩的就只有地板，有兩個傢伙還在拆，另外有十來個保安隊幫忙。你明白嗎？”

“你們就沒有留一個人守夜？”

“有誰想得到這上面啊？”

亨利忽然想起，區委會也是一樣，除了住在那兒的樊向以外，也沒留人守夜。實在沒有資格責備年輕人。亨利高聲對保爾說，同時點了點頭，表示他所指的就是這兒的區委會：

“說真的，我們沒有做個榜樣。”

“他們大概是在天快亮的時候才開始幹的，而且幹得挺着急，”那小伙子繼續說，“要是有什麼東西不好拆，他們也不想辦法把釘子拔出來或者把螺絲釘起下來，乾脆就劈了。真奇怪，竟沒有人給我們這個信。”

“他們那麼大胆地幹，一點也不偷偷摸摸，人家多半以為你們知道了呢，”亨利說。

“那末，現在該怎麼辦呢？”

“怎麼辦？你說怎麼辦？我，我可想不出好主意……”亨利瞧着保爾說，像是要向他討教。

保爾沒有回答。

這是難以啓齒的。事實上，他也實在沒法回答這樣的問題。

“那麼，”小伙子跳了起來，“咱們就像綿羊一樣，服服貼貼地讓人剪羊毛嗎！”

“今天下午就要給他們一個總的回答，”亨利補充道，“……至於特別為了那房子，你想怎麼辦呢？要末……”

他在腦子裏盤算一下。

“……要末……你們上那兒去？也許跟当地的居民在一起能有點办法。然而別中了他們調虎离山之計。該集中全部力量進行下午的示威遊行。”

“当地的居民可也不多，”小伙子說，“……要不，他們還幹不了这一手呢……”

真的，那座木板房子就緊挨着城边，有點偏僻。房子後面有一條石子底的小溪，在这一片沒有樹木的平原边上，到了溪岸就突然冒出了一列柳樹。这条小溪也跟一條大河一樣蜿蜒入海，而且有它獨自的出口。在房子附近，它形成了兩個大圓环，边上有幾簇樹叢，有桑樹，也有幾株野草莓。簡直是特地造來舉行野營的兩塊地方。最早開放的紫蘿蘭總是在這裏出現。只要你來到这条小路上，走到最後一簇樹叢旁边，去看大街上的成排的房屋的時侯，你就以为是離開城市好幾里路了。因此，所有的年輕人都喜愛这地點。在夏天夜晚舉行舞會的時侯，人們在大廳裏跳舞，同樣也在草地上，在樹叢間跳舞。所有这一切，現在变成了雪地上的一堆破木头。

年輕小伙子剛走，維尔狄就進來了，很兴奋的样子。

“驚人的事！”他高声叫道。“亨利！我遇上一件驚人的事了……”

“你有什麼驚人的事？”

“昨天晚上，我在寫標語的時侯被他們逮住了……”

“你以为这是件驚人的事？”

“不，這並不算什麼。他們把我們帶到了派出所。”

“該不是你一个人吧？”

“那还用說！我們有七八个呢。”

“都有誰？”

“嗯，那沒有什麼，他們在早晨就把我們放了。同去的有……”

他說出幾個同伴的名字。他等了一會兒，看亨利是不是還有話要說，等到他看出他的話頭不至於再被他打斷的時候，就接着說：

“驚人的事情在後面呢。一個鐘頭以前，你猜是誰到了我的旅館裏？一個美國下士。老兄啊，看他那種氣魄！他真要把你一口吞下去！他要看看我那兩個美國住客。我把他們的房間告訴他。他們還在打鼾呢，他大概很突然地叫醒了他們，因為他們收拾得真快！半個鐘頭以後，他們打好了行李，打着呵欠就走了。連那個傢伙一起三個，全是那種氣魄。他們向我瞪眼，簡直像要照我臉上啐一口呢，然而我却鎮住了他們，他們不敢。他們所以沒有再在我櫃台面前轉一圈，其中並不是沒有道理……”

“他們大概知道……”

“當然啦。派出所所長想是要整我一下子。他準是馬上給他們打了電話，要他們提防我。他知道什麼！我啊，我早就打算把我的舖子倒出去，不再裝着玩了。亨利，你還記得那回咱們在一起所談的話嗎？”

對亨利來說，這也算是放下了一份心事。那回談話的時候，他還想不出什麼辦法，現在一切的事情自自然然地就都安排好了。只听得維爾狄興高采烈地說道：

“這又證明咱們不該掩飾咱們的本來面目。”

*

將近十一點鐘的時候，保安隊躍躍欲試了。

有好一陣子，區委會裏就只有亨利、保爾和沙羅東三個人。大部分報紙已經發出去了。有幾個同志已經出去演講。亨利和保爾談了不少問題，一面等着烈烈來開最後一次會，決定下午的最

後一些佈置。他們現在默不作聲，儘量想把所有的問題都預先考慮到，就是一個細微末節也不要漏掉。保爾靠在壁爐上。亨利在踱來踱去。自從他沒有什麼可寫的以後，他就再也不能安然坐在辦公桌邊。就算是坐下吧，那也是坐在辦公桌上面，同跟他談話的那些人一般高矮。正因為這樣，所以他時常就站在辦公桌邊，一隻腳架在椅子上，大腿靠着椅子背。在辦公室裏，又不是開會，無論對誰，如果你坐着，讓人家站在那裏，那是很不合適的……

樊向·巴隆的老婆突然急急忙忙地叫喊着跑下樓梯：

“亨利！亨利！保安隊！”

往街上一看，他們果然來了。他們已經在敲門了。

“來！”亨利抓住保爾的胳膊，拉着他往區委會後面的院子裏去。沙羅東好像也要跟着他們走。樊向的老婆害怕了，叫了起來：

“好，你們，你們都逃了？我呢？……”

“你嗎？這是你的家，”亨利說，“他們不會把你怎麼樣的。”

“好吧，活該啦！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她打算回到樓上去。

“你們走吧！你們走吧！”沙羅東對亨利和保爾說。“我跟她呆在這兒！”

這個念頭在亨利心裏大概也閃了一下。如果她回到樓上，任保安隊的人獨自在辦公室裏……。這會兒樊向老婆已有點躊躇，只要她稍微慌一點，很可能就逃上樓去。那他們就可以在這裏為所欲為了。而且，不管怎麼說，讓個女人獨自跟他們打交道總不很妥當。

後院緊裏面那道牆上有扇破門。然而亨利心想保安隊多半會

在門外守着。他就爬上那間作廁所用的木头房子，保尔跟在他後面。他从房頂翻过牆，跳到隔壁那个洋灰鋪地的小院子裏。

他們落到地上，正和那家的房东老太太面對面。那位老太太是个虔誠迷信得無以復加的老太婆，聾得跟塊石头一样。她剛才什麼也沒聽見，什麼也沒瞧見，这会兒呆若木雞，不知這兩個从天上掉下來的陌生人來這裏幹什麼。也許是她想起了他們的面貌，也許是她吓得太厲害，竟喊不出來，反正她只怪模怪樣地說了一句：

“怎麼回事？”

亨利胡亂答了兩句，她搖頭向他表示什麼也沒聽見。他於是隨便做幾個手勢，指指門，指指天，手心按按胸口，却乘机觀察一下她的園子。原來園子緊裏面只有一道籬笆，那邊是另外一個園子。亨利和保尔馬上就跳了過去。他們到了另外一座房子後面。到了那裏，沒有第二個辦法，只好敲門。除非是再碰到一個聾子，这回總得解釋一番了。

“原來是亨利啊！？你这是幹什麼？从哪兒來的？”

那是個很好的同情分子。一個鐵路工人。他們馬上走進屋去，再把真情告訴他。他們一會兒就到了跟區委會那條街平行的另一條街，這兒沒有保安隊守着。

“真是的，”亨利對保尔說，“我們竟不知道這位伙伴住在這兒。要不然就不必着急了。你瞧，在逃跑的時候，他还挺有用呢。”

“我們幸而多少料到了這一著，”保尔說。“我們早就跟烈烈約定好，万一在省委會和區委會都碰不了頭，就上費尔南·克莱尔克家去。”

“对了……省委會可能也……”

第二十一章

女同志們

婦女們的辦公地點，一看就跟黨的辦公地點不同。它跟一枚新鑄出來的銅子那樣乾淨，每個人收拾它都跟收拾自己家的小廚房那樣細心。

倒不是說黨的辦公地點怎麼髒。然而那邊的人只是偶爾光用笤帚扫一扫，把眼看得見的烟頭、烟斗灰、碎紙、鉛筆屑這些個髒東西掃走就了事。這兒可捨得用水和胰子。磁磚、牆壁、窗戶，全都閃亮。會議室地板上打了蠟，叫人一看真想跳陣子舞。她們進來的時候还用雞毛帚再到處細擰一下，而在那邊就只用地刷。很明顯，這雞毛帚和地刷就充分表示了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差別。問題還不只在於打掃房屋上頭。就在掃除舊世界的垢污這一點上也一樣，她們也有她們自己的方式。她們總是走得比較遠些。

所謂婦女們的辦公地點，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因為黨的辦公地點既是男人們的辦公地點，同樣也是婦女們的辦公地點。這是大家所瞭解的。儘管如此，就是黨內的女同志們也覺得在妇联比在區委會或者“愛貝街”更像是在自己家裏。

差別還不僅在於清潔和秩序這一方面。她們更肯細心布置。她們不讓有一面牆空着。每一面牆都在說話，都在微笑，使得屋裏更加豁亮。倒不是光線的問題：這間屋的光線也是從一條陰暗滑溜的小街照進來的，街上也有同樣單調的拱廊，把街道顯得有

點东倒西歪似的——本來嘛，街也確實太古老了一點。問題是牆上釘的那些畫報是彩色的。一進門，達尼埃爾^①的大眼睛就把你吸引住了，就在你身上迸射出光芒。另外幾張像也是一樣，其中有讓納特^②的一張絕妙的肖像。這是一張在夏天照的相片，可以打賭準是某節日在露天照的。頭髮迎風飄動。上衣的領口敞開着，有點散亂。臉上也是毫不拘束的爽朗的笑容。尤其是因為有無數優秀的法國婦女從這張像上看到她們自己，認識出她們自己，使它顯得更美了。

然而，當波萊特走進辦公處的時候，首先並沒看這些肖像，因為她早就習以為常了。她先看到德官的老婆綠思。

波萊特馬上就滿面怒容。旁的伙伴們顯然還什麼都不知道呢。揭露美國營場的挑釁行為的那份傳單上並沒有把詳細情況都登載出來。德官的名字沒有列在上面。

波萊特可知道底細。

跟誰都還沒打招呼呢，她就馬上對她叫了起來：

“你還有臉到這兒來？”

她接着就把事情跟她們說清楚，她們馬上就气得話都說不出來，人人憎恨，臉都發白了。綠思在她們中間顯得特別矮小，這時垂下頭來，不發一言。多半是哭起來了。

“他們打算幹些什麼，你是知道的！”波萊特一面把手伸向綠思，準備推她兩下子，一面接着說道：“你在場！你是所見他們

① 達尼埃爾·加桑諾瓦是法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巴黎進行長期的反德鬥爭，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關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因照料患病的同志，染了傷寒，一九四三年五月九日死於集中營內。

② 讓納特·維美涂是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及政治局委員。她是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的妻子。

說話的！”

綠思那時抬起眼來看她。她当真哭了。然而只有眼淚，並不哽咽，像是晴空忽然下雨一樣。她依然那麼恬靜而好看，只是眼神有點異樣，閃着平時所沒有的曖昧的光芒。她的臉蒼白得跟死人一樣，尤其是在她那頭黑頭髮的襯托之下，更加顯著了。她的嘴唇顫動着，然而还是不發一言。

“你為什麼沒有馬上通知我們？”

綠思把頭垂得更低，向門口走去。波萊特只好往邊上閃一下，讓她過去。其餘的伙伴們依然保持緘默。綠思在開門的時候却轉過臉來看她們。她不再流淚了。她們以為她会怪她們，罵她們或者威嚇她們的，結果却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她以令人出乎意料的自然而鎮靜的聲調說道：

“活該啦！我可也沒有什麼旁的辦法呀。”

在這一剎那，她眼睛裏沒有那股曖昧的神色了。

“你說什麼？”

波萊特这回可沒有高聲喊叫。剛才她是突然發了一陣孩子氣——孩子時代永遠好像就在眼前似的。在上學時代的綠思，跟她自己，跟弗朗西都完全一樣，都是那麼純潔，也就是說，都是那麼聽憑命運的擺佈——波萊特這會兒所以沒有高聲喊叫，與其說是一時動了可笑的憐憫之情，倒不如說是表示她對人——無論是男是女——的信心，相信他們在墮入深淵之前會懸崖勒馬。綠思也許並不是完全不可救藥。她們沒有理解她所說的話的意思。

“不錯，然而你為什麼沒有馬上通知我們呢？你竟會讓他們那麼辦？”波萊特又問道。這一次語調沒有那麼嚴厲，用手指尖稍微抓着點她的胳膊。

綠思還站在開着的門邊。幾滴雨斜着掉在她腳邊的青石上。

今天下午可別下雨啊！……她說：

“我當時害怕。”

她抬起頭來看看所有的伙伴。大家看得清楚，她不禁又要哭出來，她就掙脫了波萊特輕輕拉着她的那隻胳膊，逃了出去，把玻璃門砰的一聲關上。

也許是因為門的响声太大了，所以誰也沒有走出一步去把她叫回來，讓她辯解一番，把事情弄得更明白。就讓她這樣走了，也許太過火了一些。伙伴們面面相覷，誰也不想第一個開口。

“大概是怕他，”雷蒙德終於說了。“他揍她呢。”

“據說她現在也陪他喝酒了。”

“她要比他強，也就不跟他在一起過日子了。”

“那上哪去呢？”

“還有孩子們呢？”

“不管怎麼樣，咱們可有責任……”波萊特說。

“與其留下她，倒不如拋棄她，這也是咱們的責任，”雷蒙德說。

“對一個人坐視不救總比幫助他容易些，”波萊特說。

“坐視不救，這話說得正對。”

“你有什麼辦法呢？跟了那麼一個男人！……”

“咱們也不是救世軍……”

“問題不在這兒，”雷蒙德插上說，“如果把她留下來，她要做危害我們的事情呢……該想法多瞭解一下……”

“跟他在一起，那當然會這樣，”波萊特說。“究竟這也是很不幸的……”

她自己也不大知道她說的不幸究竟是什麼。

“那有什麼辦法呢？”雷蒙德接着說，“……幫忙，咱們當然能

够，然而咱們也不能把什麼毛病都治好。不幸当然是不幸了，波萊特，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子。以後，当然可以……。不过在目前的情况……即使認為这个人到現在還值得我們幫她的忙……”

波萊特也許正在打算回答，門忽然開了。一个穿雨衣的大塊头走了進來，臉上帶着點窘色。他是雜貨商杜尔奈先生。他對她說道：

“啊，你在这兒！找你可費了勁了！”

“你上我家去了？”

“有人說可能在这兒找着你，还算运气！”

“該沒有什麼事情吧？”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只是……”

他向女同志們看了一眼，好像請她們原諒他，並且向波萊特點點頭，請她出去一會兒。她就走了出去。他悄悄地對她說道：

“昨天，你的伙伴們上我家去捐互助金，你可知道？我出了點錢，那是我個人的。事後我想：咱們委員會裏還有那筆結餘，一共有七万法郎。如果用不着搬家，明年要是慶祝年節，还是有办法的。因此我想是不是可以拿點錢出來呢……”

“杜尔奈先生！……”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我去找了會計勒朋，还有委員會的其他委員。所以……”

他小心翼翼地從雨衣裏邊的口袋裏取出一个信封，說：

“这是兩万法郎……。也許這就是利用這筆錢來慶賀年節的一種方法。”

其餘的女同志們都從玻璃窗看到了這一切。波萊特只消把錢指給她們一看，說：

“互助金。”

不消說，大家都挺高興。她們歡呼起來。雷蒙德可想出來了一個壞主意。她就是有這麼個毛病，跟誰都過於隨隨便便。

“你總該跟杜爾奈先生吻一下，表示表示咱們的謝意呀，”她開着玩笑說。

確實應該正正經經地對他說幾句衷心感謝的話。

既然如此，波萊特只好帶着不自然的笑容，把臉向杜爾奈刮得光光的面頰那裏伸過去。他也是一樣，沒想到有這一手，也顯得很不好意思。顯然他覺得這樣未免太親暱了一些。大家也都看得出來。雙方都有那麼一陣子窘態。

“得了！”他為了擺脫窘況，這麼說。“現在，太太們，再見……”

她們一時沒有想到該說些什麼話把他留一會兒。她們只講了幾句客套話，他就走了。她們頭靠着头擠在門背後看他走開。

“可真是件喜事呢！”

“咱們原來可以好好地招待他一下的。”

“他可能覺得咱們有點冷淡，有點草率……”

“可不！……”

她們突然後退，好像是為了不讓杜爾奈先生看見似的。只有雷蒙德從門角裏偷偷地看着他。

“他好像是要回來，也許是忘了點什麼事情，不，他又走了。他這麼做了一下……”

她把手舉到頭上，做了個手勢。那意思是說：算了吧！那沒有多大關係！

“他倒是忘了什麼呢？”

“也許是要咱們開個收據？”

“真是的，咱們就這樣收下了，也沒想到這上面。”

“該把收據給他送去。”

“然而不見得準是這個。”

“反正總該給他送去，”雷蒙德說。“這會兒，咱們認真討論一下，好不好？”

“我可不能參加了。我得上肉舖去了，”波萊特說。

“那你就請開步吧！……”雷蒙德說，當然是開着玩笑，裝出一副什麼事都要管管的样子。“你要不能從你那位掌櫃那裏要點肉來給大夥做那大鍋湯，那你就算什麼事也辦不了……”

“他？你還打他的主意！”波萊特說。

“那就再見吧！不……”

雷蒙德縱身一跳就摟住波萊特的脖子。

“……對了，說了半天，我還沒有擁抱你呢。”

“可不，”波萊特說。她就跟大夥一一擁抱。

第二十二章

化粧品商店的櫥窗

肉舖掌櫃沒有計算好，等波萊特來到的時候，舖子裏還剩得有肉，還有顧客要照顧。

確實也是因為發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街上出了點事兒。

差不多跟他們襲擊區委會辦公處同時，保安隊開到了街上。聲勢浩蕩。兩輛大卡車把街的兩頭都擋上了。有這麼二十來個士兵，拿着短鎗，站在離維維安納醫院大門口不遠的人行道上。

美國人也和往常大不相同，一直跑來跑去。連上校也匆匆忙

忙地出來坐上他的大汽車。他一臉不高兴的神气。不久以後回來的時候可就更高興啦。

“又是為了他們的遊行！”肉舖掌櫃說。“但願共產黨別把這條街弄得個天翻地覆呀！新年新歲，都不能安安靜靜地呆在家裏！”

“他們未免也戒備得太早了。”

“那是為了防止意外。”

“幹嗎要法國人來戒備呢？”

“當然因為是在法國呀！美國人所以避免出頭。”

“要是換了德國人啊，看誰還敢遊行！……”

听了他們這種比較，就知道他們是怎樣看問題。這會兒，你不必希望從肉舖裏的這夥人——特別是婦女——那裏聽到什麼更高明的見解。這一區裏住的都是這樣的人。那些比較有腦筋，能看得更遠的人這時只能緘默不語，還得躲開那些在講話的人的視線。人們却也不難把這些人辨認出來。他們的人數甚至跟講話的人一般多，然而他們保持慎重。在這環境裏面，引起人家注目可不是件好事情。還是提防幾分好些。

結果是好一陣尷尬的沉默。誰也可以看得出來，這沉默本身就表示着一種抗議。

當大門上的串鈴叮叮噹噹地響了起來的時候，大夥都不約而同地轉過臉來。他們都以為那不是有顧客進來，而是有旁的什麼事兒要發生。

“這會兒先把瓷磚擦一擦，好吧？”掌櫃指着舖面的大櫥窗對波萊特說。

確實應該幹點活，要不然的話，他可能藉口天色已晚，把門關了，不給她活幹。儘管這樣做是不大正派。

為了不至於心上老存着那宗事，那怕是從形式上做一做呢，

她就乘掌櫃在她身邊，不經意地問他一聲，也不存什麼指望：

“我有件事情麻煩你。你是不是肯捐點肉給失業工人，幫幫忙……”

“什麼？說開了吧，你想搗鬼！休想！休想！”

波萊特早就料到這一着。反正她应当做的事已經做了，這就夠了。她連肩膀都懶得聳一聳。

她帶了一隻水桶、一把笤帚和一塊抹布走了出去。這麼冷的天，可不是味兒。抹布簡直在你手裏，在瓷磚上凍上了。

當波萊特彎下腰來擦牆底下的時候，保安隊的士兵們在她背後高聲吶喊，開着玩笑。那兩個美國傳令兵儘管听不懂他們的話，也毫無顧忌地跟着一起笑。保安隊的士兵當中有兩個鬧得特別兇，帶着全副裝備，鋼盔、鎗、防毒面具盒、手榴彈袋，假裝要看看旁邊的化粧品商店的櫥窗，來到她這一面的人行道上。

是這麼一回事：化粧品商店的掌櫃為了點綴年景，把櫥窗大大佈置了一番。他雖然沒有破費什麼，膽量可不算小。正是這樣，所以吸引着大夥的注意。那是把大瓶花露水堆起來的一個金字塔，足足有五十瓶之多，看樣子好像是隨便堆在那兒的，一瓶壘着一瓶，勉強維持均衡，隨時都會跟雪崩一樣唏哩嘩啦滾下來。看到這些瓶子，真想用拳頭在櫥窗邊輕輕敲他幾下，看看到底堆得穩不穩。事實上，掌櫃為這花了不少時間，足足有好幾個鐘頭。正因為他對他這一手是這麼得意，因此在堆好以後，感覺到需要再加點花样，就在每個瓶子的塞子上筆直地插上一面家裏舊存的小旗子——當然是三色旗啦。頂上那個獨立着的瓶子上插着一面大旗子。這是他這一套手藝當中最費苦心的一手，是他的得意傑作，出類拔萃的一手。人們想不出瓶子怎麼能站得住，怎麼能就站在另外那兩隻好像為慶賀勝利而把它高高舉起的光溜

溜的瓶子边上而不滑下来。——原来底下有不少透明的玻璃胶纸粘着呢！掌櫃这麼一堆，不期而然地堆成一幅千軍万馬衝鋒陷陣的圖景，隨着看的位置不同，又像是謝立哥那幅“梅杜斯号蒙难”的圖画，也像是呂德那件以“馬賽曲”为名的浮彫，他自然更加得意了。

旗子是他战時收藏下来的，那時他在樓上臥室間陰暗的小走廊牆上掛着一幅地圖，就用这些旗子在圖上标出战線。

他在北非战役和諾曼底登陸時用它們來标示西線。除了这些時候以外，西線不大移動，就不值得用旗子來标示，乾脆就用鉛筆劃一道線，不必去操心了。就安全問題來說，这也有好处。不必担心德國人來查看。为了同样的原因，那有驚人的战况，变化巨大的东線不是用紅旗，而也是用这些藍白紅三色旗标出來的。如果德國人來問，你可以回答說这是表示法國和德國在反布尔什維主义的鬥爭中的團結一致……

好些吉普車不断地从医院門口出出進進，跟平時一樣，開得飛快。波萊特看出，在美國人和保安隊之間有點不大对勁。他們見面的時候彼此臉上都是冷冰冰的。美國人看樣子比往常更加冷淡疏远，瞧不起人。他們今天在咀嚼着苦澀的口香糖。怎麼知道的呢？因为咀嚼口香糖已經成了他們外貌的不可分的一部分，他們內心的情緒也可以从中表現出來。有一种嚼法是要把苦惱、忿怒……全都嚼个粉碎。有一种嚼法是抿着嘴脣，在他們所瞧不起的人面前擺出他們的架子。有一种是輕鬆而驕傲的嚼法，顯露出做美國人的驕傲，以具有在高声大笑時仍舊能够嚥舌作响那套本領而得意。还有一种調情式的嚼法，把咬过的口香糖吐在女孩子背後，也許有點放蕩吧，然而反正她們对咱們什麼也不会見怪的……

至於保安隊呢，他們看得明白，美國人瞧不起他們。跟美國人打交道自然已經不是第一次，他們也就假裝瞧不見他們那副蔑視的神氣。然而他們相互間可也免不了說些彼此埋怨的話。咱們來保護他們，這是幹什麼？還有什麼事他們自己辦不了嗎？

他們還不知道，勃倫賓斯上校一瞧見保安隊來了，馬上就氣得要命，蹦到電話機旁邊就找省長講話。這是怎麼回事啊？他在話筒裏馬上就咆哮起來。說的是英語。英語，省長可只能听懂一半，而且還得說得慢點兒。德國話他倒很能應付。說真的，德國人在這兒的時候有事找他却是說法國話。然而這一回，不能完全听懂英語倒是一個好處，省得聽他電話裏那套官腔。

“我們現在變得在你們羽翼之下了，這成什麼體統！”勃倫賓斯叫道。

說完這句話他的怒氣停了一會兒，好像放鎗的人在換子彈匣。

“而且，請容許我對您說，你們的翼連毛都沒有了。對了，正是這樣。”

後來，聲調平靜一點，客氣一些，打着官腔：

“省長先生，您必須立刻把兵士撤走。”

這句話說得比較慢，省長听懂了。他就用法國話回答：

“不，不，不！上校，這責任我可負不了。”

這回是勃倫賓斯听不懂這句話了。他只聽懂了那個“不”字。那時他就跳進他的汽車，去找省長。這會兒他們通過翻譯交涉了一陣子。省長倒不是因為有膽量，而是害怕可能發生什麼意外的事件，所以堅持自己的意見。上校垂頭喪氣地回來。他本想打電話給參謀部，讓他們去找部長們交涉，而且……而且……如果他們不馬上行動起來，那還成個什麼政府？他們把自己當作什麼東

西？……

美國兵多少知道或者猜到這回事。他們也因為這是侵害了他們的獨立自主而感覺難堪。他們對保安隊士兵的態度就是由此而來的。然而在他們自己人之間依然還是那種親暱的神氣，路上打打招呼，擠擠眼，開開玩笑……。忽然來了一輛吉普車。它假裝開過了門口，筆直衝到保安隊人堆裏面猛地刹了車，就停在他們腳邊！……當然只是吓唬吓唬他們而已。車上的人笑了起來。這輛車馬上就飛快地往後退，要回到門口去，可是它開得這麼快……瞧吧……竟退到人行道上，砰的一聲，一下子就撞上肉舖和化粧品商店的櫥窗。

一陣驚愕。櫥窗玻璃唏哩嘩啦地撞碎在人行道上，然後是一片長久的沈默……。豈有此理的意外……。後來保安隊的士兵笑了起來。吉普車上那兩個美國兵也隨着笑開了，他們馬上又把車開動，在碎玻璃塊上開過去，直壓得碎玻璃格吱格吱地亂响，進了醫院的大門。他們用不着跟老百姓打交道。他們去向他們的官長報告。其餘的事情嘛……

肉舖老闆、顧客們、化粧品商店掌櫃，他們都到了人行道上。

一種意想不到的花露水的濃厚的香味四處瀰漫……

充滿了整個一條街……

連好幾層樓上都聞見了……

化粧品商店掌櫃，他可不把這當作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櫥窗、香水，他總可以得到賠償，這算不了倒霉事。然而肉舖老闆呢，除了櫥窗撞得粉碎以外，在舊舖面上浮砌着的瓷磚也足足撞破了一公尺見方。

“真不知道是不是能找到同樣的瓷磚，顏色配得那麼合適

呢……”他說。

然後他忽然下定決心。

“我要找上校去！……”

女兒受了糟蹋，他沒有說什麼。這回他們又把舖子門臉給撞了，這未免太過分了……。他走進醫院。衛兵瞧見了那意外事件，不敢擋住他。他跟他一起走了進去。他們發現上校脾氣正好着呢！

沒有費多少時間，肉舖掌櫃差不多立刻就回來了，好像是一去就被人趕出來了似的。

“好啊，豈有此理！”他打街那一边就這樣喊起來了。

“好啊，豈有此理！”

他跨着大步回到舖子裏。

到底什麼“豈有此理”？結果怎樣？誰也不知道底細。只見他回到那凌亂不堪，肉上滿處都帶上了香水味的肉舖，又叫了一聲“好啊，豈有此理！”然後垂着兩隻胳膊，顯得毫無辦法。

那時，氣得他亂搞一陣。他面前肉案子上掛着一大塊肉，上面沾滿了碎玻璃。他雙手把這塊肉拿在手裏，手心都劃破了，然後把它扔到波萊特面前，嘴邊濺着唾沫說道：

“喂！這是你耍的肉。好不好就是它了！”

波萊特恨不得把那塊肉照着他腦袋扔回去……。她心裏可想：他既然氣成這樣，誰知道他除了不能再吃的肉以外，會不會把其餘的肉也都扔給我呢？

然而她还是聳了一聳肩膀，這下可就給他那無處發洩的一腔怒火找着了出氣的地方。他向她發作起來：

“什麼？你老瞪着我幹什麼？你不樂意要這肉？給你們，已經太好了！沒用的東西！說來說去，剛才都是你們那些人的錯！……

赶快給我滾開！給我滾出去！”

波萊特先一動也不動。他走到她面前，準備推她，揍她。

她走了出來，心裏在想着：千萬不能跑。別顯出是跑走的樣子，不但是為了在那些人面前保持自己的尊嚴，同時也是為了我們的主義的尊嚴。

走出幾步以後，她轉過身來，開始跟人們說話。她把她所遭遇到的事情說了出來。人們可以猜到她話裏的意思：這些美國人在法國……簡直像來到了殖民地……咱們工人、勞動人民和每一個人……

保安隊的士兵當然馬上就趕上前來。

那時候，她就跑走了。那時候，她可以，也應該跑走了。

*

她是不是該告訴亨利，說她的事情多半也丟了呢？不，她不該說。沒有這，他操心的事情已經够多的了。还是在心裏藏幾天吧。這幾天有什麼變化，那誰知道？……

當她到大樓的時候，斐南德在走廊裏迎上前來，臉上像是有什麼喜事似的。

“她來了……。她上弗朗西家來問是不是可以幫點忙。”

她講的當然是瑪爾梯娜。

“你听，有一個時候，她甚至對我說：‘別認為阿爾芳斯存心要使什麼壞主意。’她說她的，我假裝沒听見。先看男人們怎麼辦吧。無論如何巴比雍可說了，不該跟他多囉嗦。”

“她這會兒還在弗朗西那兒？”

“對了。弗朗西多半快……。啊，我剛忘了。有兩個客人來找過你。”

“一個是杜爾奈。還有一個呢？”

“自己有房子的那老头兒。”

“他有什麼事？”

“他要找吉东，吉东当然不在家，他就找你。他想召集護房委員會開會。他知道他們把共和青联的房子拆了，他以为下一步就和他有切身的關係了，因为他的房子正好就在营場当中。我安慰他一番。我說並沒有什麼危險。我這麼一說可給巴比雍抓住了錯處，他一直這麼睜着大眼瞪着我。他後來對我說：你幹嗎寬他的心呢？你這麼說，可有什麼好處？他越着急，才越跟咱們站在一邊……。然而我並不認為他說得對。用不着誇張，單靠事實就足夠叫他跟咱們站在一邊了，可不是嗎？”

“當然，”波萊特說。

“噢，”斐南德說。“對了，等一会……杜尔奈……”

她把波萊特家的門打開。孩子們都跑了過來，小女孩走在最前面。

“媽媽！”

孩子們拉着她的手走。

“留神！”

桌子上有隻鳥籠，鸚鵡又回來了。

“他說他不能老把鳥留在他家做抵押品，又說孩子們既然那麼喜歡這隻鳥，當初他就不該把它拿走。至於鳥籠，那只要把鳥換到你們的籠子裏，把他的還給他就得了。”

杜尔奈剛才在妇联辦公處忘記了的也許就是告訴她這件事情，也許就為了這，幾乎又叫他走回去。

“對了，他拿出了兩萬法郎，你不知道嗎？”

“真的，人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跟咱們團結在一起。咱們幫了忙，沒被趕走的那個農民，珍娜·吉东剛才去看了他，把她

孩子送回來的那位老漢陪了她去的。那位老漢哪，只要是吉东和他的孩子有事，要他幹什麼就幹什麼。他們現在倒真像是親戚了。還有旁的農民也是一樣，他們答應捐出點錢來團結互助。我的媽呀！……真叫人難以相信！……”

看到斐南德這副神氣，波萊特也笑了，一面說：

“現在，我可得給亨利做點什麼吃的了。”

“今天可沒有閒工夫吃好的啊，”斐南德說。

第二十三章

領 導

像這樣一個示威遊行，開頭總有那麼半個鐘頭的紊亂和試探。

果然不出所料，保安隊把勞工介紹所的小廣場包圍起來了。他們封鎖了通到那兒的三條街。在每條街上，在封鎖線一百或者一百五十公尺以外，他們派出一支游動隊。只要有三兩個人想聚集起來，他們就向你進攻。

這是個新戰術，真有點叫人不知怎麼好了。平常，他們排成一條線，讓遊行隊伍迎面前進，一直到離開他們五公尺的時候，他們才進攻，才扔催淚手榴彈，來隔斷遊行隊伍的前面行列跟後面大隊的聯繫，同時在每次進攻以後，為了免於遭到反擊，就一面用鎗托往人羣裏亂戳，一面跑着往後撤退。那樣子，就是力量大小的問題。只要你能突破他們的第一線，問題就解決了，或者像在旁的地方所發生過的那樣，那時他們的第二線準備向人羣

進攻，然而那也沒有關係，因為咱們已經衝了上去，對每個人來說，停下來或者往後退，危險反而更大，不如再向人堆裏多衝幾步路，撲到進攻或者就要進攻的敵人身上，擠他們，把他們推倒在人羣腳下，同時開始防備兩側——因為他們總是想法在兩側重新集合起來，從附近的街道再鑽進遊行隊伍裏面，把它切斷，使最前面的行列更加孤立起來。這一套，咱們已經見慣了。

可是這一回，他們的企圖是根本不讓遊行出現。他們只要看見隊伍一集合，馬上就動起手來。就跟那些有名的黑人拳擊家一樣，他們不是只抵住對方打來的拳頭，而是根本不讓對方的拳頭能擺起架勢打出來。當對方的拳頭剛離開肩膀的時候，他們的長胳膊就把它擋住了。

無須掩飾，保安隊的這種新戰術在開始的時候是相當成功的。無論如何，咱們總不能集合那麼多的人來抵擋他們游動隊的突擊，不能有效地牽制住他們，使他們陷入困難的局面。用這樣的戰術，他們可以不使自己捲入到遊行的人羣中間。他們一感覺到某種抵抗，或者咱們有反攻模樣的時分，總是成羣結隊地趕快退回去，退到堵着街口的兵士行列那裏去，而咱們還沒有辦法對付那排士兵。這表示他們也在努力從以前的遊行示威中吸取教訓。今天在開始的時候，他們確實贏了一分。

個別地或是三兩成羣地來參加遊行的人們，都陷在舉棋不定的境地。人們馬上感到十分尷尬，因為他們不能肩並着肩，不能組成衝不散的人羣，不能在自己身上感到全体的力量。相反地，每個人都彷彿是單獨地面對敵人。人們從來沒有見過有那麼多的人被捕。有時候，保安隊的小隊衝上前來，不為旁的目的，就是為捕人。他們為了逮捕一個人，竟出動十個、二十個。這也同過去的習慣恰恰相反。同時他們是全副武裝，我們却是赤手空拳。

被捕的人們馬上就被他們帶到廣場上。从那一系列暗青色的鋼盔頂上望過去，可以看到在廣場上有一排大卡車，有些準備等到街道能通行的時候就把他們送到監獄去，有些大概裝滿了增援部隊。還可以看到有一羣軍士，神色还挺沈着。

因此，最初來到的人們就有一段為難的時候。何以見得呢？在離開廣場二三百公尺的地方，在那一條大街，還有大街兩側的那些小胡同裏，有好幾百人有些浮動，多半像是要往後退。當敵人進行威脅的時候，在小胡同裏的人就更容易逃走。人們圍成一個相當鬆懈的圓圈。大家有幻想破滅的感覺，有被人擺佈、愚弄、陷於無能為力的境地的感覺。在這三面都有防線的廣場上，到處都有保安隊的觸角伸出來，簡直不知道該從哪一面去佔領它才好。隨便你從哪裏去進攻它，你都會覺得它馬上就要溜走，馬上就要從你兩隻手中間滑脫。現在必須有一個領導才好。往常，當大家在領導者的周圍以一致的步伐前進的時候，感覺到有人在領導，而今天却不然。大家今天挨到更多的打擊，比往常更加氣憤。由於都是赤手空拳，大家心想：下一回哪……帶根棍兒……帶塊石子……。在港口，咱們只要有鐵鉤，保安隊就沒有那麼大膽……。除此以外，無論你是多麼幼稚，心裏也會有點對方欺人太甚的滋味。大家固然早就知道，他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然而每次看到他們以這樣的粗暴態度侵犯一切人權，違犯法律和憲法，畢竟不能不更加氣憤。在這種感覺之中，總多少還帶着一點對自己的憐憫，甚至是鄙視自己的情緒。難道就這樣聽人擺佈！……勞工介紹所是咱們的地方，是咱們勞動人民的地方，而現在人家擋着路不讓咱們走近，不讓咱們去聚會，單憑這一點就使很多人感覺到已經注定是失敗的了，認為現在是明知沒用但不得不幹一下罷了。歸根到蒂，現在幹的這些事有什麼意義呢？……

船還在那兒，你幹的這些事對它是不關痛癢的。就算你成功了，你也沒擊中要害。結果為了不值當的事，讓人打得落花流水……

差不多每個人心頭都還想着昨天晚上那件洩氣的事情。現在一部分汽油桶已經排列在營場的一頭了，咱們這會兒所幹的事情可能有點像是虛張聲勢，注定一點也改變不了現局的局面。

儘管如此，大家還是呆在那兒。等保安隊後退的時候，大家就前進。哪兒有保安隊挑釁或者揍人，大家就跑去援助。大家所以這麼辦，因為他們有所期待。不，決不能就這樣子了結。這不過是剛開始罷了。而且，咱們寫了那麼多標語，打昨天起又聽人講了那麼多的話……。尤其是剛傳來一個新鮮的好消息：鐵路工人和公共汽車司機已經開始罷工半天——正是遊行示威的時間。他們是在中午決定的。看來交通全都斷絕了。

保安隊對他們的新戰術顯然非常滿意，他們當然要利用我們的混亂。他們現在在每條街上都有兩支游動隊，活動得更厲害了。

*

大樓裏的人當然是成羣結隊來的。雅克的胳膊上還紮着繃帶，他走在中間，好像是個旗手一樣。他答應弗朗西，只要她送個信兒要他回去，他馬上就回去；而她呢，只要有點動靜，就必須馬上派人來找他。在她身邊侍候着的還是瑪爾梯娜。阿尔芳斯也參加了遊行。參加遊行，他倒是一秒鐘也沒猶豫；但是看他當時的那副模樣……。當他聽見大家在走廊裏你叫我，我叫你，就要出發的時候，他在門背後等着。後來，他若無其事地走了出來。他跟呂西安點了點頭打个招呼。呂西安可沒有瞧見，也許是假裝沒瞧見。走了沒有幾步路，任善也扭過臉去不瞧他。阿尔芳斯心裏明白。大家把他當做危險人物，把他隔離開了。他差點兒

要發作起來，對他們大吼一聲，說這太滑稽可笑。但那像什麼呢？那不就像小學生在學校發脾氣了嗎？因此他抑制住了自己。他不說話，大夥對他的怒氣已經够瞧的了。他在人羣裏走了一會兒。連他在內，他們一共足有十五六個人。大家裝得好像他不在場似的。過了一會兒，他就把步子放慢些，讓自己往後退下一段距離，遠遠地跟着他們。他始終不能相信自己是完全做錯了。他犯了錯誤，人們已經把他的黨証撤銷了，然而他畢竟不是一個敵人！如果他們碰見勞貝，難道也不跟他言語嗎？而勞貝，黨可把他留下了。可是昨天早晨勞貝如果在場……。不管怎麼說吧，對一個人不跟他說話可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那人羣裏，在雅克周圍有波萊特、老任善、珍娜、斐南德、翟拉爾、杜彼依父子倆、呂西安、布瓦和他的女兒。亨利動身得早些，去跟保爾、烈烈還有旁的領導者碰頭去了。斐南德總算說服了巴比雍。他躺在家裏。儘管這樣，斐南德可多心地老轉過臉去看，她拿不穩他是不是會變了主意。喬治特和瑪麗呆在家裏照顧孩子，同時準備着在弗朗西那裏要人幫忙的時候就去幫忙。翟拉爾也不願意瑪麗去遊行，他本人就不是十分堅決要去的。是雅克把他說服了的。要是來一個共產黨員跟他談話，那他早就知道他要講些什麼，因為在共產黨員看來，每次遊行都是非常重要的。照他們的說法，差不多每次遊行都有決定性的意義。而雅克呢，他可遠不是每次遊行都參加的。他能說出這次遊行的特殊意義。翟拉爾比較容易就信了他。布瓦也不願意他老婆跟着他去。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總認為他老婆經不住挨揍。當然，他沒有這麼明說。

“你最好呆在家裏。”

她一向是丈夫說什麼，她也就說什麼的，那怕心裏是反對的

呢。她馬上答应了，何況女兒阿麗娜在旁邊，她不願叫他在女兒面前丟了面子。

“对了，總得有人呆在家裏。”

“她嗎，”他指着女兒說，“那可不同。讓她去見識見識生活是怎麼回事吧。而且，她能跑。”

剛一進城，波萊特就領頭唱了一句，他們那一羣人也就唱了起來，同時把步伐走得更整齊些，就好像在走進人家家裏的時候，該把衣服重新扣整齊點似的。臨街的窗戶口擠滿了人。人行道上有些人也停了下來，看他們走過去。有些人為了多看他們一眼，跟着他們的行列多走幾步。就這樣，馬上就匯成了一股人流，從街的兩邊湧向勞工介紹所廣場。人行道上的人們馬上也唱了起來。一進舊城，街道變窄了，隊伍跟其他的人就混在一起，分不清了。大夥就這樣歌唱着，沸騰着，像鑽進一個漏斗似的走進那狹窄的大鐘街的拱門。

人們心想，這時候舊城的每一個城門該都出現了這樣的行列。

當他們走到勞工介紹所附近的時候，馬上就出現了新的情況。在二、三百公尺以外，在那三條街道當中最寬的一條上，一個相當龐大的人羣開始聚集起來。

保安隊只看到在前面的幾排，並沒改變戰略。他們可也感覺到遭到的抵抗更加強烈，在每次衝擊時被人們更勇猛地擊退了。然而他們先還以為只要展開更有力的攻勢，就能跟開始的時候那麼順利。最初幾個催淚彈炸裂了，街道上開始濺上了鮮血。“馬賽曲”的歌聲更響亮了。

保安隊面目猙獰，最令人憎恨的，就是在这戰鬥最激烈的時

候，人們可以感覺到他們還在打算暗下毒手。這不僅是獸性的自發的流露，而且是故意要做得過火，表現得慘無人道，好來吓唬人，向人挑戰，向人尋釁。

雅克裹着繃帶的胳膊就此成了他們挑中的靶子。在他們衝擊了幾次以後，有人勸他退後幾排，他可不肯。他滿腔都是戰鬥的熱情。結果呢，過了一會兒，兩個保安隊把他抓住，把他那隻受傷的胳膊往背後一擰就帶走了。雅克使勁高叫，其實疼得並沒有那麼厲害。他知道他的喊叫可以鼓動幾十個人走上前來。果然不出他所料。這條街上遊行的人們的頭幾排往前進了十幾步，然而馬上就自動停了下來，那時保安隊可在急着後退呢。保安隊的士兵也為他們的突然停下而感到驚訝，然而也不打算再往前衝，只是重新毆打遊行隊伍的最前一排。

在前排後面十來公尺的地方是烈烈和亨利他們所組成的遊行指揮部。他們還是那幾個人，不過今天又添上了國民議會議員喬治。剛才正當大家往前衝的時候，就是他發出停止的口令，叫大家傳到前面去。保安隊的新戰術對我們確實也有好處。領導的人可以不必一直站到遊行隊伍的最前列，陷在戰鬥的漩渦裏，而可以稍微退後一點，看一看三條街上的情形。以前還從來沒有這樣過呢。這使他們現在對情況有更好的瞭解。他們認識到敵人在這裏力量很強，他們安然坐在廣場上，又有滿滿幾車援兵，同時還有可能在兩側的小胡同發動奇襲。在港口和美國醫院附近，他們也同樣地佔領着陣地，不過兵力比較小。這就使得他們再沒有兵力封鎖從這裏到港口的公路，只在省政府門口有一兩輛汽車在附近巡邏着，那就算不了什麼，徒具形式罷了。

如果說保安隊不許人們走近勞工介紹所的部署當真生了效，那麼他們在總的安排上却犯了嚴重的錯誤。這就是他們的弱點。

照他們的佈置，勞工介紹所好像真是遊行示威的主要目標，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出發點，是一個集合點。他們就只看到我們號召遊行的標語的表面。標語上說：到勞工介紹所。他們就說：不許他們上那兒去。好，他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亨利和烈烈同時起了一個念頭：

“上省政府。”

為了能以成功，就必須繼續在這兒把保安隊牽制住。克萊貝和費爾南·克萊爾克繼續負責這條街。費爾南是個年輕小伙子，挺有頭腦。另外兩條街呢，杜彼依……

“他被捕了。”

“不，是他爸爸……”

“不，是他被捕了。”

不知道亨利為什麼以為是老杜彼依被捕了，事實上被捕的却是他的兒子柔柔。

那麼就讓布拉撒爾和費里克斯·巴沃在這兒吧。

“我，”費里克斯說，“我倒願意上省政府去。這兒……”

“這兒怎麼啦？”亨利問道，“應該留下幾個有領導能力的同志，要不然的話……”

費里克斯·巴沃做了個不願意的樣子，然而這已經不是表示拒絕了。實際上，他所以故意做那個樣子，主要是藉此掩蓋亨利當着他面說的“有領導能力”那幾個字所引起的愉快心情，這份愉快心情在整個遊行期間都一直留在他心頭。甚至遊行過後還忘不了呢！很久一段時期，這不但是個甜蜜的回憶，而且是一個有實際效用的念頭，可以培養信心，增加力量。他並沒有自問亨利究竟是仔細斟酌了他所說的話的分量呢，還是在匆忙之間不假思索地說出來的。他本能地認為像亨利這樣一位同志是不會輕率地

說這麼一句話的。然而亨利臉邊却浮着一絲有點玩笑式的微笑。這是不是表示他對剛才所說的話還含着點別的意思呢？他是不是這樣來戲弄費里克斯那掩盖得並不巧妙的愉快心情呢？費里克斯確實一點也捉摸不定，不過他相信亨利說那話並不是為了哄他，並不是為了讓他呆在這兒而恭維他。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他滿心樂於接受並完成任何任務了。

最後一條街呢？……

“如果你們贊成，”瑪珂斯說，“我來一個。”

“不，”烈烈說。“你還是跟我們一起去好些。”

“該有一個港口上的人，”費里克斯說，他以為他能出聰明的主意。

說實在，他也覺得有把瑪珂斯和他之間的差別加番解釋的必要。可是他那聰明的主意却很容易就說服了大家。大體說來，省政府是在到港口的公路上的。

當“到省政府去”的口號傳下來的時候，婦女們唱起“第十七團之歌”來。那時候，人們可以覺察到一個空前激烈的衝突。催淚彈到處爆炸。到處有鎗托撲人和皮帶撞擊鎗身的聲音。

保安隊的第三支游動隊剛參加戰鬥行動。說得更正確些，它是跟另外兩隊混合在一起，展開了剛才的攻勢。

第一次襲擊過去，人們才看出他們的意圖。原來不久以前，有幾位婦女走近離街底封鎖線不遠的地方。她們打算跟保安隊的士兵談一談，講講道理。大家也知道，這是白費精神。人們常說：跟正規軍的士兵有時候還可以講講道理；可是跟保安隊哪，他們吃的就是這碗飯；人家雇他們來就是為了叫他們做聾子，叫他們除了班長吼叫出來的命令以外一概置若罔聞。你儘管跟他們談起他們的母親，甚至儘管他們的母親也在他們面前，反正他們

还是照样進攻。他們猙獰地笑，一聲不响地彼此推推搡搡。他們在隊伍裏沒有說話的權利。要不然的話，他們就做个下流的手勢來回答你，同時還斜着眼睛向兩邊看看，看大夥是不是老盯着他們。此外，他們跟往常一樣，都是喝了酒來的。他們對什麼都麻木不仁，當然對恐懼是例外。只有當我們的力量叫他們害怕的時候，他們臉上那冷冰冰的笑容才消失掉了。所有這些情形，我們早就知道。然而女人生來就愛講道理，竟把“第十七團之歌”當作防身的盾牌，本能地前進，想對面前的那些傢伙做點工作，說服他們。

保安隊的意圖是要孤立這一羣婦女。他們達到了目的，因為她們確實前進得太遠，沒想到那些傢伙故意讓她們過去，讓她們深入陷陣。也許她們以為這些傢伙看樣子在毆打婦女這一點上沒有別人那麼堅決哩！天曉得！

儘管當所有的男同志看出那情況，猛烈地撲上前去，然而她們已經前進得太遠，確實沒法援助了。有幾個保安隊被推倒在地上，人們從他們身上踩過去，把他們的鎗奪下，拿來毆打他們，然後馬上扔在他們腿上，或者從他們的腦袋上扔過去，省得旁的士兵藉故開起鎗來。大家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然而遲了。有幾個女同志已經受了傷，有些被逮走了。

波萊特呢？

一眨眼的工夫，亨利從遠處望見有個傢伙從她背後把她攔腰抱住，提起來離了地，不顧旁的婦女同志的拳頭擂鼓似地打下來，像逮小偷似的把她帶走了。波萊特拚命掙扎，對他拳打腳踢，然而那傢伙把她緊緊抱住，怎麼也不鬆手。他帶着她過了封鎖線。亨利什麼也看不見了，只見這時挨不着打的那些保安隊士兵在吃吃地笑。

他全神貫注地看着這些個事情，却不自覺地叫喊着跟旁人掙扎起來了。怎麼回事呢？原來他當時就撲上前去，有幾位同志把他擋住了。他緊張得跟在弦上的箭一樣，直往前奔，就跟他們掙扎起來了。

“得了，亨利。”

一邊是保爾，那一邊是烈烈。

“得了！”

“不……是波萊特呀！”

他就講了這麼一句話。他打算把胳膊從他們手中掙開。這時候他的理智已經沒有了，一腔熱血代替了它，把旁的什麼都遮盖住了，都淹沒了。甚至這時是他男性的本能在支配着，使他的激憤——其實那不過是熱血上湧，純粹是未經思攷的、盲目的激憤——暴怒、妬忌、不安、耽心和痛苦超過了一切。他們把波萊特抓走了，他們用他們的手，他們的胳膊抓住她，挨着她，他們在傷害她，毆打她！……

被同志們緊緊地抓住，這對他是有好處的。他明白他們不會把他鬆開，休想……。他的眼睛可還瞪着封鎖線上波萊特被保安隊抱着進去的那個地方，雖然那時候什麼也看不見了。保爾的強大有力的手抓住他的胳膊，儘管他在掙扎，還是把他拉了回來，使他恢復理智。他的眼睛可是最後才恢復常態，直到他問：“烈烈，怎麼辦？”的時候，還瞪着那邊哩。

“照預定計劃進行。”

“可是……”

他正要講：可是，波萊特呢？話到嘴邊又收回去了。他不該為個人的利害而要求改變預定的計劃，那個計劃是正確的。

在這裏，即使咱們突破了那些討厭的保安隊，突破了他們的

封鎖線，還是救不了波萊特。

亨利醒悟過來了。

“當然，”他說。

他向逐漸看不見波萊特的那個方向望了最後一眼，然後第一個轉過身來，帶着旁人開始前進。

“現在你們可以把我鬆開了，謝謝。”

這個計策獲得非凡的成功。克萊貝、費爾南·克萊爾克、布拉撒爾、費里克斯和最後指定的另外兩位同志把必要的示威羣眾留在現場，使保安隊沒有馬上發覺有什麼變動。這時候，遊行隊伍的主力閃到街的一邊，暫時收住歌聲，從勞工介紹所轉過身來，為找到一個光明的方向，找到一個可以投入全部力量的明確的目標而歡欣鼓舞。

“到省政府去！”

第二十四章

一件使命

保爾和瑞乃特跑得渾身發熱，可是寒氣把他們憋得連氣都喘不上來了。他們有時停止奔跑，但仍是快快地走，只不過是為緩一緩氣，同時乘機互相拍拍肩膀，或是不大好意思地輕輕地互相摸一下脖子，說聲：“多好的運道！”然後藉口要重新再往前跑，馬上就鬆開。

他們一直到了遊行的人們中間才停下。看到遊行的人那麼少，他們也感覺有點奇怪。保爾見人就問：

“您看見雅克沒有？”

“哪個雅克？”

“大個兒。胳膊紮成這樣……纏着一塊手巾……”

人家不大樂意招呼他們。他們聳聳肩膀。說實在的，他們連雅克這個名字都不知道。要碰見個熟人就好了，那就可以打聽打聽了。

他們所以不大樂意招呼他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這兒的人至少有四分之三不知道遊行大隊已經到了旁的地方。他們如果知道的話，那就馬上也趕上前去啦。他們以為他們就是遊行隊伍的全部呢。而這隊伍真够可憐的。保安隊以為所欲為。他們愛怎麼進攻就怎麼進攻，愛什麼時候進攻就什麼時候進攻，從來沒有這麼得勝過。他們笑着，只嫌扣在脖子底下的鋼盔帶礙事。早知如此，何必把鋼盔戴上呢？他們已經贏了這一局。今天這趟差事的犒勞金算是毫不費力就到手了。他們連進攻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以為這檔子事已經過去了。他們也越來越沒有那麼狂暴，跟人們倒得意洋洋地說起話來，帶着一副保護者的氣派，和善起來了……

“回去吧，你們明知道已經完蛋了。”

“你們給人家隨隨便便地擺弄啦。”

“跟你們的頭兒們學學吧。這會兒一個也不見了吧，噫？”

你要回嘴，那他們準揍你，或者把你抓起來。

那兩個孩子為了不要彼此散開，手拉着手，在被保安隊推來推去的人流當中找出一條路來。儘管人們互相推擠，他們走得還是挺快。人羣根本就不稠密。並不像漲潮日子那樣來勢洶湧的大潮，倒像是臨退的潮水，微弱無力。

這會兒他們在一灘灘的濕泥裏走着。催淚彈的嗆人的氣味還

到处都瀰漫着，簡直像是一片汪洋大海。還有旁的一灘灘的東西呢。

“保爾，你瞧……”

“什麼？”

“你的腳！”

“啊！”

保爾馬上把腳抬起來。他的鞋後跟在一灘稠黏的紅色的漿液裏踩了一個印子，那印子跟一個剛被戳破的水泡一樣又變平了。那灘紅色的漿液又停滯不動了。保爾這會兒踮起腳尖來小心地走着，又輕輕地挨它一下，看看這似乎還有生命的可怕的東西會怎麼樣。

“別踩上它，那是……”

瑞乃特的意思是說：那是人的血，一個男人或女人的血，不是往常偶爾見到的牲口的血。

“對了，真是人血，”保爾說。

他們感覺到彼此緊握着的手都在顫動。剛才出的汗也都在全身凝成一條條的冰柱子了。當她伸出手指指着地面叫“瞧！”的時候，真有一道電光閃在他們兩個身上，使他們不由得提動了一下。

“瞧……克萊貝！”

瑞乃特並不認識克萊貝，連見都沒見過。她跟着保爾往前走。克萊貝正在又打手勢，又說話，簡直像是在把想走開的人們的衣襟一把抓住，把他們留下，以便爭取一點時間。

“喂！克萊貝！克萊貝！你看見雅克沒有？”

為了爭取時間，保爾在沒有說話以前就先比劃了一下，把手在另外一隻胳膊上繞了幾繞，像是繃帶。克萊貝早就明白他說的

是哪個雅克。

“沒有！”他說。“你可別呆在這兒！你們……”

保安隊進攻了。克萊貝閃過一鎗托，跳到一邊，然而只閃過幾公尺就站住，好叫大家明白，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

保爾給人推了一下，推得雖不厲害，只是在肩膀上碰了一下子，他可栽了一個筋斗，顯出一副突如其來，大吃一驚的樣子。一直到他感覺到在人行道上滑了一公尺多遠的時候，他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原來他站在一長條冰塊上，他穿的木鞋底上又釘了鐵釘。

在站起來以前，他真想笑出來，心裏想道：

“血也會凍嗎？”

他趕快站了起來，揉揉膝蓋，退到人羣裏去，一面瞪着眼睛找瑞乃特。她呆在克萊貝身邊，沒什麼事。保爾摸摸自己的肩膀，轉動轉動，出乎意料之外，竟一點也不覺得疼。從前有人跟他說過，挨了重揍，要到事後才覺得疼。也許是挨了一鎗托吧……。他可並不信。多半倒是誰在跑的時候，把胳膊肘碰了他一下，甚至不準是保安隊的士兵。要是挨了一鎗托，那他倒會覺得挺光彩的呢！然而誰知道呢？也許是挨了一下吧。一下輕的……

當事情平靜了一點的時候，保爾該回到克萊貝和瑞乃特身邊去了。他邊走邊注視着保安隊的士兵，然而腳底下這塊冰太美了，怎能忍得住不在上面趕緊溜它一下！

“克萊貝！雅克姓什麼？”

“波梯哀。你上那條街去瞧瞧吧！”

十來個保安隊像是又在集合起來再來一次進攻。

“來吧，”保爾說，一面拉着瑞乃特的手。在路過的時候，他自然又再找補了一下，又溜了一下水。這時他聽見背後有個保安隊

喊叫了一声，可听不明白喊什麼。那一声是衝着他喊的。他轉过臉來，只見那些保安隊看到他这个孩子这会兒还想在冰上溜一下而顯得驚訝。保安隊的那个首腦竟忘了指揮進攻，反倒向他叫了一声。他这一叫，一方面是为了吓唬他，一方面也是讓那些他剛叫人用大棍子揍过，馬上還要叫人用大棍子揍的人看看，那些娃娃居然在这会兒还幹这样的事情！……他也許希望人家跟他一起在保尔背後笑起來。然而誰也沒心思笑。而他們後來所以笑了，那恰恰和那傢伙的願望相違，却是因为保尔在挤到人羣裏去以前，把屁股翘起來衝着他，在上面啪的打了一下。

另外那兩条街上的情形稍微好一點。遊行的人留下的比較多些。然而那可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勝利，差得远呢。还是找不見雅克。誰也不知道他在哪兒。

在那三条街的最後一条街上，瑞乃特找到了布拉撒尔。他远远地站在一个騷動得相当厲害的地點，面对着保安隊的士兵。

“你不能上那边去，”保尔說。

“為什麼？”

“他叫什麼名字？”

“布拉撒尔。”

“我問的是他的名字，不是他的姓。”

瑞乃特鼓鼓腮幫，表示她也不知道，然後又問：

“我幹麼不能跟你一起去？”

“讓你呆下就呆下吧。”

这是不容抗辯的，同時保尔也已經走了。他尽量走到布拉撒尔跟前。他可不能乾脆就叫他布拉撒尔，也不願叫他布拉撒尔“先生”，就高声叫道：

“布拉撒尔同志！布拉撒尔同志！”

布拉撒尔轉过身來到他身边。当他知道孩子是在找雅克的時候，他就用手在臉上一抹，做了个苦臉，又像扔什麼东西在地上似的把手一甩。真倒霉！据说雅克被捕了。

“你找他有什麼事？”

“是他老婆找他，讓他馬上回去。她們就叫我說：叫他快來。沒有多久了。”

說的当然是那档子事。布拉撒尔看到他說話的那副摸样都忍不住笑了。可是他不能叫这孩子担負這麼一件使命，叫他把雅克被捕入獄的消息告訴弗朗西。而且誰知道他是不是当真在監獄裏，是不是已經出來了，是不是还有旁人跟他在一起？……

当保尔回來的時候，瑞乃特对他板起臉來。他先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噢！原來剛才我对她太嚴厲了。保尔總是把命令人和态度生硬叫做嚴厲，就跟是說學校裏的老師一样。是她發脾气嗎？那麼很簡單，这会兒該是他發脾气了。她是怎麼个想法呢？他所做的事情可都是为她好，因为他很愛她。那麼？……

她还是在他身边很快地走着，簡直是跑開了。一直等到他把手按在肩膀上，把它活動活動的時候，她才開口：

“怎麼啦？疼嗎？”

他根本就不疼。剛才不过是想起曾經挨了那一下子罢了。他倒寧願稍为有點疼痛。他說：

“不疼！多半是給翁托輕輕碰了一下。咱們快走！……”

他往她身边靠近一點，扶起她的胳膊，帮她一把力，然後乘她不备，突然愉快地吻了她的面頰。

她笑了，臉紅了一下，問道：

“你要把我帶到哪兒去？”

“到省政府去！”

第二十五章

到省政府去！

你最初的印象是錯誤的。因為這一次可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雄偉壯觀的羣眾示威大遊行。足足有八百到一千個情緒高漲，意志堅決的男女。如果說從前已經有過人數比這更多的遊行隊伍，那可就是糊塗想法了。不錯，從前有過人數比這更多的隊伍，然而那是五一或者七月十四那樣的集會和遭不到什麼阻礙的行列，就是這樣，也還得回溯到四六年才行。這一次，就是三歲的孩子也可以預見到這將是一次戰鬥性的示威遊行，並不是優閒的散步。不可能一帆風順，這點必須估計到。

特別是在走進舊城的時候，譬如說在趕到大鐘街路口的當兒，更顯得遊行聲勢的浩大，因為那邊的街道更窄。街上的拱廊比新城的還要低矮，好像它們陷到地面下去了似的。這也並不是不可能，因為這些拱廊全都是一邊高，一邊低，拱廊兩邊的古老的房屋也是東倒西歪的。到了那裏，隊伍馬上就拉得更長，挺像個樣子，看起來也顯得緊湊、結實和有力。在通過拱廊的每根柱腳的時候，也跟樹木節疤邊的年輪一樣，人羣中要發生幾道渦紋。從捕魚的港口吹過來一股相當強的气流，正吹到人們的背上，雖然還够不上是一陣風，在這狹窄的街道上，可也有點勁頭兒。倒像是催我們走得快些，跟風兒鼓起船帆一樣推我們前進。就在這時候，人們又唱了起來。

“馬賽曲”。

啊！原來到了“民主主義者”報館的門口。

一陣“啐！”的喊叫插進了“馬賽曲”的歌聲像結網似地交織在歌聲裏面，倒好像就是歌聲的一個組成部分。喊叫聲馬上就把歌聲割裂成片段，一陣微風便把這片片斷斷的歌聲拂過了馬路。有一個人笑着喊道：

“叫人胆战心驚的喊叫！”

叫人胆战心驚的喊叫指的是什麼呢？那就是那一陣响徹雲霄的“啐！”，它把“民主主義者”報館的大黑櫥窗都震得格格地顫抖。大樓緊底下張貼報紙的那塊櫥窗玻璃前面的鐵柵欄才下了一半。由此可見，我們給法蘭西人民聯盟的這個造謠的報館裏的傢伙們來了個措手不及。這可有點異乎尋常。示威不是原定在勞工介紹所舉行的嗎！……他們早就知道保安隊的新計劃，以為自己挺安全……。當他們瞧見遊行隊伍突然在他們的辦公處二十來公尺以外出現的時候，在辦公室裏的三四個傢伙就只想躲到印刷所去，那邊的工人正陸續來上班了。

遊行隊伍要為他們停下，那可太抬舉他們了。只有兩個同志順便進去向他們問問好。有三個婦女跟他們一起進去，因為如果只有男人，可能做得太過火。脾氣一上來，不定鬧出什麼事來……

到了馬路坡頂上，人們感到腳底下好像比路邊的房屋還高，好像是突然冒到半空裏一樣。因為這會兒在路的左邊，不再是那一系列連綿不斷的低矮的走廊，而是公園的那塊隆起圓頂的空地了。從枯枝的空隙間稍微往遠一點看過去，就可以看到海面在滾動。要是整個兒轉過臉來，從坡底下的房頂上，從大鐘樓的門頂上看過去，那就看得更清楚了：漁港裏那一大堆船帆，那兩座監視着港口的古老的瞭望塔，還有高聳在古代的巡邏道上，永遠注

視着那兩座塔的更加古老的“四衛兵”塔。再走幾步路，那就到了全城最高的地方。到了那裏，整個海洋好像一下子在我們面前站了起來迎接我們。在右邊遠處，緊靠在一片汪洋的邊上，小得跟小孩的玩具，跟臨時搭的跳板，跟火柴搭起來的玩意兒一樣的是防波堤，堤口上被那條船和成排的卡車壅塞住了。起重機和裝貨吊桿也小極了。儘管離得這麼遠，但是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們都靜止不動了。

“公路早已通了，而他們還沒有把卡車開走，其中必有道理。”

大家都這麼想。

“他們好像停下來了。”

“他們也許害怕咱們。”

“總還有旁的道理。”

到了這裏，人們真想在原地踏腳，休息一下，來表示心中的興奮，好像這時候剛完成了一個階段。從這裏看來，差不多全城都在自己手裏。人們都有已經贏了一大著的感覺。剛才那一手可說是咱們跟保安隊開了一次他們這輩子都沒嚐過的大玩笑，這也是咱們這一生裏空前絕後的傑作。以後怎樣呢？走着瞧吧。不過人們心頭已經存着一大堆希望，其中有些是不大切合實際的。在這裏，人們不免把什麼事情都看得太過樂觀一點。

儘管如此，海洋面上還是出乎意外地平靜。剛才那陣風多半是剛颳起來的。一望無際的水面上還只起了點雞皮疙瘩，依然是一片沒有一絲波紋的平穩的汪洋大海，在太陽底下閃爍着白色的光芒。它像一杯斟得過滿的酒一樣有點凸出，只能依稀地辨出水流的彎長的痕跡。在這樣的季節，這是少見的現象。平常，這個城總是像一隻小心翼翼蜷縮着的小貓一樣咕嚕咕嚕地低叫，懾服在三面圍着它的激盪不止的大西洋的怒吼下。在那奔騰呼嘯的

声音，排山倒海的巨浪面前，我們却是無能为力的孩子。今天，剛好倒過來了。生命和鬥爭是在這兒，虎虎有生气的也是這兒。大洋在一邊瞧着我們的行動，它稍微有點兒高傲，就像是一個挺在行的人一樣。

那兩個男的就是呂西安跟另外一位同志。

在那三個婦女中間，有一個是大高個兒斐南德。在那總是陰暗而骯髒，到處是兩指厚的塵土，到處扔着上面畫了綠道的沒有賣出的報紙的印刷所的大門洞裏，兩個老头兒在一間帶玻璃窗的小屋子裏互相鼓勵不要害怕。玻璃上有裂紋，上面又蒙了烟垢，再加上那盞沒有燈罩的電燈就在那個站着的老頭兒的禿腦袋邊上，所以背着光看不清楚他們兩個人的面貌。不過總可以猜出他們在提防一切，竭力避免惹事。

“我們要找貝尼先生。”

他們假裝因為隔着玻璃聽不清楚。呂西安瞧見有一個小窗洞，一拳就把它推開。另外一位同志却已經把邊上的一扇門打開了。兩個老头兒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坐着的那一個站起身來說：

“你們知道，我們不是報館裏的，我們是國營印刷公司的。”

“知道，”呂西安說。“可是貝尼先生呢？”

“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經來了。你知道嗎？”那老头兒轉過身來問另外那一個。

“得了，得了！”呂西安笑着說，“……因為……我們是他要找的身強力壯的大漢。你們可知道，他寫了一篇文章，要找身強力壯的大漢編成類似警察性質的隊伍……我們就是。”

為了證明這一點，呂西安把兩隻手伸了出來。簡直像兩把鎗

子。

“我們打扮成遊行的人，”另外一位同志認為必須補充一句，“這樣就更能矇住他們。”

如果那幾位婦女這時候不笑的話，那兩個老头兒也許真不知道是信好还是不信好呢。她們既然笑了，事情就明白了：他們在開他們的玩笑。

“那麼這幾位……婦女呢？”还是那一個問道。

“那是他的朋友……对了，他的朋友，”呂西安說。

“也是故意化裝了的，”另外那一位同志添上一句。

三位婦女把鼻子擱在披肩裏笑，呂西安裝出一副恐嚇的神氣說道：

“你們等什麼，噫？你們莫非跟共產黨有什麼關聯嗎？貝尼先生在哪兒？領我們去！”

“這就去，這就去，”老头兒說。“打那兒走……”

他瞧見報館裏有人下樓躲到印刷所去。他以為貝尼也跟他們在一起，那麼領這一夥人上他辦公室去就沒有什麼危險。而且當他領他們去的時候，另外那個老头兒早就上印刷所去報信了。

不幸的是貝尼那傢伙的辦公室並不臨街，却面對着樓裏頭的一個院子。那些傢伙去躲藏的時候把他忘了。他可也聽見了歌聲和喊聲……然而太晚了。當他走出辦公室的時候，呂西安和斐南德正好跨上樓梯口，就把他的路給擋住了。

“別害怕，貝尼先生，”呂西安帶着壯漢氣派的微笑說，“我們就是您在報上要找的身強力壯的大漢。別害怕，跟我們一起回屋去吧……”

他輕輕地把他一推。其餘的人就跟他們走進了屋。他們叫老头兒也進去了。

“啊！您已經在寫文章了？”呂西安拿起辦公桌上那張紙，挺關心地問道。另外一張紙裝在打字机上，他不知道怎麼拿下來，就小心地撕它，把已經打好的部分撕下。

“為了及時發排，就得早寫，”貝尼說。

“可不是嗎？”呂西安說。“嗯，嗯！”

他的視線落到紙上。

“不錯，”他說，“這是……‘赤色搗亂分子又一次嚴重的失敗’……”

“不錯，”另外一位同志附和着說。

“然而這可不是事實！……”呂西安馬上就板起臉來說，“……‘就這樣，在星期六夜裏，全部汽油就安然卸下，運抵營場。’這可不是事實。倉裏足足還剩下一半呢。”

他对着同伴們，同時也瞟着貝尼問道：

“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然後整個兒轉過身來衝着貝尼說道：

“嗯？這是什麼意思？”

貝尼是一個連穿條短褲都不是樣兒的身材瘦小的人。無論穿什麼衣服，總是在裏面搓裏搥蕩。他瘦得皮膚好像都透明了，尤其是當他嚇得臉色蒼白的時候。嘴邊長着幾根可憐的鬚鬚，一根一根都能數得出來，隨着嘴唇一起牽動。左邊嘴唇上沿着一小條傷疤是一片不毛之地，像是被火烙過似的，嘴唇一動就隨着一歪一斜。除了這一點以外，可說是個漂亮小伙子。從頭到腳都打扮得挺時髦。

他不回答呂西安的問題，可是他那隻手像是要把他辦公桌的抽屜打開。呂西安一手把他推開，先把它打開了。他看見在一堆文件和烟頭中間有一支小 635 手鎗。他把他嘲弄一番，却也不去

拿它。他關上抽屜，說道：

“不許碰它！”

可是当他抬起腰來，看到他站在面前的時候，可禁不住用足了力氣賞他一記大耳光。

貝尼差點兒摔倒，掙動着一條腿來恢復身體的平衡，然後向他辦公室盡頭，進門靠右邊的那扇門跑過去。那兒真是一扇門還是一個櫃子呢？莫非他還想去拿什麼傢伙？……

斐南德正在他的去路上，伸出她的長胳膊一手就把他抓住。正好抓在他褲子後身上。那傢伙跑得太猛，背帶也折了、鈕扣也都繃掉了……。斐南德把他緊緊抓住，由於這會兒褲腰已經差不多褪到膝蓋上了，貝尼的兩隻腳就在上了蠟的地板上滑了過去，馬上就摔了一個狗吃屎，他的頭可儘量向上揚着，怕碰在壁爐前面冰冷的瓷磚上。順便說一句，那還是一座挺漂亮的白大理石的舊式壁爐呢。

這時候，三個婦女就過去跟搗衣服似的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頓：

“哈！你要找身強力壯的大漢！”

“哈！你要找身強力壯的大漢！”

她們然後轉過臉去，讓他把衣服整一整。斐南德却順便注意着那扇奇怪的門。

那傢伙不知如何是好。他可不敢喊叫。他抬起頭來看那老头兒，老头兒偷偷地向他擺一擺手，表示他也無能為力，其實他倒也真想笑出來呢。背帶可並不容易再扣上，單說把它在毛衣底下拉過來吧，那就得大費一番手脚。還是繼續用手提着褲子吧。

“別忙！我來幫你，”斐南德說。

背帶的兩條帶子懸在他腿肚子後面。斐南德果然給他把那兩

條帶子拉了上來，然而不是为了旁的，只是为了在他脖子前面給他勒上个扣。他咳嗽，喉頭給勒得透不出氣來，因而想抵抗，看到對方是個婦女，就相當用力地把她推回去。

“什麼？”斐南德說。“他居然敢對我動起手來了？別忙！這就讓你看看！”

她把眼睛在周圍一掃，瞧瞧壁爐架子，瞧瞧辦公桌上，想想到底該讓他看些什麼。她的眼睛落在那罐漿糊上。

“啊！有了，有了！”

她馬上就把漿糊刷子蘸滿了漿糊，在他鬍鬚上，眉毛上，整個臉上抹個痛快，最後把剩下的漿糊往他那燙了的頭髮上一倒——順便說一句，他的頭髮是純金黃色的。斐南德的同伴們也不甘落後，一個把半瓶墨水往他頭髮上一洒，還有一個在字紙簍裏倒出一把碎紙扔了上去。這些東西自然都粘上了。那傢伙想把漿糊抹掉，結果恰恰把兩隻手也都粘滿了。粘在他左眼皮上的一小塊報紙上印着他的簽名“拉烏·貝尼”，還隨着眼皮一起顫動呢。

“嗨！這就是你要找的身強力壯的大漢！”

呂西安一眼看見有一個鏡框裏鑲着一張戴高樂的著色美術像，一身嶄新的軍服，修版以後更好看完美了。一不做，二不休，呂西安就把它卸了下來，往他頭上一套，讓鏡框架掛在他脖子上，跟一個項圈一樣。

饒了你吧。

呂西安已經哈着腰要出去了。

“將軍，您什麼時候要我們來，我們一定遵命。”

可是這時候樓梯上傳來了一陣喧嚷。

印刷所的工人們來了。呆在樓下的那個老头兒去報告了法蘭

西人民聯盟的这个造謠報的另外的編輯們，他們就想法找工人們來援救他們。工人們嘛……

在這裏一個印刷所裏，當然是不愁吃喝。一般地說來，出版業裏是不会有許多共產黨員的。要說提防，這兒當然也得提防。這兒總有幾個老闆的走狗——轉盤机上那個大鬍子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大多數工人却不那麼容易听信那些甜言蜜語。你就是想讓人家上你的圈套，人家也是一眼就看得出來的。這年頭我們大夥在多數場合是要把戲的人，不是被耍的猴子。

工人們就說：

“好吧！”

“唉唉！”

“馬上就來！”

他們上了樓。他們大多數人實在並沒有打定什麼主意。他們多半倒是出於好奇心，想來看看貝尼挨了那頓揍以後是副什麼模樣。有幾個人倒是想來阻攔的，可是印刷所裏也有咱們的人，他們料到会發生什麼事情，就走在頭裏，好上來幫點忙。那些編輯們倒並不跟他們爭先恐後。

當他們把門打開的時候，原以為會看到血，以為那傢伙多半已經給揍得稀爛，屋子裏一定也砸了個粉碎……。一陣驚訝過去，門口發出了鬨堂大笑，震得樓梯口都直晃動。那幾個編輯差點兒也笑了出來，這時只好趕緊把貝尼圍上，用手指尖幫他把漿糊抹去。

呂西安原來以為也許必須抵擋一陣，可是這念头只在他腦子裏閃了一下，他就坦然走到工人們中間，說道：

“你們可記得他寫的那些話嗎？什麼要招募身強力壯的大漢，組成類似警察的隊伍，來對付工人。這就是他的報應。”

“他說得對，”有幾個咱們的同志馬上就說。“你們記得嗎？咱們自己也……”

是的，當排印這篇文章的時候，咱們同志們在工場裏就停止了工作。曾經起了好一陣子的混亂。他們並沒有罷成工，然而誰也不是樂意去印的。

“那也是對付咱們的。”

“而且，”呂西安接着說，“……所有這些個事情都是為了美國佬，他們比德國人還壞，他們正想卸下他們骯髒的軍火，準備戰爭。難道戰爭的滋味，咱們還沒有嚐夠嗎？”

他然後轉過身來對他的同伴和那三位婦女說：

“現在走吧，咱們去趕隊伍吧。”

他絲毫不懷疑，工人們是會讓他們下樓，讓他們安然出去的。果然，當有一位同志叫了一聲：“好啊，伙計們！好啊！”的時候，樓梯上有好幾個工人也附和着喊了起來。

當場也有一些傢伙在嚷嚷，想找岔兒。這個嘛，讓工廠裏的同志們去管得了。當呂西安他們走到樓梯底下的時候，他們聽見樓上爭吵得厲害，甚至还大聲叫喊，動手動腳呢。然後印刷所裏的同志們從樓上下來，他們激奮得了不得，後面有一大羣工人跟着。

等到呂西安踏上馬路的時候，他們遠遠地在進口大門那裏高聲叫道：

“既然這樣，咱們不罷工還成嗎！……從現在起就不讓他們的造謠報印出來！”

一直到離開省政府百把公尺的時候，遊行隊伍才第一次遭到一車保安隊的攻擊。不知他們是從哪來的，也不知是怎麼得到的

消息。然而他們並沒有攔住遊行隊伍的意思，他們的行動毋寧是一種牽制拖延罷了。

他們埋伏在停在一條小胡同口上的大卡車背後，從那裏扔出催淚手榴彈，然後用鎗托來阻撓遊行隊伍裏走在边上的人。這簡直有點可笑。隊伍很快就過去了。這會兒倒沒有一股風從背後推動我們，然而這是條下坡道，省政府和港口又在前面吸引我們。

保安隊的大隊長在勞工介紹所，還沒有料到有這麼回事呢。這有什麼奇怪？他對他的成績，他的計劃本是那樣有把握。今天早上讀本地惟一星期日也出刊的報紙“民主主義者星期刊”的時候，他就豫料到共產黨的悲慘的失敗，不假思索地說了一聲：“決錯不了！”當他看見那三條街上的抵抗在他的部下的進攻之下越來越削弱的時候，他深信事情已經是或者差不多完結了，大功告成了，而他就是這一天嶄露頭角的風頭人物。在這樣的心情下，他接到港口的消息：安然無事。醫院那方面呢：也安然無事。就是你處在他的地位，也會這麼想的。

只有那輛巡邏車聽到了歌聲，能夠來干涉一下，爭取一點時間。然而車上沒有無線電，沒法子通知旁人。

人們到了省政府門口。在那兒擔任守衛的一小隊保安隊顯然沒有力量把人行道擋住。他們退到正門底下，排成了稀稀落落的三排。在遊行隊伍的後尾，那輛大卡車還在打算進行阻撓呢。

到了省政府將幹些什麼呢？人們打算不停下來，直奔港口去。說實在的，省長不過是個傀儡。在幕後拉線的是儘量不露面的美國人。找他有什麼用呢？來個代表團？又來一個代表團！……又怎麼樣呢？值得嗎？咱們是那麼強大，能做的事情比這可大得多。然而省政府既然就在手邊，唾手可得，那可不能錯過這麼好

的机会。誰也不知道以後是不是還有……

亨利、烈烈、乔治还有另外一些領導者，這時又已經在遊行隊伍的前列，就走進正門，到了保安隊士兵面前。這會兒他們才不敢進攻呢。人們開始在後面推擁。有人把他們的鎗一把抓住，不讓他們揍人。人們充分感覺到後面有後盾在支持着。保安隊的第一排只好後退。另外那兩排既然沒有什麼危險，多少頂着一點兒，然而也在後退了。

下樓來防止事態擴大的是省政府主任秘書旭雷。在下樓以前，他抓緊時間打了一個電話給在勞工介紹所的保安隊大隊長：遊行隊伍到省政府門口來了！……只見他從那鋪了磚的小院子後面出來了，跟往常一樣穿着一身嶄新的漂亮衣裳。

“先生們！戴西烈先生，勒羅阿先生，請！請！”

然後對保安隊的士兵們說：

“讓這幾位先生進來。”

這就已經贏了一著。烈烈和亨利就帶勞貝和乔治走了過去。

“瑪珂斯，你也來，”亨利說。

“請你們叫他們別再擠了，叫他們不要感情用事，”旭雷說，這時候他已經被他們圍住，擠到保安隊士兵後面去了。

“那就請你自己去跟他們說吧，”亨利說。

“你真不講面子，”旭雷抱怨道，這時候他都快被擠扁了。

“……戴西烈先生，你……諸位先生！……”

烈烈帶着嘲笑說：

“你以為我們有什麼辦法嗎？……”

“這真……算了吧！……你們有什麼事？”

“當然是要見省長。”

“我代表他。他不在。”

“我們去瞧瞧，”烈烈說，這時亨利已經一脚踏上台階，做出要上去瞧瞧的樣子。

旭雷明白他阻擋不了，只好做了個無可奈何的手勢。

“好吧。”

“咱們這可不能算一個代表團，”烈烈說。

不錯，連一個婦女、青年、非共產黨員都沒有。幸好有喬治，他正好剛從巴黎回來。

“等一會兒，”亨利說。

他又穿過保安隊士兵的那個圈子，他們乖乖地讓出一條路來。

他找來一個婦女，一個青年。

“喂，咱們來到的時候，大夫正從那邊人行道上過來呢。”

第二十六章

德剛大夫的散步

“啊！這種事嗎？算我一個……”

德剛這幾天的日子過得挺不痛快。

昨天早上，當他知道那條船來到的時候，他乾脆停止出診，回到家裏。為什麼？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也許是恐怕有人找他。走進門，他問他太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沒有人來找我？”

她不發一語，搖搖頭，馬上就轉過臉去。顯然怒氣未消。這一天真把她氣飽了。沒有哭出來那已經算好的了。

知道那條船到了碼頭，碼頭工人們全都拒絕上船幹活，尤其是他們當中最優秀的一個也在內，這些個事情顯然使德剛想起了那天跟亨利所談的話。然而範圍和條件都改變了。現在的問題不只是出些主意，然後竭力證明自己有理——有時甚至自己在出主意的時候並沒有信心，等到發現了其中有缺點，卻又為了怕丟面子而一味堅持。現在的問題是必須有所決定，有所行動。什麼行動呢？他們打昨天起所做的一切？那個發生衝突的遊行？德剛總認為這些辦法得不到什麼了不起的結果。流了血，又怎麼樣呢？然而他也想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替代，不知道怎樣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他馬上把合他心思的那些辦法一個一個都想到了：進行磋商；城裏最有威望的知名之士的抗議……要真正是最有威望，而不僅是幾個常見的名字……。在這樣一個場合，他深信是能說服他們的。應該是那些能真正代表這個城市的人們。工人，不錯，是一支力量。德剛說過，他自己的思想是跟得上現代潮流的，他有工人的覺悟，有真誠的願望去幫助他們，支持他們。然而在美國人和政府眼裏，如果是工人出來抗議，那是產生不了多大效果的。要是那些有威望的人出來，那末就順理成章了。那我們的請願隊伍裏就可以有最重要的那些人物，航海界和港口的大亨們，世世代代住在這兒的世家參加進來了……。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不過又回到老一套了。就是這些人是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頭的。只要他們一感覺到有什麼騷動，他們就連動都不敢動一動了。在平靜無事的時候，如果主動權操在他們手裏，完全操在他們手裏的話，那麼他們有時候也會意識到自己的重要性，打算干預干預國事，給法蘭西扳一扳舵，使它一帆風順。他們相信，只要他們有一天說了話，人家是馬上就會聽從的。他們總有說話的一天。到了那一天，你就瞧吧……。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認為如

果共產黨員在事後把他們說过的話實行起來，並且就算是共產黨的計劃，那也沒有什麼關係。當然囉，是在事後……。那樣一來便和共產黨員明確說出的話恰恰相反，那樣一來正可以証明我們還相當強大，而資產階級——當然指的是不大不小、真正的當地的資產階級——還有能力自己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他們說：“說笑話，那些壞事情根本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那些投機的政客，無聊的小人物，不錯，我們投票選了他們，然而那是因為沒有旁人可選……。是的，是他們把事情辦壞了。可是我們也看不上他們幹的那些事兒。共產黨談到他們的時候籠統地稱呼他們為‘資產階級’，他們是錯了，甚至是故意胡說。正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可不能老跟在共產黨後面。即使我們有一天要開口說句話，那當然也不會正在全城被他們攪得天翻地覆的時候，要不然的話，我們倒像是來附和他們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德剛的猶豫不決的根源就在這裏。他也明白只靠這些人的行動是不夠的。然而他也不相信單單讓工人們去搞，會有什麼效果。在他的心目中，他們的行動不過招致一個接一個的失敗罷了。他倒是要勸他們不要過分激昂，唱“馬賽曲”的時候稍微輕一點兒，好讓旁人也有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唱這支歌的樂趣，而不是早就料到他們的歌聲會馬上就被淹沒。說真的，一提到“馬賽曲”，德剛他自己總是喜歡隆重的儀式和閱兵典禮時的“馬賽曲”。這些時候所奏的曲子固然也有缺點，然而在他看來，工人們所唱的却未免太像喊叫，不合音律，太粗野。最困難的，然而是最合乎理想的，就是把兩者調和一下。但是，為了取得調和，在必要的時候，至少該來徵求徵求他的意見啊。不是有“和平運動”這個組織嗎？而他就是主席呢。如果到時候大家靈機一動，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各行其是，那麼這個組織又有什麼用

呢？这一回，共產黨員們怎麼還始終不來徵求他的意見？他們還一個勁兒埋着头幹，跟誰也不商量。他們这一回竟不屑來找我們帮忙了。不管怎麼說，这可未免太过分了。这样子，他像个什麼呢？他可並沒有把这当成是純粹个人的事情。這裏面有整个和平運動的利益。他也看出其中甚至也有共產黨員們自己的利益。当然，如果高兴的話，也可以認為那只是他們自己的事情，然而当他看到共產黨員單獨傻幹，不接受別人劝告的時候，總不免有點感觉遺憾。

正在懊惱的當兒，他每次在想到他太太，或者看到她在他身邊的時候湧上心头的那种羞耻的感觉又一陣陣地來了。他那時觉得昨天喝过酒後醉意迄今未消的身子到处都在發燒。这情形現在倒並不多見。說真的，已經很久不曾見過了。惟其如此，那污點就看得更清楚了。他那天在一个喜爱杯中物的老主顧家裏呆了一夜……。虽然如此，他也並沒有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旁的倒沒有什麼，只不过兴致挺好，稍微多喝了一點罢了。在那種時候，他要兴头一來，那可就……。誰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這時，他当医科大学生的青年時代那一套整个兒湧進了他腦子裏，到了他嘴邊。他禁不住粗野起來。第二天他就後悔，尽管他太太並沒有看見當時的情景，他可也十分嚴厲地責備了自己。糟糕的是像这个星期五晚上那樣，她是在場的，並且感到了痛苦。他當時並不認為是做錯了事情。不过是開開玩笑，鬧着玩罢了。而她竟一直一本正經！他不禁因此發笑，就戲弄她。他硬把她摟在懷裏，俾說些她不受听的話來取樂。他倒要看一看她發脾气發到什麼時候為止。在他手裏，在他身邊，她顯得這般細小。後來，他慕地醒過來了，原來她在哭。可是星期五，她起頭的時候並沒有哭，而是打了他一个耳光，趁他吃驚的時候掙脫了他的胳膊。

“看你那野样子！”

他强作笑颜，因为要是不笑的话，情势马上就要变得太严重了。

后来上了床，她把背朝着他。他用指尖去碰她，笨拙地请她原谅，老是带着那副他自己也觉得愚蠢的笑容。他开始感到他的处境很尴尬，於是装作蔑视她来聊以自慰。没有多久，他马上就听到她又在哭了。这时，他那老实人的心，好人的心，这会儿已经清醒了的、完全纯洁而正直的心又佔了上风。他明白他应该别再吭声，不要再把事情变严重了，等到明天再说。这会儿，他心里已经充满了对自己的厌恶。他就在这时候睡着了。

四、五年以来，这一套把戏已经很少发生，并且愈来愈不常见了，而今天之所以竟又演出这么一场，那是因为他们相处的这一段生活，说得更透彻些，该是这一段生活中的那些最不好的回忆，这时一下子又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湧现出来了。在他们结婚的头几年，他没叫她享受过什么幸福。她那时还不到二十岁，他将近三十。她对生活是怎么回事一无所知，只是通过少女的欢乐心情去瞭解，把所感受到的一切都认为是很纯洁的。他呢，与其说是一个年轻大夫，倒不如说是个刚毕业的医科大学生，而且还不是最老实的学生。对什么都有点毫不在乎，尤其是对爱情。把人体的各部分从各个方面，在各种情况下都学习过，观察过，触摸过，研究过，治疗过，这就使他对爱情的看法有点反常，有点轻视。照他的打算，她晚一点来才好。说得更明确些，他曾冷静地盘算过，想把他所谓的青春的烈火都耗尽以后才结婚。至于将来做他妻子的人，他可得要在脑筋安定下来以后才慢慢地寻找和挑选，而挑选时惟一的標準就是身体的美，娇艳等等！他要一位小巧玲瓏，特别是要身材匀称，笑容可掬，眼神有点揶揄人的味道，

然而首先是要明亮開朗的女人。他所要的女人應該重視他，听他的話，使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完美無缺，有充分自信，言出必被听从的人。为了这个緣故，他那時还留着鬚鬚呢。他爱这样，你又有什麼办法呢？所好的是今天的他已經跟那時的他大不相同了。

他太太差不多就是那样一个女人。她爱他，对她的爱情抱着最大的期望。然而她落空了。那一套大学生的習气叫她看了难受。在人面前，年輕大夫的地位虽然增高了，他的态度也漸漸沈靜莊重起來，但是他那些个舊毛病还是偷偷地保存着：他依舊喝酒，唱歌，說粗話。換了旁人，可能就只有哭泣了事，而她可要鬥爭。她從來不用旁的武器，只是用她的和顏悅色、体贴温存，用她对他身上存在着的而他自己還沒体会到的那些优点的深爱。不錯，哭也是她的武器之一。那些年头本來就辛酸嘛。然而，她慢慢地坚强起來，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能够不为他所屈服。他也開始真正地爱她了。她愈來愈不是他玩賞的对象，而成了他的妻子了。他呢，今天凡是能促使他回憶往日的一切事情都使他感觉慚愧，感觉悔恨，觉得实在太不應該。她可從來沒有在他面前把舊事重提过。他知道他現在已經否定了他那荒唐的青年時代，那被引入歧途的青年時代。話又說回來了，是不是他自己选了這麼一条路呢？應該說这也是这个時代的一个特徵。在他生活於其中的这个社会階層裏，不知有多少所謂有道德的高尚人物，在他們的內心深处都還記得这个沾有污點的青年時代呀……

現在，他真想再把她撲在懷裏，然而这次可不会有半點粗暴，而將是小心翼翼地，只是用他的大手掌輕輕地挨她的肩头，好像是要保護这小巧的，虽不怎麼脆弱然而無論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容易擦伤的她似的。他那時会把一切过错都承認下來——事实上也正是他的錯。然而，這麼一个良好的舉動必須是在一陣

高兴的推動之下才能實現，而他对亨利和他的同志們生的气还一直沒有消呢。也許正是因为有这麼一場風波，那怒气才越來越大吧！

不管怎麼說吧，反正亨利他們根本就沒有理會他。再說也沒用，他已經把这当作是个人間的事情，是他們和他之間的事情了。他認為这簡直是对他的一个侮辱。如果說他們对一般非共產黨員原來就沒有什麼指望，如果說当事件逼迫他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的時候沒有時間來發動他們跟他們一起行動，这个他多少倒还可以明白。然而他，德剛，居然沒有人想到他，連亨利都把他疏忽了，这可真使他感觉驚訝。因为他，他畢竟和旁人，跟和平運動裏的其餘那些人不一样。他們参加和平運動的目的是沒有準的，譬如說保衛和平，維護國家主权，反对武裝西德，你們說什麼都成，正是为了这些，他們才和共產黨員相处。他們大多數是因一時高兴而來的，这也是事实……。然而他德剛呢，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之所以决定参加和平運動，那是直接由於同共產黨員的關係。倒不是說他对一切問題的想法都跟他們一样，正相反，他还總是跟他們鬧意見呢！……然而他感到有些比思想还要有力的东西把他和他們联系在一起。他將永远和他們在一起。当然，他的生活和思想是和他們的相距得很远的，但是跟他們在一起的却是……。那好像是一种本能一样，根深蒂固，堅定不移。尽管他們有种种缺點，也不能使他有所改变。當他們有缺點的時候，上面所說的那種本能就把这些缺點撇在一边，認為这不过是这一个人或者那一个人的个人的缺點，一時的缺點。而对作为整体來看的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來說，德剛是有一个秘訣的，就是什麼事情都大致跟他們採取一样的行動，跟着他們走。

既然如此，他們就不可能——不，絕不可能——把他完全忘

了。他們就要來的。譬如說，亨利總就要來了。他準會滿口道歉，然而晚來總比不來強些。他呢，他也一定会罵他們一頓：如果他們來得早些，他可能多跟一些人取得联系。來張大傳單……。說來說去，總是他那一套……。然而他們並不來。不錯，星期六那位巴比雍來包紮他的腦袋來了。這也是件他樂於做的好事情。然而除此以外呢？亨利一直不來，旁人也是一样。

最後，他跟在籠子裏一樣在家裏轉來轉去整整等了一上午以後，到中午的時候再也呆不住了，他就要出去。

“你上哪去啊？”他太太問他。這是她打星期五晚上以來第一次跟他說話，却早已顯得有點不安了。

“不上哪去。散散步。”他抓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輕輕地答道。她本來想把他留在家裏，然而他把她的手指輕輕地叩了一下，叫她放心，然後不再說什麼就走了。

他並沒有撒謊。他出去確實並沒有什麼一定的目的。他也確實沒有什麼朋友。他所以出去，只不过是因為再也受不了像那樣默默無言沒人理睬地呆在家裏。那時候他覺得全城的人都正走出來，走上街頭，尤其是全城最優秀的人們——人民。他不想去參加遊行。孤零零一個人來了，這像什麼樣子呢？他尤其不會上勞工介紹所那方向去。然而他願意知道事情進行的情形。遠遠地看看，听听喊聲，歌聲，被風打斷的宏亮而嘈雜的人聲吧。然而假如有人看見他這麼保持一段距離冷眼旁觀，又會怎麼說呢？人家可能胡亂猜想。最好是湊巧碰到一個人，把他領到隊伍裏去。然而碰到的人却都沒有對他關心到這種程度！……當然，他們都忙得厲害……。不如站到遊行路線上去？然而也得有遊行路線啊！這會兒還不是遊行，只不过是正在集合罷了……。可是他懂得“集合”和“遊行”這兩個字的意思，知道集合是會發展成為遊行

的。什麼樣的賭都可以打，只要路一打開，隊伍準奔到港口去……

德剛並沒有馬上就往港口那方向去。他在小巷裏走了足足有一個鐘頭，好像當真是在散步。他自己哄騙自己，故意走那逐漸遠離港口的街道，好証明給自己看，既是不上那兒去，同時听憑自己和港口離得越來越遠，還特意添一些障礙來妨礙自己回到那兒去。當然這裏面也包含着內心的障礙。他一路上還數落着自己：你去吧，不怕人家擠扁了你，把你擠得爬在地上……。老兄，人家才瞧不起像你这样的人呢……。他們背地裏準會拿你當笑話談……。幸而他沒有把這些話大聲說出來，這就說明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是真的……。如果他繼續在這方面想下去的話，可能以後怎麼也不能原諒自己了……。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之下，他走上了沿着省政府的那條人行道，那時遊行隊伍正拐到這條街上來。

就在這時候，他也沒有當真說出來，只是在心裏想道：“啊！在這種事情裏，你正好來一個……”好像算是对剛才那一番胡思亂想的自我懲罰，而更厲害的是想到這裏的時候他當真感到一陣愉快。

第二十七章

省長的扶手椅

迴轉的樓梯用蠟打得非常光滑，壓梯氈的銅條擦得跟軍号一樣光亮。大夥在進大門的時候自然沒有想到把鞋底的泥擦一擦。

最好还是不去管它，反正他們会把氈子拿去洗的，而且又可以讓他們在軍事預算裏多出一筆開支……。至於那位走在前面，這會兒幾乎是一味逢迎的旭雷穿的那雙薄底的跳舞鞋，那當然又當別論了……。要說像他那樣小心翼翼地踮起腳尖來走，那也犯不着……。只有跟在他背後的瑪珂斯，是個重達一百公斤的大塊頭，却學他的樣子走起跳舞的步子來了。咱們那底下釘了鐵釘的大靴子好像每走一步都要壓碎什麼脆弱的嶄新的東西似的。管它去呢！

看到瑪珂斯那副樣子，大家也不免好笑，然而那笑容裏多少還有些緊張。雖然是在這安靜的環境裏，他們也仍舊懷有戰鬥的情緒。何況這裏還聽得見外面叫喊的聲音，儘管它有些低沉，有些模糊，有點像是在海上風平浪靜的日子裏遠處轟轟作響的輪船頂上飛舞的海鷗的不合節拍的叫聲。在這裏听着，遊行隊伍馬上就顯得不是那麼壯大。他們雖然離開了隊伍，心裏却一直惦記着它。

當然，像這樣離開了隊伍，隨時都有被逮捕的危險。然而，仔細一想，這危險也算不了什麼。不錯，他們有點兒像是走進了虎口，不過他們已結結實實地把虎口撐住，讓它咬不了人。主要的問題還不在此兒。

主要的問題是外面可能發生什麼事情而沒有人處理。亨利特別忧心這一著。不錯，烈烈留在隊伍裏。倒不是說亨利對烈烈處理事情的能力缺乏信任。他不會這樣說，因為他並沒有這種想法。然而他喜歡呆在烈烈身邊，免得有什麼疏忽。

今天的事兒是他的事兒。他從開始就領導着。他知道所有事情的細微末節，知道它們的底細。比起烈烈來，他更熟悉情況。他知道事情是怎麼進行的，怎麼準備的，知道碼頭工人、鐵路工

人、五金工人、妇女和青年的思想情况。他感觉到在行動中的这些人的心理，就像是水手感觉到隨着潮汐而轉变的天气一样……。大海的这个角上要起風啦……。那兒的雲彩要散開啦……。不过鳥並沒有向岸飛……。那就是說……。当然，水手判断天气是不大講得出道理來的，然而十分準確的。

烈烈自己也感觉到這一點，所以事实上他跟昨天保尔一样，讓亨利放手去進行工作。說得更確切些，这是亨利生平第一次不再感觉到那种在領導和採取主動時的顧慮多端和束手束脚，不再感觉到有人在他身边，在他上面監視着他的那种心情。他感觉到他在自己的崗位上。当然，他並沒有独断独行，从來就沒有这麼想过。什麼問題他都跟周圍的同志們商量，和以前不同的是同志們的每一个回答都使他心情愉快，都使他增加自信。大夥听他說話，对他所說的話比以前更加注意。尤其是烈烈，老是在他身边贊同他的意見。他老是眯眯眼睛說声“行”……。不消說，他心裏一點什麼嫉妬的意思都沒有。在他看來，相信亨利和給他增加信心是一件事情。他也不認為这是亨利和他个人的問題，这只是对原來应当那麼办的事情加以贊同罢了。他觉得亨利的注意最多也最好。他跟所有的人一样，对他感觉滿意。他心裏十分感激他……

在外面，保安隊顯然也不会永远不捲土重來。說到保安隊，他連架走波萊特的那个保安隊士兵的臉都沒看到呢。他也許永远也看不到了。說真的，他們的臉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兒。这並不难理解，因为他們的鋼盔的厚沿代替了他們的眼，扣在下巴上的皮帶代替了他們的下巴。

波萊特現在在哪兒呢？多半在監獄裏。跟旁的妇女同志……也許跟所有被捕的人在一起……

“好，咱們提出哪些具体要求？”

亨利在樓梯上悄悄地問同志們。

“先對他說說咱們對那條船的意見。”

“當然。”

“可得讓他答應些具體的條件。”

“工資，”勞貝說。“他會說他管不着，然而咱們還是應該提出來，哪怕只是走走形式呢。”

“沒有什麼光走走形式的東西。”瑪珂斯在背後說，“將來總能起作用。”

他跨上兩級樓梯，趕上亨利和勞貝。

“除此以外，”他接着說，“至少還有一件事情：就業執照。”

“對，這要緊，”亨利說，“還有……”

瑪珂斯多半是從亨利的嘴邊看出他要講什麼話。他寧願代他講出來，因為他並沒有什麼親人被捕。可是亨利也沒有怎麼猶豫，因此他們兩個人就同時說了：

“……被捕的人。”

“嗯，所有這些個說不說都兩可，”呂西安說，臉上露出了不滿的神氣，叫大家都感覺驚訝。

“你怎麼啦？”瑪珂斯說。

“不管怎麼樣，被捕的人在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就會被放出來的。說也不過如此。工資、執照和船，咱們最多能得到幾句空話！……”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亨利問道。

“我！我知道什麼呀！”呂西安喃喃地說。

“那就太難了！”亨利禁不住聳一聳肩，對呂西安表示不滿。旁的同志也有同感。

他看了呂西安一眼。只見他挺不自在，因為旁人不瞭解他，然而他並沒有拋棄他的想法。倒是什麼想法呢？他也許是在想把他的意思更好地表達出來吧。事後該再跟他談談。這會兒可沒有工夫。已經到樓上了。大家跟着旭雷走上一條比樓梯更光滑的寬闊的走廊，中間連地毯都沒有了。

呂西安不願意大家對他存着那種印象。他往前跑三步，趕上亨利，幾乎有點發火似地說：

“我的意思是說咱們在這兒沒有什麼可幹的！還是繼續往港口去吧，愈快愈好。”

不，要討論起來可太費時間了。以後再說吧……。亨利答道：

“不管怎麼說，這會兒既然已經來了，那就照來的辦法辦吧！”

這句話本來不能算是一個理由，不過是用來結束爭論罷了。他又聳聳肩膀，好讓大家更明白他的意思。然而他認為應該對呂西安再添補一句，就把手按在他肩膀上說道：

“不管怎麼樣，別着急，我看很快就能了結的。”

事實上，亨利對他們這個代表團所能獲得的結果也並不比呂西安存着更多的幻想。他認為代表團的意義與其說是在於進行談判，提出要求，倒不如說是在於給他們一個打擊……。雖然……咱們有幾回也看到過立刻就獲得結果的實例。這完全取決於外面的情況。總而言之，這已經是贏了一著；儘管他們的保安隊全部出動了，咱們還是遊行了，來到了省政府，叫他們不得不接見……。別的不說，單憑這一點，能說沒有用嗎？如果必要的話，以後再談……。省長嗎，咱們要跟他來個開門見山，用不着什麼客套。咱們不是請求他，而是命令他。如果需要拍桌子的

話……。這當然也正是烈烈的意見。他之所以要亨利領大夥上來，正是……。用不着繞圈子做文章，應該簡單明瞭。答覆还是不答覆？同意还是不同意？責任要你們負。是的，有亨利在，烈烈知道是出不了點錯的。

“大夫，你同意這些意見嗎？”

亨利幾乎又把他忘了。德剛嘸嘸嘴。他沒有什麼不同意。

“你看還有什麼旁的事沒有？”

又是嘸嘸嘴。沒有，沒有什麼。他又露出一絲微笑，表示他的沉默不語並不是不滿的意思。這會兒也沒有時間想法叫他開口了。如果有什麼要談的，只能以後再談吧。

旭雷把他的辦公室的門打開，這間屋子好像是省長辦公室外面的一間房子。他閃在路邊，轉過身來，讓大家先進去。

“請吧……”

這會兒大夥又看到他的臉。這麼一會兒，他的臉色已經變了，變得更慘白了。

就在進門的時候，勞貝溜到亨利身邊。

“應該添上一條，叫保安隊撤走……。勞工介紹所……”

他既是說了，可以添上這麼一條。反正不費什麼事。

一進旭雷的辦公室，遊行隊伍的聲音馬上又聽得更清楚了。大家禁不住撩開那漂亮的窗簾，向外面看一看。從這兒往外面一看，遊行隊伍真顯得莊嚴偉大！整個廣場都佔滿了。隊伍緊密堅強，精神飽滿，興奮異常。即使保安隊來，他們也不容易接近。在四周房屋圍成的圓形廣場裏，這稠密的人羣就跟是灌進模型裏去的三合土一樣。要想把人羣趕走，那可……

看到有人動窗簾，原先站在旭雷門口的走廊裏，這會兒跟他一起進來的那兩個衛兵用眼神向他請示。旭雷很快地搖了搖頭。

那意思是說：別去管它。亨利瞧見了他的這個動作。旭雷跟着叫人抓住了短處，臉都紅了起來。顯然他這會兒什麼也不能作主了，這點他自己算体会到了。

然而在他辦公室裏坐下又有什麼用呢？

“我們要見的是省長先生，”亨利相當嚴厲地說道。他都怪自己用了“先生”兩個字，乾脆就說“省長”才對呢。

“省長先生不在，”旭雷說。

亨利皺皺眉頭，嘴邊帶着微笑，瞪着他的眼睛看着。是不是要當面戳穿他的謊呢？這是用不着的了。大家都明白。再說，是省長還是這傢伙，又有什麼關係呢？

“那麼我們就把要說的話跟你說吧……”亨利開始說道。然而差不多就在同時，他聽見背後有扇門輕輕地打開的聲音。他還沒來得及轉過臉來看呢，呂西安就叫道：

“你看他不是在家嗎！我早就料到了！”

這個“你”是對亨利說的。

“怎麼？”旭雷站起身說，假裝也很驚訝的樣子。

省長辦公室的一個衛兵想不管那一套，把門再關起來。他不認識呂西安，呂西安這會兒得意洋洋地笑起來了。

“怎麼？省長先生？”旭雷問道，竭力裝出更為驚愕的神氣。

“噢，噢，省長先生……”亨利也學着他說。

隨着就搶先一步走到門口，幫呂西安把門大大地敞開。

“怎麼啦？”

省長儘管明明知道是怎麼回事，却也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他就是為了這，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一切意外而出來的。在他的主任秘書的辦公室裏，通過那兩層打開的門，可以看到一小撮衛兵，當然是為保護他個人安全的啦。他心想：如果我不去，如果

我繼續躲在我辦公室裏，他們的大隊就會衝進省政府。那可就更好看啦。不會？那未免言之過早……。我还是去看看他們為首的那幾個人吧……。一個代表團，那應該接見。那沒有多大關係，而且還能避免損害。即使光是旭雷一個人說話，他們已能滿足，自己只要在一邊等着，那也是出去的好。

“沒有什麼。順便拜訪拜訪省長先生，”亨利毫不猶豫地一邊走進去，一邊說着。“主任秘書先生說您不在家。”

“怎麼？您在家？”旭雷問道，還是那副驚訝的腔調，還在想挽回他的面子哩，這倒霉蛋。省長只是以一個幾乎看不出來的聳肩來回答他，卻又希望大家看出這個動作，讓旭雷一個人去挨罵，好讓他們對他表示好感。

有一個衛兵想擋住亨利的路，可是呂西安伸出一隻手來，連挨都沒挨着他，隔着老遠就把他阻止住了。

“讓他進來吧！讓他進來吧……”省長對那衛兵說。然後又對亨利和他的同伴們說：“先生們，先生們！你們一向就知道我並不是一概都拒絕的人。只要我能辦得到，咱們總可以商量商量。今天這檔子事，責任又要落在我的肩膀上。你們太感情用事了！……”

亨利心想：“這老奸巨滑的傢伙”，他已經不止一次地領教過這一套把戲了。

“騷動不是由我們惹起來的，”亨利說。“只要美國人還要駐在這兒一天，這樣的騷動就平息不了。這不過是個開頭罷了。以後……”

亨利提出那些要求。省長又坐到他辦公桌邊上，勉強玩弄着一個烟捲盒，好顯出鎮靜的樣子。可是那玩意兒是自動開關的，一弄它就突然跳起來。他把盒子擱下，把手指交叉起來。他又把眉毛牽動一下，示意詢問站在窗口往下看的旭雷有什麼意見。在

昨天夜裏挨了一箭子的正是那扇窗戶。窗玻璃這會兒暫時用一張硬紙板替代了。遊行隊伍的聲音從這裏傳進來，比在旭雷的辦公室聽得更清楚。旭雷這時把頭微微搖了一搖。他們顯然在等待什麼。

“……就是這些個，”亨利結束他的話。他是站着的，這時把手平按在省長的辦公桌上，光溜溜的桌面上馬上照出一個影子。

“工資嘛，你們是知道的嘍……”省長打開了話匣子，對這問題一談起來就沒有個完。這當然是最不傷他腦筋的問題。這裏面一點也沒他什麼事，因為這超出了他的職權範圍。他所能辦的就是說些空話，反正說話並不費錢。

在開始的時候，他裝着只跟喬治和德剛說話，認為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算是有身分的人物，在官場上有些地位。可是談判顯然是由亨利在領導的，他就不得不向他低頭了。

他站起身來，走到亨利和勞貝跟前，顯得挺親切的樣子，而他們越讓他說下去，他也就越來越安然而自在了。他不時插進幾個那些裝作“不擺架子的”、態度和藹的闊人們故意說的粗俗的字眼：

“得了，去他娘的吧！這怎麼說的！我是瞭解你們的。我從前也跟你們一樣。我在最初的時候還是個社會黨黨員……”

“您現在也還是啊，”亨利冷冰冰地說道。

“啊，現在哪，你們是知道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傢伙有點狼狽地接着說，想迴避這個障礙……。他甚至向亨利那邊投去一個幾乎發出聲音的微笑。

“……你們可知道……在那時候……？可是我不管那一套，老兄，我不管那一套！你們如果說要瞧瞧證件，那麼請瞧吧……”他把公事包拿了出來，找出一張證件，然後悄悄地說：

“……我还是總工會會員呢，這也許出乎你們意料之外吧！”

“對了，”亨利臉上裝得若無其事地說，“可惜這是兩年前的會員証，四八年的！”

“幸虧還沒到明天，不然就是三年前的了，”勞貝添上一句。

“然而我还是保留着，可不嗎，”省長說，他還想挽回面子。“……德剛先生，我敢打賭，您連這麼一張都沒有吧？噫？……”

“不管怎麼說，”亨利打斷他的話，一方面也是給德剛解圍。“……不管怎麼說，談到証件，就算您曾經是總工會會員吧，這可也沒有擋住您吊銷罷工工人的就業執照，因此剝奪了我們孩子們的牛奶……”

“啊，勒羅阿先生，這個啊，”省長提出抗議。他把手按在心口，那種姿勢今天只有在喜劇裏才看得到。“別提這件事情了！你們不知道這裏面的底細。我不能跟你們談。不過也許有一天會水落石出。到時候你們就看到了，就明白了……”

怎麼答覆他的話呢？很明顯，他是在盡量拖延時間。代表們離開遊行隊伍已經有了一會兒。下面的人該不耐煩起來了。有事實為証。

什麼事實呢？窗戶上釘上的硬紙板給一拳头打破了。只見布瓦的頭伸了進來，他多少有些不自在。他怎麼能爬到二樓來的呢？亨利和他的同伴們跟省長都一樣地驚訝。

“能進來嗎？”布瓦問了一聲就把胳膊從硬紙板上的窟窿裏伸了進來，找窗戶上的握把。瑪珂斯過去帮他忙，把兩扇窗戶完全打開，布瓦就跳進辦公室來，帶進一陣涼風。就在同時，又有一個腦袋探到窗口。現在明白了，原來他們有一把梯子。那一個腦袋是謝格爾。在他後面又來了一個。亨利到窗口彎下腰一看，他們果然有一把梯子。梯子上已經站了三個人。下面的人都扶着梯

子的兩根直柱，免得叫人踩了手指頭，同時用头和肩膀頂着上面的人的屁股，給他們添一把勁，不消說，当然也是逗着好玩。

省長看出，再过一秒鐘，他所担心的事情就要來到了。他的办公室將被人打進來了。也許是整个省政府。他覺得遊行的人們都湧上門口的大台階了。他一面退到办公桌後面，一面向窗口欠了欠身，对亨利說道：

“喂！喂！勒罗阿先生！諸位先生！請叫他們別上來了。他們不上來，咱們也能談出結果來的。那不必要。你們要求的是……”

勞貝都做了手勢叫爬上來的人別再爬了，甚至都想到窗口去喊叫：伙計們，成了，勝利了！……

“你別傻瓜啦！”瑪珂斯悄悄地对他說。“讓他們來吧……”

“那很簡單，”亨利說，“只要您答应我們的条件，我們馬上就走。”

謝格尔也跳到地毯上。

为了擋住眼前的災難，省長隨便什麼条件都会答应的，只要看一看他的臉色就知道了。可是這時忽然从廣場的一个角落，一条街口傳來新的喊叫声。大家往下看，梯子上的同志們也轉过头去。保安隊來了。兩三个手榴彈爆炸了。

当然，省長和旭雷的胆子馬上壯了起來。衛兵們的态度也不再那麼客气，虽然还不敢太顯露。他們那个下士很老練地挤了挤眼睛，叫他們更靠近他一點……

可是亨利、勞貝、乔治和瑪珂斯他們看出保安隊的人數並不多。又是一車。就把剛才到現在一直像守在脚跟边的狗似的那一車保安隊算在一起，也不足以使眼前的情况有所改变。底下的同志們会把他們擋回去。他們会再來，然而他們会把他們再擋回。

去……。不过如此罢了。当然，要沒有这回事会更好些，然而如果只有這麼一車，沒有旁的援軍，那还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事。

事实是這麼明顯，連省長和旭雷也都明白。省長坐到办公桌边，拿起一支鋼筆。他剛起了个念头：最容易答应的是撤出劳工介紹所。而且这还有好些好处。遊行隊伍会回到那兒去。他們会很滿意，殊不知却上了当，是的，上了我的大当。从那兒撤出來的保安隊就能回到这兒來了。

他又裝出一臉寬大为怀的微笑，帶着一种慈父式的責备对亨利說道：

“得了！我就把你們的介紹所交还你們。可是你們給我搞这一手却太那个了。全都用不着嘛。”

“与其送信，不如打電話吧。”亨利說。“二百零六号。您不是不知道。”

亨利並不滿意。介紹所，这个勝利並沒有什麼意义。說实話，原不該提出这个要求。然而現在又不好把这撇在一边。只是把其他的要求耽誤了。

“到隔壁屋裏去吧，”省長說。然後为了不讓旁人听见，他把上身探过办公桌，悄悄地对亨利說道：“別在大夥面前談，明白嗎？……”

“好，到隔壁屋裏去，”亨利說。“呂西安，跟我們一起去……”

隔壁是秘書处的小办公室。那兒的電話机还挺古色古香，搖手柄發出刺耳的声音，得搖十來次才能叫通一次話。除了搖手柄不算，还有電話局的女職員。亨利心想，你敢不敢打賭，她也罷工了。省長是叫衛兵班長打的電話。他直挺挺地站在省長身边，臉上挺煩躁不安，顯然是因为不知道應該怎样把話報告大隊長，也不知道那边会怎麼回答他而着急……。这情景真有點像是

發生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的戰鬥指揮所附近的參謀處裏似的。連那衛兵也神情緊張，動作迅速得跟當年電影裏他那種人物一樣……。啊！總算接通了。省長跟大隊長說話了。

“……我說啊，他們在我辦公室裏……。什麼？……那他們可要到处騷擾了！……還有……”他忽然想起亨利就在他旁邊，要當面戳穿他的西洋鏡，真想收回剛才所說的話。“還有……。就是這樣。我已經答應他們讓你們撤出勞工介紹所。怎麼？怎麼？喂！……喂！……”他把電話耳機擱下，好像那邊的人已經掛上了，再打也沒用似的。他可对亨利說：

“这就办好了。”

“有什麼保證？”亨利說。

“怎麼？要什麼保證？……你自己沒聽見？……”

“听倒聽見了，可是那邊怎麼說的呢？我覺得彷彿對方都把話筒掛起來了，是不是？算了吧，反正這只不過是一件事情……”

他們又從省長辦公室和秘書處之間的門裏過來。

“……被捕的人呢？”

省長臉上露出不愉快的表情。

“啊！你們的要求太多了。這是最後一條了？嗯？”

他回到電話機邊。

“不，”亨利說，“還有就業執照呢。”

省長剛才親自把話筒摘下，這會兒又想把它掛上。他表示了一下顯然無能為力的樣子——甚至做得有點過火——，放棄了這個念頭。

亨利這次跟他回到辦公室的時候是容光煥發的。

“他們就要被釋放了，”他宣佈道。然後為了預防以後的麻煩，當着大家面高聲說道：

“咱們把話說清楚，您可不能說我們對您的態度不客氣啊，省長先生……”

“所差也就這麼一點啦，已經够瞧的了，”省長這會兒想到羣眾衝進省政府這場災難馬上就會躲過去，因此鬆了口氣，敢於說這麼一句話。如果羣眾衝了進來，他的位置準要丟了。他越想就越覺得這絕沒錯兒。所以他做出一副慷慨而且近似誠摯的大老爺的態度，自動提出：

“至於執照，我也同意，我馬上收回成命。還有，咱們說句體己話，那本來就是臨時性質的。我已經跟你們說過，你們不知道底細……”

他一面說話，一面往他辦公桌跟前走去。他坐了下來，開始在寫。亨利站在他身邊。最後，他簽上字，拿吸墨紙按了一下，蓋上圖章。亨利那時探過身去，從他肩膀上看他寫的是什麼。省長看到他這麼毫不拘束，相當驚訝，就想來這麼一手，叫亨利窘一窘。他突然站起身來，彬彬有禮地指着他的扶手椅說：

“請您坐下慢慢看吧……”

不幸的是亨利懂得他那套把戲。他絲毫沒覺得難為情，也沒有絲毫的歉意，連剛才在腦子裏轉了一下的“幹嗎不坐”那四個字都沒說，就泰然自若地坐了下來。

“謝謝。”

說過就若無其事地看那紙上寫的是什麼。

省長原來是打算叫別人譏笑亨利的……

“這樣並不壞！”謝格爾高聲說，面上沒有絲毫笑容。

“這叫什麼話！這樣還更好呢，正是應該要這麼一位坐在這兒才好呢。”說這話的是一個婦人，不消說一定是雷蒙德了。

第二十八章

勝利得來不易

波萊特沒有跟第一批被釋放的人一起出獄。

当亨利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員从省政府出來的時候，第一批被釋放的人已經跑着、笑着、唱着到了廣場上。当然咯，亨利他們是从門前大台階下來的，連那些爬梯子上樓的人也是一样。再說，梯子早已被人搬走了。

在被釋放回來的人們中間，雅克跑在最前面，他那用繃帶紫着的胳膊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有人把那兩個孩子帶來的口信告訴了他。他並不食言，馬上就跑着回家，到弗朗西身邊去了。但願一切平安順當……。她多半还不知道他曾經被捕入獄的事。

監獄是遊行隊伍前進的新目標。勞工介紹所的保安隊就算是撤退了，遊行隊伍這會兒也不該再向後轉，回到那兒去。

監獄在跟省政府平行的一條街上。兩條街都是一頭接到讓一巴爾街（其實就是遊行隊伍過來的那條大鐘街的盡頭），一頭衝着通往港口的塞巴斯建—莫爾耐路。因此，這就是一個新的階段了。這時候，人們還沒有決定，還沒有明確宣佈要上港口去，然而這却是每一個人的共同願望，是大家自然的自發的行動。只有一件事情令人躊躇，那就是大家知道會在那兒遭遇大批保安隊的士兵，他們會擋住一切去路，叫遊行隊伍無法移動。

然而當大家向監獄方向前進，看到伙伴們繼續从那兒成羣結隊出來的時候，忽然聽說港口的保安隊正一車一車地從塞巴斯

建一莫尔耐路開來預備肅清省府廣場。大家起先真不敢相信，担心又有什麼詭計。因为那真好得有點過分了。

但這消息却是真的。原來是這麼回事：保安隊大隊長在接到省長的電話的時候，才明白那兒並不只是一小隊遊行羣眾，而是一個真正的遊行示威在省政府進行。原先派去的一輛卡車當然是不夠了。但是看見省長那麼洩氣，遊行羣眾要求什麼就答應什麼，大隊長還是氣得要死。可不能這麼痛快就讓他踐了諾言。哈哈！他們想回到介紹所來，想叫我們撤走，好讓他們來開一次大會，漂漂亮亮地結束這半天遊行，免得顯出一副被擊敗，被澈底擊敗的模樣……。哼！他們越想這樣，就越不該如他們所願。讓他們來吧！……至於省長的諾言，那事後再解釋吧。各人做事各人當……。省政府呢，與其去進行談判，倒不如去用武力解圍！我這就把港口的隊伍全部開過去，只留下必要的掩護部隊，以防萬一。

這樣子，保安隊士兵和遊行隊伍就在塞巴斯建一莫尔耐路、省府街、讓一巴尔街和自由街之間來個大掉過兒，互換位置了。

（自由街是監獄所在地，這樣的地方却叫做自由街，在法國並不是什麼稀罕的事）。遊行隊伍這時趕到塞巴斯建一莫尔耐路上，發現這條路一直到港口都沒有人，保安隊的大隊已經轉到遊行隊伍背後去了。

那時，這幾百個男男女女就拚命往前奔跑，其中有許多人還不知道倒是為什麼跑呢。是急忙奔向臨時決定的目標呢？还是在逃跑呢？前面出了什麼事情？还是後面出了什麼事情？他們一面跑着，一面互相詢問。他們既準備進攻，同時也準備防禦，準備巧妙地閃避敵人的襲擊。他們等待着意外事件的發生。他們互相推擠，踮起腳來從人頭上看看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也轉過頭來，甚至跑到路邊或者往回走，想看看後面又發生了什麼情

况……。因此，这兒那兒都有人跌倒，摔躺下，隨後不管抓住誰的袖子或衣兜又爬起來；有時候摔得更好看，一大堆人滾做一团，罵的罵，笑的笑，然後趕緊爬起來，更快地往前奔跑……。所有这一切就形成了一股撲上前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這麼一來，亨利就不能在監獄門口等待波萊特了，那怕只等一分鐘呢。

等她跟打遊行一開始就一直在她身边的小阿麗娜和旁的許多婦女在將近薄暮時走出監獄的時候，在她前面就只有最後一批遊行的人稀稀落落地慢慢走着了。保安隊的士兵又从街巷緊裏头跑了過來，把街道完全堵上了。

在港口，什麼力量也擋不住遊行隊伍，它一直衝到防波堤的進口。那就是說，他們跟那條船已經面對面了，儘管船已經有點看不大清楚。某些晚上，海面上是會反映出光來的。像今天這樣濃雲密佈的天空，那就恰恰相反；海水使海面更加暗淡了。海水上面的空氣顯得比水還要灰暗，但是越到上面却比較稀薄了。桅桿的頂倒看得比較清楚，好像是凌空懸着似的。本來嗎，桅桿頂上掛了燈。桅桿的其餘部分就可以捉摸出來了。

大家早就知道，保安隊佔着有利的地勢。再沒有比棧橋更容易防守的了。有這麼三十來個人就能够在口上排上四五排。實際也差不多只有三十來個人在守衛入口處的崗亭前面圍成一個半圓形。在棧橋口後面大約佔棧橋長度的四分之一的地方，足足有五十個保安隊在等待着。不消說，準還有後備隊守在碼頭上，守在輪船邊。

遊行隊伍飛奔到這兒就中止了。當然，如果用全副力量，是可以突破保安隊的防線，衝到裏面去的，然而那將付出多大的代

價啊？……再說，這必要嗎？當人們這樣熱烈地鬥爭着的時候，他們是從來不知道究竟應該到哪兒為止而不至於過度的。烈烈、亨利和喬治也許知道，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自發的熱潮慢慢低落，好像在等待人們來鼓勵再高漲起來。

在這裏，大海在沈睡，被陸地上的風吹得跟平日不一樣了。在海邊上看過去，海面還是看得很清楚，並且十分清潔，簡直和最晴朗的日子裏一樣。從船上扔下的幾片木條和麥稈靜靜地在海上漂浮，襯托出海水的晶瑩。

遊行隊伍在保安隊面前停止下來之後，伴隨而來的是一陣突然的沉寂。人們好像聽到海水在呼吸，聽到遠處輪船上傳來的低沉的聲音。他們這時發現在遊行隊伍後面並沒有什麼動靜。保安隊的卡車多半在省府廣場或監獄門口不知所措了。

*

烈烈、亨利和勞貝他們作決定是不是稍微晚了一點？不管怎麼樣，人羣不等他們的指示，又動作起來了。他們自發地動起來了，這動作起先还挺令人難以理解的。人羣像是往右面移動了，彷彿要把保安隊包圍起來似的，然而除非沒有那片大海，否則那是根本辦不到的。參謀部只好跟着羣眾走吧，後來多半也就同意了這一行動，因為人羣還在繼續前進。

原來右邊是通到營場去的公路，而這條路有五十多公尺穿過草地，還沒有灌上洋灰，只是鋪了些石塊，就跟穿過小村子那一段一樣。不一會兒，大夥就動起手來。路面的石塊給扒出來一半，劈喇啪啦地扔到了還鋪着石塊的那一半的路面上，堆成了一個一個的小堆。扒開的路面上給挖了許多坑。他們只費了幾分鐘工夫，卡車如果要通過，可得就擱好幾個鐘頭哩！……

工作完畢，大夥又回到保安隊士兵面前。他們盡量緊密地聚

在一起，就跟魚身上的鱗似的。每個人也都緊緊地咬着牙，握着拳。跟在同樣的場合所發生的情形一樣，在已經擺好陣勢的人羣中總不免有些騷動。有些人往前進，那些打算退到後面去的人就呆在原地不動。最勇敢的人們為了到戰鬥的第一線去，还用胳膊肘把他們推到後面去呢。人羣就跟一把刀一樣，最鋒利的部分總是刀刃。

在烈烈、亨利、瑪珂斯、喬治身邊的是柔柔和尤瑟夫，他們準備不顧一切，拿出全副力量來幹一下，另外還有像呂西安、吉東、謝格爾那樣幾位同志。勞貝假意阻攔在他面前走過去的人們。遊行隊伍並不緊緊靠近保安隊排成的弧形的前線。遊行的人們倒像是組成了一個三角形，它的尖端就接近那弧形的中心。

*

就在那時，他們瞧見有不少老百姓從棧橋上過來了。等到看得比較清楚的時候，他們認出那些人原來是在船上幹活的工人。他們早就料到船上的工作從今天下午起就停止了。果然不錯。

這使大家得到了鼓舞。他們往後退了幾步。在最先來到的工人當中有一個是外號叫“聖彼得”的皮爾。他瞧見了亨利，就直奔他而來。

“他們把我們辭退了，”他說。“他們說：完了。”

“真的嗎？”

“你問的是汽油嗎？沒卸完呢。還有一多半沒卸呢，不過……”

“他們有沒有說明天再來？”

“沒有。”

皮爾降低嗓門，幾乎把嘴貼着亨利的耳朵小聲說道：

“他們說要帶着汽油開走。”

“別是耍花鎗吧……”

“他們叫我們把汽油桶重新壘勻了，好保持船的平衡。看樣子是真要開走。”

皮尔顯得很疲倦。他慢吞吞地說道：

“要說有人高興，我可真高興。這不是假話。我在幹活的時候心裏真難受。下一回讓我幹什麼都成，可別叫我再幹這個了。”

船上旁的工人也來到了。他們有的直奔皮尔身邊，有的在越過保安隊的封鎖線的時候顯然不是那麼帶勁兒。他們多半不知道這邊的人會用什麼態度對待他們。一看到這邊的情形，他們馬上就放心了。只有兩三個人，其中就有昨天早晨第一個自動應徵的那個傢伙，他一動不動地躲在保安隊士兵背後，還跟他們一起苦笑。先來的工人們却往回走幾步，一直走到保安隊士兵面前，對躲在後面的人叫道：

“來呀！來呀！怕什麼呢？”

等到那些稍微躊躇一下的工人們過來的時候，他們又說：

“你不也參加罷工了嗎，那還怕什麼呢？”

“什麼？罷工？”在岸上作工的那些人問道。

“他們想找我們的碴兒呢，”皮尔飛快地述說這件事。“並且不是小麻煩呢！……你想也想不到，他們在一個貨艙裏找到了幾塊薄片東西。看，我帶來了一片……”

他掏出手絹，把它打開，露出一塊普普通通的白色的小薄片，馬上又把手絹疊了起來。

“……他們說這是引火的葯片。大夥都大吃一驚。上了他們的當，給他們幹活還不算，還要吃官司！我們兩三個人一鼓動，大夥馬上提出抗議。那時候，他們竟派保安隊來鎮壓我們。他們叫我們在貨艙裏沿着艙邊排上隊，把兩隻手攔在背後。他們要搜查我們……。過了兩分鐘，又變了卦。他們回來說：沒有什麼事。有

人弄錯了。他們說那是上次開船的時候丟下的固体酒精片。这次还没有把船好好檢查檢查，冲洗冲洗呢！”

“你不去幹活不就得了嗎！”有一个人气呼呼地把腦袋衝着皮尔，喊着說。

皮尔伸出手來，可是極力忍耐着又縮了回去。他輕声說道：“得了吧！別談你不懂得的事情了。你最好还是……”

他不能再說下去。

“……後來他們要我們重新開始工作。工作嘛，哪有那麼容易的！只要我隨便說句話，誰也就不去了。我們說：安全第一，首先把船冲洗冲洗吧！这是在汽油堆裏幹活！……我們那時就同時提出獎金的問題。獎金不獎金倒不要緊，主要的是他們侮辱了我們，而且这工作危險得厲害。那時他們就又叫我們沿着艙邊排好隊，他們後來提出把船上的貨重新壘勻，还答应發給獎金。那時候，我是第一个說：‘这个啊，同意！’我办得对嗎？”

*

这会兒夜幕差不多已經垂下來了。是不是当真要想法硬衝進棧桥去呢？当真不顧一切？再說，听了“聖彼得”所說的这些话以後，是不是还有必要呢？

当他叙述的時候，人們繼續嚴陣以待，也繼續採取安全措施。他們在这佈滿了鉄軌和鉄索，扔滿了舊枕木、木料、破道木釘、車軆輓和不計其數的破鉄片的坚硬的地面上跨來跨去。棧桥的進口处現在給密密地圍住了。

波萊特就在这時候來到了。跟往常一样，她靦腆地拉拉亨利的袖角，讓他自己決定是否應該答理她，是否真的忙得那樣。亨利不用看，單憑這一拉，就知道是她了。你要問他，他也許說不上是怎麼回事，說不上这是否万無一失，反正他驀地轉過臉來，

把周圍的什麼事情全都暫時扔下不管了。

“波萊特！”

她沒有開口，一撲就撲到他的懷裏。他簡直是感到有半輩子沒有看見她了！他們緊緊地擁抱着，然後面對面看着。真不止半輩子呢……。他從前曾經這樣看過她嗎？那怕是一回！這是另外一個波萊特了。或者說得更恰當些，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瞧過她。不，不，她多少也變了些。那是……。她這會兒不再僅僅是他的影子了。她有了一個獨立的生命。她從那麼遙遠的地方回來。她沒有要他抓着手，獨自做了許多事情，而這些事情正是他所熱愛的，因而對她更加欽佩，願為她獻出自己的生命。從前是不是這樣呢？也許是的，然而沒有明確到這地步。而且……他們兩人都更為他們這樣興奮激動而感到驚訝：他們抱得多麼緊呀！這在以前也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不管怎麼說，他們分別了至多不過兩個鐘頭，就算是感情好吧，也用不着這麼小題大做呀！可惜只有一秒鐘時間。亨利還摸着波萊特的脖子呢，像是逃走一樣急忙說了一句平常少見的情話：

“一會兒見！你還記得我第一次吻你嗎？”

她來不及回答他，只是和他拉了拉手。他明知道她是記得的。他呢，在今天這樣的情景，當然是記得的。說真的，他們第一次接吻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第一次接吻哪……。那是多麼輕柔，多麼小心翼翼，就像是把兩件瓷器輕輕地碰在一起，讓它們發出清脆的聲音，嫋嫋不絕，蕩漾到遠處去……。他們那時還不到十五歲呢。

亨利走得那麼急，因為這會兒又得戰鬥了。裝載着保安隊的大卡車從省政府開回來，從後尾進攻遊行的人們。這時候就不可

能再作突入棧橋的嘗試了。儘管大家已經知道船上的情況，知道船就要打退堂鼓滾蛋，然而大家在放棄這嘗試的時候總不免有些遺憾。

而且這一次也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些情形。如果這消息不確實，那怎麼跟他們說呢？如果那不過是又一次騙局……

還是那個念頭：無論如何不能這樣就走，不能被他們趕走。而且咱們已經離目標那麼近，竟不曾試一試。

這條船就在我們手邊，那些燈火相距只有咫尺……。當人們說華盛頓、美國人、美國佬、美國鬼子、朝鮮戰爭、吃人的野獸的時候，所指的還不就是这个嗎！是啊，相距那麼近，那麼近……

存着這種想法的人總是忘了已得的成就。他們只念着可能施於對方的打擊，心想如果能給對方打擊的話，那他們這會兒早就不是還在棧橋口外面了。他們總是到了臨了的時候就控制不了自己，連自己在幹什麼都不知道了。尤瑟夫、柔柔、呂西安和另外幾個人，當他們看見保安隊的大卡車回來，知道遊行隊伍不能再往前進，也不能再呆下去的時候，就不顧一切地直往前衝。如果不給敵人最後一個打擊，他們是不甘心離開這兒的。

他們就向棧橋口的保安隊士兵那兒前進，同他們交起手來。大家撲上前去支援他們。保安隊的防線向後移動，被突破了……

然而却不應該衝到棧橋上去呀！背後有大隊士兵趕上來，這麼幹簡直是發了瘋啦。

烈烈和亨利以身作則，他們一直跑到前面去，伸開兩臂儘量擋住人們前進，能擋住多少算多少。你要衝過去啊，那就是自投羅網，結果變成齏粉，還一無代價……

大家听了他們的話。

然而在他們和把守在棧橋口的五排保安隊之間，這會兒站着昨天早晨領頭應徵的那傢伙和他的幾個同伴。他們本來也跑步後退，然而等到看見烈烈和亨利阻止遊行的人們前進的時候，他們稍微放心一點，就站住了。現在他們歪橫地呆在那兒，甚至还更向前走幾步呢。在這時候，真正的戰鬥在另外那一頭進行着，那兒的保安隊同時在四五個地方展開攻勢。在這一頭，烈烈和亨利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擋住。柔柔、尤瑟夫、呂西安、謝格爾忍受不了那些傢伙的嘴臉，就走到他們跟前。對方也是四個人。有兩個人馬上逃到保安隊士兵那兒。有一個倒退幾步。最胆大的那一個，還是那個傢伙，却連動都沒動。

“呂西安！”亨利高聲叫道。“喂！柔柔！……”

呂西安站了下來。

“什麼？”謝格爾問道。

“這是傻事，咱們還怕以後找不着他們嗎？”亨利說。“尤瑟夫！”

當呂西安和謝格爾不得已站住，就在那兒等着的時候，尤瑟夫和柔柔還繼續前進。

柔柔走在前面，當他走到離開那傢伙五六公尺的時候，人們看見那傢伙把一隻手伸到兜裏去。他們先還不信他手裏會有什麼傢伙哩。他們的胆子從來還沒有大到這步田地。然而當真是一支左輪鎗呢！

“站住！”他對柔柔叫道。

柔柔和尤瑟夫沒有聽他的話，只不過稍微離得開一點。他們的眼睛本能地在身邊地面上掃了一下。柔柔瞥見一根鐵棒，稍微短些，然而挺沈。他馬上彎下腰，把它撿了起來，眼睛瞪着他的

对手，繼續前進，既不更快，也不稍慢。尤瑟夫沒有找到什麼。他可还是磨拳擦掌，繼續跟着柔柔……

這會兒保安隊展開的進攻正在把人羣趕散，人們也不大看得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帶左輪鎗那傢伙開始在柔柔面前往後退，不敢開鎗。他然後轉過身去，向保安隊那邊逃去了。尤瑟夫跑了起來，也許以為能在他逃到他們防線後面以前就把他逮住。可是他把他抓住的時候已經太遲了，那傢伙反倒一下子把他拖到他們那兒。他們馬上就把他抓住了。

柔柔也跟尤瑟夫一樣，向前跑了幾步；可是那四個傢伙當中的最後一個攔在他路上，像是在等他。柔柔迎着他過去，好像是在最後關頭才決計閃開他似的，一下子沒閃好，只見他渾身癱軟，倒了下來。那傢伙有一隻手攔在兜裏，多半拿着什麼東西。人們立刻發現那是一把刀子。

*

烈烈和亨利竭力挨在一起，指揮遊行的人們撤退。他們的撤退可不容易啊！幸而夜色蒼茫，避免了不少損傷。保安隊越來越找不着對手。碼頭工人們對港口非常熟悉，原就瞭若指掌。他們給別人指路。要不然的話，結局就要糟多了。譬如說，當保安隊的大卡車從省政府開回來的時候，如果人們都給擠到防波堤那兒去了，那就難免被揍得皮開肉綻，或者被成堆地扔下海去。儘管海水沒有上凍，扔進去了可不見得不冷呢……

自從走出監獄以後，阿麗娜就沒有離開波萊特一步。波萊特這時也離開亨利不遠，目不轉睛地一直看着他，同時跟旁人一樣閃避保安隊的進攻。當她瞧見他走開的時候，她上去拉住他的胳膊。亨利對她說：

“你還在這兒哪？我說你還是回去吧。我們要上區委會或者

省委会去一會兒。不会太久。你等着我就是了……。还有，我想所有这一切進行得並不坏。並且我敢說咱們到底已經贏了一著。你等着瞧吧……。一會兒見。”

他並沒有擁抱她，只是把她的胳膊按了一下。就情意來說，這並不比擁抱差。

“是听他話，还是不听？”波萊特又像大姐姐似的挽起阿麗娜的胳膊，喜形於色地問道：

“依他吧？”

“好吧。”

她們輕鬆愉快地邁着步一塊走着，阿麗娜得意洋洋，波萊特從來沒有顯得這麼年輕過。

阿麗娜才十四歲……。說真的，昨天才滿十四歲呢。時間過得真快。什麼都過得快。亨利的初吻，波萊特覺得還留在她唇上呢。在書上，當人們說日子過得真快的時候，有時不過是為了表示惋惜罷了。波萊特可正相反，那却使她臉上流露出愉快的光芒。明天也將比人們所預期的還要快就來到了，而明天，到了我們的世紀，那才是生活，真正的生活。

“瞧，”阿麗娜悄悄地說。

在他們前面的是保尔和瑞乃特，他們也在回去，顯然因為完成了任務而高興得了不得。天暗下來了，他們不再手挽着手，多半是怕人家誤會他們為了愛情而躲避鬥爭。他們慢慢地走着，像是在沈思，也像是在夢想。可以猜想到他們在不斷地談話，一會兒這個在說，一會兒那個在講。他們走到一根躺在草裏一年多，還沒有在路邊豎立起來的洋灰電線桿跟前，在上面坐了下來。在他們背後是牧場的一座籬笆。

“你來，”波萊特想玩弄他們一下，忍住笑聲對阿麗娜說道。

阿麗娜和她就溜了過去，在籬笆後面聽他們說話。

“將來你長大了，”保爾問道，“你也喜歡孩子嗎？”

“當然咯……。你幹嗎這麼早就問我這個呢？”

“早點知道，好安心。”

“我的小小弟弟，最小那一個，當他剛生出來的時候，我拿他當做一個布娃娃玩。可是後來……他病了……”

瑞乃特嘆了口氣，這口氣多少有點勉強，故意要裝成是大人樣子。

“……有天晚上，我假裝睡着了。我聽見爸爸和媽媽說：如果有錢的話，孩子的病是能好的。要不然的話，一耽誤，那就太晚了。說來真可怕，我小小弟弟還不如不出世好呢……”

“錢哪，”保爾說。“等咱們長大了，錢就沒有用了。爸爸跟我說過，那時候的人就不需要錢了。那時候什麼都用電，再往後就用原子，就用太陽的萬能的熱力……”

“是嗎？……那咱們就希望快點長大吧，對不對？”

“喂！你聽我說。這話我還沒告訴過你呢。在學校裏，除了咱們，還有法西斯分子……”

“就是那些有錢的人？”

“可以這麼說吧，不過特別是指那些不喜歡咱們工人的人。皮埃羅家裏有錢，可是他跟咱們站在一邊。十一月，是個名叫保保爾的法西斯分子，考了第一。他剛到學校。他佔了皮埃羅的头名。我呢，一下子就从第二變了第三。那時候我們兩個人就商量好，一定要勝過他。我們沒有對旁人說，却特別用心，特別守規矩，特別仔細。”

“考試時候特別交頭接耳了？”

“不，不！哪來的話！”

“我是說着玩的。後來呢？”

“後來啊，對了。我忘了件事情。諾埃爾老爹跟我爸爸說過，明年還讓我繼續上學。他說由他負擔。所以我們前不久就把十二月份的記分冊交了上去。皮埃羅又得了第一。那傢伙變成第二。現在的第四是讓·格拉爾，也是個共產黨員的兒子……”

“你呢，你得了……？”

“不必提我。說到分數，皮埃羅只比保保爾多出半分，我的好老天！他真得好好用功才好……”

波萊特和阿麗娜悄悄地走出籬笆，回到大樓去。她們不再是挽着胳膊，而是緊緊地、緊緊地拉着手。

巴黎和我們在一起

這一切正如我們所說，將有助於雷翁·桑戴爾一月八日星期二那天在區委會上的發言。

上星期二的那次區委會只在事件本身上打圈子。每個人只把行動時的思想情況說了出來，還沒有認真加以思考。

那條船果然帶着剩下的一半汽油開走了。可是那些報哪……——連“民主主義者”報也出版了，不過遲了一點！直到下午才送到代銷商的手裏。——那些報哪，不管是巴黎的也好，本地的也好，都大叫大嚷，說遊行一敗塗地；只有百把個過激分子……幾十個搗亂分子……秩序維持住了……維持治安的力量很強大……。同時，所有的報都把美國船的迅速開走當作輝煌的勝利來慶祝，說它完成了任務。它們說船上裝載的貨物業已全部安然卸到營場裏；說這是西方各國和平團結的偉大勝利；說這證明碼頭工人跟法國所有的工人一樣，都深明大義，越來越不願听从共產黨為外國利益服務的口號；說這是一件充滿希望的事件；如此這般，不一而足……。無線電廣播也大肆宣傳，說得那麼有信心，簡直叫人不能不信。

果然有些伙伴幾乎受了他們的蒙蔽。像那些只看到遊行隊伍的一部份，譬如說，只看到勞工介紹所附近的人；那些只在遠處眺望遊行隊伍，腦筋裏還存着星期六晚上的印象——探照燈，卡

車不停的轟轟聲——的人；那些最後總是認為遊行隊伍不免有點像是轉身就跑的人……

尤瑟夫他們十來個同志还被關在監獄裏。柔柔还在醫院裏，不過看來已經脫離危險了。

除此以外，工作當然還是沒有。幸而團結互助的工作進行得還好。星期二中午就給失業工人熬了一鍋粥。還能維持一個時期。就業執照還沒有發還，所以被吊銷執照的人還不能領取失業救濟金。因此，星期二早晨就派了一個代表團到省政府去，提醒省長注意他的諾言和簽了字的文件……。可是他不在乎這個，尤其是當門口沒有遊行隊伍的時候……。他的話比什麼時候都還要甜，一個勁兒地說：“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我奉到指示，說我無權過問，只有土木總工程師才管得着。”說得倒像總工程師不歸他管似的！……他甚至还說：“為了你們，我都挨了申斥。”當然沒有人信他的話。不過星期四五却也傳開了風聲，說他曾在共產黨面前示弱，不久就要免職，至少是要調差。現在看來，這風聲已經証實了，“公報”上不久將要發表省府改組的消息。這事情背後有旭雷和保安隊大隊長勾結在一起進行活動，而他們直接受到美軍上校的支持。事實就是如此。

由於以上種種情形，雖然有大批的人申請入黨，換發黨証的工作還是推延了。必須儘快辦理，免得錯過機會。亨利從杜彼依嘴裏聽到關於謝格爾撕毀黨証的事，他同意把新黨証發給他，相信他自己會感覺到要在支部會上談一談自己的事情的必要，而我們想說的話，那時就可以在更好的條件下提出來，不管是对他或是对其他的人條件都會比較好些。至於阿爾芳斯，剛把他開除出黨，自然一時還談不到重新考慮的問題，雖然他在遊行的時候表現得還不錯。這還不算，大夥依然對他保持一定的距離，在酒舖和任

何地方見了他都扭过头去，巴比雍是鼓動得最起勁的一個。不錯，這有點兒像是孩子們鬧的把戲，不會老是這麼下去，然而這會兒可……。對他和對勞具的不同處理依然還令人產生不快的感覺。不過，工會已經決定並且已經通知在兩星期以後召開代表大會。誰也不會懷疑，勞具怎麼也不會再當選了，而將是瑪珂斯當選了。

在弗朗西家裏險些兒出了慘事。生出來的小女孩眼看不能活了。一連兩個鐘頭也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雅克那時在監獄裏。他差一點沒有能看到她，當然是指活着的她。當他到家的時候，孩子剛透過氣來。

這一切都不提，這整整一個星期，大夥特別忙着準備出發。

*

吉貝爾養病的那個療養所離這兒足足有五十公里。要賃輛大客車來回一趟，每個人得花五十法郎。去看他是大家一致的要求。這兒每一個人都認識吉貝爾，都愛戴他。大家就聚了聚錢。結果不但把付款有困難的人的車費籌了出來，連送給他的禮物也有了。經濟比較充足的那些支部也都解囊相助。連區委會的會計維爾奈這一回也……

主意是亨利出的。當他心裏感覺到他在這一場巨大鬥爭的洪流的推動下，在那麼少的日子裏進步了那麼多，他不由得不想起吉貝爾躺在床上，把重擔交給他，對他表示信任時候的那種情景。如果你要過於推敲的話，你不能把這個說成是單純的感激，因為以咱們共產黨員間的關係來說，用感激這種字眼是不完全妥當的。每用一個字，後面總要留一個空白，哪怕是不知道該在空白裏添上什麼註解：類似……一種……差不多是……不止是……反正不完全是感激兩字所能表達無遺……

亨利在吉貝爾離開的時候替代了他的職務，這件事情也惹起

了不少閒話。不消說，這些個事情在咱們中間是再也沒人提起的了，甚至連想都不曾想到。不過只要這些閒話還在周圍散佈，那就必須加以注意。

無論如何，誰也可以看到，為了組織這次遠行，亨利和波萊特賣的氣力最大。大客車擠得滿滿的。司機在最後一分鐘答應在車子裏再站幾個人：“只要不超過行車安全的規定就成，”他說，“不過你們得跟我一起擔當危險，是不是？”

“來吧，跟亨利一起去吧。你也可以度一個美滿的星期天！”婦女們對波萊特說。

對他們來說，這當真是一個美滿的星期天。整整一天，實在難得，而且那兒的風景真值得一看。那是在平地當中的一座小山，兩條小河向遠處蜿蜒流去，就跟地理書上的空中照像似的。也像古畫中的背景……

吉貝爾因他們的來訪當然深受感動。但還有兩件大事使他感動。

第一件，他的病一定會好。在這一點上，精神方面的作用可真不小。什麼精神作用呢？原來是愛情的火燄又回到了他的心中。他很久以來一直沒有談起過的那位女教師，現在又談起她來了。那是當他跟亨利、波萊特、烈烈和烈烈的妻子羅思幾個人坐在公園的長凳子上的時候談起的。這消息實在太好了，他不能憋在心裏不說。亨利和波萊特會給他保守秘密，就跟這是他們自己的秘密一樣。尤其是波萊特，她對人家的愛情和幸福總是感到非常興奮的。

在她到巴黎去以前，伊佛納——就是那位女教師——和吉貝爾彼此並沒有留下任何諾言。他們喜歡呆在一起，不過如此而

已。可是這兒的生活使她感到厭煩。巴黎吸引着她。他們兩個人這一次的分手說不上什麼打斷舊情或惋惜留戀的話。他們曾經通過幾封信，那也是越來越不那麼頻繁。寫的信也是平平常常。寄到療養所來的第一封信和以前那些封信也還沒有多大的差別，不過多少總有些不同。其不同的程度就足以使吉貝爾當天便寫了回信，在措詞的時候也不像從前那樣斟酌。瑞乃特在巴黎看見的那位女教師就是伊佛納。孩子就是從她嘴裏才知道吉貝爾生了病……。另外一封信在三天後又來了，只隔三天。世上最美好的太陽也比不上這封信能對他的健康發生益處。從此以後，往返的信札就在路上交錯，幾乎是每天一封。

“她在巴黎的進步真是驚人，”吉貝爾說。“你看。”

烈烈接過信來，吉貝爾用手指把上面的字搗上，把下面那段疊了起來，只留出當中一段，烈烈就帶着過節日的微笑，高聲朗讀起來：

“在你們那兒，我覺得黨和政治都顯得那麼呆板，過分嚴肅。在這兒，大家談你們，談碼頭工人們的鬥爭談得那麼多，那麼起勁，那麼熱情，我真後悔沒有呆下來。話又說回來，如果我呆了下來，也許我就會改變了。現在我明白，過去使我生氣，使我背上一陣發冷的那些事情，尤其是你奮不顧身地做那麼多的工作，這些原來都不能怪黨。這都是艱苦的鬥爭所要求於你的，是不是？你是知道的，我過去對這些事情的看法跟一個女工人不同。女工人可能比我明白得多。這兒，在巴黎，使我得益最大的就是我能以適合我的方式接觸這些事情。在開始的時候，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互助廳，我對冬季賽車場倒沒有那麼大的興趣。在互助廳，黨看來是真正活躍的，我的意思是說黨是親切近人的。說到活躍，其實冬季賽車場也是一樣，甚至还更加活躍呢；我現

在也明白了。在互助廳，黨的領導同志們在場，真正就在你身邊，就在講壇上。我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們臉上最細微的表情，看到他們的一舉一動。這使你馬上就產生跟他們歡度晚會的感覺。簡直是親如家人呢。馬賽爾^①，當他興奮的時候，就很快地把鬍子稍微捋一下。雅克^②，當他讀什麼東西的時候，就把眼鏡一直架在額角頂上。我已經想到，當莫理斯回來的時候，我將怎樣能看見他。我還從來沒有見過他呢！……另外一位領導同志探過身子去跟鄰座的人說一句話。又有一位領導同志跟大廳裏某一個人悄悄地點點頭或者微笑一下。還有，到了最後，總有文藝節目，你要能看到就好了！……這些都是適合我們，真正適合我們的事情。從這開始，我就對冬季賽車場，有了興趣，現在我真不知道要有什麼樣重要的事情才能使我誤一次集會。當人們為你們的鬥爭歡呼的時候，到處都是多麼高漲的熱情啊！你是一定知道的，你準讀了‘人道報’上的那些演講詞。然而有一樣是你想像不出來的，你想像不出當人們讚美碼頭工人樹立的榜樣的時分，巴黎是多麼震動啊。最後，如果說過去我必須來到巴黎才能比在你們那兒更好地瞭解這些事情，這話可說對了……現在……”

“得了，別往下唸了，這是秘密，”吉貝爾把手按在烈烈的胳膊上，笑着說。

“什麼，秘密？你對我們也有起秘密來了？”

烈烈裝着不肯把信鬆開，想再往下唸。他向亨利擠擠眼，要他幫忙。

“對了，”亨利說。“倒像是我們要搶你的愛人似的，嗯？這種

① 馬賽爾·加香，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② 雅克·杜克洛，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兼書記。

滋味我是嚐过的。”

他開着玩笑，跨到凳子背後防备波萊特報復，準備逃走，一面又添上一句：

“还嚐足了呢！”

“啊，是的，不錯……”吉貝尔相当認真地說，这一下就使剛才的玩笑告一結束。“……我一向是运气好的，不过好运气總是來得太晚，然而我知道它是會來的。这一次哪，我敢說是再沒那麼好的了！……”

“哎，別拿信弄着玩！”罗思对烈烈說。

*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这兒療养所裏，跟在巴黎一样，大家也每天都關心着、支援着反对汽油船的鬥爭。譬如說，有一天在老人們的食堂裏，大家決定把酒省下來送給碼頭工人們。他們用水代替了酒。

他們並沒有一點为难的样子，根本就不認為这是做了什麼犧牲。正相反，他們倒像过节似的高兴。

有一个爱鬧着玩的矮老头兒站了起來，手上端着滿滿一杯水，为碼頭工人們乾了一杯。旁人也把杯子举向他的杯子，他們的臉是那麽愉快，倒像水跟酒一样也能上臉似的。这水已經不再是普通的水，他們喝水時候的模樣也跟往常不一般了。

这是了不起的水……

*

遊行示威这件事情当然傳到巴黎。所以星期日，他們就能看到伊佛納的那些信。星期一早上，雷翁來了。

必須拚命奔跑，分头通知在第二天晚上召開區委会會議。時間緊迫了一點。然而在星期三晚上省委会执行局開会以前，必須

先把一些問題弄个清楚。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雷翁，不由得不令人觉得他是个非凡的人，不由得不令人欽佩。除了开会以外，大家跟他再也没有那麼隨隨便便的了。而这並沒有有一點做作。他不擺架子，跟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沒有距离。他不停地開玩笑，把人家的小毛病和癖好当作笑料，而当人家反唇相譏的時候，他也並不見怪。

他的年紀不到四十，却差不多在全國各个地區都做過工作。他的記性好極了，記得好幾千个有關全國各地的小故事，而且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真是令人驚異。这样子，他好像是把整个法國都裝在他衣服的褶縫裏了，就跟麵包師傅的衣服褶縫裏裝滿了麵粉一样。

然而他確確實實是跟咱們大夥一个样兒。甚至跟咱們大夥一样，也有些可笑的小地方。

当他開始討論或者說明問題的時候，人家就能發現他的为人，發現他身上最主要的品質。什麼最主要的品質呢？那就是他是多麼地和党密切不可分。有人有時候說，党的活動分子在党面前應該消除个性。他的个性却並沒有消除，而是完整地保存着，然而他的力量却完全为党服务。他有他特有的字眼，特有的姿态，特有的比喻，有从他親身的經驗中提出的例証，有時候他甚至說：在我家鄉，大夥管这个叫……

尽管幾乎永無休止的疲勞多少使他容光黯淡，但他的面貌还是顯不出他的歲數。說真的，他一笑起來就看不出倦容，只有在笑过以後，那倦容才現了出來。此外，当你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你就差不多只看見他那对眼睛。当他思索一个問題的時候，他那兩隻眼睛好像是在注視他自己，詢問他自己似的。忽然間，当他要開始講話的時候，他也以同样的表情，抬起眼睛來看你，而

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自然。

然而他並不滔滔不絕地說話。再過些日子，他的發言也許沒有我們多了。他講話安詳而簡短，聽起來可富有熱情，特別是每句話都經過深思熟慮。他明顯地故意不抬高聲調，儘量採用同志間，負責幹部間在研究問題的時候所用的談話的聲調。然而他說的話並不是平鋪直敘，正相反，最重要的地方却總說得極有力量。在他的一生當中，除了黨的事業和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事業和思想，因此他能夠說出旁人所看不到的、重要的、新鮮的事物。說得更正確些，他善於用提問題的方式叫別人說出這些事物，而不顯出是他自己先看到的。有些人總愛拉着別人的手，把他帶到他所希望的地方，甚至嘴邊還掛着一個自命不凡的微笑，而他可從來不是這樣。他總是等人家說完以後，才若無其事地簡簡單單說一兩句話：

“我認為亨利所說的意思把咱們引到正路上來了。依我看來，咱們應該仔細考慮他所說的話，再深入研究……”

是他使得大家在開完會回去的時候情緒高漲，準備迎接一切任務，一切鬥爭。

在未開會以前，即使是那些最樂觀的人也總多少有些患得患失。大家一直喋喋不休地把這次行動中的得和失對立起來。簡單地說，那就是這種想法：船固然沒有空着開走，然而畢竟有不知多少桶汽油卸在營場裏了。

結果就只能或是悲觀失望，或是過分樂觀。樂觀的人們這樣想：只有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這一點是多麼強有力的證據啊！……敵人只能躲在保安隊的防線背後。這是他們惟一的依靠。而這種情況也不能老是這麼下去。在每一次遊行示威的時候，他們都慘遭挫折。而我們却恰恰相反，每次遊行示威都吸取

到經驗，学会打勝仗的方法。等到这样的運動同時在各个地方都一齐爆發的那一天，又將是什麼情形呢？这样一來，大家就看得远些了，也許太远一些吧。我們的思想也在戰鬥中得到了提高。

大家确实也只往远处看，而忽略了当前的困难：軍警的鎮压，就業執照的吊銷，一直沒有活幹，隨時有被从大樓裏赶出去的危險，葛朗榮一家子的農莊也是一样，哪一點也沒有把握……。这光景一直要繼續到什麼時候呢？

雷翁首先把所有的成就一一列举。这已經很可觀了。在列举这些成就以後，他最後又把这兒勞動人民的卓越的戰鬥精神当作最重要的一點提出來。他回顧过去的許多鬥爭——实在差不多就是一个不曾間斷的鬥爭——指出这种不因任何鎮压手段而低落的爱國熱情，階級熱情。他說：

“这是我們的資本。那末，我們應該使它尽量開花結果，而不讓它沈睡，應該使它動起來，在動的当中日益增長，对嗎？千万不要，永远不要做什麼足以削弱这种熱情的事情，不要讓敌人有摧殘它的机会。我們應該把它当做最寶貴的財富而加以利用。在這一點上，我們是負有責任的。不但对今天負責，也对未來負責……”

他說，为了这样，最主要的原則就是决不要使工人階級，使碼頭工人陷於孤立的地位，而是要使他們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支援。然後他又从另外一方面，从弱點方面來看那些問題，指出从中必然得到同样的結論。

“主要的弱點是什麼呢？你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星期六是有決定意义的一天，那天的碼頭工人是完全孤立的。不錯，敌人有意利用这样的机会。同時事態也發展得太快，我自己都沒有能像往常一樣，來跟你們在一起。說到這兒，我應該對你們坦白說明，黨領導認為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應該和你們更接近，更常

常下來，特別是在這樣的時機，這是不言而喻的。說到我，我倒並不想怎麼樣責備我自己，不過我想我對你們的幫助還是不夠。這點咱們以後再談。無論如何，敵人這次給了我們一個措手不及。好吧。然而能不能說我們後來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彌補這個缺陷，盡量使大家團結在碼頭工人的周圍呢？當然不能說我們什麼也沒有做。我們會很好地發動了其他勞動人民。然而我們自己這回是不是又一次把我們的意圖局限在一定的範圍呢？亨利是第一個承認這一點的人。我們根本就忘了有一個‘和平運動’。說得更具體些吧，德剛大夫，你們把他拖到省政府去當代表，出來的時候多半又把他忘在人行道上，又讓他自己冷下去。你們這是什麼意思呢？同志們不該笑。咱們如果笑，那就證明咱們還沒有深刻地認識到這些事情……”

當雷翁提出批評的時候，他從來不說“你們”。總是“咱們”。

“你聽我說，雷翁，”跟他、烈烈和保爾一起來的省委第二書記路易說。“……值得注意的是，那天早晨，咱們同志們就只看到港口。他們都沒有想到通知一下省委會。我們都不清楚是怎麼知道這消息的。”

“這也許扯遠了，”烈烈說。“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事實上咱們同志們是想到了外面的，他們不是和區工會聯繫了嗎？”

“對了，”雷翁在總結時說，“無論如何，再也沒有比德剛大夫那件事情更能說明問題了。”

亨利忽然覺察到自己在一個勁兒點頭。他馬上就不再點下去。他那麼使勁點頭贊成雷翁的話，那就是表示不贊成路易剛才所說的話。

“事情就是這樣，”雷翁接着說，“在任何真正艱苦的鬥爭中，參加鬥爭的人數總或多或少地要減少，臨了幾乎是只有工人階級在高舉着鬥爭的旗幟。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放棄鬥爭，甚至單獨

行動也不行。鬥爭越是艱苦，我們倒越是應該想盡一切辦法來把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團結在它的周圍。我們有時是不是適得其反呢？團結難道只是在什麼事兒都沒有的時期才需要嗎？嗯，想想看……”

他老愛說“嗯，想想看……”這幾個字，說過以後馬上就挺一下身子，同時把一隻似拳不拳的手從桌面舉起來，又輕輕地放下去。看到這個動作，人們就感覺到這是莫理斯的風度在他身上的反映。雷翁是黨的那些活動分子中間的一個，他們深受莫理斯的影響，甚至連姿態聲調都像他，尤其是那些為了說服人家，幫助人家思考，鼓勵人家把剛泛上腦際的念頭說出來而用的一切姿態聲調。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瞭解對方和使對方瞭解自己。

“……因為，同志們，很明顯，碼頭工人們不能永遠孤軍作戰。應該認識這一點，不要存任何幻想。即使是最堅硬的鋼，在這樣高的溫度下那麼久，也會……”

他不再說下去，把我們一個一個瞧了相當久，然後接着說道：

“……拿我們現在的情況來說，即使那條船沒有開走，我們的成就也並不算小。同志們……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這樣說。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正在起來，正在被我們發動起來，正在朝着一定的目標前進的那股巨大的力量。這點，你們比我感覺得更深切！是的，這就是最主要的一點！我們也許不能第一砲就取得全部勝利。這有什麼奇怪呢？使我們獲得深刻印象的倒正是我們第一砲就得到這樣巨大的成績。而且是在最惡劣的條件下：孤軍作戰，或者差不多是孤軍作戰。這是一個起點。請相信我吧，這是一個非常良好的起點。我們現在知道應該向哪個方向前進，應該向哪個方向進行工作。反對美國佔領的勝利，爭取民族獨立的勝利，我們一定會取得的！……當我們不僅在口頭上說，而且在實際行動上也能够把這兒的全部居民團結在碼頭工人的周圍，把法國各地的鬥爭

都提高到碼頭工人的鬥爭水平的時候，我們就將取得勝利。這難道不可能嗎？不，我們已經逐漸走上這一步了。對新佔領者的這種敵對情緒，對他們的戰爭政策的敵對情緒，現在正在普遍起來。一年以後，兩年以後，會怎麼樣呢？你們都很明白，這幾天，巴黎……”

他也知道，這時他所說的該是我們最感興奮的話。當他說到最後這幾句話，當他越來越接近我們最感興奮的語句的時候，他的臉上泛起了微笑。

“……巴黎，你們知道這兩個字的涵義。巴黎，那就是黨的領導。在巴黎的一舉一動當中，每一個人隨時都在尋找明確的指示。今天呢，那是反對艾森豪威爾到達巴黎的愛國罷工。你們知道罷工是怎麼準備的嗎？你們看了今天早上的‘人道報’了嗎？……——他把那張報完全打開，指給大家看。——……多好的標題！你們看了這些呼籲書沒有？霍奇吉斯—巴拉奇汽車公司那一份？……還有那些響應號召的來信？……‘人道報’上每天都登載關於新的，更重要的行動的消息……看今天……——他唸一個標題——……‘馬賽舉行民眾大會，決定舉行愛國罷工，抗議艾森豪威爾到達巴黎，抗議運交德國國防軍的九十萬噸美國軍火到港。’全法國所有的人都明瞭。我們還不能忘記，全世界都在做着和我們目標一致的工作。尤其是蘇聯的一切行動，這個正在向共產主義邁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行動。

“問題是這樣：你們在這兒盡最大的力量很好地支持了第一次衝突。巴黎應允你們，在以後的衝突當中，你們將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援，而有那麼一天……。黨曾經說過，法國人民永遠不會是被奴役的人民。事情也許會跟從前不一樣，但是法國將跟上次回答德國佔領者一樣來回答新的佔領者。而這一次，法國人民將更加瞭解‘解放’這個字的意義，可不是嗎？……”

他还談了許多事情，提出了一些問題，解答了一些問題。我們現在最感興趣的是巴黎發生的事情。一回到家，我們就會撲到收音機跟前。誰都知道，廣播儘撒謊，不過總可以从字裏行間知道一些真情。如果海面上不發生太多事故的話，也許還有工夫收听莫斯科廣播電台的“今晚法國”的節目呢。

“我剛才批評了你幾句，”雷翁出來的時候對亨利說。“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當然。”

亨利找不到旁的話來回答。雷翁也看出這一點。他把烈烈找來，說：

“你在明天晚上以前應該再好好地想想，到省委執行局裏給我們好好做個報告。你去嗎？”

“去，”烈烈說。

“我也已經被邀請去說幾句話，”亨利說。

“那好，”雷翁把手按到他肩上說道。

“是啊，我們打算以後經常邀請他參加呢，”烈烈又說。

這個，亨利却還不知道呢。

“很好，”雷翁說。然後輕輕地敲着亨利的胸脯，問道：

“你該不會吓暈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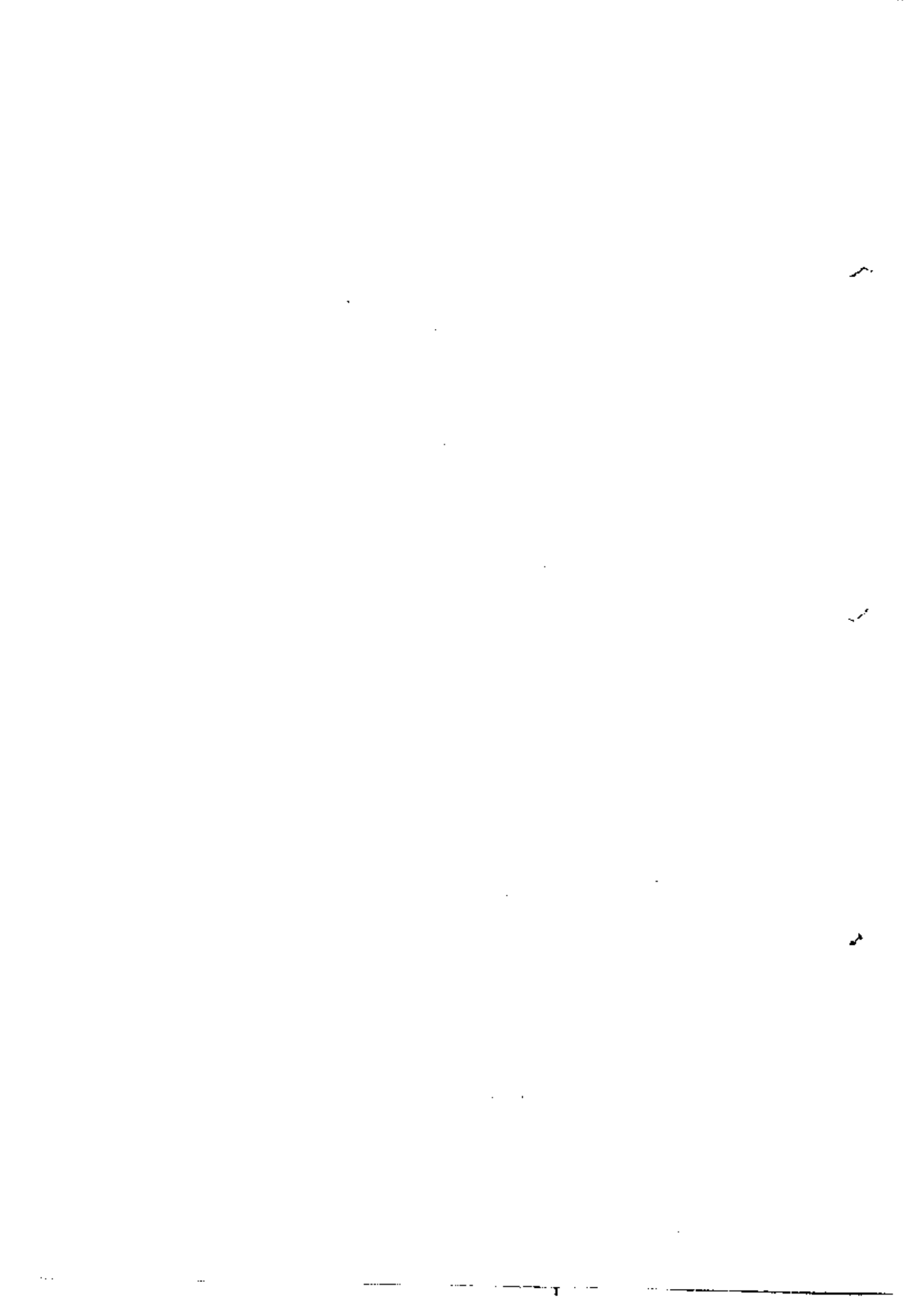
亨利一時找不出話來回答，只好笑着聳聳肩膀。

可是走了兩步，忽然有件事情引起了他的話頭。

“你聽到莫里斯的消息嗎？……”他問雷翁。

“我只知道，”雷翁站定下來答道，“他有堅強的意志！……一定要養好病！……跟你們頑強作戰一樣，他在頑強地和疾病鬥爭。咱們的蘇聯同志們一定會使他痊癒的……。毫無疑問，等到咱們爭取剛才所談的決定性的勝利的時候，他一定已經回來領導咱們了。”

附 錄



“第一次衝突”*

(苏联)尤里·留里科夫

故事發生在大西洋岸边的一个港口。在城的郊区矗立着一座沒有人住的大樓。正在这个城里建立軍事基地的美國軍事当局正計劃使用这座大樓，不过法國碼頭工人却跑在他們的前头而將大樓占領了。

安德烈·斯梯的小說“水塔下”便是以上述插曲結束的。小說出版后沒有几天，在拉·巴里斯港口發生了一件类似的事件，有八家工人搬進了美國人正准备征用的空房子里。对这种巧合應該怎样來解釋呢？这个事件是不是因为拉·巴里斯的碼頭工人讀了斯梯的小說才發生的呢？很难說是这样。这种巧合的真正原因乃是小說的人物是根据实际生活刻画出來的，因此他們一絲不差地做了他們所模仿的人物在类似情况下会做出的那些事。

“水塔下”是“第一次衝突”三部曲小說的第一部。“水塔下”出版一年以后，反映了法國爭取和平和独立运动增長情况的第二部“炮的事件”出版了，最后一部，“巴黎和我們在一起”，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也和讀者見面了。

斯梯是一个具有卓越天才的作家。他緊緊追踵着發生的事件

* 据英文版“苏联文学”一九五四年第九期譯出。

寫成的小說都是和生活息息相關的。他寫的不是遙遠的或是剛剛消逝的過去，而是那活生生的，熱火朝天的現在，他描繪的是當代生活中正在進行着的歷史過程。

從收集在書名為“同志們，要記住‘礦工’這個稱呼……”一書中的最早的故事起，斯梯全部作品的主題都是勞動人民，勞動人民的勞動和鬥爭。

“第一次衝突”的故事發生在一九五〇年的後半期，這時美國侵略者在朝鮮發動的戰爭帶來了迫在眉睫的新的全世界戰爭的威脅。這一年也標志着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奴役歐洲自由人民，放任西德軍國主義和摧毀法國的反戰運動的新的企圖。一九五〇年法國反動派的賣國政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主要表現在頒布一項法令允許美國在法國領土上駐紮武裝部隊。

另一方面，人們在一九五〇年却親眼看到了法國工人階級和民主運動的高漲。新的社會階層加入了反對戰爭的鬥爭，同時由於全國五分之三的成年人在斯德哥爾摩呼呀書上簽了名，和平陣營取得了真正的全國性的規模。

在這段期間法國人民生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全部活生生地逼真地反映在這三部曲內。反對戰爭，亦即為爭取和平和反對外國占領的鬥爭，是作品中主要的主題之一，這個主題可以說體現了斯梯全部小說中所處理的所有的其他主題。實際上，貫穿在小說三部曲中的那種偉大的為爭取和平，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的努力已將書中所有的性格和形象都熔為一個和諧的整體了。在斯梯的三部曲中，處理反對戰爭這個主題的概括的手法使這部書在這個問題上迥異於其他書籍。他表明了工人、農民和中產階級是怎樣採取行動阻止美國當局強征土地、房屋和將法國港口——故事展開的地点——變成美國戰爭基地。在這樣描寫的時候，斯梯創

造了推动書中人物的情势，并为和平运动的增長提供了基礎。

斯梯强有力地使劳动这一主题成为反对战争主题的重要組成部分，这就使他的三部曲成为法國现代文学上突出的事件。从本書中我們看到了对工人的殘酷剝削和他們日益增長的貧窮和困苦。

“美國佬給我們帶來了貧窮”：小說中的一个人物杜比依这样說过。这句话喊出了三部曲中主要的一个思想。在碼頭工人的凄慘的貧窮、失業、饑餓和疾病的背景襯托下，書中人物的勇敢的精神，那种已經成为他們个性的不可分割部分的乐观主义，便更顯得突出了。

斯梯的創作方法上有一个顯著的特点：他善于挑选当代的突出事件，他善于闡明支配整个國家生活同时也影响个人生活的社会發展規律。在斯梯的小說中，个人的生活是被描寫为和歷史的進程密切联系着的：國家生活中的突出事件也是書中人物私人生活中的突出事件。在三部曲中所描繪的那个特殊时期的确是法國歷史上的一个突出的时期，这段时期变成了青年碼頭工人柔柔、工人巴比雍、農民諾埃尔和葛朗容、医生德剛和其他許多人物生活中的突出事件。然而發生的事件並沒有把小說中的人掩盖起來，並沒有把人扔在背后。斯梯小說中的人物是事件的積極參加者，是歷史的創造者。

三部曲中的真正主人翁是斗争中的、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这三部書向我們介紹了这样几个具有独特性格的工人。作为一个作家來說，斯梯的天才的主要貢獻之一是他賦予了書中人物以有血有肉的现实性。

三部曲中的領導人物亨利·勒罗阿屬於工人階級最先進的隊伍。他是一个全心全意以献身的精神向國家和人民的敌人進行战

斗的法國愛國者和共產黨員。

斯梯集中注意力去刻画書中人物的內心生活。亨利和最廣泛社會階層的人民之間的关系使他丰富了自己，使他的性格更为堅強有力并擴大了他的眼界。在三部小說中，亨利都是在故事中最危急——須要解决某些棘手問題，或必須克服某种困难——的時刻出現的。

在三部曲的第一部中，我們的小說家对書中人物的政治信念較对其本性的感情方面更为关心，而在第二部——特別是在第三部中，他給我們刻画出亨利性格上精神的美。

“第一次衝突”可以說是一种呼吁，它以“生活”的名义号召人們和另一次世界战争的威脅作斗争。这部三部曲小說是从生活本身產生出來的。

斯梯的三部曲在苏联有着很大的声望，包括雜誌刊載的在內，这部書差不多总共印行了一百五十万部。

馮俊岳譯